

詩文集共十二卷

四五七言古 長短句體 五言律 五言排律
七律 七言排律 五六七言絕句

元鄭明惠僑吳集

一至六卷 誦集 終
共百七頁



二二二
卷之二

僑吳集序



遂昌鄭明德先生天資明敏高出倫輩其生於杭無書無不讀作為文章抑揚頓挫反覆開闢一主乎理而氣以攄之若長江大河流衍滂沛汨汨數千百里而終歸之溟渤綽有古作者風既壯來僑於吳比老乃彙其所作之文曰僑吳集授徽曰吾在杭亦嘗有作茲僑吳久而作之為多故名焉子實見而知之者宜為序之徽不敢辭庸復於先生曰先生固僑於吳矣夫吳東南之一都會也山有虎阜靈巖之勝水有三江五湖之饒而遺臺故苑舊家甲第仙佛之宮叅錯乎城郭之內外民俗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富而淳財賦強而盛故達官貴人豪雋之士與夫羈旅
逸客無不喜遊而僑焉其僑何如不過即其山川風物
之美觴詠娛嬉以各適其所樂而已烏有如先生之僑
寓哉先生以吳乃讓王之封國而子游北學於孔子與
聞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道得聖人一體為文學稱首
其流風餘韻未泯也斯其所以僑焉者正欲以聖賢之
道資進脩之益耳豈徒藉乎山川風物以為觴詠娛嬉
之適而止耶則先生之僑異乎人之僑也已惟其異乎
人之僑所以發而為文亦有以異乎人也雖然文豈易
言哉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文禮樂政治皆是也蓋其
道之克乎中而其發於外者無非文如天之有氣則有
日月星辰之光輝如地之有形則有山川草木之行列
文實道之顯不可歧而二之也何子游之所以為學絕
諸子各以所見著書是不獨文與道二而道之裂也已
無有純全者惟董仲舒氏曰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
不計其功揆其行事不戾斯言可不謂其文與道一者
乎而韓愈氏曰所志於古不惟其辭之好々其道焉耳
是亦知夫道之與文不可二矣然以實而考之則其文
固未能一出於道至歐陽脩氏蘇軾氏曾鞏氏文非不
能為也豈能與道弗二乎文而一出於道惟周程張朱

數君子焉觀其易通易傳正蒙本義等書簡妙精切不
惟輔翼聖經而幾可與之並由其得孔孟不傳之學故
能若是豈嘗拘、學為之文哉徽竊聞先生嘗以文師
承於金華石塘胡公四明剡源戴公此二公學群聖賢
之道者也其所以授於先生洎先生所自得有蘇曾諸
氏之文而不失程朱數賢之道、未必不寓乎文、未
嘗不載夫道文與道則一而子游之所以為學者亦在
其中矣奚必果僑於吳而后有所得也哉第假是以名
編爾徽生也後誠吳人也父祖以上居吳累世矣然於
道詎有所聞而文亦莫之能措於先生豈弗甚可愧姑
從命強顏為之言是集也為古今詩銘箴贊題書疏序
記碑誌總若干篇釐十有二卷於戲有道之文當傳之
天下豈獨吳哉

至正二十年歲庚子仲秋望吳後學謝徽序

僑吳集十二卷

元鄭元祐撰所作僑吳集遂昌山人集本各為書明
弘治丙辰張習除其重複合為一集總以僑吳為名

其文頗疎宕有氣詩亦蒼堅

四庫全書簡
明日錄集部

皆同治甲子夏五月

校讎

僑吳集卷之一

四言 古詩

旌表孝義金門

出吳東門云、其水傳陸以居、民櫛齒不有孝義衆
何所恃孝義伊何曰維金氏百五十禩業儒循軌事親
養志同氣敬順兄掌家鑰弟秉文印不矜而譽不言而
信里舉鄉推事騰於朝用旌其門以闡教條張書扁式
與表邇遠守臣樹聲加示慶典坊名孝義大厥里門彰
善瘳惡周書具存吳固沃土才隳於撫風頽俗靡事尠
儷古求若孝義幾何其心堪總公藝價重南金克孝克

括蒼鄭元祐明德著

校

義我謠我歌借耬闕墻敦化倚那

高昌僕侯三節堂

惟天啓僕產自灌水潤被北庭侯濟厥美挺事昌朝忠
武罕比戡金平宋策審功侈入毗廟堂黔黎安只蠻酋
獸獷侯轅南指忠憤踴躍奮莫顧已忠誠貫天白虹觸
起孱、孤嫠哭侯孔哀誓死靡他夫人貞哉貞哉夫人
夫死兒乳教兒能孝父志在汝齒方成童母病弗療刲
肱和糜人孰兒詔彼美至性移孝而忠撫字列城繼侯
英風侯既有子且復有孫、皆讀書益大侯門相繼掇
科荐承寵光侯其來歸英爽樂康子佩金符孫縈紫綬
世訝其隆侯植之厚三節一貫何有夷險協於王風永
配令典

可齋

大哉宣聖以詩教我興觀群怨皆與曰可誠篤是學感
發志意善、惡、庶全美刺詩人得失於焉考見妍媸
在己反省毋眩和以處衆不至於流設使雷同其道亦
繆懲創羞惡中惟一致溫柔敦厚慎勿暴氣用以事親
孝哉有子移以為忠曾不越此鳥獸草木名類匪一惟
篤學問旁資多識是我宣聖以詩設教下逮百王是則
是效嘉子嗜學尤勤於詩以可名齋義實在茲六義具

存既殫源委以詠以歌性情斯理

登鴻山弔梁伯鸞

我以飢驅爰求樂土注意山栖茲非其所敬弔夫子願
嗣德音隼棲擇高魚游擇深夫子當時五噫謳吟出都
接浙笑擲華簪歸隱杵臼傭力是任配諧德曜雖鼓
琴上窺羲軒以樂此心以樂此心儷古傲今而我肱折
罔知適從蠅附以驥菟冒以松式依夫子娛老考終優
哉悠哉歌以相春

蘭

協以鼓琴世誰知音米以紉佩湘江水深蘭生棘中如
石韞玉、受不瑳幽香滿谷

為李繹成悼其妻馮氏

彼美者媛令姿靜淑姆教在鞶懿範端肅擇配哲士聞
望右族讀書思榮焚膏繼晷媛來主饋克承夫志載緝
載紉裳衣補綴奉飧舉按翼若始祭條遭百罹綵鳳分
飛鼓盆哭哀語及涕洟人孰無婦、賢而睽永懷弗諼
爰形聲詩

春暉樓

陽春有暉泛在物表寸草承之弗間其小春暉熙、彼
草離、區萌就質芘、茂斯詩人載歌悉物之情子於

父母恩莫與京親恩之大春陽之溥子心如草膚寸思
補爰構重屋以奉父母以介眉壽其樂訐：旨甘滫瀡
奉親之常寸草之微那報春陽孝子爰日孝子養志敬
親之枝勿蹈非禮揚親之譽悠久不已是謂可報寸草
春暉萬一攸在吾祈與歸

五言古體

擬古五首

北辰衆星宗列宿環共之斗杓指其方生死悉所資萬
卉春芄：至秋悴如期蠢動罔弗然闢翕啟閉隨靜觀
造化理在人豈其遺君象實有類萬古成網維

仲尼去云遠吾道日以微達士忘賤貧佞人紛是非時
態良弗古乃致媿事希末路欲忘言屏跡避危機桐江
有垂釣首陽有采薇清風蓋一世舍此其安歸
大道本常在為士者弗由窮居嘆時邁逐世竟悠：豪
強互吞劫雄智復相尤遂令務夸詐攘竊何時休所貴
者仁義勢利焉足謀懿教信遠矣民風此其媮默：掩
幽室感之紛淚流

春來桃杏花秋榮菊與杞豈但物性殊造化之所使人
生類如斯通塞固其理苟識吾性誠隱顯良有以
委身竹素間義理費考尋截業泰華高浩瀚滄溟深涉

之遠無津舉之力難任不如反諸已求諸聖賢心成湯
警日新大禹惜寸陰紛拏試屏絕請鼓無絃琴因之忘
肉味太古寥々音

出塞七首效少陵

已踰烏磬山未涉狐奴水飢羸形骸黑枕戈待明起將
軍方蹋踰天地入馬箠吾儕亦何人一死等螻蟻
秦時閭左戍漢家弛刑徒髑髏棄瀚海天陰哭鳴々我
非望生還魂魄迷歸途但願戈天利委身斷狂胡吁嗟
載筆書不紀萬骨枯

受詔武臺宮西遮鈎營道扼虎射命中相從願深討躡
血焚龍庭以功當橫草平沙列部伍鮮整旄與葆奚慮
蛇豕繁一鼓攙槍掃歸取萬戶侯歲月未云老

精吞天山雪衣裂青海風前行幾千里不見單于宮走
馬脫轡頭所持五石弓鄉井豈不懷簡書戒命洪黃塵
觸壘起勇奮奔豨熊鈇刀異莫邪所覲一割功

騎羊五歲兒出沒區脫中翻身異鳥鼠快捷如飛鴻生
理不土著水草無豐凶一戰那足平燕然方勒功
烽烟邊上發塞雁羣南翔仰睇冥々天風緊雨雪霜驅
馬上厓谷悲笳咽雲黃棄絕骨肉親詎弗懷故鄉軍聲
動劍戟砲火燒衣裳鞠育非寡恩道遠不得將吞咽復

何憤思虜其名王

邊塵暮猶黑鬼燐出霜草展戰圖報國寧慮骨枯槁人
生無百年一斃不待老但願土境富微軀奚足道勲業
銘旂常秋天氣同杳

寄張仲敏

子居闔閭城有屋蔽風雨心融詩書澤口斷兒女語客
庖婦供饌茗竈手自鬻外屨多弗却束脯乾可茹如何
舍之去晝墮緣棟鼠朱門盍華簪青冥無凡羽已隨鳳
鳴岡尚感鴻遵渚於以見貞操屯貞貴能處

仲春六日辱陳敬初諸君枉顧小飲弊樓分得

靜字

葱肆不嗅葷葷門惟習靜何此枉飛佩諸君森相映方
慙乏詞鋒安知墮語穽酒杯淺於臍樓居小如磬敢云
諧謔歡遂忘跪跽敬飛花落硯席輕雲拂塵柄舍坐或
屢舞分題各成詠莫非江海士行應丘園聘顧我拓飛
蓬更春不復盛假如湛誠痴何嫌憲非病相會苟不樂
明朝雪盈鏡

贈譚臺史

高昌佳公子氣橫海岳秋玉壺洗零露錦機濯芳洲真
致埃壙外獨與神明遊岩堯鳳皇臺日晏行雲愁帝念

南紀大建臺分顧憂列聖耳目寄職斯布皇猷誰工古
人學可參憲臣謀之子被辟命束書上昇州煌々三台
星列宿莫敢儔而子妙折旋婉變通衿喉不居世祿懿
遠慕儒術優先正高與馬德言皆可讐骨朽名不泯耿
光縣斗牛子能勗令聞席珍重天球况復五彩筆盡意
工冥搜飛花落碁局弱柳維江舟感此時物佳念子何
能休龍駒少汗血駑馬老益羞白雪高莫和青山曉加
稠日沒烟樹遠重倚城南樓

仙山樓觀圖

差峩三神山仙聖之所居芝草布庭闕霞光曳衣裾渴
飲碧玉漿飢食紫琳腴霓旌冉冉下彤樓擁鸞輿青童
啓藏室帝命較寶書齊心始能讀字々皆玄樞朗詠以
相授靈風舞神魚天遠靡得聞何以能啓予空嗟珊瑚
日照耀金芙蓉

久旱得雨

望秋似即鹿以旱同無虞忽殄蘊蟲々屏翳騰龍魚乃
合霖霖雨涼氣吹髯須未必便滂沛且掩羲和車高田
土生煙槁禾仍盼蘇澤陂未萎稻引根勿躑躅一或薦
清廟猶與豐年俱憶昨歲巨浸流潦恒滿衢庶士宅一
廛下農田一區彼此竈產鼃潭蛟為飢驅至今殍死鬼

夜々哭其廬竭來獲一飽焉知陰慘舒焦原亦欲燒政
不妨官租民輸諒有幾廩收長有餘盜臣被華袞我口
何由餬悲歌等慟哭激烈誰非夫

送楊郡博赴任上饒

廣信山水郡齋宮靜含暉陰々松檜中白鷗時兩飛雨
餘岩泉落清音叶鳴徽泮沼紫鱗躍講壇紅杏菲藤蔓
遶礪石新綠羅成幃諸生緇經坐子衿間褒衣格言咀
芳潤真理宣幽微凡陋當脫屣聖哲胥乘機遲師一指
授仁風敬巖扉

與張天雨楊廉夫陳子平諸公遊虎丘次東坡

韻

昔吳有縣精茲丘據其領前瞻埋金窰尚餘淬劍井簡
書畏懷異星日發光耿于將不剗兕牡鞠豈禁黽至今
點頭石斷非躍冶礦上機不由智大將寧論猛公剖儒
釋緒便從康莊騁詞鑄琬琰嚴聲抽轆轤哽掉鞅清靜
海不墮生死頃憶昔此來遊六月佩旌冷山靈寶其燭
歲月塵劫永我生若後時惜此媚風景坐嘯嗟所見起
舞顧其影箕尾橫青天有懷無從請

附陳敬初同游和韻

吳王閟玄宮劍氣在茲領石留千人座泉迸百尺井

建公今題墨潭光並耿：雄章久變虎強聒不聞龜
荒：短簿祠猶復倚頑礪石磴極高下躋攀足力猛
前瞻公留題天葩筆下騁仙語不求似鬼詩空自哽
譬之具區大玻璃寧計頃自公返奎躔千岩秋月冷
載惟繡經室地古松日永高標歎俱逝今昔異風景
人生非金石何必形弔影所愧願學意天高無從請

贈張生

堂：金源公門墻多桃李根柢無淺深恩榮周遠邇張
生事公久最為公所喜折旋杖屨間唯諾圖書裏公承
天子詔馳傳將指使宵憂泣牛衣晝征麾馬箠風冷郵
亭庖露炊官署米蹠躐趨裝騎紛綸割鮮七

胡古愚南歸

胡君有佳兒純慤而靜者自君留詞掖思君不暫舍親
老當懸車迎之輦轂下喜親出都門徒跣控親馬祖道
賓迭至別盃酒更把官秩司旂常餞章宣風雅擊節想
已屢知音誰云寡歸途春冰泮燒痕靈雨洒喜見江南
山螺黛秀而野掛帆胥江潮卧聽灘聲瀉兒構遠碧樓
樓成君歸也旦：候鵲喜夜：卜燈炮出迎空里閭驩
聲振屋瓦婦增姑饌供孫將兒衣捲整蠹理篇帙割鮮
作脯鮓君歸樂如此令我空蹊蹠行樂須及時歲月難

久假

張彥冲北上

堂、宛丘公高懷羅星斗明良之君臣尊嚴之師友皇
經在胄監而公為祭酒英材資樂育本公生物手麟趾
瑞物呈蚌胎明珠剖覽輝鳳皇下擊劍龍虎吼自非學
術純何以服衆耦鄉公僑南紀積學富林藪青天珠璣
唾一、化瓊玖公今廟廊上我則牛馬走食貧覓撐腸
禦臘衣露肘於焉識張生嗜學不少苟自言家在汜外
家讀書久今將入成均積分會居首於時中吳道岸花
雜汀柳風帆遂北上解纜星在留會見生去後才名騰
衆口為拜祭酒公桓榮漢廷叟上探群聖祕下溉群物
朽須令腐儒喜行樂歌隴畝

送劉長洲

中吳號沃土壯縣推長洲秋糧四十萬民力罷誅求昔
時兼并家宴^夜彈箜篌今乃呻吟聲未語淚先流委肉餓
虎蹊於今三十秋畝田昔百金爭買奮智謀安知徵斂
急田禍死不休膏腴不論直低窪寧望酬賣田復有獻
惟恐不見收日覺鄉胥肥吏臺起高樓坐令力本農命
輕波上漚天意憫困劇南轅卯金侯、有萬金劑探囊
令病瘳甃者起雀躍瘖者言嘲啁坐令百里邑姦回息

彫鏤是皆仁侯惠頌聲滿道周清朝考功選賞典無滯
留願侯登廊廟一洗蒼生憂

松軒為潘世毅追題其祖忠烈公卷

昔在世皇日潘侯如貞松聳身青雲表流潤翠百重迎
寒保金石遇雨翔虬龍枅拱夙所具匠氏仍相逢一洒
鼎湖淚難進泰山封仁者滋有後孫枝挺玄冬願繼歲
寒節雨露日以濃

高節樓

自古高節士無如嚴子陵客星耀寒芒歸隱不可徵婦
人守婦節之死矢不二以節加令名或順或婉懿舍是
而曰高、豈在閨壺由名斯究實於義竊未穩袁母陳
氏媪一邑稱淑賢訓兒昌家基毋老雪滿巔岩、高節
樓枅拱絢雲日一賦栢舟詩千古保貞吉

宴顧氏芝雲堂分韻得玉字

開士枉遙駕貞人啓華屋座接塵談素酒傾麟壺綠遠
山橫書幌飛花落棋局谷芳寄荃蕙夕陰留梧竹雙絲
夾鶻弦群書閱魚目跡異心匪殊語契道難瀆接驩雖
云暫後會詎可卜離懷渺煙水遐音毋金玉

過沈仲說清樾軒

睠此龍伯國湖江白漫、路出洲渚上天垂葭葦端林

樹茂清樾浪花浮碧瀾烟消棟宇出露下場圃寬漁師
自繩搨農老仍衣冠隱侯有令德錢鏗富清歡登音喜
人至戟手勸客餐酒行鶴獻舞飲具魚橫盤自稱禮法
野所貴人情安江山歲欲暮風露日以寒蘭佩香久歇
薊緱缺空彈懷君不暫置於世何所干明發當復來壽
盃為子乾

吳興道場山

道場古名刹浮圖冠其山峯巒日星上棟宇雲霧間羅
立千柱宮欲亢九虎關蘇公昔出守以齒鬢未斑詩如
九河奔留列青嶺顏至今作虹氣夜電鏤神姦趙侯景
蘇者水綠芙蓉殷公餘笑詠暫可拋愚頑繼

蘇公潭

鳳舉不鍛翮龍騰不傷鱗由來貴顯者定異尋常人公
昔令烏程溺水已沒身河伯急扶出體完氣仍伸公後
踐台鼎潭名此其因山厚玄豹伏水清白鷗馴懷公莅
立處雲木青藜、趙侯或公餘濯纓鑿淵齋

遊鴻禧廢寺聽舊僧心敬言

渡南已四葉總統屬濟王祀國支圮柱前星掩寒芒幃
妍肇北晨奴謀肆鴟張兩潘為義激不顧百口戕起以
奉其主近在茗水陽天津幹斗杓海底洗日光人非霍

狄儔誰是涉險航聞其被戮時母老兩鬢霜吐辭語觀
者令人殊激昂吾見宋忠臣雖死猶不亾至今草間燐
熒：出幽房北城鴻禧寺棟宇自蕭梁兩潘舉義日俾
衆聽鐘撞哀哉城門火遽遺池魚殃遂指寺逆地瀆宮
示非常田斷飭僧粥爐冷供佛香金像久頽剝青苔重
悲涼仰懼杵拱墜俯歎榛莽長殘僧四五人飢用篋束
腸敬也業尤白宴坐不下堂家本蜀楊氏能言寺之詳
補苴罄衣鉢創巨醫難良更今百廿年我來重彷徨潘
忠世莫雪寺廢人弗傷天高莫之訴題詩空慨慷

送俞漕掾

鄉年子胡子在杭客僧坊褐衣冷不絮蛙竈突不煬直
言迅風霆勁氣蟠穹蒼獨與俞校理笑語溫而莊心探
群經與目短百氏墻折衷不求似各極其短長我時為
諸生拱聽私自慶融萬會於一掣節睹日光死生一闊
別今幾四十霜我既為飢驅東泛吳下航俞公有猶子
吏事析豪芒讀書復讀律才比百鍊鋼漕府多俊彥何
異雁鷺行秩滿陞帥府年勞躋省郎功名晚亨奮自可
上廟堂我忝里閭末看子青雲翔威鳳一高舉應龍豈
終藏送子歲年暮贈子金玉章

憫農一首送張德常吳令出郊勸農兼東國瑞

公相

日行底天廓勸農正其時昀：土膏動穆：條風吹渚
花尚自媚汀柳亦間垂中吳號沃壤東作多遺黎首更
泰伯化民俗恒熙：一從干戈興殺虜令人悲草生鬪
體眼竈絕茆茨炊十室存二三燒劫偶見遺官租不少
貸民力何由支張侯尹吳縣冰蘖嚴矜持征科淚暗落
且復鞭劓瘵茲當東作興載耜循年規言告加勉勗心
傷為嗟咨田老鋒鏑餘僅保骨與皮猶復望歲豐迎拜
攜孤嫠茹芹敢望飽無力堪拖犁嚼蝨恒苦腥飯牛惟
苦飢侯為百里宰腹笥盛書詩民勞曷小康民病曷小
醫號文諫周室千古有令儀咽餓啗兒肉何人埋父屍
民力苟不蘇天鑿亦不私上帝專主宰臣言諒非癡

鶴巢次張貞居韻

胎禽巢居迴每在林表松棟梁架青冥戶牖瞰碧峯欲
睹仙者馭每懷塵外蹤玉童坐吹笙娟：好顏容時歸
理其室護以虎與龍茅簷瑤草香欲往路莫從星宮集
群真霞光覆千重解后十洲上仙聖應相逢

送友還鄉

墮地作男兒有用須及早當年懸弧意焉得鄉曲老青
雲一蹉跎鬢髮日已皓常恐歸去遲心焉怒如搗我家

東吳城翠竹森若葆力畊輸王稅妻子亦溫飽詩成每
獨詠觴至或共倒富貴將焉如歲晏聊自保蕭蕭風前
柳買、霜下草有官固當歸無官歸亦好

賦採香徑送吳縣張令陞佐嘉定州

恭伯常採藥深蹊入芳菲攀桂作帷帳紉蘭製裳衣坐
令文身俗恙從端委歸支胤後世君禮讓日漸違迷陽
行棘足蘼蕪露沾衣三秀不改度齋房耀靈輝擷之薦
瑤席神享民是依

遊惠山寺

百里盡平壤茲山忽中蟠磴研得宏深迂行徐納平寬僧

坊隱其腹崇構居桓、立神衛觚稜緣雲置闌干我來
玄冬交榜舟起微瀾天連黃沙白露委青林丹地無車
馬塵松筠政堅完蒼然後凋意彼此不厭看稍、陟其
厓探源汲清寒恭惟桑苧翁出處良獨難帝青九萬里
冥飛見脩翰空留雪泥跡莫究清淨觀煮茗滌煩暑晏
然有餘歡

山雪齋

山中太始雪玉光鬱嶺岿積之非歲月坐而閱暑寒純
白既不變空明諒非難懸冰松梢墮危石澗底蟠維時
古真人頭峩切雲冠閔世方內熱憂喜虧其完燕坐以

觀復一念萬劫寬問之何因耳笑指青琅玕

明月鏡

神工鑄明鏡持進嫦娥宮嫦娥羞鑑容暮掛扶桑東浮
雲散天風照耀九海空如何萬丈光瀉入詩仙曾談玄
走銀蟾落筆驚彩虹掩却星斗文孤輝天地中

上清金蓬頭道者

巍：龍虎山融結自太古篤生虛靖君道獨繼祖武真
人生岩穴蕭然一環堵蓬首目光炯燕坐閱衆父爰契
虛靖心天風檜杉舞

贈姚尊師

山中學仙侶鄉來髮皆玄驚我頭白來忽已十七年民
物殊更變青山獨依然館我太霞室酌以松根泉非君
慰幽獨空齋難晏眠

贈江右哲上人

江右山水窟所產多才賢溢為空門秀一：皆清妍向
時訢太中說法龍河壩遂令吳下雪便參老暉禪晝飛
楚畹墨夜發昇州船文廟日有賜來自冥：天地蒸金
銀氣海湧雲霞鮮歆艷谷崖動叅究槌拂捐東歸住雙
峩戶屨來後先光風流轉處名滿越與燕哲也繼訢出
研坳侵雪肩芳叢依苔石瘦竹穿澗泉神閒妙盤礴思

入孤桐絃朝陽鳴孤鳳秋空唳飢鳶想從聞思脩六根
互相宣聽者悉說喜贈章動盈篇恨非昌黎伯乃欲觀
其顛要須三摩地契悟非言傳

馬氏雲山祖塋圖

孔子少也孤不知防墓地親殯五父衢問之鄰母氏嗟
我雲山翁追遠心不置祖塋在陽岡距今已七世松楸
寫新圖名筆為題識國史既特書鍊史光相繼陳繹曾
編脩嘗
為賦詩楊廉夫因和韻故云滕茲河陽山白雲浩無際

山居圖

卑棲拙謀身曠望時縱目山氣晚亦佳燒痕晴自綠
金板松屑解纓濯岩瀑幽懷良自怡誰云有延促
惟是安僻境本非薄榮名松根聽泉坐溪邊看雲行夜
雨下黃葉春風開紫荆物理有代謝古人誰獨生

凌波仙

迢々湘浦秋盈々洛川月鏡空離鸞舞天遠孤鴻滅木
葉向人下瑤草帶愁折有懷無由寄琴心謾三疊

歲晚寄鄺尚德馬民立

玄冬夜何長白日寒苦短流光邁魯疾浮態怯齊緩畫
沙勞織錐窺天費幽管事靡有定形犬彘馬生卵豈無
酒消憂累觴弗能滿冒雪梅含英香露珠纂々西窓期

王維詩藉州
飯松屑則泛
是縣釜但縣
音歷義非

同觀賡詠傾茗盃

竹夫人

墨台有淑媛不嫁斂眉嫵江南夏六月火王金伏土於
時媛以潔空中不受暑攜持枕簟間斷非戕斤斧况復
不妬忌涼薄善自處紗厨奉清懽通宵默無語君子加
保抱安寢夢淨侶各彈綠筠操就中節更苦嚴冷莫可
犯編排其有序玲瓏琢黃玉疏通映朱戶舞榭洞八窓
歌臺高百堵弗貽六宮憐頓消汗如雨安知涼秋至君
顏不復睹此時愁緒多恰同齊紈素用舍良有時寧間
今與古

聯句

學詩齋聯句有引

至正甲申蜡月望前二日句曲張外史天雨自義興
道吳還錢唐其老友某僑居吳中因宿外史於客棧
時吳興郊韶九成亦在焉予舊嘗喜與外史聯句是
夜將為之而未得題韶作而言曰生以學詩名齋示
有志於溫柔敦厚之教也倘二先生即是為題生幸
多矣用一笑從其言詩將終而予愜寒先就寢明日
外史亟歸且屬以足成之為之補就吳人陸友善隸
韶乞寫二紙一張於齋一寄外史云

鮑作暴
壞在裏

訣在決

傑在傑

明良賡歌基倚那奏鼓始清廟殊離、祐赤烏固几、
 豈惟緇衣賢雨政以朱襮美原鴿兄弟急祐河魴父母
 通便施谷中葛韶亦采體下菲詠桑表沃若雨歌萊賦
 樂只韶鮑譖蘇公絕祐厲壞凡伯耻思鳴卷阿鳳雨願
 繪袞衣雌韶蔽以思無邪毋曰鼠有體雨言超授簡貢
 祐道在過庭鯉雨遂去文辭害亦屏訓詁眯譎諫主風
 刺祐昌言發興比雅亾繼麟筆韶和寡續巴里鎬罷魚
 在藻屈倡鳧汎水雨絙絃誰與奏補笙自難擬哀、河
 梁別祐堂、沛風起雨祠維悔心萌祐決虞壯圖已塞
 瓠恨弟鬱祐援桂慄藿靡便啼城上烏雨猶恨水中泣
 祐隆中抱膝想許下橫槩偉體要必中度祐葩正悉循
 理雨響當貫珠串祐轍始轉車軌韶清圓斲冰苦雨穎
 脫扣鐘喜韶無敵白乃聖有作甫良史雨險如橫空盤
 突若破陣褫祐雕鏤百神困策役萬象靡雨爨桐聲玉
 明廟樂厭石齒揮毫既凌厲賦物斯須委祐郊公學方
 篤吳歛好誠鄙雨蕭齋扁佳名華構落新址詩律妙獸
 造吏塵淨一洗瑰辭出語弃遺經貯腹笥祐道在用服
 形神悟為洗髓雨不虧素王造信全幽人履腎胃苦搯
 擢物累困成毀直登陶韋與旁摩鮑謝壘談凌天策燉
 古偕靈光歸請驗百世傳致慎一匱圮兩老皆苦心六

義始盈耳挂一真萬漏 祐聊以示吾子兩



僑吳集卷之一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僑吳集卷之二

遂昌鄭元祐明德著

七言古風

姑蘇臺

城西高臺高百尺傳是吳王舊遊迹
百花正開西子醉明月芳洲照清夕
嬌顏如花醉王側城上烏啼曉星白
歌鼓聲消醉未消越王已將兵來朝
鏃金擗鼓殷天地兵敗可復棲夫椒
吳人遺恨化潮汐暮往朝來箭涇直
不然自可君甬東何用蕭、馬嘶驛

夏駕湖

吳王城西夏駕湖至今草木青扶疎
想見吳王來避暑

後宮濯、千芙蓉酣紅轟翠摠殊絕誰似西施天下無
西施醉凭水窓睡曼衍魚龍張水戲月上湖頭王醉醒
歸舟蓮炬繁如星不知擁扇暘人者日夜窺吳不暫捨

吳桓王墓

有吳桓王之墓田乃在盤門南郭邊墓中玉鳧久化土
石上赤烏猶紀年寒食無人洒麥飯東風滿地飄榆錢
功昭前代啓吳祚葬地合擇名山川闔閭城南不百步
土薄易致畊夫穿昭紘衆臣號詳密慮不及此寧非愆
緇思山東舉義日郿炷顧已無諸賢惟王父子起相繼
黃星閃避東南天假之脩齡定四海許下豈容瞞着鞭
鑿山掩匠等發掘朽壤一抔誰獨專白楊蕭々北邙路
姓名能得幾人傳

岳武穆王墓

棲霞嶺南湖水陰墓木兩株高百尋鬼神撓護霜雪幹
日夜怒號風雨音山僧紙錢每自掛隴首金槌那得侵
精忠既已塞天地英爽尚爾盤山林恨雖無血可化碧
世故有人能範金恭惟父子一抔土尚想君臣千載心
萬松嶺前行殿廢五國城頭寒漏沉空令遺黎痛至骨
荒墳一上一哀吟

古墻行

某童時侍先人到杭訪諸故家其數至則循王府也
府在省西天井巷其北則油車巷也宋諸王子孫居
之者如蜂房其家粗完則月潤先生也先生諱拱與
菊存先生兄弟行先人言論孤峭尊俎間每謂循王
功名去韓岳遠甚特與高宗意合故享富貴壽考耳
其昆季每聞先人抗論往々引去今幾五十年杭故
家掃地盡矣而循王府亦為江浙省官署向年淮陰
龔聖予與菊存交厚見王府環牆猶堅完知其版築
時取土於南山其用意遠矣為賦古牆行其詞於王
多所褒美然豈春秋筆削之謂哉為賦此庶幾黃太

史浯溪讀碑詩意夫

萃律環牆數連堵宋亡猶是循王府渡南功臣王第一
賜第錢唐貯歌舞築牆遠取南山土軍士肩頰汗流股
損幹停勻杵築堅小却猶支三百年當時能留岳忠武
返旆定可銘燕然嫖姚忘家子胥戮宰嚭賣國身名全
偷安湖山忘大辱詔諭江南等臣僕蕭牆繚周千柱宮
只欠甃泥蒸後築帶礪鐫銘在甲第築牆不厭高於屋
遠雁秋橫五國城帛書無復淚交傾可憐忠臣痛刻骨
空令志士死結纓佞顯忠誅誰得失二百年餘昭白日
舊時每見古牆邊鬼鐙夜暗光如漆墻土於今化作灰

欲問故老心先摧只有省垣新築後鼓角聲殷吳山隈

弔劉龍洲墓

宋渡南如晉永嘉屈辱更甚慚栖鴉才賢盡斃賊檜手
君相甘同魯婦髻孝皇悲憤痛莫雪士逃竄誅能幾家
翁也諸侯老賓客有淚每落西風笳南樓載酒桂花晚
經綸志在言非誇且將南山抉虎穴豈但東海剗鯨牙
長敵疏章過慟哭况聞遠雁來龍沙林蘇與白出處異
便欲呼起能無譁醉鄉生死忘今古酒熟莼香魚可叉
和戎自有祈請使經天非無博望槎瞪視乾坤謝軒冕
朽骨深瘞之山涯婁江東流山蘊玉翁也墓此誰疵瑕
荒陵無人澆麥飢廢冢有樹開梨花熒々鬼燐出松塢
想翁來游路匪賒

重建岳王精忠廟謝李全初長司

憶昔紹興南渡時從王百萬虎與貔鄂王奮身起偏裨
能以百戰扶國危師行動以紀律持屯行野次人罕知
堂々大將精忠旗敵人不敢正眼窺連城之壁無瑕疵
如何青蠅玷污之後來禮葬西湖渚血已化碧無完屍
於今宋亾宗社隳獨遺墓木蟠孫枝夜啼鴉鷓鴣嘯狐狸
過而問者知謂誰廬陵李君每涕洟廼坐幙府深自惟
不獨罄發囊中資又屬州人使共治徘徊經營出成規

廟遂落成煥桷杓丞嘗復享崇令儀父老瞻拜咸嗟咨
贊君為政能及茲只今解任舟將移何以表君去後思
爰勒堅珉著貞詞昭示億年匪夸毗過者下讀麗牲碑

長孫皇后免冠圖

貞觀聖人還紫宮按劍欲殺田舍翁：本帝仇今作輔
逆鱗易批難論功后聞君言心慘惻自古君明則臣直
直臣脫若死無辜賤妾一身亦奚惜免冠再拜明主前
陰扶紅日行青天他時拭目看陵樹不以大義虧其全

淵明歸莊圖

終風晝霾八表昏有眼不睹東方暎只應門前種楊柳
山河已改枝柯存原田酌：水漾：歸來有酒盈清尊
醉鄉生死豈不好縣書甲子明深恩仁人義士久黃土
丹青彷彿柴桑村畫圖不盡古今意寒蛩夜語秋槐根

東坡赤壁圖

奎星墮地不化石化作盤天老胸臆清禁森嚴著不得
半夜吹簫過赤壁百億魚龍不敢聽萬古東流月華白

溫日觀畫葡萄

伊昔錢唐溫日觀醉兀竹輿殊傲岸却將書法畫葡萄
張顛草聖何零亂枝：葉：點畫間醉瞠白眼看青天
狂呼大盜楊搃統天不汝誅吾厚顏楊加箠死曾不畏

故老言之淚尚潛，畫成葡萄誰賞識。惟有鮮于恒嘖，
醉叩齋室支離疏。拊摩悲歌淚填臆，鮮于設浴師浣之。
為師滌垢曾弗辭，人言結襪張廷尉。千載風流寧異茲，
蔓如龍鬚實馬乳。問師揮毫奚獨取，只因漢使遠持來。
野老詩成淚如雨。

贈無錫強教諭

義門影連梁溪水，誦聲琅琅長應耳。中有文儒名父子，
教鐸鏗鉤相繼起。毗陵去家不百里，藹藹春雲盡桑梓。
三年職教識才美，鼓篋來遊無遠邇。振衣升堂靜兀兀，
槩於群經味其旨。坐見金精出鑪錘，泮池水消躍赤鯉。
壇杏緘春紅葢，政成南歸點行李。明月清風滿船尾，
歸娛慈親綵衣喜。醲酒華堂紛拜跪，棣萼春輝交韡韡。
咸祝先生此升矣。

送范子方掌教

江南喬木幾家存，魏公猶多賢子孫。根株久浸詩書澤，
萌枿長承雨露恩。美化山長尤秀出，翩其令儀如玉溫。
觀光帝都富述作，傳經親闈加討論。一官不厭客羶冷，
暫爾定省違朝昏。側身霄漢度林嶺，照眼井絡逢人村。
東風吹衣晝襲襲，北斗橫屋夜暎暎。公侯復始自今日，
浩蕩恩波白獸尊。傳聞吾家光祿墳，青松上啼古帝魂。

大皆十圍閱世久禪旁狙杙無留根貞元丞相久寂寞
不辭為庶為清門得從君去拜桑梓勝倚孤雲濺淚痕

贈達長司懋衡

十月二日君生辰菊有黃花霜露新漢朝既須召賈馬
嵩岳豈徒生甫申衆瞻雲霄黃鵠舉自愛江海白鷗馴
烏絲畫臨嶧山刻銀箋夜製吳宮春政爾揚舲海潮上
忽然煮茶溪水濱轉枝幽禽語留客攬膺野梅開向人
蒼生却問謝安石白首可同鄭子真

送顧縣尉定之

虎頭諸孫豈誠癡飛墨即是蒼筠枝故家喬木盡黃落
此君貞節仍堅持向年毗陵為錄判正聲早騰青玉案
親歿天南樞返吳棄官急歸方寸亂從兒負土成孤墳
天平山麓黯秋雲哀、淚滴墳上土終制北謁天皇君
一官又赴同安尉白雲黃葉秋無際道經武夷山下路
道雲棹歌迎鼓柁山中徵君莪小冠能令幽居帝畫看

贈藏書顧明則

昔人於書皆手鈔六經子史方神交編摹雖勤不聞道
是亦蠹蟬書作巢積書之家費裝緝繕工亦由書傳出
一朝妙手完缺殘正如雲開睹初日我欲一問顧生家
松陵春晴桃始華蠅胸萬卷老多忘檢卷只如昏樹鴉

嗟：書生吳鉅族風霜日夜摧喬木雖然業身簿秩間
有眼且看江南山

古書行贈吳孟思

蒼頡四目通神明制字以來幾變更籀創大篆豈柱史
石鼓有刻非無徵驪珠煌：幾千顆照燭萬世開章程
周平東遷帝紐解甄鄴繼出加研精秦斯學荀儒運阨
獨負小篆超焚坑戈森劍列出華玉百世是寶堪依憑
次仲忽挾八分起喜動呂政消威稜一朝檻車化鶴去
傳聞無乃非人情政方鞭戮海宇日程邈繼仲尤知名
六國滅姬旋自滅人如亂麻死長城神工異畫先後出
隸法變篆由邈興十年覃思非不苦習趨簡便令人輕
堂：遼門許叔重憤排缺譌復著經三才萬物總蒐討
一掣屋蔀瞻繁星慎於六義功不細朽骨逮今餘德馨
漢章變草本伯度波磔與隸猶相仍俗書姿媚相扇告
韓論匪激毋深驚千年陽冰紹斯跡有茂其實蜚英聲
珪璧煌：照衰世白馬記與庶子銘兩徐識解更卓特
著書翼慎言庚：張侯豹姿編復古金薤琳琅垂九清
皇元篤生趙文敏掃世糠粃開群盲龍翔鳳翥彩雲晚
夾以日馭揚雙旌自公騎箕上天去衆論悉與濮陽生
生名吳睿孟思字篆隸可寶如璜珩周旋向背盡規矩

分布上下紛縱橫囊錐畫沙泯芒角寶樹出網含光晶
斫裂雲根劍就淬射穿楊葉弓開彳刊題斑、滿山石
姓名往、聞帝京贈言無如胡汲仲我乃蚓竅蠅薨、
闔閭城中每相見愧我頭白君眼青長歌哦成三月暮
妬婦無能空拊膺

龍香行贈吳國良

張公洞中芝草春帝藏寶書更幾塵中有龍香燒墨法
古苔溜兩松膚皴木公竊窺試造後至今法行溪水濱
吳生妙解不求似獨造萬古工何純玄霜夜搗玉兔臼
黑瓊曉剝蒼蛟鱗製成比之犀截角研罷頓似鸞憑茵
姿如青銅色如漆并潘便見亦相親老奚父子委世久
潘李竟誰追後塵嗟生一朝遇賞識會同南琛貢紫宸
願寶龍香古圭璧明月清光長照人

相地余君贈言卷

我早不識余山人湖海名知三十春聞其欲識天下士
不厭四方走跋、竭來中吳春苦雨、窓峭寒肌骨皴
袖有贈言成大軸讀未卷終傷我神儒先淪落日已盡
我獨未死如枯鱗涸轍曾無斗升水破靴厭踏康莊塵
生言宿知地理學轉移造化抽機輪黃箸定鈐司馬氏
青囊為書郭景純二子騎鯨上天去遺編憑誰據其津

余生兩眼炯秋月徧觀山崖與海濱先輩而今木已拱
後生蹇予蠖不伸何處青山可埋我免使烏鳶螻蟻嗔

舒大尹伯洪之任晉陵

西門曉送舒晉陵十里冲：聞鑿冰邑侯生長單父邑
彈琴化行咸服膺民風莫訝北南異身教始為今昔稱
我歌侯聽意良苦且住槽撥朱絲繩田間困悴非一日
錐刀割剝動千層孱民不殊置裏兎猾吏却如霜後鷹
豪強結托相表裏機變聚集夸才能繭絲何曾宿杼柚
粟穗况欲棲溝塍煌：列宿在霄漢扣首昊天呼不應
風聲俗習一至此問侯何以寬凌兢侯從胄監學古訓
仁義樓櫓身先登雄談浪：瀉河漢偉度浩：吞鷗鵬
力行以言振頽俗定奮其力支崩騰坐令凋瘵復完實
豈但賢勞不次陞腐儒歌長侯勉聽無肉如陵酒如澠
歌長意苦白日暮忽見新月上漁罾

送韓從事玉温之閩

韓侯魏公之子孫傳家故笏今猶存吏程於今重漕府
人望自昔推名門風帆曉綽鳳洲過鐵碇夜劃鯨波渾
七閩宏開元帥府二品欲均丞相尊簷團煌：荔子葉
庭走陰：榕樹根遷陞郎署不憚遠遄拜朝命茲承恩
道山亭上登臨日為賦海湧玻璃盆

送汪秀才瑩中

三十年前湖上路君之外舅錢塘簿春風雙鬢綠於雲
豈料於今各遲暮遲暮相逢兩相顧出者非迂處非誤
君出才如班定遠我處心慚黃叔度向年邊氓弄鋤耜
屈君從戎曾不腐皇家福力九鼎固爾民何異且中鬼
上功幕府寂不聞一命低徊樂其素參佐南安郡幙歸
行李蕭然只如故於今復理吏部銓束書朝上閭門船
柳條緘黃雪初霽鷗波吹白舟當牽繡書篷窓遮老眼
沽酒野店澆殘年想見新春花欲然君應醉倒春風前
青雲故人布百辟黃紙除書來九天得官南歸應過我
姑蘇臺東野水邊却問朝端泰祕監何時寄我歸來篇

趙松雪畫

鷗波亭前千疊山縹緲峯巒烟靄間既如春雲多態度
復似靜女工幽嫺老槎霜寒露刻削崩湍雨霽聲潺湲
飛樓湧殿出林表中有逸人相往還風帆截谿馬載道
兼有艇子維滄灣有時扣舷一清唱有時談玄一破顏
吳興仙翁補天手毫端五色春爛熳畫成未數董北苑
王維二李相攀躋自翁騎鯨上天後至今玉珮聲珊珊
空令下土寶遺墨真贋紛：誰與刪

趙仲穆画

王孫畫思凌紫青千峰削出秋冥、丹臺疑通玉京路
飛瀑上濺銀河星抱琴隨馬風冷、定知不是王門伶
山空水流木葉落曲終正不求人聽溪流明滅夕陽晚
似有樵唱來岩坳王孫歸卧鷗波亭釣天清都夢始醒
浮雲變滅不掛眼盤石溪邊且濯纓

李龍眠唐馬仲穆臨

龍眠畫馬妙入神邈得唐時馬與人、通馬語默相契
馬知人意更相親文皇昔御六龍出天為聖主產騏驎
開元馬牧蕃盛日雲駕嚙膝誰能馴自昔龍駒有天骨
驕驕獨起秋輪困西巡不復觴王母東歸政爾慙直臣
馬圖流傳至汴宋玉駉紫燕聊前陳守文之君保成業
不肯一日開邊塵遂寘驂駟鼓車下猛蛟失水無完鱗
柏臺退休親貌得畫意逮逼曹韓真畫史纔知粉墨趣
學士乃通元化因曹韓骨朽伯時死餘子溪上苔花春
臨摹不得畫史意掩卷愁眉誰與伸

徐孟達別墅冬日海棠

猗唐厚德徐有功力廻克殘致時雍子孫蒙休百世下
草木作花嚴冷中園林尚或保剩綠霜霰不敢欺嫣紅
金盤朝露洗睡態錦絲步障圍春容流年固如東逝水
銜子豈必西飛鴻何異佳人倚脩竹尚矜絕艷彈孤桐

徘徊樹下三歎息人生遲莫將無同

王元章白描梅

王郎筆底無纖塵只有萬斛江南春
疎花冷蕊禁不得珠明玉潤森
前陳珊瑚交柯撐鐵網金鉉鑠日
張龍鱗咸平處士西湖濱風雪滿
頭肌肉皴長歌短吟梅樹下
聲詩寫得梅花真王郎晚載剡溪
雪艤舟孤山一問津色香聲塵盡
奪取高揮大抹駭世人舊時娟
、裏湖月清光長照無疎親

顧定之墨竹

虎頭諸孫妙飛墨藂篁脩纖傍湖石
只疑湘江水湛碧英娥騎鯨去不返
千古遙岑縮秋色

黃子久山水二首

小點大癡誰復然畫山畫水亦隨緣
懸厓絕谷噴流泉此中即是安養地
九品蓮花光燭天

衆人皆黠我獨癡頭蓬面皴絲髮垂
勇投南山刺白額飢緣東嶺采青芝
仲雍山趾歸休日尚餘平生五色筆
画山画水画樓臺萬態春雲研坳出
只今年已八十餘無復再投光範書
留得讀書眼如月萬古清光滿太虛

向年與岳漢陽趙宛丘同登荆溪
王氏仁後堂今幾四十稔時允同尚
未生茲允同出拜感念

今昔賦以與之

昔年嘗登仁壽堂岳趙兩侯與頡頏周情孔思藹胸臆
商彝雒鼎陳寶藏名畫珠宮啓丹碧法書金薤垂琳琅
官窰器列八珍饌博山爐焚三傑香稽經考史發言論
跨秦越漢譚文章惟時石塢梅花吐肩輿起穿林嶺長
溪迴路轉雪欲作薄暮似遠羅浮傍歸途列炬兼擊柝
候人奔逐遙相望南枝禽翻北枝凍置酒張鐙羅艷粧
主賓一時極驩會轉頭於今四十霜趙登廊廟岳物故
我仍飢驅行四方人生那得免離合世運乃爾罹慘傷
乾坤瘡痍戰塵黑溪山破碎愁雲黃華屋終焉變瓦礫
舊厭梁肉今糟糠子之家居尤可念蒿艾叢深蹲虎狼
幸哉仁者必有後出贅於此存豪芒子之拜我：增慨
衰顏有幾桑榆光朋儔凋落世變苦安得不及我涕滂

送俞教授之餘杭

餘杭縣前春水生校官書舟如葉輕鶯啼講壇杏垂實
魚躍泮水芹抽莖易於觀天聖域敞文者載道天機精
明年彤庭對策後我亦闔門逐前旌

送俞叔元從游慈溪陳文昭

百舍重趼從師遊為道不為利祿謀今子遠鼓浙東柁
濤江日暮青山稠慈谿為縣山水幽製錦者誰陳太丘

退食何曾廢探討
固應戶屨遠相求
它時卒業歸語我
坐見一鶚橫清秋

送李運使海漕抵京見宣城貢侍制

易於涉險必曰川
何況杭海決九淵
海雖無風浪或顛
銀山雪屋相崩騫
國家鴻庥上際天
漕海運糧今幾年
波神水妃相後先
分護糧艘咸周全
棹郎捩柁歌扣舷
南風趨帆到幽燕
萬井白裊朝炊烟
青駒之年福更延
上帝降監加矜憐
天子明聖宰相賢
明燭萬里無私偏
春運已達北海壖
天吳帖首海若眠
李郎夏運能勉旃
海波鏡平糧在船
由郎心純志確堅
敬亭之山秀而妍
幼從貢公讀陳編
志存功業永久傳
縣知此行尤靜便
定膺上賞坐玳筵
金縑縹醪寵命宣
應從貢公見榻前
清光只尺如霏煙
貢公若問老鄭虔
為言白頭仍草玄
海宇清宴無戈鋌
咏歌太平老林泉
却寄貢公山木篇

寄雲南蕭總戎

將軍昔麾白虎旂
指率虎士平雲南
大山豐林犀象窟
青山一束西橫擔
諸軍落險坐如蝟
下嗔長鯨手獨探
威行武侯擒縱地
大旆森々如松杉
整師徐行身後殿
點胄還國無留箠
搃戎既已等卻穀
相國正可同曹參
自參大政論國柄
載具清靜民心甘
鳳飛祥雲忽鍛翮

公論在人寧久酣皇明鼂徹燭群連蒞蔽盡撤儉謀戡
將軍復整蒼玉佩入朝拜手儀容諳念臣已老心則壯
寶鏡在匣秋儋：聖君萬歲國基固明堂締構須梗楠

送劉朝章同知赴任 仲冶公之子

府尊向任杭推官宛丘趙公最交歡子時方年二十許
身衣大布頭南冠二公相予忘齒爵稽經抽史言盤：
趙公騎箕尊府老會合無由空慨歎尊翁後貳吳府政
吏畏民思閭井安只今星霜十五易北歸懸車魏地寬
郎君翩：蒙世澤氣貌潤哲神仍端同知黃岩行有日
部從南向千峯巒徵詩於予感衰老况復秋深霜露寒
客懷蕭：詩髻白江浦萋：楓葉丹自慙居貧無贖錢
鴻飛萬里須脩翰高天無雲卿月皎候吏側足迎征鞍
民思善治甚飢渴報政何以蘇凋殘尊公在此後佳信
聲騰實著無留難

題張伯雨留別卷

句曲外史儒仙師開口論事劍差：詩律精嚴奪天巧
字畫峭重含春姿一朝飄然上京邑赤墀不拜惟長揖
名稱籍：諸公間落紙雲烟粲星日璽書令任西湖濱
忽思騎虎朝玉宸大茅峰頭斲北斗劍佩色映江南春
山經幽文與道帙歸藏靈澗之石室小劫猶割紫琳腴

大書應按皇人筆鬼物守護今幾年闔戶勒銘師亦仙
酒星在天照酒泉師醉而死方陶然如何卧病二十日
鶴骨瘦筋神隼急一朝返真大浣洞西湖山空鬼夜泣
飛墨如霧留人間讀之鏘然鳴珮環疑師不死不得見
老淚洒入秋苔斑

重題溫日觀葡萄

故宋狂僧溫日觀醉凭竹輿稱是漢以頭濡墨寫葡萄
葉：枝：自零亂隴首時有連真珎每欲邀師飲其家
路逢其人輒大罵欲泄憤怒寧辭撾鮮于愛師工字畫
北面從師學波磔寫出葡萄皆法書二王楷範從師得
困學齋前支離疏師來或哭或歌呼醒塗醉抹不可測
其言皆足警懦夫先生弊廬耿家步阿師舊日經行路
月落山空喚不應尚想秋棚溥白露

則天如師子林

萬竹陰：師子林蒼霏如雪不厭深影當初陽鸞鳳舞
響作平地蛟龍吟契機元非擊後悟乘涼已在栽時尋
行鞭土酥雖詰屈沛潤法雨尤陰森筍時不傳飡玉法
定起每聽貫珠音那知閻浮有六月只緣毗耶無二心
眼光固已燦天地王度改爾式玉金老矣蒲鞋尚堪織
貧豈藜羹長乏斟養威窟中善自愛解鈴領下知誰任

擾：塵勞竟何以便應於此投華簪

送詩僧珩書記

吳僧始：珩上人詩如嶽面青嶙峋旁支小山各秀出
吞雲洩雨干星辰陳高復來說珩好思若美玉蒸浮尹
浮尹即浮筠我老於詩苦思短援筆欲下仍嘖呻奏香
玉之光采擬繞玉皇案放權却入桃源春艱難若此良自笑束燒
不爇釜底塵如何諸君擅天巧珩也又復能清新百年
幾見光嶽合四海此喜文章純吾聞素門重行解言必
與道無緇磷西風搖落鴈南鄉長歌送子空沾巾

送顏陋隱道士

顏闔煉朮三茅山朮烟如雲紫翠間久御師壇黑虎出
又騎仙岩白鶴還符籙登真有要訣祠竈却老須玄關
寶書仍傳具茨牧珠寶政綴玄都班是中有人煉玉質
不逐顏景凋朱顏脩詞如蘭吐酷烈濯足古澗聽潺湲
企余東望不可即天風冷然鏘珮環

送林玄卿鍊師歸永嘉

玉晨明皇大道君丹霞上館較瓊文芙蓉製冠珠織裙
並乘綠輦駕飛雲有美一人岸青盼來從東甌東海濱
不笑不語寡戚忻帝驚顧語仙聖群是能執持神化蘊
叶余昔夢噩帝喜紛拯余於危釋憂懂報崇仙階秩孔

殷尚念無以彰殊勲琳宮紫幄珠流煥靈來乘純去乘
雯景響濁世那由聞神孫飄翩接芳芬烹陽冶陰調夕
昕氣神元精駐不分由能鍊之久益賁水浸不瀾火不
焚是謂真人非外琴鴈蕩木落溪沄。子今東歸侶驚
麋將與浮脆固氤氳醜之清泠濯垢氛我將學之意則
勤其如衰年日已曛况復歲晏手足輒作詩送子空云。

送聰首座遊昇

聞極日本人

昔年龍河帝作宮萬礎構出金芙蓉祝釐至命黑衣相
董役迺是烏臺公帝乘雲去師示寂瓦礫依然化金碧
槌鐘吹螺震天地游從每振東南錫聰也金鰲背上人
金翅擘海驅波神典座南屏萬峯上高閣瞪睨青嶙峋
來吳欲作鳳臺去詞鋒欲寫秦淮樹業材參天必豫章
匠石何嘗後梁柱渺。長江無盡流詩成為寄波間鷗
自昔六朝帝王州老夫每欲東南遊白下江山暮雲合
烏衣巷陌斜陽愁古人銷亡景物在着我一賦商聲謳

贈日本僧

海以島嶼為連城其大每與龍伯爭珊瑚柱冷建宮闕
翡翠浪暖開蓬瀛亦有神僧出其國能與古佛同無生
飯香盛貯帝青鉢身垢沐浴琉璃瓶錫飛曾追獨雀遠
杯渡至比群鷗輕輔教編成獻明主彎弓機險開群盲

梅花飛雪歲云暮
冰樹削玉天初晴
魚翻春波逐鼓柁
馬嘶晚驛知揚旌
蕩茶榻前啓沃處
不讓義夫留大名

題夷僧寫蘭卷

老禪昔從日本來
足踏萬里鯨波開
金仙所居太霞上
五色芝草為樓臺
國香中有蘭與蕙
成叢托根在蓬萊
老禪一見契幽獨
葉々莖々在心目
硯坳盛得楚芳魂
九畹春風種華玉
紫鰲背開龍伯宮
千柱結構神施工
妙高臺上醉揮墨
光雲閃映珊瑚紅
賢王分茅向南服
萬馬屯雲夜如簇
獨延老師至王宮
霜髭毫蘸松煤綠
為書蛟龍古竒字
噴霧擎雲看不足
老禪擔簦東入吳
白虹夜騰西太湖
飛墨何分醉和醒
高天頃刻青糝糊
橫揮直抹恣圖寫
太虛空裏無精粗
諸方非無大沐坐
合讓主席談揮鈇
只緣自有寶玉刹
千層樓閣金銀鋪
人間腥腐蝸一殼
蟻蠓聚散真斯須
定追他日議天統
大沛法雨滋焦枯

鍾馗部鬼圖

老髯足恐迷陽棘
鬼肩藤輿振雙膝
前驅肥身鬼短黑
非髯嬌兒則已暗
後從衆醜服廝役
擔攜鬼脯作髯食
鬼肌未必能肥臍
舖之空勞髯手擘
彼瘦而中褶長窄
無乃癯儒執髯役
其餘醜狀千百態
專為世人尸辟恠

楚龔獰老非其類請問何由識其槩想龔目睛爍陰界
行屍走鬼非殊派民膏民脂飽死後却供髯食縮而瘦
無由起龔問其候有嘯於梁妖莫售大明當天百祿轉
物不疵癘民長壽

馮妹圖

天寶治衰妹兄出白晝宮庭馘獰妹時何在不佐兄
靚粧自銜妖媚質後來形見知何所百鬼尊之莫敢睹
提劍躍馬從其兄每為人家守環堵老韓飢窮夜縛船
送之不去今幾年妹肯從兄肆屏逐我亦家富黃金錢

謝自然像

老韓詰屈雄世間好用險語搜神姦上仙飛空詣丹闕
政自與世無相關奚為造言極誣詆何妨月照千江水
龍伯珠宮深處明鶴髮篙師醞時喜扶植世教須老韓
天風不礙鏘鳴鸞不見果州南充縣香火至今盟未寒

花蝶謠題舜舉畫

華魂迷春招不歸夢隨蝴蝶江南飛碧蕤粉香酣不起
卧帖芳茵唾鉛水痴娥眼嬌錯驚顧解裙戲撲沾零露
折釵搔首笑相語阿誰芳心同栩、頽雲流光空影寒
冰波緘恨啼闌干

贈筆工沈日新

南州先生真玉人蘇家季孟世絕倫良公騎尾上天去
清潤餘流溪水濱東老之家酒熟未其孫猶以縛筆聞
公家兄弟不負筆我輩禿之天且嗔不如醉用榴皮寫
仙人豈亦能書者

趙千里聚扇上寫山次伯雨韻

宋諸王孫妙盤礴萬里江山歸一握卷藏袖中舒在我
清風徐來穀衣薄文采於今淪落餘雕闌玉砌淒烟蕪
寶玉不隨黃土化門上空啼頭白烏

趙善長枉顧玉山遂以絹為予索畫并詩其上
顧家絹如雞子皮趙生畫似鮫人機冰絲瑩滑始受彩
天藻絢爛方含輝海波金芒鼇日上溪樹翠鎖春洲肥
漁師出港晴舉網笠老問渡寒褰衣試訊何從有此景
顧在筆底縱橫揮

崇碧軒

江城喬木春陰薄故家文獻多淪落雨聲環堵長蓬蒿
髻影衰年飯藜藿見說張家崇碧軒榭楠豫章青拂天
后皇嘉樹無不有雨露所濡皆可憐何時從子松根下
讀書逍遙以忘年

漁莊

濠上春晴花朵、施周強知魚與我爭如顧循讀書倦

駁脊浪花宵鼓柁船頭列炬船尾唱繩擗如雲翻水上
并刀斫雪鱠縷飛拍：茆柴薦新釀莊上東風柳欲綿
鯉魚吹浪迎歸船由來名教有樂地看書却掃消殘年

梅隱

昔者先人住杭州和靖祠前水東流弊廬與祠政相近
看梅弔古山之幽咸平梅花三百樹無復春風一樹留
荒烟野花開躑躅落日林樹啼鴉鷓鴣黃昏娟：裏湖月
每為香影含孤愁長懷此花冰玉質無言自足令人羞
眼明波間雙白鷗亦復與世相沉浮不見梅花已悽怨
况聞笛聲湖水頭青山難消楚人恨白髮易感商聲謳
吾廬亦豈能自愛種梅繞屋休嫌稠三十年間屢易主
歸魂每夢花間遊因觀此圖重歎息萬事何異水中漚
知君斷非充隱者卜居梅花善自謀我亦漂零江海
悠：千古一登樓

玉山佳處為顧仲瑛賦

東望東吳積水深海天削出青瑤岑肅侯諸孫有基構
界涇築室如山林石根孚尹音浮筠蒸玉氣岍曲窈窕來
楚音籠鶴教馴合舞節池魚出游聽鼓琴樓臺花雨衆
香國書畫芸香千古心按歌寧辭夜投轄彈冠又須朝
盍簪已傍苔磯學釣擗更上風磴窮登臨竹梧參天鳳

鸞集老夫為爾長歌吟

湖光山色樓

顧家湖光山色樓登覽近在西簷頭朝烟帖水白初散
晴雲出塢青相繆浪花鑠閃上初日崖氣澄橫如凜秋
宿草依々仲雍墓孤帆搖々范蠡舟靈來每見雲旗下
物換幾番汀草抽何人孤嘯荅漁唱有客五月披羊裘
主人領客遙指點童子昔時曾釣遊曳裾王門塵眯目
擔簦客鄉雪滿頭何如長年老於此登臨笑樂孰與儔
玉關西望不得入辛苦纔封定遠侯

雲山高隱圖

大山巖業如張旗小山偃蹇如牽衣巖頭千仞瀉飛瀑
迸珠濺雪交橫飛林廬隱々空中起青紅棟宇相軒委
中有幽人歌紫芝自採藥苗臨澗洗喬林露下青童々
交柯老幹森虬龍豈無明堂棟梁柱還當采獻明光宮
寧無谷底白駒客考槃歌中風落日畫圖難寫西隱踪
一曲鸞笙度空碧

虞勝伯江山風雨圖

雍公之孫勝伯父落筆驚人意獨苦篆籀從衡寫風雨
平林遠岸舟橫浦想從出蜀看山多筆鋒森然如斲戈
春秋著成可奈何酒酣拔劍須君歌

鄭禧之古木圖

吾宗有子擅風流履行只如陳太丘復向仇池寫林薄
六月陰森如凜秋前脩凋零吾亦老落日孤雲生晚愁

鈎勒竹

鳳凰仇池五色毛曄暄一如金錯刀欲斫滄海上初日
下有積石定風濤曾向雲間拾鳳毛從衡文彩自揮毫
龍孫歎詠求摹寫露洗珊瑚月影高

題梅為人壽

二月十日君生朝連日重霧今日消梅花含春照池水
眼明見此千瓊瑤我願君年等金石梅花結子調鼎食
年々為君持壽盃大醉花前華月白

天台山圖

萬八千丈天台山仙人抱琴時往還絲聲落磻秋潺湲
曲終蜚雲舞玄鶴霞光樓觀難躋攀

芭蕉菴為僧賦

芭蕉為菴世所知諭人生滅無多時春風方抽綠羅卷
秋雨便折青瑤枝叢茂如雲蓋有自身飄着土當從誰
畦傍築室善取譬葉上濡墨仍題詩猩紅吐花粲堪數
鵝黃駢實甘如飴使其堅牢閱世久敢恨迫窄逢君遲
雨聲蕭々集踈響世路驀々遭多歧於茲不悟佛所說

金粟如來良足嗤

楊妃上馬圖

華萼樓前上馬時，君王忘是壽王妃。
龍顏含笑待持鞚，海棠睡美春風吹。
繡鞍嬌凭翠裏冷，金鞵擬跨絲鞭垂。
宮鞞拍鞞欲馳及，簸步搖危不支。
後宮窈窕千蛾眉，並乘駿裏黃金羈。
夫容濯露總殊妙，雜還綺羅知謂誰。
獨擁妖環何所之，聯翩欲向華清池。
雙龍嚙膝踏花去，錦香覆滿紅燕脂。
從官車騎空瞻望，並肩私語空遲遲。
行毋遲，日已西。漁陽鐵騎崩雲追，纔出都門便別離。
千載形跡令人悲，再拜能忘臣甫詩。

九馬圖

西風原野汗血駒，或踉或嚙或驚驅。
斃草飲水秋氣肅，追風抹電神情蘇。
一匹袞塵一匹逋，兩匹交頸如城烏。
其餘五匹總殊絕，八龍溢一崩群駕。
為問何時脫羈勒，肆行如雲從所適。
仰首斜陽嘶嚙膝，一似逢人訴胸臆。
自穆西歸遭漢家，不辭低頭駕鼓車。
渥洼水深龍種在，玉關西望空咨嗟。

王時進梅屋

張髯講道吳王城，聽受不懈惟王生。
讀書折旋梅花側，冷香吹入吾伊聲。
仙芸豈是辟蠹草，古苔終開掛鳳英。

春融太古有積雪風度曲闌糝飛瓊生於此時讀書處
正值何遜吟詩成豈應娟娟舊時月獨留踈影當窓橫

芝雲堂

仙家芝草曄五色海日一照蒸成雲結為樓觀霄漢上
千門萬戶皆氤氲斑龍誤騎有誦籍雲旂夜下星宮君
忽焉隨地變為石昆吾有刀切不得巖壑高深翠濤積
卿雲輪囷瑤草碧永護金粟仙人宅

画

抱琴船頭為誰鼓滿江秋聲荻花浦鯨魚出聽掉尾聲
曲終鴻鴈起江滸帝子降兮木葉下

除夕

今日歲徂鐙火明欲雪未雪雲冥冥貧家夜有輶釜聲
十年飄泊吳王城安知節序兒女情不眠坐數長短更
但有楫柁煨砂瓶煮茗亦得尊前傾檐冰錚然向堦落
北隣笙歌厭杯酌丈夫雖貧氣不索此意莫令羈旅覺



僑吳集卷之三

長短句體

遂昌鄭元祐明德著

汝陽張御史死節歌

張御史罵賊死國忠臣家孝子忠義國家培植來白日
照耀黃金臺此身許國誓不二不信白骨生青苔近者
汝陽妖賊起揮刀殺人丹汝水侯指頭上獬豸冠掌柱
乾坤立人紀侯頸可斷身可捐義不與賊同戴天皆裂
齒碎加憤怒髮直上指目炯然賊刀入口鈎侯舌、斷
含糊罵不絕孤忠既足明丹心三年猶須化碧血顏平
原張睢陽一日雖短千載長人誰不死、忠義汗簡至

今名字香朝廷易名賜廟食人誰無心應感激坐令忠義銷兇邪鑿井畊田歌帝力

沈孝孫孝感行為謝醫沈日新

吳東門葑泥千頃曾無根舟行滉漾渺無際天水日夜相吐吞太平日久人烟聚落散布洲渚上繩擗網罟往往成人村沈仲說父奉其高年之祖母避喧却掃於此安晨昏說也不惟文行一如李令伯零丁孤苦形影相依惟此祖與孫祖母今年九十歲十年三蒙賜帛恩孫扶母出拜君命能無芳鮮列酒樽阿嬭喜懽一一為孫加啖歡便出泄瀉腑臟如雷奔耄齡久衰元氣薄數日不復欣盤飧說憂形於色苦形於言東吳世醫沈君日新父與沈世契如水有委則有源新至切母脉察母虛實寒與溫謂非藥可療精漿曾經臈水浸中有穀氣可以回脾元作糜飲母病良愈說也樂甚再拜謝新難具論嗟哉說與新時之人孝如說藝如新皆可敦薄俗厚彝倫只今聖王敷五教舉逸民一朝徵車轟動龍伯國陳情有表應更語諄々新也上醫國固有道說也孝感可以假上帝通明神是謂同姓不減骨肉親二子孝與藝流布千秋春

虛靖天師大道歌

千峯秀攢龍虎山學仙之人住其間時乘飛馭下人寰
主掌符籙尸神姦虛靖繼出千載後道風契天高莫攀
如網有網樞有環足以立懦而廉頑豈徒風霆走稟命
政使仙聖皆承顏大道甚夷民自艱大道甚徑民自昇
天師興歌一哀唱只在身中無往還吁此血肉塊成壞
等草管氣歸元海便無極箭射虛空真等閒無何虞趙
二公辯方始無乃七聖皆迷所見才一斑

碧海謠贈洪尊師

我逢碧海之仙人為賦碧海之仙謠霞光樓觀不在東
瀛大海外煌：紫芝一年三秀近在計籌之山椒山椒

真人號南谷乘雲累侍通明朝其言皇帝王霸若指掌
聖心傾貯如以水沃焦白雲那知紫極貴歸休林壑殊
逍遙草衣木食甘應世土堦茅茨或夢堯坐致公卿貴
人北面拜稽首真人眼空四海瞪沈寥於時大弟子獨
稱薛與姚洪君之家在天目百年喬木風霜凋時從真
人問道巖谷裡暑時日爍石寒時雪齊腰道成真人駕
鶴去山頭每：聞吹簫於今三十載海遠天迢：先輩
儀刑漸淪落何以使我鄙吝消騎牛青林躬耕苦日短
釣鰲碧海欲往嗟路遙別來幾度水清淺相逢鬢髮俱
飄蕭吳王城中暘欲斃擬度碧海心旌搖便欲乘槎共

君去問君登真之要訣分君不死之藥苗萬一天風引
舟便勞君遠舉雲旗招

送木善副使任古杭宣監 蓋管僧之官也

昔者雪山大沙門道如日月行乾坤屬法王臣俾外護
言雖已遠如生存爰自西來東震旦護法孰如我皇元
統以內外宣政院官僚皆選宰輔尊公為院副秩二品
橫金厭冷腰犀溫大江之南地萬里僧之賢愚難具論
公以憲監暫居此摩尼珠照濁水源我知公總相業大
召登廟堂扣天闈太平勲業可坐致豈但安禪闡教報
佛恩異時丹青畫麟閣知是忠武魯公賢相之諸孫

感策吟次趙季文韻贈老伶杜寬

吳王故宫天早秋誰吹感策城南樓一吹風生鸛鶴表
再吹何人敢伊優曲終引氣如刀鏤龍笛鳳笙皆不侔
五音歛薄一吸收玉關淚落定遠侯不獨壯士皆回頭
杜伶何來自中州目睫每射車前牛不以伎業寒颼々
妙吹感策冠名流嚼宮噴微無時休巧如春鶯轉曉簧
舌抽歛如飢鶻嘯樹呼高颺慘如國殤舉燐精靈夜相
求劃如雌龍挾雨歸吟百丈湫緯髮與鬢婦聽終各自
愁為問竹枝蘆葉若為寫出秦青謳四坐皆感歎何如
謝安石素抱蒼生憂且復彈絲弄竹少為東山留我願

謝公上廊廟任臣隣掌調燮鏘琳球一鳴簫韻下威鳳
和樂難聞九丘母但謠感策妙語高浮功成拂衣
滄海上仙人並轡驂螭蚪却憐江潭憔悴者悲世迫隘
賦遠遊

李早馬圖

疑一作疑

外甥似舅明昌帝取法宣和尚工伎李早畫馬供奉時
畫院森嚴品第冀之北土馬所生早也想見房星精
遂令龍媒出毫素側曾注目凝嘶鳴紈扇畫三騎郎君
峭鞍轡窄衫繡褱四帶巾靴尖曾踢中州碎紫絨軍敗
祁連山金鈿玉軸仍南還好事空餘扇頭馬至今拂拭

塵埃間

金章宗母宋徽宗某公主之
女也故明昌書畫悉教宣和

離鸞曲為貞婦徐夫人作

鸞孤飛鳳不歸百年雖遠情依請彈離鸞曲祇愁聽
者哭夫死南征兒尚乳對鏡離鸞淚如兩大名城裏千
家杵不歌不相私相語為問發之哭月上斗橫屋兒啼
欲乳夢夫歸金創在骨血滿衣夫婦忠貞兩不遺匹如
鸞鳳參差飛毋云青天遠千古令人覽德輝

題桐華烟卷

桐始華桐花開向荆溪之水涯溪聲長遶孝侯廟桐陰
盡覆吳生家吳生家藏燒墨法傳自李潘久益嘉瓦溝

燕膏火蘊地穗結葩日掃桐花之烟三萬石鬼物守護
無疵瑕千杵萬杵白兔白麋鹿搗膠無夜晝製成龍香
古圭璧玉剛金精石同壽奚老然松々化石潘癡坐井
井裂甃二子却掃桐花烟生也與之誰後先墨成飛上
通明殿紅雲一朵捧宮硯試之漆黑勞磨研吳生姓名
等潘李肯讓諸蒲先着鞭

贈薛相士

君不見會稽楊廉夫醉吹鐵笛聲鳴々又不見虎林張
伯雨靈石溪邊待輕舉二子道異出處殊長歌短吟意
則俱薛生相人兩眼燿流電二子喜之皆贈以所製之
詩書詩如于闐瑞玉裝劍璫書似昆吾寶刀切琳腴生
矜袖中有明月出以照我白髭鬚我鬚日加白我面歲
增黑筆硯慚久燕江湖厭為客生工鑑人知我者虞翻
骨屯由命也兒癡家貧四壁立誰為老韓念東野生見
張楊煩寄聲老來何處堪歸耕珠藏深淵劍在匣夜々
空谷騰光晶

贈翰古清

虞公借榻宗鏡堂四衆鄉仰不暫忘古清上人獨見取
贈以金薤之琳琅公時目青視質々文成欲寫難成行
殞星着紙廢屬讀風襟露帶斜低昂中言上人善幻化

神龍千丈一鉢藏蜿蜒委蛇各有態擘雲掣電金蛇光
海濤翻山霹靂碎怒捲河漢如壺漿世人蒿目不敢覲
師獨摩撫如馴羊神膏點鱗翠鬣舞金篋刮瘻星芒張
珊瑚千樹宮室祕獻以耆婆未覩之藥方師哀其誠為
摹寫風旗雷車雨脚霧點晴未了便飛去硯坳有墨空
淋浪願師騎之上帝都為問蒼生誰短長鳧眠鶴翥且
莫辨伽那定裏松花香

巖栖仙人歌

彼仙之人與神為謀舒嘯烟霞放浪林丘以六合為指
掌以千歲為春秋瞪霄漢之空碧渺白雲之孤遊踈星
向曙目光炯頰玉映雪肌膚柔方騎閭風謁絳闕又采
瑤草過滄洲仙之人兮欲擅一壑美匪遲徊兮此淹留
傍置素琴不復鼓得非與世同方憂龍蟠青藜杖花落
綠綺裘岸巾不掛壁翠髮風颺正研思慮探道與金
匱石室非難紬想應誤騎斑龍墮謫籍於以輔相聖主
福齊州顛崖蒼生性命懸一縷可但獨樂身夷猶仙之
人兮須為謝安石莫學王子猷謝公廊廟上王郎澗之
幽窮而成仙達卿相君家子房出處真其儔功成拂衣
江海去笛聲尚殷岳陽樓

檳榔木拄杖歌

海南草樹四時綠至剛獨有檳榔木刻作仙人九節杖
昆吾之刀削玄玉吳人沈傅師腹撐書與詩楚然念我
老贈此珊瑚枝入手豈獨扶持力老蛟雖瘦鐵作脊何
況提携指爪間玄冥側身避正色朝敲鄰扉看竹去隣
翁指示三歎息此枝曾被猩、攀酒痕尚留枝節間靈
藥結作雞心核蠻唾嚙成花乳殷老夫方將東入海撐
拄殘骸謁真宰就中可有安期在杖頭挑得棗歸來分
餉傅師壽千載

松風吟

昔者谷仙之真人曾謁世皇通明殿：上賜坐言諄：
以為皇王帝霸不殊冬夏秋紫極春雖貴白雲難親翩然
歸卧計籌峰下通玄館日聽松風不異大韶樂自謂身
是葛天民松風晴吹東日上蓬山閣外五采雲霞新日
方西傾月復白松風吹澗壑不著人間一點之埃塵細
而笙竽間奏有餘韻大而海濤怒鼓翻龍鱗真人卧起
食息聽不厭自謂軒轅張樂湘靈鼓瑟同天真有時雨
雪黯慘之寒夜有時花柳明媚之芳辰松風不吹樽俎
淡松風不吹肌骨皴真人於此時漱嚙太和朝玉宸撼
屋松風三日吹不醒安知便以神為馬尻為輪飛度蓬
萊弱水三萬里衆真懽言歸何晚坐吟松花屑粉沾冠

中於今三十五寒暑天根月窟來往長頻、濟、山中、
學仙侶或跨鸞鳳駢騏驎辛开范蠡謾師友南郭顏成
誰主賓善聽松風不以耳善御松風不以身真人有道
傳不朽千古萬古無緇磷

自怡歌

緬惟陶隱居高臥松風樓太平晋主特延聘麟鳳肯向
人間遊試詢山中何所樂白雲與我同悠、當時江左
難將作三綱墜地民風媮所以自怡者惟答白雲盈隴
頭至今稱其高疑是神仙流東吳阿翁貞白裔不逐鞅
掌干王侯國政雖未戮黎氓却懷憂、民之責非預韋
布謀所以擺脫世寰聲勢利惟與白雲為伴傳芻豢豈
足適吾口綺綉何以開吾眸淡然白雲相近處那知倚
門骯髒風馬牛熱熬翻餅紫緬賂方州車輪括頸宰執
圖小秋周為蝴蝶、為周天下之樂莫若怡雲優箇中
誰覺察身心亦相讐好如司馬之獨樂知者良寡昧者
稠吾聆此語奚翅鈞天廣樂鏘琳球老髮雪種、戒得
當自脩便欲陪杖屨與雲同去留山中自怡者慨然許
識此意否慨然許識此意否

悲歌一首寄呈劉學齋相執王可矩張德昭二
尚書周雪坡大監王本中經歷貢吉甫司業宇

文子貞助教危太朴待制貢泰甫授經陳元禮

孝廉列位

天星曾照遂昌山人家隱約木石巖巒間貞元丞相有
支裔避地東入浙甘與獫狫麋鹿老死不復還五季聞
王鄭光祿至今拱木斬伐後尚爾青珊、使不念鄉井
俯仰應厚顏其如貧病日零落每企予望涕泣長潛、
僑吳三十載惟餘此心在豈惟讀書老無成但覺出門
俱有礙三兒兩病一凡劣四體三完百崩敗貸粟方炊
薪水艱儻屋屢遷家具壞文章出售有誰收書籍縱沽
無可賣此心獨存何所似夜、長虹發光恠青雲故人
祿萬鍾不割少許裨飢窮忍令江南秋雨夜頽垣腐草
啼寒蛩

李遵道海岳圖

李黃岩踈眉瘦體滿臆秋蘄、似厭分符礪谷底折腰
督郵面皺鬚耗、竟騎鯨魚上天去帝憫人間留不住
乃令筆底飛墨如雲霧王維鄭虔本有素早年臨摹米
顛海岳圖黃巖非有顛非無庵空月落山木擁是中疑
有窮猿呼二子風流俱不泯寶月夜、生珊瑚

趙松雪人馬

王孫昔騎天廐麟貌得名駒并圍人義臺路寢風日嫩

繡勒錦韉花柳春吾聞冀北之野每以穀量馬駿骨千
金古來寡世皇騎之一天下鞭笞四海入裏蹄億兆俯
伏聽鳴嘶如何頻年頓失之對畫令人雙泪垂

黃公望山水

姬虞山黃大癡鷄衣垢面白髮垂憤投南山或鼓袒楊
勇飢驅東閣肯為兒女資不憚北遊行萬里歸來畫山
復畫水荆関復生亦退避獨有北苑董營丘李放出頭
地差可耳顏仙種术茅公山喜得此卷開心顏句曲千
巖萬壑縱深秀何似卷舒只在咫尺間

活死人窩為番陽胡道玄賦

我嘗夢登天身乘帝青雲下視六合大死人何紛々尸
行鬼走不知醜天跳鬼蹕無由分首戴髑髏蒿兩目腸
縣題湊空孤墳自謂策神智可以奸明君自謂瑯纂組
可以成華文自謂昭旂常可以銘前勳形如枯株心強
活氣如濕灰耳強聞哀哉腥腐窟何以能超群天孫為
余言此皆不足云累々白骨成飛塵安知中有不死人
眉厖喉結目如電揮呵風雨走百神塌額玉陛下自稱
小兆臣々之形骸與衆等久斷葷血腐肉皴言臣不死
誠謬妄固有不死丹元君丹元君在何處泥丸真人且
延駐一曲鸞笙五百年死人窩裡翻身去

送性僧遊徑山

憶昔茗溪登逕山童孩無識空躋攀但見五峯削玉倚
天外蕪聞衆木憂樂下雲間振威何人喝石裂行脚有
僧挑月還神龍依禪井水立杜鵑啼血春花殷孤烟中
分白窈窕一雨忽洗青嶺顏何時復至舊遊處行蹤應
有蒼苔斑願從師去不可得起看蘿月空彎

雪巢

太古有積雪不在西蜀西蜀之西雪山遠斷冰千仞
難攀躋豈如界溪之上肅侯宇虛室生白皦於楮正猶
積雪太古前表裏空明湛中處其處其誰世寡儔純淨
不澀緇塵羞素履恒因積後見冰潢夜轉銀潢流遂疑
巢居葛天氏不在木末并山頭三台惜明啓牖戶九霄
排雲達遙路吳天月明日將曙銅盤盛得金莖露借問
脩梁初舉時見者喜氣盈眉芝巢成定產九苞鳳我老
為賦卷阿詩

陳履元畫玉山草堂

故人陳孟公辭如春雲氣如虹畫法師海嶽山如騫鵬
樹如龍騎箕上天二十載有子黠鼻畫極工驚蛟噓雲
海浪白離鸞照水岩花紅皺鱗張鬢聳鬱磧底松中有
一畝幽人宮石林支頤睨飛瀑意遠欲托冥飛鴻我欲

從之不可得青山萬疊金芙蓉

趙松雪畫馬

地用莫如馬壺頭竟何施寒風善相不假式何必郭家
口齒謝家鬻神駒龍變如何按式取譬之圖面八駿令
人嗤君不見房星精飛光夜流拽練明漢家都廐盡凡
骨異之北土龍方生兒能引弓射鳥鼠便解騎過宛王
城玉堂學士親眼見貌得風蹄燿流電山人半世只步
行髀肉何曾識鞍韉每作詩題馬圖千金駿骨世所
無人間空費粉墨摹玄黃牝牡真成誣

高房山墨竹

高侯胸中渭川之千畝家居房山未必有如何文章政
事之暇日能為此君圖不朽想當飛墨時蒼龍投硯池
山雨急洗琅玕節海月靜照珊瑚枝自侯騎箕上天去
浮世茫茫水東注千秋萬古房山雲載拜為侯賦墨君

倪元鎮古木竹石

雲林子外生死解內敬為天使帶經而鋤倦即休亦復
拈筆為林丘樹枝鱗皴崖石幽若有人兮在空谷招之
不來兮雲慘瘁以令人愁

沈仲說畫樹石

風流沈傅師浩蕩江海姿默菴豈誠默開口譚書詩興

來捉筆畫樹石溪深岸高浪波白豪端無非篆籀法折
鐵中郎此其式世人貴耳賤目者於此却令三嘆息

稽康柳下鍛圖

何所聞而來不妨柳下鍛何所見而去魏鼎不復憂哀
哉志士千古心有錘弗鍛躍冶金

江鄉捕魚圖

人言東坡謫居海上時顧見漁釣之家樂嬉々問其生
涯烟波萬頃舟一葉問其日給鰕蟬小鱸日三炊有時
大魚入網即沽酒有時順風張帆即解維不知朝廷尊
嚴百官側枕聽雞起不知行役戴星出入世途愁險歌

篷窓勦々子女睡竹笛鳴々朝暮吹坡聞其言慘不樂
我身何有恒百罹瘴海南浮天接水家鄉往々夢見之
何如此漁者生不觸禍機簾衣糲飢既飽煖高蓋大馬
空奔馳我觀此圖重歎息無乃有似坡翁所見畫入無
聲詩金緋貴官一射獵漁釣江湖勞夢思投毫寫圖意
可見一舸秋風雙鬢絲



僑吳集卷之四

五言律

遂昌鄭元祐明德著

送峽州何學正

夜雨西陵樹春風燕喜亭
學官資裁正士類仰儀刑
天險開三峽人心繫六經
哀猿月中嘯莫作異鄉聽

送泉州蒙古學正

王制嚴心畫臣工重古人
朝廷政典大嶺海學宮新
番舶檳榔唾郵籤荔子塵
方言若翻譯誰與計偕陳

送白主簿

牢落慈湖館於今二百季
閒居仍憫已解易尚成編
吾

道乾坤大斯文日月懸何時甬東路入邑拜前賢
簿領慈溪縣遙知傍海溼熒波官賦急扶犢野農淳船
發帆檣曉烟明島嶼春每嫌鳳栖棘只尺是青旻

次韻虞學士贈趙伯容

王孫有仙骨夢斷鬱輪袍候火溫丹鼎吹笙醉碧桃鳥
母雙蓬鬢鸚雛五色毛人間既腥腐青海樂游翱

寄張宣慰

此老懸車日顏丹髮尚玄由來行樂處須及未衰年令
子工為政諸孫雅尚賢固應歌舞地長見月初圓

貞逸處士

處士生無字端居代有人飛書表貞逸閉戶樂清真生
意萱花曉恩光棣萼春懸知束帛聘側席待天民

送陸秀才

出鼓江湖柁來餐杞菊苗道方行沃壤舟已問歸潮水
浦魚初上春城雪未消思君好溪水鄉夢夜迢迢

義興岳夫人輓歌詞

道豈汙隆易身由潔素全柏舟凌黑浪蓬首戴皇天木
拱終同穴蘭摧不異阡何人紀貞烈留取姓名傳

朱澤民畫

窈窕溪橋路陰森楓樹林岸隨青嶂轉家在白雲深畫

史分明意山人去住心勞形何日已於此欲投簪

贈永嘉高生

高生永嘉秀、也實南金學啓麟經祕雛生鳳穴深浪
花迎客棹霜葉變楓林異日魏科掇秋期又盍簪

送范山長

曉色馮公嶺春風慶朔堂親庭白雲外書院碧山傍雀
啄飛花柳鳩結椹衆詩書有世澤簪笏總朝行 鳴

崑山石

崑岡曾蘊玉此石尚函輝龍伯珠璣服仙靈薜荔衣一
泓天景動九節澗苗肥閱世忘吾老蒼寒意未違

虞侍講書乃祖丞相雍公誅蚊賦

父作更生靈兒為命世英西州覩威鳳南國剪長鯨不
厭朝廷小終扶日月明誅蚊賦重錄妙墨冠時名

徐良夫耕漁軒遊題

幽館夏初度清林暑氣中開軒對流水坐石待熏風花
落烏巾側鳥啼山几空畊漁者誰子散髮奏絲桐

次韻宋春卿

間貴堂前路於今二十年美人黃土後廢址綠蕪邊顧
我知何已唯公獨巋然春風吹杖屨猶復侍周旋

輓章德懋

博士衫纔綠書生鬢已皤艱難奈行李契濶動哀歌疊
疊笏牀^仍在臨池墨尚多卹公有世澤春水洞庭波

贈薛相士

子有唐生術誰如范叔寒知無狼顧骨可有鷓皮冠野
日情猶嬾春泥曉未乾多君遠相顧不用畫灰看

嬾作歌

送何景文

郡國推何武江湖老鄭虔世儒方蘊藉詩律尚清妍宰
相才難得文章妙莫傳歸釣耕臺畔早寄白雲篇

鍊雪軒

誰煉紅爐雪晴雲觥面旋六花吹作乳兩腋欲成仙蒼

壁龍鱗舞松花螿眼圓如何鬻白石一味舌頭禪

排律

飛龍亭

先帝潛龍日幽人待鶴時青山頻望幸琳館暫來娛寶
篆黃金鼎恩波白玉卮天開六朝地花發萬年枝閃々
前星夜汪々湛露私遠符天曆鳳先協石龕龜稽古開
廷閣繡經出講帷方蒙宣室召忽抱鼎湖悲舊邸梅花
落新亭柳線垂至今思沛感時或下雲旂

送徐山長勉之赴慈湖

見說慈溪縣先民有學宮心源推自得已易竟誰通論

道非人異朝宗到海同朝窓梅蓋白夜館燭花紅遵渚
三更鴈吟秋四壁蛩橫經山色裏覓句雨聲中官况羶
何冷詞場筆最工棘園還待子金榜日華東

送李舉人克明任教職

職教同時兩郎官等列星吳區都水監閩國道山亭兩
地頭逾白諸公眼為青身名金玉質文采鳳皇翎鼓枻
辭江郡携書出漢廷河山秋肅：宮闕曉冥：夜月鴻
遵渚秋風馬在垆李嶠初夢筆劉向老傳經樸棧材千
尺菁莪翠一庭天邊期中鵠囊底任枯螢歸路梅花發
長歌為子聽

送嵇洞玄鍊師雲遊

已躡東遊屨還乘上海槎尋真度弱水招子飯胡麻少
廣蒼精佩雙成綠髻髮娛遊芝作蓋服食棗如瓜罌采
觀初日神虛茹幼霞玉笙宵度曲金匱夙抽芽遂把東
皇袂來朝阿母家初平羊已化中散蝨空爬劒蝕緱仍
結尊空石漫窪歸期定何日夜：卜燈花

輓錢翼之

字法勤書史年勞起校官如何管城子竟老鷓皮冠句
積詩囊重心投酒斝寬刻深吳下石名藹楚鄉蘭梅福
身垂老虞翻骨未寒佳兒繼述作留與後人看

輓虞彥高

苔水橫經日長洲筦庫時玄霞散髭鬣白雪吐言詞自
分儒紳拙寧知委吏早袖籠生物手笏拄看山頤返老
梁溪澁懸車錫麓陞溫言恒侃々孺樂更怡々竹色賓
階潤花陰戶屨移入閩求古刻踰浙致名師夜雨連書
屋春風動講帷扣舷吳子國鬻茗李紳祠政以孤踪淡
誰令二豎持古心空似月衰髮已如絲白日誠難挽皇
天不憖遺士林紛雨泣絮酒諒神知丹旒霜風慘青林
磴道危可無千字誅因賦八哀詩

送劉廷美待聘

文皇南面日劉楚北游時抗疏三公府高名四海知近
臣推得士公論果無私坐置昌平策歸尋后土祠仲容
為姪好王述豈人癡驥子難籠絡鵷雛足羽儀氣紆商
女怨賦解洛神悲淮左辭攀桂商顏罷茹芝長裾今已
曳好爵固應縻送子難為別西門折柳枝

送楊季常山長

楊子談經處吳公學道祠宮墻紅靡々庭篠綠差々演
迤詩書澤冲融雨露私草玄心獨苦稽古力難裨二載
平生學諸生去後思簡書猶用試匠石詎能遺霧豹方
深隱雲鵬豈後時會看清白吏勲業著常旂

輓潘祥卿

已佩官箴肅人推吏議精筆鋒迴雅道經術讞疑情孝
悌居無忝公廉志夙成家移山郭住祿代石田畊晚謝
蕪湖幕恩留樵李城湖山容佚老蓬藿足逃名藉草拋
書卷看雲把酒觥陽坡秋種菊畫舫夜彈箏既已忘榮
辱方知外死生嶮々墓頭石百世保麻貞

劉母丁夫人輓詞

忠養兒能孝居官不患貧長言遠遊客兼是未亡人主
績機恒紡尸饗饌必親課孫裨缺學為子歎佳賓蓮幙
方圖養蓉城忽返真兩雛悲塌翼諸友為沾中淚斷枯
魚索愁凝繡鵠茵佳城瘞何日瞻望極酸辛

七言律

奉柳太常道傳

烏蜀先生雙髻絲尊鱸江上故園思水光閃々金壺墨
石理磴々玉佩辭水落魚龍秋不雨月明烏鵲夜無枝
名山蚤選藏書穴趁取蒲輪未召時

送貢司業泰甫

代祀躬趨黃木灣歸朝仍綴紫宸班識高京兆囊封後
道在河汾戶屨間迎日講筵瞻鳳展籲天經術動龍顏
異時歸窆藏書穴好在南湖疊嶂山

送泰兼善總兵

大帥樓船過浙東軍聲肅：峭寒中令嚴虎帳中天日
威息鯨波萬里風蠻徼盡驚戎虺白極南遙湧壽星紅
道山宮闕多仙聖預啓瑤編錄雋功

寄雲南蕭元帥

南望元戎玉帳寒炎：桂海息狂瀾牽獅入貢金連索
騎象來朝蜀織鞍丞相渡瀘先鬢白將軍標柱獨心丹
春波涸盡思霖雨箕畢星纏夜：看

送許具瞻進士

純孝淵：許子將身遷父樞脫烟燭遂登龍虎黃金榜
便縮鸞鸞紫荷囊山水窟中民訟簡弦歌聲裏晝陰長
聖朝南面求賢切佇見才名上廟堂

寄潘子素文學

與子同庚命不同悠：江海異窮通潛鱗易借風雲力
朽枿難論雨露功欲進老人圯上履可孤焦尾嶧陽桐
河陽縣裏花千樹不借孤芳一朵紅

次韻顧仁夫得代

君房未歷金華省潘岳猶居散騎營秋水紅蓮能自採
春愁白髮為誰生夢驚里閨三年別歸載圖書一舸輕
野老淒涼遲吾去更誰虛左日相迎

次韻贈完顏子中

紫誥黃麻疊綰歸棣花香裏拜庭闈
聖經教子無金埒
憲節傳家有繡衣佳句易增詩篋重
故人難會酒行稀
願從菰米鱸魚國醉把黃花莫暫違

寄楊士可巡檢

警邏深山行夕嵐日嚴笳鼓罷幽探
坐中拄笏知非據
馬上彎弓想漸諳桃葉長年思共渡
菊英何日采盈甌
揚雄千柱華榭宅只在輝々北斗南

蔡孝子廬墓

三十六峯雲氣深墓廬何處得相尋
青山當戶哀々哭
白日孤光黯々沉馴虎欲嗥風落石
棲鳥不定月穿林
三年泣血誰相問漉々寒泉澗下音

錢道士游仙

綠髮飄蕭禮上玄明星遙隔絳河邊
香消楚澤春風佩
愁入湘城夜雨弦素手不將條脫贈
綺疏惟把步虛編
西神峯頂飛霞觀小駐鸞笙五百年

栖碧亭為華幼武賦

華家池館堠山南但見喬木翠髯々
金波影裏魚鱗屋
玉佩聲中麈尾譚黃漲麥雲連町
曠紅飛花雨撲烟嵐
漁郎一別桃源路回首春風雪滿簪

芸齋

博士齋居芸草香青編不復蠹魚傷能窮腹裏書三篋
敢望身前笏滿床雨屋篝燈驚鶴夢月窓展卷淡螢光
孔門體用平生學綠髮應須佐世康

園隱

麻姑山下地仙家諼草春深賸着花
雖雉逐雌催刈麥鳴鳩呼雨課鋤瓜
放歌不厭牛親舂對客何妨蟲屢爬
一夜南坡雷雨作竹萌迸地蕨抽芽

宣城姚秀才棄舉業為道士於昇州

娟娟月出敬亭山曾照書聲竹樹間
淡墨何須題鴈塔扁舟先已過龍灣
仙人觀闕雲端見帝子笙簫月下還
水驛花開笑相問澹波誰似白鷗閒

至元丁丑夏五宣城汪叔敬吳人干壽道丹丘

柯敬仲國人恭兼善同僕遊天平次往靈巖有
作奉和

西望層巒草木青魏公祠下拜儀刑經綸有策迴天地
憂樂無時忘闕庭異代蒸嘗遵典禮故山香火下神靈
浮雲變滅知何在閒聽松風語塔鈴

右天平魏公祠

吳王宮闕草萋萋飛閣重登意轉迷
洗硯池邊雲欲暝拜郊臺上日平西
西湖涵遠浪千帆沒樹響悲風一鷓棲

江海鷗夷招不返荒烟野水鷓鴣啼

右靈岩涵空閣

送樂鼎儀歸東平

岱宗高入帝青寒策馬東歸不厭看一變便興周禮樂
兩生那識漢衣冠雨休樹下碑仍在雲起封中玉未刊
更上靈光殿基望冥：鴻鵠有脩翰

送季山甫慈湖教諭

季子揚舲之甬東慈湖應與暮潮通豚吹野岸楊花白
鳩食桑林椹子紅遺老應傳羲易說先民誰繼日鈔功
東吳寓叟頭全白日送孤雲沒斷鴻

和宇文子貞見寄

別來見話幽人屋此去當扶野老筇涇底魚肥春欲上
墻陰薺嫩雪猶封齋庖不輟頻炊釜山屐應留屢舞蹤
他日孫依外家學書籤題墨寫教濃

送林道士歸溫

鴈蕩行雲生翠微東還行李正騑：松矜日老當秋發
鶴養雛成待客歸珠斗影寒瑞玉璣繡雲香積紫烟衣
懸知夜禮虛皇罷宴坐朝元意不違

遊嘉定道院

芙蓉洲上集仙宮環珮聲聞縹緲中桂閣吹香天樂下
稻田疏脈海潮通呼龍起舞迎初日跨鶴歸來御晚風

大藥已成金鼎墮丹光猶得兆年豐

春寒

春寒峭：過王師都出南門送鼓旗嶺海鯨鯢就誅日
江湖鴻鴈欲歸時參差帆葉開溪舫顛倒梅花落硯池
多病杜陵頭白盡每因送客賦新詩

送葛奏差赴閩

天子分符鎮七閩元戎建旆拂三辰荔花蜂采千崖蜜
榕樹鷺啼二月春吏署看山時拄笏使鞞飛鞚不驚塵
南來勾漏丹砂訣定愛溪邊白鹿馴

廬山圖

潯陽郭裏望廬山日出千峯紫翠間烟樹近同蠻井絡
風帆遙認楚鄉關匡仙抱鶴巖頭放李白騎鯨海上還
却向畫圖求彷彿菖蒲花老石苔斑

題程國表妻墓碣

太末溪頭送夫壻祝郎戰勝早歸來龍光暫漏金閨籍
鸞影先分玉鏡臺兒女淚痕宵泣血杯圈口澤歲興哀
它年墓道焚黃日銘碣悲涼首重廻

陳母張安人輓辭

延陵陳母具柔慈訓子成名鬢亦絲樓護起家元自蚤
馮勤補袞不嫌遲旨甘每却熬波味燕饗長懷剪髮思

未拜恩封先已歿後來阡表有餘悲

挽楊九玄

虎丘山下有孤墳曾識譚經楊子雲夢落江湖仍聽雨
魂歸泉壤亦脩文家山路遠聽猿淚書傳香留辟蠹芸
况有佳兒能力學草玄猶足繼前聞

賓月樓

最愛香山賓月樓清光全得太湖秋魚龍出向初筵舞
蟾兔來從上客遊凝閣綠苔須士賦委波金鏡屬誰收
江山千古才情在牛渚何人獨獻酬

知音亭

亭院日長深復深高山流水思愔愔曲中別鶴啼清怨
樹底薰風養綠陰激楚忽聞機裂帛懷人又見冶鎔金
能言萬籟無南郭隱几形閒孰賞音

聽雨樓

每愛滄江聽雨眠不應愁絕似今年建瓴長恐崩高屋
鍊石徒聞補漏天響入北廊葭莢亂濕增傍壁薜蘿牽
白頭倦客孤篷底尚想躬耕有石田

趙季文茶屋

蕭々茶屋傍池開謾々叢筠帶雨栽窓雪暎晴雞誤唱
炊烟帶暝雀歸來醉猶燒燭親黃卷靜愛飛花點綠苔

尊酒久違真寂寞，鷓鴣啼上越王臺。

薛玄卿鶴齋

君家少保已登雲，留得青田貌後真。
烏母督仙須顯駕，羽車驂衆必長人。
聽經香案孤撐雪，啄菌瑤階每遇春。
遲子吹笙明月下，丹砂乞與頂頭巾。

次韻寄顏元卿院判

酒盡空懸蘸甲瓢，一燈孤館夜寥寥。
鴈寒猶下滄洲宿，地暖何由重霧消。
長笛一聲推趙嘏，袞衣三世屬文饒。
看君早晚摩天翼，瞥爾青雲萬里遙。

寄秦兼善總制

征鳳鮮于專節制，戮鯨王式任偏裨。
長江謾擊中流楫，落日方懸大將旗。
夜泣寒機嫠擲緯，朝粧明鏡女揚眉。
丈夫身在難乾沒，三秀煌煌是紫芝。

和吳宗師寄張貞居

齊老堂前烟樹空，真人錫類坐神宮。
一縑今賚高年帛，重壤驚迴秃髮翁。
琳館花殘春欲雨，石壇松老夜多風。
遙思問道崆峒處，都在衢尊盜壑中。

和薩天錫留別張貞居寄倪元鎮

梁溪歲暮若為情，溪上梅花待曉晴。
逕雪冷埋山屐齒，簷冰夜墮石床聲。
內篇携向松根讀，如意持將竹裏行。

短晷何能理幽事南窓剪燭話寒更

次韻薛真人賀吳宗師壽辰

臣工袒割紫鱗肪辭藻輝飛白玉堂五色雲中扶日轂
九霞盃裏酌天漿又從禹範開皇極重拾堯莫紀歲陽
古桂長承新雨露綿、根柢發天香

壽春官達郎中

清油幕下紫薇開身總群綱擬上台桂海已聞京觀築
越裳還見貢琛來詩書未與秋搖落刀尺難從世剗裁
廊廟棟梁須致用貞松合抱是良材

次韻王季野北歸

黑髮黃髯萬里歸腰如開國待犀圍樓花似琴臺發江
上魚如丙穴肥蠻井遠民茶稅急槐陰燕席酒觥飛名
勲莫負傳家笏只尺青雲立綉衣前
公子承恩日下歸小山堂上錦香圍百壺寫淥方論醉
五鼎熬肪不厭肥聽瑟池魚衝浪出寄書籠鶴傍雲飛
茜袍色映輕裘好為是夫人手製衣

歲暮感事

歲除風雪苦陰寒民庶逋租悉繫官破蕩未充狼虎欲
係累只作馬牛看何人肯破陽城械有客空彈貢禹冠
上力已窮民力殫腐儒頭白淚闌干

僑吳集卷之四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僑吳集卷之五

遂昌鄭元祐明德著

七言律

范魏公祠

白雲鄉裏魏公祠翼，丞嘗薦奠時功蓋百年書史載
道求千古聖賢知山侵虎穴盤風磴石拔鯨牙挿羽旗
更上高亭望城邑義田秋實正離：

龍門

龍門岸萼倚天開點額神魚幾度來雲起區中成五色
星從闕角見三台更無鐵限嗤山鬼可有金鋪上石苔
李范黨同勲業異御車千古意悠哉

天池

蹊存畦

立石如雲不待鞭兀臨池水看青天下潛靈物疑無底
傍漑山蹊似有年刺水翠苗霜後在舞風珠樹月中懸
太湖萬頃應凡濁閱此泓渟一勺泉

寄鄭長卿

吾宗自昔有升沉况復姬嬴遠至今世訝孫枝發枯蘗
人推祖德返遺金螭頭未必雲縈佩谷口何嫌雪滿簪
自恨衰年多病苦藥囊時乞細探尋

壽李廉使

立秋三日是生申督饒功高海若馴金節已懸岩下電
繡衣仍應日邊春久從隸古森波磔復向心源揖聖神
野老願留吳下住一新漕政答鴻鈞

寄于彥成高士

文鋒久淬鷗鷺膏鞍甲藏身百戰鏖王簿宅前春載酒
李紳祠下醉揮毫鄉閩未覺東林遠光燄終如北斗高
儒老感君難報稱黃金隨力鑄韋臯

送郝遵道北歸

汴河千里鴈南飛吳下孤颿又北歸竹素殘編無世味
蒯緱孤劍有星輝岩堯使節弓旌近迤連神州草木稀
想見瓊軒恭對日黃金臺上雪霏

次韻劉憲副春日湖上有感四首

庾信哀多賦漫成江南文物久晨星市衢火後蒿橫目
民舍春來草滿庭浪齧湖堤官柳盡沙填江浦夜潮腥
歸來何異遼東鶴只有西山慰眼青

湖水西邊舊是家春風遶屋種梅花傳聞故老談前日
爰教仙人服幼霞鶴老離巢松化石鸞孤照水竹穿沙
只今重到經行處憔悴蕭郎兩鬢華

潮落空城誰重過猶餘里耳聽鳴珂襄陽耆舊知誰在
江左風流不厭多自見石麟眠枳棘長聞蜀魄叫松蘿
野梅開盡西湖雪萬斛春愁奈爾何

湖水荒々寒食天相逢猶話國初年紅樓夜唱花間席
翠管春吹月下船玄圃自應留富麗湘雲誰為惜清妍
可憐頭白歸來日井邑淒涼藹白煙

次韻錢伯行遊仙

海定初風湛綠羅仙人詞藻寄來多貫珠音在雲誰道
琢玉文成手自磨霄漢畫橋嘗有會崑崙黃竹漫成歌
可憐人世書裘手池上猶籠道士鵝

送章心遠道士入閩

風日晴縹楊柳青翩然獨鶴過南溟山中每憶羅公遠
海上重逢武達靈榕葉擁雲山似簇螭房烹玉酒初醒

小冠子夏如相問為道窮愁老一經

送劉宗師入覲次虞學士韻

羽輪暫別大茅峰又御青冥萬里風月帔引朝宣德殿
雲韶賜宴集靈宮懸知漢室龍顏主似見商岩鶴髮翁
便使圖形在麟閣閒心只愛白雲中

送劉年基高士還江東兼柬張一無

劍寒秋水客東歸堂上慈親白髮稀櫺具定無璫玉珮
綫痕猶是紫烟衣蜂營崖蜜花爭發鹿養春茸蕨正肥
自古山林有甘饑何妨物色報春暉

為問江東張道士著書還了致桑篇江湖冷落番君老
雲漢昭回象帝先芋火夜煨霜後葉菜庖朝汲澗中泉
相依共住知何日孤鶴東還意惘然

寄貞居張儒仙

露冷玄洲草木踈硯泉分得礪循除鈎題石記脩人表
筆削山經作志書丹鼎曉溫松節酒茗甌春點菊苗茁
殘骸若有登真分亦欲西遊候羽車

簡張仲舉待制

宵占兩、使星東川后迎恩啓闕宮海上天燈懸寶月
帷中神語颯冷風雲團芝蓋香烟直春入衢尊酒味同
况是詞臣工致祝鯨波永息歲恒豐

送錢思復之東嘉

校官東上斗城時水落高灘舟楫遲造化縱憑脩月斧
文章須是表忠碑齋庖近畫空彈缺詩說窮源屢解頤
來歲秋闈戰仍捷桂林折取最高枝

贈柯敬仲次王止善韻

楚天鴻鴈白雲秋歸卧滄江看水流莫問湘纍王子宿
且同新息賈胡留山林不返趨朝夢道路難為築室謀
莫遣虹光貫明月眠波帖下有沙鷗

喜雪寄達監司次壽道韻

去年南國暖如蒸歲盡猶多撲綠蠅直恐蛇神司有厲
可須麟筆紀無冰元勳復相調金鉉稔歲恒占應玉繩
佇聽賡歌總幽雅萬年枝上日東升
正自風流歌白雪何須辛苦賦青蠅成章霧豹方依穴
鼓枻神魚欲上冰劍具寒侵璫玉璫宮懸凍直綵絨繩
枯鱗望活西江水涸轍何因有斗升

釣月

籊竹裁竿拂帝青山河影裏夜亭坐乾草際沾衣露
掣得波間在留星巨牓可應投貝闕長絲便欲繫天經
清光照徹磻溪叟方看霓裳舞廣庭

梧桐月

露下秋陰洗夜光
輓轡哀響度銀床
蒼龍出井獻沉璧
青女抱琴彈履霜
鵲遠暗知河漢近
鳳栖明見羽毛張
寶釵擊罷宮娥老
一曲霓裳淚數行

送李秀才歸越

躡屩東歸度浙河
越山無數綰青螺
森々南國春秋學
嫋々西風子夜歌
潮湧月輪丹桂近
山環親舍白雲多
明年春捷靈光殿
遠聽鳴騶駐玉珂

贈朱君復秀士

松陵驛裏雨騷々
剪拂誰甄汗馬勞
扁石呼兒朝授簡
踈櫺啓帙夜焚膏
不因聖藥無熊膽
每為神山有鳳毛
老我江湖讀書眼
會看攀桂月輪高

送自治中之徽州

高下溪聲三百灘
好山高入帝青寒
雄藩擇牧金投冶
別駕行春錦覆鞍
茶焙香銷芽尚採
硯坑雲冷石仍剗
殘民久望詩書澤
闕里遺編墨未乾

輓順義貞惠公

朔漠人豪貞惠公
策勲元自不酬功
自從虎旅平南服
眼見龍旂捲北風
庭有芝蘭更種植
老登槐棘保初終
只今太史脩臣傳
應有幽光發闕宮

次韻吳宗師題大滌洞郎師房

一菴閒地足神仙能駐人間大小年赤鯀夜飛丹井月
紫鸞春步木苗田山經我欲紬金匱晝漏時聞滴寶蓮
便駕飈輪上天柱不辭身倚帝青邊

寄宛丘趙祭酒

當陽聖主重師臣妙選儒宗贊大鈞神格西廡夔典樂
名高北斗愈垂紳金繩著紐編珠貝瑤草紆花毓鳳麟
老我釣輪江海上烟波空愛白鷗馴

題海運省官卷

省幙分賢佐上台參謨須仗出群材九年鵬翼乘雲上
萬斛龍驤破浪開已見清風生白簡便朝紅日詣金臺
美哉王度関元化政藉羣公翊戴來

謝劉廷幹漕使饋肉

瑣屑魚蝦不厭腥驚聞一鱉到齋局齋腸久斷聞韶味
蒿目愁看在留星跛履尚圖兒致養解頤空對客談經
西風峭急江湖晚何處充飢有楚萍

王本齋參政輓辭

甘棠港口咽寒潮帝促明公黼袞朝已有旂常昭日月
却騎箕尾上雲霄北風吸歛年華盡南國淒涼士氣銷
便欲一為天下慟英魂不用楚詞招

題鍾紹京書靈飛經

匣裏鍾郎六甲經虹光夜、射天星使來海上持龍節
駕下雲端拾鳳翎金母度辭黃帝錄玉真按筆紫皇聽
玉真睿宗第四女勤脩苦煉資輕舉濯足明河上九青
為女冠監書此經

簡金伯祥高士

瞻雲西邁思悠然過雨群峯紫翠連兒子幼書能繼業
羽人接袂且談玄可無海上安期棗更有山頭太華蓮
便駕飈輪脫塵網却灰不到鬱藍天

贈張月庭道士

為愛中庭月一方坐看河漢轉蒼々山河影在無圓缺
漏刻聲中有短長靈藥杵風金兔伏桂花霏雪綵鸞翔
廣寒原是棲真地歌引霓裳入醉鄉

次倪元鎮韻寄剛中

縹緲陳王湖裏寺琮琤鄭老竹間棋每因海月參心鏡
却笑茶烟裊鬢絲墨尚漬噴龍尾滑酒酣方憶虎頭癡
論文未極終宵話且讓韓山一片碑

和潘子素宿倪元鎮宅送張貞居還茆山

扣舷溪子發陽阿落葉霜林見鳥窠清闕閣前春意早
蕭梁臺上月明多傾瞻鳴鴈嵇中散仰視飛鳶馬伏波
對酒息思千古事潘郎刺促為誰歌

杭州即事

瓦礫堆、塞路坳勝遊巷陌盡蓬蒿祠宮地卧駝鳴圓
祕殿春局馬矢臊山色無如今度慘潮頭可似昔時高
王師貴在能安集豈必兵行血漬刀
往來都是石尤風身境俱忘逆順同鏡裏轉增雙鬢白
花前仍是小桃紅莫驚天地軍麾滿尚喜江湖客棹通
楊柳吹綿春又暮賦詩愁殺杜陵翁

元宵懷錢唐

武帝親迎太乙神流光絢煜動星辰行宮典禮猶存漢
軹道山河已易秦香逕至今啼木客露盤無淚泣金人
紅燈幾點東風裏猶是元宵一度春

送蕭萬戶西歸

將軍旗鼓鎮西州六詔猖狂一戰收餘墨朝猶磨楯鼻
重環夜已附刀頭歸朝却獻王褒頌去國惟存季子裘
醉裏相逢歌按劍滄江斜日水悠悠

和成居竹寄張天民

白骨自應無墓地青山可復有遺民何時得返屠羊肆
古廟無慚刺虎人製錦邑中推令子聽經池上躍脩鱗
綠雲洞裏遺編在脩省加工莫厭頻

次韻荅玉山

扁舟不亂白鷗羣又復移家入水雲載酒可無人問字

揮毫故有客書裙荒涼漢室銅盤淚剝落周宣石鼓文
猶藉顧循能慰藉江湖冷落見番君

贈岑醫士

經絡多歧脈貫身顛厓性命屬誰伸如生獨得岐黃秘
起死能兼郭華神龍獻古方長繫肘虎巡熟杏不傷人
懸知此道無疵吝花發鶯啼到處春

寄吳江知州千壽道

熙、爰日仰高亭、外天寒渚栢青曉駕朱轡理公事
夜燒銀燭校餘經炊煙白際魚龍國野稻黃鋪鴈鷺汀
三載政成儒術驗玉堂親擢暫須停

送唐學錄歸新安

冷落齋宮薺繞墻歸橈不待渚芹香新炊旋出灘邊碓
弊笥仍懸磗下梁雲氣欲晴山繞屋書聲向曉月窺牀
斯文三世研磨力破硯於今政寶藏

送任學錄歸松江

海邊委却釣鰲竿鼓篋來吳佐學官糾錄盡推經術邃
藏脩不厭客氈寒篷窗夜聽蒹葭雨齋饌朝食苜蓿盤
三載賦歸春欲暮柳花如雪暗江干

送毛彥昭歸三衢

載雪曾過太末溪天寒沙石淨無泥碓舂白粲連灘聳

一作橋熟
黃青

橘墜紅金壓樹低
水驛燈明驚見鴈
篷窓酒醒忽聞雞
龜峯記在君歸讀
異日春風聽馬蹄

送沈仲說遊杭

錢唐湖上水西頭
歷歷山人舊釣遊
相府猶餘秋水觀
酒旗多掛夕陽樓
春喧車馬松間寺
夜載笙歌月下舟
見說於今總消歇
休文到日重淒愁

石抹萬戶輓詞

提師海上戮奔鯨
玉帳宵寒隕大星
缺馬嘶風秋雨暗
天狼殷斧夜潮腥
常時仗鉞今傳劍
前度平蠻未勒銘
想見城陰練卒處
三軍泪洒燒痕青

潘子素翠雨亭

竹梧亭子翠珊珊
人在空濛烟雨間
春暮但聞鶯百轉
秋陰每見鶴孤還
且看封頂遙峯碧
莫踏苔花滴露斑
如此林居不歸去
高情誰與共蕭閒

楊鉄厓新居書畫船亭

草玄心苦思如何
艤岸舟輕不動波
聽雨夜篷燒燭短
截雲湘竹噴愁多
賦成猶夢橫江鶴
書罷應籠汎渚鵝
想見後堂涼月白
彭宣腸斷雪兒歌

張伯雨精舍吟

翩、風流江海姿
青山滿眼空遐思
圯橋授書帝者佐

襄城問道天為師題扇書裙莫相惱傳符繼錄容何辭
願逐西飛白雲去滄江斜日吹參差

復見心豫章山房

豫章拔地即參天突兀山房樟樹邊僧占綠陰開戶牖
境因黃落見山川神機觸破栽培力佛慧看空大小年
一自龍駒踏人後交柯密葉正駢

趙子期尚書小瀛洲

粉署煌煌閃幼霞道山宮闕宰衡家碧梧每集朝陽鳳
瑞露長滋夜合花風裏槐音聞奏樂秋來星彩驗乘槎
十洲多是神仙宅誰識溪真尚浣紗

題曹松逕家譜

三徑雖荒松尚存東川遺老識清門秋香歲發庭前桂
霞氣朝升屋角暎春雨丘園花結子夜潮溝洫浪留痕
留停戶屨知多少但說師嚴道並尊

雲槎

崑崙河源不易窮靈槎萬里待秋風載雲欲問成都卜
持節知成博望功既犯星辰上天漢盍為霖雨佐年豐
如何旅泊嚴陵里只掛詩囊與釣筒

次韻沈存齋見寄

八詠樓前藻思新白鷗波上竄情親詩盟有喜諸君在

情話無如野老真歷代寶歸金匱鑰重山光吐噐車銀
丁寧笠澤烟波上畱取珊瑚拂釣綸

送千壽道知州婺源

百灘春水不容舠灘上春紅發小桃龍尾磨雲濡判筆
魚須抽雪映宮袍神杉樹密鴉啼晚仙舍山深月出高
使節梅花香裏過幼霞初日即岩壑

送楊季民采詩還江西

悲涼南國采詩歸大雅寥々入譜稀白馬尚誰歌有客
繡裳猶自賦無衣離鸞顧影秋彈瑟舞鳳銜梭夜織機
輯錄已成垂世教珊瑚枝上看朝暉

送李秀才鄉舉

秋風又復度宮槐文采何人似爾佳月擁素娥迎學子
桂搖金粟散天街劍光出匣驚時目筆陣翻雲寫壯懷
從此圖南展鵬翼橫飛溟滓渺津涯

輓慎獨陳叔方

詩書世緒傳家久金石交情舉世稀道在人弘不遠復
子依父墓表全歸忍將完璧埋黃壤賴有堅珉立翠微
自恨居貧乏一祭猶憑絮酒哭斜暉

贈張景亮仕回

投老何曾畏簡書青山元不負吾廬魚須久疊牀頭笏

馬軌新懸屋角車翠被春寒聽雨睡白頭日午趁風梳
好官付與諸郎做千古封留意有餘

春遊石湖

越來溪上水融：閒鷓鴣夷棹底風暖霧黃消治平寺
燒痕青入館娃宮笙歌作樂年：少魚鳥關情處：同
弔古從來易興感尚循華髮繫孤篷

遊支硎南峯

詞客幽尋勝洞庭神僧名跡在支硎馬騎仄徑猶存石
鶴放顛厓尚有亭岩底泉飛輕練白峰頭龕蝕古苔青
到來頓醒紅塵夢萬樹松濤沸紫冥

送方養心遊茅山寄貞居外史

天上仙真騎虎還山中宰相著書閒神明秘典抽金匱
早晚恩言下玉關風磴入雲芒屨冷松花滿地木畦慳
願隨君去攜薪水猶得栖遲澗壑間

至正三年癸未冬辜月廿六日貞居由荆溪過
林下畱旬有三日為寫雲林蕭散圖併賦長句

書其上畱別

人間契濶六年餘清夜迎船過隱居寒日當堦散霜雪
踈篁繞壁韻笙竽燒香遂入維摩室振席閒研老氏書
久識先生有仙骨莫年服食轉清虛

六月六日初度有感

三十六陂空似昔荷花荷葉待誰看星辰不合躔龍尾
性命何嫌似鼠肝盤石處安心不轉蓼莪終說泪難乾
晚來惟有墻頭月依舊清輝照鷓冠

嘉潘總戎征南回

萬里乘輅出帝城涉波南海斬奔鯨回轅不困壺中隱
乘棹來尋谷口畊尚可班荆談智畧何嫌拾芥取功名
更吹簫管揚州去莫遺春愁白髮生

送蕭萬戶還蜀

送蕭萬戶還蜀
萬里乘輅出帝京涉波
南海斬奔鯨回轅不困
壺頭俊載未來尋谷口

摠戎西蜀幾經年從事誰令爾獨賢躍馬莫矜橫槊賦

耕尚可班荆談智畧何
嫌拾芥取功名卧吹簫管
揚州去莫遺春愁白髮生
下首即提戎回蜀首
不知孰是

聞雞不道枕戈眠韜藏寶劍塵生匣愛惜琯弓夜弛弦
歸到閬州三月盡江花如錦照行鞦
百丈牽江詣閬州旌旗擁接舊君侯按行貔虎千巖戍
蹴踏魚龍萬里流奪錦亭圍花陣雨離堆記積蘚痕秋
平生謾有相如檄拏手何時作勝遊

次倪元鎮見寄

穴墻薜荔根株懸倒架葡萄藤蔓牽非無洛下先生屋
須得卬州錄事錢鴻鴈天高青不雨鵲鷓沙晚白生煙
松雲隱屋結構未何日書來解榻眠

元鎮画

倪郎作畫如斲冰濁以淨之而獨清溪寒沙瘦既無滓
石剝樹皴能有情珊瑚忽從鐵網出瑤草乃向齋房生
譬則飲酒不求醉政自與物無虧成

贈篆刻朱生盛

子刻印如刻秋濤轉摺變化手縱操蠲扁神凝李斯篆
肯綮妙悟庖丁刀漢章舊制蟠龜紐魏武新書閱虎韜
太史周南縱留滯劍文仍欲洗金膏

排律

送達蕪善秘書

木天高拱夜何其翠被初寒更漏遲上帝錄書藏紫禁
貴神然火出青藜縣知策府稽諏處預想虞廷獻納時
厚報函盈茶薺頌湛恩心寫蓼蕭詩豈徒述作矜雄豔
政以都人啓蔽虧國典每濡雙賜筆龍光長發萬年枝
從容寶鼎開金鏡縹緲祥烟度玉墀儒術致君還有道
皇明鑒物本無私廟謨已發群生秘岩穴寧令一士遺
歌詠太平還有日腐儒頭白在茅茨

送吳平章

聖君圖治思黃髮國老除書下紫宸身喜圍腰虹玉重
眼明補袞色絲勻乞言應笑桓榮陋濟美誰如鄭武頻
阿閣近天鳴采鳳恩波澤物到枯鱗錫書每啓金華秘

賜饌時分玉食珍出處豈惟閑世運旬宣何以布皇仁
門人莫惜狂論事馭吏何妨醉吐茵豈但勲名夸衆口
太常旂上是三辰

送林照磨之越

朱甍翼、小蓬萊秋水芙蓉次第開真宰不遺生物意
參謀須藉出群材風生幕府文書靜月轉城樓畫角催
喝道莫驚劉寵廟賦詩還上越王臺鑑湖水漲陂間稻
禹穴雲荒石上苔土有茶芽方入貢陵無麥飯孰興哀
齊民慄慄知何已此日登臨亦快哉日脚簫韶天姥下
潮頭旗鼓孝娥來神人驩喜檣風順溪上千帆往復迴

盛氏野秀堂

野秀堂前湖水綠繞湖千嶂列簷阿岸花隔浦飛紅雨
林木含風擁翠波酒醒忽持如意舞詩成或擊唾壺歌
絕憐吹絮翻金鯽更愛將雛睡白鷺隣艇卸帆繩搗布
田扉邀飲町畦過栽蘭九畹秋紉佩織錦全機夜度梭
去國娉婷誰共載逃虛放曠自同科橘中儘有商巖樂
奈爾春愁鬢影何

顧氏綠陰亭

顧家亭子綠陰、楊柳菰蒲岸、深鷺下積陂明霽雪
鷺啼藜薄度鎔金涼雲覆地苔粘屐踈雨沾衣露滿襟

境曠始知清晝寂舟行忽見白漚沉錦香承宇花如霧
星采當階月在林荷鑲課童栽藥物開窓傍水候楚音
湛癡元自能談易稽鍛何妨善鼓琴况是松醪釀初熟
公餘莫厭客同斟

周左丞玉雪坡

玉雪坡前一色雲更無純白闔氤氳春回土脈孤亭在
山掩人家半路分鐵石崢嶸推宋相江湖冷落念番君
調羹佳實花時見歎笛清風海內聞墨積硯坳留鳳味
香飄池上點鷺群商盤久向坑灰冷秦篆何曾野火焚
已翼廟謨躋丙魏兼聞戶履有河汾腐儒獨愧身如腊
已老何殊辟蠹芸

俞石澗讀易處

先生註易隱南城激石松風谷澗聲式玉式金王度在
一寒一暑歲功成要參未畫須心悟洞徹羣疑貴理明
葺屋見星原是晝寰瀛揆柁可無程義精詎忍辭捫舌
樂大何妨枕曲肱雨露每滋庭草綠雲霞不礙曉山橫
成林詎舍千章木求友難忘百轉鶯歲月推遷陳跡在
啓蒙長憶酒同傾

渡江

突起金鰲玉作圍天於設險出神機衆流不息朝宗意

元氣常浮落日輝，雲葉暗吹神女佩。
浪花應濕定僧衣，魚龍不礙中流舞。
鴻鴈能忘北首歸，桃葉翠顰揚子渡。
麥苗青茁蒜山磯，不因慷慨投鞭衆。
自是艱危擊節稀，搃會華夷民阜襍。
分征玉帛使舟飛，射蛟人去空英傑。
化鶴仙來嘆是非，西日柁樓仍浩漭。
南冠髣髴髮故依，書生閉戶堪終老。
跋涉何勞與命違。

書畫舫小集分韻得春字

有序

父以物景艱疎不到
界溪之上顧君仲
璩甫讀書績李尊
賢好士當太平之時無
事不過以也際遠
幾二年近以嘉平之
三日扣君之扉荷君

雪舫夜寒虹貫日，溪亭臘盡柳含春。
將軍結髮開全武，隱者逃名愧子真。
醉裏都忘詩格峻，燈前但愛酒杯頻。
芰羹青點沿牆薺，斫鱸水飛出網鱗。
稽古尚能窺草聖，

雷連不忍言別已
而河東李君廷璧

送窮端欲致錢神，周南老去文章在。
同谷歌終手脚跋

一作跋

亦擊舟來訪遂置
酒書畫舫夜參半
酒已酣將杜律句
春水船如天上坐

獨驚歸來還自笑，聞雞起舞意誰嗔。
盍簪豈料有今夕，明日桃源又問津。

橘隱為秦文仲賦

老年花似露中看
手替字為題人各
賦詩而俾遂昌鄭
元祐為序因拈得
春字李君得船字
餘各坐以分韻而賦
云

橘熟曾登隱者堂，傲霜林薄爛青黃。
花時吐蕊珠成斛，叢晚抽條閣綠房。
千樹君封培植大，慈闈母老孝思長。
療疴欲得蘇家井，受命難遷屈子鄉。
自以辟人甘蒟落，誰令登俎薦芬芳。
苞緘萬里深隨貢，御宴群臣手擘嘗。
霜落洞庭天窅窅，根盤林屋野蒼蒼。
齋廬並海詩吟處，霧雨氤氳著紙香。

寄楊彥遠隱君

子雲家在讓王村，昆弟三人行最尊。
勝槩不煩多屋宇，醉鄉元自有乾坤。
蒙天錫福身長健，與物為春道自存。
璚玉墜枝桃結子，翠幢羅蓋竹生孫。
按歌親製縈雲曲，教舞長開待月軒。
藝足稻田青雨潑，睡濃薇帳錦香溫。
不於野隱慚雌伏，政以朝趨怯駿奔。
比跡梁鴻脫塵網，追踪巢父洗心源。
佛香梵筴還投老，取次毗邪不二門。

輓牟縣尹

誰繼清忠寤老成，韋菴頭白氣崢嶸。
平生學術尊劉向，少日聲名蓋賈生。
製錦老為溪上邑，橫金晚致幙中評。

高懷直欲吞餘子，爽氣何堪發九京。
絮酒益興霜露感，書題重積死生情。
羊曇慟哭青山路，宿草萋萋夕照明。

送銛仲剛遊金陵

銛衲來從日本東，說法親曾授老龍。
珠樹摘花抽藻思，金膏瀦水淬神鋒。
玄機不發空中鏑，信噐應傳雨裏春。
暫玩一輪吳渚月，便依千尺定林松。
江光宛似玻璃合，山色依然翠黛重。
寒水但餘鷗泛泛，荒臺無復鳳雛雛。
霜凋錦樹存孤栢，海湧青瑤見獨峰。
未識笑翁空比擬，城樓月上忽聞鐘。

僑吳集卷之五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僑吳集卷之六

五言絕

遂昌鄭元祐明德著

石湖十二詠

石湖

滄波渺千頃何處覓鷓夷同姓千年後流芳著斷碑

新郭

闔廬創城郭俄徙傍湖山酒旆千家室今猶作市寰

拜郊臺

吳子築園丘祀帝存遺址魯亦取聖譏大禘同失禮

行春橋

醉擁捧心過韶華艷綺羅至今湖背上彩霓卧滄波
越來溪

始由嘗膽鑿戰檻逐波通今日憑誰占漁家一笛風
觀音巖

碧潭通海眼崖設大士座宛如訪天台石梁飛度過
治平寺

雲塢蘊招提開窓面湖渚時發鐘磬音驚散沙鷗侶
茶磨嶠

孤嶼突蒼翠波環鬱盤誰嗜先春味當來製鳳團
楞伽塔

危峰聳浮屠七級雕闌曲影落湖波心魚龍駭常伏
越公井

隋將移城時鑿供萬夫飲清泠尋丈餘倒浸青天影
御書亭

勅賜宋名臣穹碑載奎畫至今孤亭中虹光照山白
紫薇村

公退紫薇省宅種紫薇花千樹臨山麓秋來粲曉霞
懷王敏德長者

清風起喬木虞麓浣花莊老我成長望平安字數行
懷亡友岳漢陽

白璧埋黃壤清風憶錦袍何當絮酒酌斜日下林皋

寄張景昭

舊宅桃花塢流波映草堂睽離將二月聽雨在方床
梧竹蔭蕭齋苔花綠上塔可堪春欲去捉筆遣吟懷

朱澤民山水

吹簫江浦秋舟蕩碧雲幽擬遡巖松下詩盟訂白鷗
永定空衲者送茶

塵慮困春華蒙分穀雨芽醍醐滋舌本清氣溢詩家

岳生畫竹

脩篁含雨餘枝拂清風起掃破碧玲瓏高堂淨如洗

陳正字畫

馮嶺少微星群峯列帝青太丘親貌得巖壑想嘗經

高彥敬畫

千疊硯坳雲巖崖杳莫分圖餘清興在又為客書裙

過九里寺

湖邊法喜樓千頃冷涵秋吟透維摩室風生杜若洲

李遵道新竹

逗土細行鞭苔茵透暖穿生、無限意都屬薊丘仙

陳搏像

十年營一睡醒起欲安民忽睹金烏彩還山遂老臣

極
極

雲林小景

雲起野橋西層峰翠隔溪欲尋清閬閣古木^{一作亞}樞簷低

王元章梅

明月西湖上清光儼舊時東風露消息香雪滿南枝

子昂蘭

孤臣萬古愁湘渚水東流江芷汀蘼滿空令泣楚囚

子固水仙

仙姿豔玉肌輕拂五銖衣羅襪凌波去香塵蹙步飛

柯敬仲竹

羈栖江海姿飛墨髮如絲天遠鸞留影簟簟雨後枝

子庭古木

巨材千稔資特立僵挺、東風吹不回雪厓冰壑冷

明雪窓蘭

結跏向雙莢濡毫成九畹襲佩芳馨多懷人江浦遠

六言絕

憶杭

湖山今古妍麗寢園此際荒涼春晚花開花落故交誰
在誰亡

淵明像

棄官亟返柴桑家資日付壺觴莫道先生長醉義熙年

號不忘

画二首

六椽做居避世一瓢淡飲怡情短褐少陵已往小冠子
夏復生

雪噴滿谿泉溜雲屯匝地松陰隔岸芙蓉千疊助我吟
詩撫琴

七言絕

懷徐士弘

錢唐湖上篠駢遊一榻長為孺子留頭白無成兩漂泊
輸君天地一沙鷗

懷張天民

金壇郭裏掃塵齋移向宜興傍古槐孫子讀書兒致養
更無塵雜到苔階

張貞居神光樓看雨

東風吹雨弄新晴仙子樓居吹玉笙不是春陰在簾幙
已應顛倒落紅英

濛濛靈雨向東來曙色軒窓面開為愛條風吹潤綠
莫教人迹印蒼苔

碧雲千仞紫陽山都在東風化雨間細與陽春同霽霽
岸花汀柳亦斑斑

贈製筆溫生

今春予入杭貞居張尊師方建神光樓葛井西師與予知舊因留宿樓上對酒聯句予尚左不善書而師之書知名天下予句出捷甚師捉筆便書然屢索輒叱其弟子謂筆不佳竄後出一枝上標溫國寶姓名師乃喜曰是固揭學士所賞識予雖不善書見師用筆書不已因取傍赫蹏小紙試之誠善筆也既還吳國寶之子持行卷來首列揭公所品題而尊師獨缺然夫揭公寓師樓居四月餘子得公品藻而遺尊師可謂獲連城而失照乘矣行且入杭求師言以為重因詩送之

神光樓上春聯句醉裏縱橫筆屢揮歸到吳中見蒙子斯文微藝有神機
溫生有子能傳業鄭老無書可寄君他日製成壺領記尚憑毛穎話慇懃

病中寄王叔明

跌宕王郎天馬駒
曾蟠百篋外家書
兩窓卧病三十日
裹飯何曾見子輿

陶靖節像

袖裏慚無博浪椎
酒醒空賦穉桑詩
悲涼一曲山陽笛

滿眼山河是義熙

謝太傅像

秦兵百萬壓東南，宗社安危已獨擔。
却寘捷書碁局底，諸君猶認罪清譚。

病中寄光孝禪翁

我病在床身欲飛，棋鋒何日賭神機。
想應近日繙經後，只有青山到竹扉。

寄金山普衲

金鼇背上鬱藍天，長有神龍衛法筵。
午夜江聲推月上，浪花如雪寺門前。

画

舒欬風林雲滿谿，白駒空谷草萋萋。
相逢不作蘇門聽，應有長松鶴未栖。
濯足清溪水已寒，青山猶有此衣冠。
黃塵三尺烏靴底，誰與歸來把釣竿。
水繚山迴深復深，白雲茆屋住溪陰。
溪南十畝堪耕穫，何必囊中季子金。

桂樹連蜷山石幽，蕭然冠屨白雲秋。
只愁畏壘無尸祝，不愧長年為爾留。

桃花源上蝶飛，誤却漁郎苦欲歸。
雲白山青一回首

落紅如雨點春衣
仙人樓觀隔層霞
隱者烟蘿便作家
萬壑千岩何處是
停橈試問碧桃花

肥瘦二馬

獅子花驕蹴暖風
滿臆如瓠氣如虹
年來恣飽天閑粟
朔漠當收血戰功
百戰總餘骨與毛
枯株倚着費抓搔
何人終惠還芻秣
拂拭風鬣氣尚豪

叢竹圖

賦詩何處極幽探
多在青山海岳菴
一片綠雲塵跡斷
萬竿烟雨大江南

遊魚圖

潑刺春波藻荇深
方池容得五湖心
硯坳更有神龍在
難邈商岩早歲霖

題文山佩刀帖

逕露刀金柄屬誰
空聞斷指血淋漓
杜鵑啼暗江南月
臣甫年々淚雨垂

子昂臨東坡竹

戲墨王孫似子瞻
雞栖石上着氈氍
汴京回首西風急
流落江南共海南

東坡笠屐圖

得嗔如屋謗如山且看蠻烟瘴雨間
白月遭蟊蝕不盡清光依舊滿人寰

伏生授經圖

老無牙齒語音訛斷簡殘編缺字多
不賴閨中賢弱息帝王典則竟消磨

蘇武牧羊圖

飛鴻歷歷度天山何處孤雲是漢關
不滴望思臺下血一作上君王猶及見生還

岳王廟

復得中原後殺身將軍未必恨奸秦
甘將三百年宗社君相偷安葬虜塵

武侯像

魚水君臣百世師風雲魚鳥識旌旗
三分天下何經意恨未中原復本支

讀碑圖

摩挲漢鼎朶饒頤臣道為忠孝可移枉使南來五千里
越江謾讀孝娥碑

月夜懷十五友

庚寅仲秋夜月色如晝而貧居溪渚因念晉人云感

念存沒心焉如割遂用東坡明月明年何處看詩平
韻賦詩懷友云

刻々台躔映五雲通明殿上玉宸君今宵賞月延秋桂
滿袖天香不見分

趙宛丘

月華浮海綠烟收曾照神光湖上樓惆悵塵生白玉塵
詩盟從此負閑鷗

張貞居

屋角冰盤擁爛銀清光千里不踈親棄官歸去輕如葉
應念滄江有釣綸

李雲中

覽古樓高桂影寒飛觴不厭接清懽天香落盡黃金粟
軟語何由接夜闌

倪雲林

每念道人張一無京塵填眼髑髏枯師資賊害無人理

負子清光白玉壺

張文德

汲水秋風吹鴈聲一時分省有更生登高弔古中秋近
蓋有危言答聖明

劉張掖

天章閣下月孤明仍是中秋此夜情便到蓬萊宮裏住
謝安應便念蒼生

秦白野

芝雲如蓋擁冰盤携得王珣午夜看山色湖光秋十里
詩成應更刻琅玕

草堂賓主

闔閭城裏寄閒身四壁秋蛩語近人何異京華舊時月
清光且照白頭親

陳敬初兄弟

題稱十五及而詩止

十三首者以玉山賓

王敬初兄弟及王

季友錢伯行六

合一首也

月上溪頭樹影長
婆婆老子據胡床
九天風露歸來後

桑落園林酒正香

黃金華

飛雲樓上月華明
幾度中秋在帝京
却有錢郎揮翰手

倚闌橫笛最含情

王季野錢伯行

南來看月異常年
身在仙岩溪水邊
名簡帝心歸想近

清歌莫惜杖頭錢

張京兆

送張貢士

睢陽世緒邈如雲
君獨胸蟠錦綉文
莫為書裙散香墨
好攄三策表奇勳

送處州杜同知

見說吾家光祿墳
長松萬箇入青雲
子孫為庶杭頭住
應立車塵候使君

含輝天上少微星
曾照蒼々古括城
山水高深民俗儉
不忘辛苦事岩耕

誰如別駕杜侯賢
純吏心腸鉄石堅
山坂高低時雨足
郡齋篝火看畬田

贈麗水治農少府

一寸山坳一寸田
高低巖溜接山泉
論升起稅斤稱穀
此是山城大有年

牛羊日夕下山時
出穴耽々虎正飢
不有仁侯護羸畜

麒麟折角鏡象肥

寄顏元卿院判

戶外梅花落峭寒
窓前銀燭剪更闌
賈生只為憂明主
華髮蕭々鏡裏看

年華汨々可相饒
魚躍春冰逆上潮
畎畝懷君不忘處
汲生難遠武皇朝

寄王可矩宗伯

江上羊裘把釣翁
一竿烟雨致時雍
客星祠下山千尺
不在雲臺彩畫中

昔年簪筆上瀛洲
萬里青雲映黑頭
相業要知霜後栢
烝徒有楫濟川舟

寄沈存齋

終惠長歌瘦馬行
杜陵頭白淚縱橫
風雲滿地無春草
頃刻難忘向主鳴

寄倪雲林

經鉏齋外月娟々
嘗照梅花紙帳眠
回首三年幾圓缺
塵埃堆塚白雲篇

劉功父漢川亭

玉峯深隱漢川君
安穩書巢卧白雲
天祿校書兒輩在
青山留為客書裙

虞學士小像為其姪孫堪題

光岳英靈盖世雄
九天象緯貫心胸
六經文字閑時運
韓柳孫丁又及公

紫芝眉宇鳳麟姿
自是文章百世師
何必凌烟畫冠劍
雲仍翼：奉烝祠

郭天錫雲山

飛墨來從海岳菴
春風吹雨滿江南
青山肯被雲遮盡
時聳尖竒一兩簷

朱澤民山水

樓觀參差山礪坳
漁舟遠嘯出林梢
白雲度盡千峯碧

鬻石幽人始定交

次泰監司提兵東廣留別吳中諸友韻

萬里南征瘴嶺過
夜聞何處竹枝歌
貂蟬原自甕罈出
盍斬鯨鯢靖海波

白髮蕭：尚草玄故人
江海慰衰年
功成佇俟歸來日
只在城南尺五天

寄宇文國相

精思亭上李文饒
且衷經綸鎮海潮
相業從容龍尾道
唐家復數中興朝

寄貢泰甫授經

姑蘇臺下雨聲寒
舍館青燈語夜闌
父子日為師友處
遺經不厭靜中看
風、雨、百花洲
何日春晴一醉遊
滿目青山吟藉草
鷓夷未許獨扁舟

送陳玄禮之杭

錢唐湖上鴈聲秋
涼入明公紫綺裘
庾信清貧何遜老
登臨難寫古人愁

青山遶郭候潮過
今古興懷意緒多
到夜令人尚無寐
彎、月子竹枝歌

送何舉人北上

練川文學舊從游
戶屨儒生學最優
北上神京當六月
涼風桂子已含秋

聞說京師喜氣多
萬家齊唱董逃歌
鳩金何日寬民賦
海宇頻、望泰和

送僧還開先

廬山面目翠千層
飛屩孤禪不厭登
絕頂倚雲無脚力
潭珠三伏洒寒冰

贈曹相士

魏武子孫誰尚賢
相人唐舉得真傳
王侯螻蟻知同盡
留取雙瞳鑑碧天

陸仲明居笠澤以卜養親裕如也詩以贈之
韓墅橋邊陸抗家灼龜靈應足生涯行人握粟遙相顧
虔奉慈親度歲華

事親能孝祇天知母子團樂不皺眉賣卜得錢勤孝養
菜羹香裏及時炊

顧定之竹

虎頭孫子顧叅軍八法縱橫寫墨君龍伯由來寶湖石
鳳毛何事刷春雲

王元章梅

孤山無復有梅花寂莫咸平處士家留得玉髯醉時筆

歲寒仍舊發枯槎

虞勝伯畫雨竹

渭川烟雨綠漪：公子飛雲出硯池萬箇青琅秋一抹
高梢特聳鳳凰枝

館娃宮圖

複殿迴廊逸翠岑鴛鴦嬌擁畫屏金謾誇歌舞留君醉
千古人猶怨捧心

揩癢馬圖

啄瘡烏去未斜陽雨足春堤草正長摩擦樹根休技癢
明朝要爾戰沙場



竹枝詞二首

岳王坡西是妾家望郎不見三樓雅孤山若有春華日不種梅花種杏花
青三兩點海門山郎去敗鮮何日還潮水便如郎信是江花恰是妾容顏

送章高士入關兼簡杜清碧先生

風日晴微楊柳青翩然獨雀過南溟山中每憶羅公遠海上重逢武達
靈榕葉擁雲山似簇孺房烹土酒初醒小冠子夏如相問為語窮愁老一經

次韵錢伯行游仙體二首

海定神風湛綠蘿仙人辭落寄來多買珠者在雲誰過塚玉文成手自磨
憶昔絳河輕就別至今黃竹不成歌可憐人世書裙手池上猶籠道士鵝

札三青牛擬度沙埋白兔豈無家肉生徐甲符難秘斧鈍吳剛桂始華誦授寶書
盟刻玉醉離瑤席舞傳芭竹宮空拜負和絕日三毫元在景霞

寄張伯雨

露冷玄洲竹樹疎硯泉分得瀾循除鉤提石記修人表筆削山經作志書丹鼎
曉溫松葉酒茶醑春點菊苗短綫骸若有登真分亦欲西游使羽車

已上五首較吳郡顧伏君選本得之據稱以玉山雅集補入

僑吳集卷之六

康熙壬寅三月板吳縣王晉宏藏虞山曹試辰本二次



疏銘

記贊題跋書

元鄭明憲僑吳集

七至九卷文集上
九十二頁



更宋迄今累加完緝記刻具在至正十九年郡守海陵周仁縣尹丹陽張經皆以興學為己任觀學之外門日就廢壞乃始琢石為莛與楹上象日月堅緻聳峭翼以垣墻瑰麗弘敞稱其為子男學宮之門攝學事崑山盧熊及學之人士咸謂縣之有學久矣未有以石為門者非二侯致力興學不及是也遂為之銘曰

吳邑有學由宋始完宋社既墟學宮則存維學有門聿嚴啓閉因陋就簡蓋已歷世郡守周侯近古遺愛張令佐侯民所共戴琢石莛楹新作學門石質如玉字尹潤温木易蠹朽石堅斯久何莫繇是以啓其節勒銘於茲豈特詆言來游來歌永矢勿諼

世壽堂銘 有序

古之君天下者斂福於其己以敷錫於天下之人故人有樂生之心無歎息愁恨之苦有壽考之徵無天閼折傷之萌武王訪道箕子大經大法畢陳之矣而終之以五福蓋以為人君貌言視聽舉合乎天至於思而睿：作聖則又無所不脗合焉人君與天一致而無二則斂福於己者豈私其躬而已哉刑賞威柄惟天是循子養萬民惟天是法舉熙：然遊於太和

元氣之中甘露之所霖霖祥風之所披拂則其享遐
齡躋壽域斷非厚誣斯世也氣錯而薄世澆而漓夫
以孔子之聖而不獲斂福以錫民顏子之賢而不獲
享有壽考此其扶輿而磅礴者或清或濁或媿或惡
有不可得而窺度也世雖媮甚而王澤猶未竭民猶
有享壽祺者然益罕矣故視曩時耆舊有傳耆英有
會九老有圖蓋如鳳凰麒麟不可復見也已况自兵
興以來鋒鏑之下劫燒之餘荆榛骨骸渺莽蕭瑟亘
數千里無復人煙兵旣之慘未有甚於今日其幸存
而竊活者溝壑是憂又何知壽考康寧之謂乎而金

壇張德常廼於吳中所寓之室扁曰世壽以奉其父
天民先生居之先生今年八十歲耳聰目明氣神滋
王其大父爰山先生年七十五歲而終其曾大父定
軒先生於書無不讀於學無不講宋季趙信公最知
人將起先生以共事先生知事不可為力謝絕之日
與漫塘劉先生實齋王先生優游以終老其卒也年
九十有三伯父舛剛先生年七十有八至其兩老姑
今皆年望九十起居無恙世言壽有種豈信然歟夫
承平之日世享壽齡固足以夸艷今天下洵々而德
常以才幹在吳縣由丞陞尹人稱其賢既能養其父

以孝聞又能推其上世耆年夙學以表章暴白之抑
亦何脩何為而能若是耶豈昔之人當錫福之盛深
培厚植不少槩見於世故其世壽若此其未已耶德
常今則施之於用而其厚德之積則又在德常也遂
昌鄭元祐辱交於父子四十年矣乃為銘其堂銘曰
金壇之山實系地肺山明川媚聿鍾人瑞卓哉定軒道
隆康濟斂英弗施當宋之季身躋上壽名高一世有子
有孫俱享遐齡天何所聞惟其德馨德馨苾芬三壽作
朋永言世壽以堂以構壽若有種善培滋茂良耜澤
斯種斯獲我銘於櫟雖有秋無斁

石子硯銘

石有子孰孕形卯斯石之有靈硯之千其齡胤將文鋒
世發硯

周尹堂硯銘

予無以潤一邑之或蒙潤在茲硯坳是硯寔予金石交
其或是之般民不被其澤予視硯愧且外膠又何以解
人之嘲

箴

進道齋箴

吳人趙子奇名其齋居曰進道蓋取諸老氏之言曰

誰有拱壁以先駟馬不如坐進此道夫老之謂道不能無憤排矯激之偏亦烏知吾儒中庸大道之全哉故是齋用言以箴

天命之性率性之道兩間人物悉具奧妙綱常倫理是道可求不違戒懼謹獨用脩斯道甚大尤至精密屋漏有愧於道則斃苟欲進之其少懈斯勿流異端毋惑他歧進不已始終敬慎坦然由之實可賢聖

近思齋箴為高昌契公遠作

繫人有心孰能無思而惟一睿聖可期聖徒示訓在思之近譬則升階斂步而進級盡一級學博理窮篤志切問仁在其中始於親遂及仁民方至愛物由漸以循格言用疏畀爾箴規敢告靈府敬而聽之

贊

韋臬銅像贊

有序

案韋臬自為隴州留後當朱泚之亂德宗出幸奉天盜賊滿天下而臬能於此時竭忠徇節斬泚賊奴并賊叛將事聞於朝至建奉義軍節度以旌寵臬賊平德宗還宮闕召為金吾衛大將軍已而出為西川節度使時吐蕃與南詔不時入寇而臬能用間出奇南詔復臣吐蕃失援西南之民遂獲蘇息德宗累其功

德其一也仲德以宋閔閱居州市時延金壇張天民先生訓飭其子弟久之先生德孚其身行孚其人凡溪大家無不敬慕之者於是買田築室請先生挈家荆溪之上今吳縣尹德常則先生冢子也德常日侍其親內而家庭外而朋舊人：得其驩心暇輒讀書講學德業滋進於是德常充然為荆溪之逸民夫何淮甸兵興而荆溪遂為戎首向所謂田園室廬盡為瓦礫德常遂奉先生辟地來吳以才著聞起家吳縣丞由丞陞尹縣遭亢旱焚劫而德常能涵煦以仁恩自非才美兼具能若是乎僕與有世契見其松石小像而喜之為題其上云

鍾英金壇蜚聲荆溪以孝以友身脩家齊辟地來吳起家佐邑陞之製錦藹乎仁術峩冠野服松石之間逍遙天游良常之山猗歟老先生有此令子爾公爾侯必復其始

俞仲溫像贊 二首

能讀父書而不迂能盡子職而家腴人知石澗翁易學之粹而不知其令子之非拘儒也幅巾深衣有粹其容敬以持身所謂以道始終者歟

子之先君子學易究源委從衡變化間悉其終與始子

克紹其家以敬其生涯甘饑之養溫清之室冬之夜夏之日是謂能孝而有關於世教者也晚更事變歸休田廬有孫牽裾有子讀書優游乎石澗之書隱庶幾乎俯仰無愧者歟

孫高士像贊 有引

國家以清靜玄默扶翊政教故道家流有所謂正一也全真也雲間孫高士明叔者隱於其里九峯三泖之間讀書績學築草堂三間日偃息其中故雖甚貧用前人苦志篤學名其齋曰映雪手鈔書數百弓皆小楷齊截然有以為無所用於世視田野間寂若將終其身於是全真教主關真人號之曰清隱處士夫隱古之人初不擇於清與濁故屠沽負販可謂之濁矣然隱焉曾不異於考槃之士籥舞之人善乎介子推之言曰身將隱焉用文之是求顯也故隱者不以文自章其來久矣今高士曰清隱豈外乎濁哉安知九峯三泖之間田翁野老朴茂純質於清濁奚擇焉遂昌山尚左老為題像曰

自吳大帝王江東雲仍如霧莫悉其初終猗欤明叔父屏隱乎葭菼之浦鮫龍之宮而其志則猶在乎映雪夜讀將萬卷羅絡乎心胷是誠其像耶有相斯長矣非其

像耶何其逼真而飄、乎烟水之上矣譬之郢鼻之斲
槩難乎召匠矣

蘭渚生像贊有引

生而負偉異之才傑特之器必不肯齷齪為轅下駒
老死而已人間世固有所不屑為於是欲乘雲御風
視蠅蛆滿、億萬起滅何足道哉迺遂棄俗欲與古
仙神人積精鍊氣以至於長生然既曰仙矣惟恐人
知之也鍊之冥、之中脩之擾、之內顧吾身才器
雖未能與天地久長然天君期復一念萬年湛寂真
明百神聽命凡所謂龍虎鉛汞以成金匱而不壞者
豈區、服金石之謂哉蘭渚生妙悟此理而進此道
者也有為之畫其像遂昌山尚左老人鄭某贊之曰
蘭生於渚人孰蘭予、惟生如湘纍匪蘭不取既紉之
以為佩復緝之以為宇纍以忠自沉生方以不死自神
逮將系萬古而一成純是之謂蘭渚生庶幾乎其真者
耶

題

題瑞竹堂記

祕書郎白野達公兼善父守越有治政其喪母夫人於
越也越之人乞留塋於越至正七年春服闋其秋天子

以禮部尚書召公北上道吳遂昌鄭元祐送公西出閩門外即驛亭坐語雖匆遽然猶握手論文首言在越時嘗為越僧永師者作瑞竹堂記公自喜是篇誦琅琅可識也然恨未得見其繕寫本已而師來驛亭別公去意戀々不忍舍乃知其不憚遠由越送公入吳永佛者也豈有所外慕乃依々於公哉於以驗越人愛公之深非苟然也明日師攜卷過予得所謂瑞竹堂記讀之信乎屬詞工而構思密也夫竹之為瑞豈足以發公之藻思顧猶若此其精密矧朝廷之上麟鳳龜龍諸福之物待公紀詠論贊聳皇家盛德如三代之隆此固迂儒所屬望也而非溢美於公云

題諸體帖

六書垂世於三才萬物之理無乎不具然而取義至精多蘊與後之王者世守之又懼其傳之久而亂之也於是命有司歲一出考察其文之異者而同之周衰而列國異政鐘鼎銘款有不出於六書者紛々籍々然猶不至大夫其真也今觀此諸體篆幾於戲矣是皆古制不存人自為學其失可勝言哉可勝言哉

題雪擁藍關圖

按唐書昌黎韓公從裴丞相平蔡還朝擢刑部侍郎元

和十四年正月憲宗以鳳翔法門寺塔藏釋迦佛指一節勅中使杜英奇香花迎之入光順門留大內三日仍送還寺時王公貴人下及士庶無不傾動布施供養填塞道路公於是上疏極諫憲宗大怒遂貶公潮州刺史行至峽關遇雪而其姪湘解后途次用賦七言律一詩世所傳誦謂其詩義而有禮夫士生於世出處兩塗而已吾非匏瓜無繫而不食故必出而事君然而出也亦必審其時之如何使時不可出固當儉德辟難時而可出而猶低徊隱約以獨善其身則又君子之所不予也唐更天寶以後積衰亂以至憲宗乃始屈已從諫羣賢在朝逆賊就剪勃然中興公於斯時倡文武周孔之道以事其君遇事不諫則上負天子下負所學故雖暫斥一時千載之下學者仰之如泰山北斗何則由其出處惟道是從無可貶議者也世之君子觀此圖當慕公斥逐於憲宗之朝是君有可引於道之資公之諫非肆口而言也又當觀公平日所以持身守官者皆盡其道而後可以諫其君也不然則是朝不坐燕不與始可全身遠害而已耳不知出處而曰安榮而無旤則又皆公之罪人也

題楚州尼真如十三寶記

先儒謂天以形體言乾以性情言帝以主宰言蓋皆以理言之也然所謂帝有非視聽所及見聞豈以紫金為闕玉清為宮紅雲一朵之中冕旒袞裳百億侍真森羅擁衛以掌冥權禍福善以主宰於億萬千劫之溟滓寥廓其可也哉唐寶應元年建巳月楚州尼真如恍惚升天得見上帝賜以寶玉十三枚云中國有災以此鎮之群臣表賀至今楚州寶應縣勒之金石者有所謂元黃天符并穀璧有所謂如意珠有所謂琅玕二珠有所謂玉印有所謂雷公石斧有所謂玉雞有所謂王母二環有所謂紅靺鞨有所謂玉玦有所謂皇后采桑勾凡十有三寶應本西漢平安縣寶從夫降於茲也故朝廷為之改元時上元三年夏四月也真如見五色雲中有入接尼登天見神人若天帝授以上所言十三寶使携以下人間厭鎮兵戈腥穢之氣使其為寶誠足以鎮禦世難則玄宗宜享高壽不應遽崩而肅宗亦繼之以物故於時祿山首叛構兵史思明連禍尤慘使其無有則不應改元改縣以紀瑞也然唐自玄宗尊崇老君為其始祖每詔下郡國輒言老君降又言得老君真符其事抑亦可恠矣宋范蜀公作唐鑑不直斥其妄而但歸罪於肅宗儒者據經義以為言扶植世教意於子不語恠

司馬公作通鑑欲世之人取鑑於理亂興壞故真如得寶亦皆備書其旨微矣今平江路總管周侯信夫寶應人嘗得寶圖石刻恐後泯滅奉藏縣之崇真觀開山道士曹君執善為侯鏤之石侯由淮入吳徧歷清要莅官臨民謹愿恪實吏畏民懷逮所謂無言不讎之君子也其於是記殆亦維桑與梓必恭敬止之謂歟

題袁通甫詩

今集慶昕公向年客南屏覃思文字視明教寤音不啻方駕過也故論議詩與文蘄、少許可獨盛稱吳人袁靜春先生所為詩清麗秀潤數十年所無有某已驚掉而昕出先生詩讀之恨不多見而昕言已足信及來吳先生之子泰仲長與僕相友且已集先生詩若干卷刊行因畫得先生而昕之言益信此卷先生手澤仲長寶藏者鮮于君首題直以杜拾遺黃太史並言黃從杜出其間不可分寸亂鮮于大手筆而其言如此盖有所見爾昕公今為天子祠官言論重當世某間巷賤士不足知先生故託昕推重先生之意於後而歸之仲長云

順辛未四月書

題石澗書隱記後

鄉予入吳時吳中老儒先生尚多存者潛心於經傳無

意於利祿仰館授以自給托筆硯以自怡哉冠裳衣非
書史不譚非理義不由若俞石澗先生蓋一人也先生
於書無不讀而尤潛心於易其為註成書而先生物故
今幾三十年而先生之子、玉將以易說刊行於世且
建石澗書隱於米蓮里有花卉竹石園池室廬真稱隱
者之居焉嘗謂易有消長之道始予入吳民負貲相雄
無幾何時而消息盈虛若夢中事顧欲如先生有子有
孫又能世其家而不墜要非先生劬躬厚積不能若是
也里人陳君子平為作記文字齊截可喜故某書其卷
末如此

題兩伍阡表後

自兩淮兵興中吳雖粗完而飛芻轉粟軍須百役無晷
刻停平時文物視他郡粗勝今則索然矣况淮東戰區
積骸醜血其人士奔逃流落之餘喘息且未定而兩伍
張氏家其孫天永挺身而來避地常熟扣門請見以禮
部貢外郎余君廷心甫撰其兩伍阡表視所書則予故
人宛丘趙子期也讀之乃知其家一門五世詩禮克紹
由文儒顯筮仕於朝雖更亂猶乞言於人以表章其先
德夫以中吳尚完文物已不逮昔而天永顧拳、其世
緒自非身更百罹不忘其先者弗能爾也當趙宛丘後

書所表迨今十年矣為至正十五年乙未秋八月丙辰
識

題良常草堂卷

荆溪王仲德以故宋將家子孫博古嗜學延致金壇張
天民先生於其家德常蓋先生子其父子績學能以其
道行於荆溪荆溪之人為其父子買田築室居甚充設
無朋從枉訪仲德必過德常飲酒賦詩蓋極一時之盛
卷中所謂良常草堂者德常扁其室示不忘金壇故居
日接良常之山也俯仰廿年不惟當時朋从大半淪落
而荆溪更世變鞠為丘墟仲德亦避地去鄉土故獨德
常父子僅存全其家於中吳而德常以文學起家今為
吳縣尹予與德常最友善觀畫誦詩感念存歿為之慨
然

題薛真人誄文後

玄卿向留吳篤斯文契誼數相從已而還山中詩文日
已精行業日已高且謂余曰今奉璽書領教事往杭之
佑聖觀子幸一來豈料玄卿遽沒於山中也耶鄭無用
出杭仙儒張伯雨為之誄三讀其文而悲之若玄卿者
方且於古之博大真人游於太微之上夫豈言語文字
所能贊美哉

題復見心清江行卷

見心携江西友契詩文一卷入吳中讀之所謂幽然而光蒼然而古者皆具有焉近日人情薄至以詩卷送人不異土產風物然可讀者蓋甚寡由索之者非具眼故雖塗寫滿卷令人嘔惡見心雖桑門其於內外學高出人表宜其所貯皆連城夜光云

跋

大戴禮卷後跋

漢儒傳經雖未必盡純而其間多可采者若大戴禮是已按漢書儒林傳戴聖字次君嘗為信都太傅今大戴禮乃題九江太守戴德撰宋宣和間山陰傅崧卿蓋已病其訛謬以為世亡漢史而大戴德獨傳後人詎知德為信都太傅歟其為書凡十三卷摠四十篇隋志亦以為十三卷而夏小正別為卷唐志但云十三卷而無夏小正之別至傅氏釐析經傳始可讀然余不敢鈔入傅氏說懼紊舊章也若崇文總目則十卷而云三十五篇者無諸本可定也或謂漢儒得記禮之書凡二百四篇戴德刪之為八十五篇謂之大戴禮聖又刪德之書為四十九篇謂之小戴禮小戴為人見何武傳此所不論然大戴禮首題三十九終八十一凡四十三篇中間缺

者四篇重出一篇其不可復見者則三十八篇故不能合於八十五篇之數其缺者既不可復見抑聖取以為小戴之書歟其間禮察篇與小戴經解同曾子大孝篇與祭義同勸學則荀卿首篇也哀公問投壺二篇盡在小戴書然其諸篇亦多可采潁川韓元吉在淳熙間得范太史家本校定蓋謂小戴取之以記禮其文無所刪者也若夫取舍保傳等篇雖見於賈誼政事書然其增益三公三少之責任與夫胎教古必有其說否則不應有是也至於文王官人篇則與汲冢周書官人解相出入夫汲冢書出於晉太康中未審何由相似也若公符成王祝辭而稱陛下於考古何居餘諸篇先儒取以為訓論者謂其探索陰陽窮析物理推本性命嚴禮樂之辨究數度之詳要皆有從來第不可致詰然其書度越諸子也明矣海岱劉公庭幹以中朝貴官出為嘉興路總管政平訟理發其先府君御史節齋先生所藏書刊諸梓寘之學大戴禮其一也遂昌鄭某向嘗學於金華胡汲仲先生之門每以諸生拜御史公得聞緒論上下數千載疊々忘倦而公不究德故始發於嘉興公々以某嘗承教於御史公也故授某識之卷末云

跋聚星樓卷後

記中五君子者皆布衣時某俱得內交而友之者其交情疏密雖殊顯晦亦異然不諂不賣其始終則一也吳蘭陵手寫詩文一卷以遺某以貧而屢遷竟失之論其所學方當大用豈意其最先卒柳東陽以七十之老赴召北上居無幾客死於京子長與某同庚聞其赴召至錢唐而疾作甫及家而逝今歸然如魯靈光高卧武夷山中則杜徵君也雖時有書問知動履然不面已十餘年惟黃侍講前年召赴都去歲辭疾與告南還中書適遣使趣赴闕今春劉張掖降香南鎮而道吳也聞其老而強健今敬德之樓居溪山宛然題識仍舊然復欲得五君子者登臨笑樂以合并於斯樓之上蓋斷然不復有矣今年至正庚寅也

蘇文忠公恕察帖跋

觀文忠公恕察帖辭簡意真猶有晉宋間風流餘意豈若宋末年繁文陋書為可厭哉

跋雲笈七籤卷後

莊周氏生衰周所著書於道有獨見豈諸子所能彷彿哉蓋其時六經非有所表章也而其言曰詩以道志書以道事禮以道行樂以道和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後世鴻儒輩出不能易其言也至其論列墨狄禽滑

釐鄒衍田駢慎到惠施鄧析公孫龍之徒皆掇取其言以折中其是非舉無所逃於周之獨見至論古之博大真人則推尊老聃閔尹然其謂道則不過慥弱謙下為表空虛不毀萬物為質若所自序則曰死與生與天地並與神明往與茫乎何之惚乎何適萬物畢羅莫足以歸周之言若此非超然有卓見於腥腐之末世惡能若是哉太史公當漢興欲上繼六籍成一家言然是時學士大夫更坑焚之後搢紳罕少無從講明所為遷惜者雅不足也將欲上繼軒轅下逮漢武固乃局於春秋內外傳世本戰國策楚漢春秋所為遷惜者博不足也然而遷能有見於百家異同之說析而為九流獨推尊道家氏之學以為無為無不為又曰神大勞則竭形大勞則弊神形離則死遷之言如此是若有見乎脩鍊葆抱以固其形神者故西漢二百餘年間英雄卓特之士皆有取於黃老之學要皆遷有以啓之也今其書所謂道家者流之學雖不能盡見其純全然祠竈方藥所由始醮祭祈禳所由終蓋斑斑可得而見矣由漢迄晉魏以至於唐昧其本而惟末是求忘其大而惟細是適於是改年以為太平真君任道而為山中宰相却兵而禱於大道構亂而結於諸方其極盛至於唐推其祖為混元

上受其階為三光高明其英偉人君傑特輔相服食丹劑佩授符籙攷之史冊綿不絕書更五季離亂至於宋之初興與高道絕特之士僅有希夷先生未幾而張守真之徒出逮乎真宗崇奉天書以王文正之賢猶不免况王欽若者乎時之人以時君所崇尚也悉其聰明竭其聞見網羅六合之大搜剔群物之細幽之為鬼神明之為禮樂織之為珠璣華實變之為雷霆風雨研極乎三才萬物以著道家之為書所以中人君之欲首世尚之大蓋莫備乎雲笈七籤之為書道家者流崇信之不異乎天真皇人按筆以書之盛典也於是尊之度之列於飛天法輪祕為琅函寶軸更今四百餘年矣能讀其書者蓋甚寡而况於校讐手寫者乎而李虛白高士素有志於學仙也手寫是編凡若干卷字結體道密終始端慎曾無錯漏其用心抑亦至矣繕錄既完南走武夷山中求杜徵君為之序徵君所以稱道之者疊不絕而予與徵君交契非一日徵君既許與若此則予也安得以蕪陋而不為書以總徵君之卷末也哉

書

與張德常二首

僕贊郡無補深有媿於左右方圖念咎以埃屏黜又蒙

移檇李力薄志劣何足堪之第以稍遠教音為千萬恨
伏惟坐治之餘動履康適深慰深慰今因顧仲雅到州
之便謹用附狀問起居僕亦自是行矣仲雅道合氣冲
才勝於昔者欲為把茅蓋新之計令人忻羨會間必自
見之也

比旆將之嘉定連日阻雨不得追送然朋友間以詩以
序其所以頌遺愛揚令名播德馨可謂禿盡老筆也已
早晚鏡諸石如馬令皆有尊嚴皆有學問何其酷相似
也且聞下車之後一州之民蒙被膏澤驩聲洋溢想見
儒者治効非俗吏所可企及秋高氣清亦欲拏扁舟至
海隅以觀新政未審雅意如何州西：隱寺一老僧可
中庭今示寐久矣其生時待僕甚厚至今塔未有銘望
閣下發揮其德不可泯沒其聲光也舊友翟文中：外
仕宦久矣廉謹有學今避地在界牌之綽墩將飢死閣
下能屈致於治就學月給廩以活之亦盛德事之一也
秋向涼百穀時熟惟厚愛以膺大寵不一

與杭州路廉宣差起咨褒封岳王書

某老矣每自念先大學士忘其齒爵德以下交閭巷之
小生不惟溫顧之而已其所以勸獎成就之者銘感心
膺更百世其能忘之哉閣下以名門世胄駁歷中外遂

爾秉麾出鎮錢唐某自恨孤貧動身如拔山徒極傾企
而已故宋忠臣岳武穆王其墳墓在杭西湖北山更今
二百餘年矣岳王勲烈在旂常忠義在海寓姓名在竹
帛閣下以文儒世家能言之能白之今岳墳主僧可觀
者念王為忠臣烈士而求朝廷褒封祭祀之典缺焉自
非閣下勇往作成則王平^生何以著顯於天下江浙省掾
史宋懷玉於是事嘗殫竭其力閣下試扣之當知某言
為不妄時暑向炎望厚爰為國自重不具

與烏程干壽道明府

某罪逆餘生本不可詳姓氏上於几格然性賦蹇直見
有義激於中者輒欲布憤懣為當世大賢告某舊居杭
西湖西與岳鄂王墳寺百步而近故知其事為詳寺久
廢於庸僧今宣政院劉差一僧可觀為住持寺有田七
十畝典賣在烏程兩鄉豪處幾十餘年亦嘗數遍經官
俾歸此田而至今拚為己有愚竊謂胡安定先生之墳
得先生而後歸正今忠武功德正是忠臣烈士載在祀
典者而何物鄉豪乃敢據其先朝所賜田自非儒者道
義憤激幾何不以為迂且誕者况典寺田自有通例深
惟先生公明所照不孤此意耳干瀆清嚴殞越待罪伏
乞尊照不宣

與歸安年景陽

某頓首隆山先生閣下前日聞長令郎入吳以不獲一見為慊人從吳興來者輒能誦閣下治政之美清剛堅決百里遺民蒙被潤澤者和風甘雨溉及凡物可勝既哉某兀、中吳閭巷間無足為道者茲恃雅度輒有白事杭州褒忠寺忠武岳鄂王香火院也有田在湖州久為人所據今主僧可觀為住持欲經理之寺久廢而觀甚貧閣下念鄂王忠烈出為理之亦盛德一事也冬間欲望履幙未審可動身否伏乞尊照不次前以岳忠武褒忠寺主僧可觀訟田事曾具記上陳與籤氏繼而此僧來備言閣下見義勇為已為復得廿餘畝仰見盛德之至肯為地下枯骨復其烝嘗功德何量耶因自念某生岳墳之西方其幼也目擊其廢稍長鼓篋從旁一故宋老儒讀書又見江州岳氏及宜興仲遠之家圖興復之已而先人之廬不自保比入吳罔知墳與寺之益墜而廟貌香火一朝委地也舊隣有來吳者往、能言之言之未嘗不淚下也夫淚下者豈有所為而然哉秉彝之心忠義之激不能自己耳僧可觀雖愚戇而能殫力為忠武晨香夕燈之謀夫豈偶然哉天於忠義之報必陰有以相其衷者以故忘其犯分輒書閣

下閣下平昔忠義激烈德望孚人據此而可忍孰不可
忍茲舉也上當告於分司下必告於路官使其田盡復
則觀且將紀公盛德刻之堅珉置之忠武祠下使萬世
永久不朽夫豈一時拘：者所能與哉情辭迫切伏乞
照恕不次

與烏程張元明判簿二通

去年嘗一再辱書有自吳興來者輒能言閣下持官持
身冰清玉剛文穆公有孫矣英聲茂實夫豈久淹簿領
者當拭目以俟茲特雅度輒有白事杭州褒忠寺宋以
祀忠武岳王有田坐落貴治久為土豪所據今主僧觀
者將經理之寺久廢而觀甚貧閣下能念王香火載在
祀典肯出力為理之誠盛德一事也柯博士近於九月
初還吳觀遣人求書述以故柯公不及作書勿訝勿訝
末由會晤尚幾厚愛侍奉吉慶不次

前日來吳不遑款一餐皇恐逮今岳墳寺僧可觀者備
言閣下德政之醇美可慰且言忠武王贍墳薄田雖已
復得而無所執證慮及久長必得湖州路一宗文據則
其田畝將來始不為強有力者所轉移也於是觀復至
霅川有丹丘書與何節推可以為其緩頰處完而畀之
忠武有靈未必不鑒臨在上也貴邑王大尹三月間在

吳亟於賈治安縣令坐間相會不敢易、作書倘會仲
穆節史仲光博士德茂教授皆為致敬幸甚

上達監司啓

恭審輟講金華出司水監屬使節於漢室之老豈惟明
農驗田峻於豳詩之章莫先徂畛宣恩言則魚鱉咸若
論人望則草木知名歡騰隴畝之間喜溢江湖之上而
廼扁舟適越意欲卧夫東山一札來吳恩益隆於北闕
蓋進退一循乎義命則身心倍切於聖賢况憂國丹誠
水萬折而必歸於海律身清節月孤朗而不翳於雲故
能屹砥柱於中流振高風於末俗况詞源決三峽之漲
理窟搜萬殊之同任道若韓而無其貴富之欲立朝似
范而有其憂樂之惊既悉其忠以事君不遺其暇以游
藝交柯玉樹補石鼓之殘垂露金莖發鴻都之祕人有
其一已足尚公兼其全若無能方且知無不為益加卑
以自牧用是入參鈞軸夫豈久淹水衡某栖遲中吳困
頓下土老牛舐犢顧豈望其代耕鳴鶴在陰亦非圖其
繼和弟惟衣食之計難忘父子之情使坐視其飢寒實
所不忍兼自厄於困窶何由克全既濁質不可以業儒
茲苟啻乃從其為吏便蒙龠合之祿能無榜笞之憂事
急目前慮拋身外旁無蟻子之援難似登天使有鼠壤

之餘亦堪為地其如貧病凋落不可裁蒔生成平時友
朋公然以貨而致其科缺上界官府明秉以心而昧其
從違譬逐鬼而疾足高才似闖鴨而神槌毒手天乎此
若命矣何言自非恭遇監司內相白野先生閣下吾道
丕基斯文元氣視顛連之無告不殊痛苦之切身識理
亂之未形洞灼幾微而敷政某素聆緒論茲覩末光敢
云蘇章之二天實希伯樂之一顧編摩雖淺依庇則深
謹再拜具啓以聞伏惟鈞慈俯賜鑒念謹啓

再奉監司達白野先生書

竊觀洪範皇極之所建上有躬行之實下有觀感之化
使天下父子夫婦兄弟朋友舉莫不於此取則蕩々平
平而由會極歸極之道夫豈外於其時君相之一身盖
君者裁成輔相乎天地而左右乎民是之謂造命而不
由乎命所造也職是之故老者以安病者以養顛連困
悴者有托臆昧無識者有教愚而可進於明弱而可至
於強久之盖亦莫匪可官之人可封之俗也某不幸生
而家甚貧右臂在襁褓為乳母悞出其骨骸然以父兄
之教在髻髻時即知向學雖隻臂不免薪水之勞猶未
嘗頃刻廢讀誦稍長從先生長者講學禮薄如束脩不
得行乘壺牽犬不得舉多竊從弟子都養之末以聽遺

言緒論年將冠於六藝百家之言粗嘗涉獵今河南省
參知政事宛丘趙公念某力學蒙招於其家日夕講論
月得脯金以資養親行無完履卧無完衾則於文詞努
力師法先秦兩漢名家者流支作而亦不敢出怪竒僻
澁之言而必要於和平雅淡之歸未覺名稍動人自浙
以西室僅有餘者延訓其弟子盖年及壯而尚未娶藉
知爰割衣中之贏為娶吳下貧醫之女遂連得三兒獨
長兒身存餘皆病閤食指加而家益貧去冬趙公為國
子祭酒雲中李公仲賢由湖南憲除漕府萬戶離京之
日趙公躬至其寓道某子盍補小吏以糊口而贍親李
公以斯文之故比下車即過某之僦居而以趙公之言
告於是兒佶荷李公及今漕長章公成就之也於四月
十三日遂押指揮下鎮撫所令於十月俟所吏顧迪滿
缺收補豈料李廉使一旦棄官北上有平江富人子程
丙者厚貲托該吏別押指揮攬小兒名缺某深自惟念
貧病若此苟非趙李二公垂念斯文則佶兒區區所吏
夢想所不到今以二公之故印押公文昭章明白以發
行矣不識何故而程丙者廻幹轉移乃爾攬奪竊念病
廢老生於洪範六極所謂病憂貧弱者也趙參政李廉
使皆以太平盛世聖君之賢相斂時五福以錫庶民為

心也於是造就小兒令得龠合之祿以養某病廢殘骸
今缺期在邇而乃見奪於富家小兒然此不敢自默有
孤趙李二公之厚德也於是上告朕能宣布聖君賢相
斂福錫民莫先於寃者獲吐屈者獲伸貧老無畝者獲
有所養是則閣下之任也不揆微賤上千鈞嚴進退之
間皇汗悚仄

疏

虞雍公誅蚊賦刻石疏

宋丞相雍國虞忠肅公嘗作誅蚊賦內傳後公之六世
孫翰林侍講學士以文儒顯既告老還江右而白雲閑
上人與之有舊自吳訪之於臨川蓋雍公文集舊嘗刻
於蜀而版湮毀學士後雖貴而雍公集求之不得竟不
復刊學士之父參政公大德庚子歲亦嘗至浙物色雍
公集竟不可得而僅於道士侯頤軒處得誅蚊賦藁然
竟藏於家上人以賦藁為請學士為發篋取讀上人曰
丞相真蹟不敢望得學士手書一通東還吳則幸矣學
士遂為草、謄錄而仍記顛末於賦後上人念學士詩
文好事者已悉為刊版若雍公之功業雖不繫於文字
有無而誅蚊賦僅存耳兼聞江右近經寇亂百不一存
於是上人欲以學士所書賦勒之金石庶經久弗墜而

上人老矣力弗逮廼以此賦歸於公之八世孫戡字勝伯者俾刻之勝伯既績學克世其家以世故棘蘘益貧困固宜寶而藏諸而猶慮夫泯而不傳抑亦負上人之意敢以是干諸好事君子見助焉則賦刻諸石無難者矣敢請至正十七年秋八月拙書

重建岳鄂王祠寺疏

杭州路西湖北山褒忠衍福寺伏念故宋太師忠武岳鄂王忠孝絕人功名蓋世方畧如霍嫖姚不逢漢武徒結志於出家意氣似祖豫州乃遇晉元空誓言於擊楫賜墓田於栖霞嶺下建寺祠於秋水觀西落日鼓鐘每為聲寃於草木空山香火猶將薦爽於淵泉豈期破蕩之愚頑盡壞久長之規制典祊田隳佛宇春秋無所烝嘗塞墓道塌神棲風雨遂頽廟貌鴟鷂夜啼拱木躑躅春吐斷垣淚落路人事關世道蓋忠臣烈士每詔條有致祭之文豈狂子野僧攬國典出募緣之疏望明有司告之臺省覬聖天子錫之珪璋褒忠義在天之靈激死生為臣之勸周武封比干墓事著遺經唐宗建白起祠恩覃異代下均士庶咸共見聞謹疏

追薦故元帥達公亡疏

斲賊拚死人臣之大節凜然請佛證明朋友之交情痛

甚竊念物故中奉大夫浙東道都元帥白野達兼善先生以科名甲天下以行義著朝端潔白之操寒於冰霜清明之躬炳乎日月切磋斯至殊有得乎聖心敷歷雖多不少罹於官謗使久居廊廟必有益寰區奈京觀未築之鯨鯢鍛魏闕孤騫之鸞鳳身後纔一息能續蔡中郎之傳眼前方百罹誰念顏杲卿之死某托交最舊慕德如新慟哭西門羊曇之淚如洗蹈死東海魯連之恨奚窮匪依憑覺皇曷薦揚烈士伏願英靈如在豈但毅而為鬼雄幽爽不違要且張而作人極以助神當代以

增光斯文

僑吳集卷之七

校

僑吳集卷之八

遂昌鄭元祐明德著

序

思賢錄序

宋自祖宗以來容受直言鼓勇士氣故鄒忠公以其師友淵源之學脩身慎行正色立朝以為天子之職莫重於擇相哲宗不惟其賢而使章惇柄國故抗疏極諫又以為君有過舉莫重於夫婦后妃之間當哲宗朝孟后廢非其罪又上書極諫於是連遭貶斥炎烟瘴海萬死一生而公處之裕如非公天資學力不移於禍福利害不懼於刀鋸鼎鑊其能力追前脩垂範百世乎徽宗嗣

立首用蔡京其誤國又有甚於惇者當即位肆赦故公復得生還當是時君心既迷於奸邪國政日淪於荒謬公費志垂歿猶以國家為念是與司馬文正屬續之際何以異哉公既返葬毘陵其墟墓易世後松楸殘剝幾至蕪廢郡士謝子蘭深惟毘陵公父母之邦也流風餘韻所以漸被鄉邑者當宋之亡毘陵獨城守不下雖其民殲焉要皆公忠義使然也時既平矣典禮脩且明矣而忠臣烈士烝嘗不續丘壟不完祭田不復何以敦勸臣節於是再三懇於官一如子蘭所請子蘭又裒錄公存歿始終片言隻字無所不載凡若干卷謂之思賢錄夫宋以仁義立國其家範端凝非漢唐可及方孟后禮成見宣仁后宣仁固已知其賢且識其將為國家當禍難使后不廢且亦從二帝北狩后得脫身渡南左右高宗享國江表禍福倚伏有難明者若公忠諫大節則不繫於此云

荆南倡和集序

向予客荆溪岳氏家而梁溪徐元度延於溪上梁溪非有高山深林若荆溪之宏邃也然其人士之美不減荆溪故兩地數相往來吳人周履道讀書績學久矣其館授亦嘗與予相近大篇短章所以示予者顧已駭人令

人畏服別去六七載復相會於吳自罹變故來心目昏
耗坐語久猶未識為履道也以小帙示予讀之始猶未
以為竒絕玩味朗誦愈讀愈竒其優柔含蓄非自其性
情與道脗契盖弗能若是也視昔所見迴絕不相似論
知履道更亂離與其友馬孝常游荆溪間邃之為谷厓
泉石深之為洞窟聳之為巖巒幽之為林壑敞之為人
烟聚落二子者窮幽極深一草一木盖無不入於其所
賦詠者柳子厚久居夷陵不辱世用於是極山水之勝
發為文章其名遂與山水相久遠今二子身遭百罹顧
能登眺遊覽氣志不少挫抑長歌短吟鏗金擊石二子
者謂非竒絕之士可乎顧予老矣不得與盤礴徒誦其
詩使人傾企瞻望云耳

送丁希元序

淮西公告老於朝天子不允召拜翰林學士於是公乘
傳入覲而以其甥丁希元從公與希元皆幹端國人幹
端與國朝地若犬牙錯列去江浙二萬餘里希元初侍
其親讀書江浙間稽經質疑問學大備使對策大廷其
取必右選若探囊發所素有曾何難哉會舉選暫罷人
惜其學成而時違而不知其蘊用以俟時也今淮西公
於玉堂清署從容獻納者紬之於心熟矣科第其能久

輟乎然則希元富貴其所固有若夫期待希元者則豈
區、富貴之謂乎吾老矣異時擁幢蓋而南也下士忘
勢能如淮西公則必歎予於畎畝之間矣問焉而以言
其功名所成就要豈無以語我者希元其知所勉夫

送倪中愷序

向在杭識上饒祝君蕃遠父時方設科取士而元祐獨
取周秦兩漢間文朝夕諷讀之法其言為文章以示他
人漫不省獨祝君與宛丘趙君子期恒嘖、稱善然不
能自審其如何夫以某之孤窮而二君之卓識偉行其
不阿某必矣二十餘年之間趙君繇高科顯於朝祝君
嘗鄉升今為番易郡博士獨某子、江海上僻學不可
售於人、至指目相笑訕甚矣其習之迂而命之窮也
去年秋中愷自昇來吳鄉嘗從祝君戶屢間識中愷夫
以君學行之純明其從游之懿美斷可識矣然於中愷
竊有感焉自道術為天下裂學者膠於訓詁章句於是
聖賢心術之精微愈近而愈遠愈合而愈離中愷獨能
得於師之說身從心孚言從行孚故能慥、一致以自
達於坦、之途今中愷挾其有將上京邑以其師之相
予也須一言以贈其行元祐窮甚矣亦何取於其言哉
入朝見趙君為某言曰使老祝君於大山豐林僅私淑

其徒耳孰若使之淋天下之士哉昔宋胡安定先生其門人高弟用之畧盡而先生之道益尊故曰達視其所舉於中愷之行也能無望乎

送顧定之序

顧於吳為著姓自丞相肅侯而下代有聞人至虎頭將軍用文藝擅時名而世獨稱其繪畫至今吳之士風流文采既非他郡所能彷彿若夫江山人物竹木花鳥點染之而英華發披拂之而精緻具其繪事精妙又不下於古人是則流風餘韻漸濡涵煦夫豈一朝一夕哉今顧君定之讀書績學既已熟之於父兄師友矣至於游心繪事則雖老於丹青粉墨之間者莫不推讓之夫以定之才俊如此使不由門地其肯落拓不為斯世之所用乎而定之用其先府君松江府判蔭省檄一再徵為巡檢今取任蘭溪之某處夫蘭溪之為州也山清而水深定之警邏之餘於登臨之樂得溪山之助登其才藝聲而為詩形而為畫孰能禦之定之尚益培其素植以入仕於朝行且為名卿於當世區區巡捕夫豈久淹定之者哉吾其俟子於東門之外矣

送王季楚序

至元三年春正月越人王季楚侍其父節推君上京師

節推君嘗為海漕府經歷漕府治吳下君從政一切本
儒術所至人愛戴不忘其道吳也父子恂、舊嘗與往
來者雖畸人道士亦具杯酒肴蔬相勞苦意則願其須
臾毋行而暫留也則又相與為歌詩以攀戀之而屬元
祐為之序元祐廿載前曾以諸生拜其大父水南先生
於杭矣今為序以餞季楚元祐惡得不哀且老哉水南
先生長身寬衣冠中紆、德容于、望之如貞松峭栢
棟梁器也而匠氏淺拙莫之識焉吾固知其後之人才
美之無度也於是節推君用醇德大其家而季楚諸昆
季說、林、警敏好學則是王氏詩書之澤善慶之報
方來而未已者水東注而日朝出也其可量哉京師人
物所萃聚季楚觀邦家之光覽都邑之會發其家學以
成功名余老矣時從尊公講道會稽山水間季楚其亦
有以語我

送蕭天祥序

永嘉蕭天祥將赴蕭山縣學教諭蕭山越屬邑聞其地
僻左而民醇今之妄庸人為學官者相屬也夫以天祥
之學業文采乃始教諭一邑其邑之人士固幸矣然元
祐亦以為天祥幸焉其幸何也蓋古人道無常師而况
誠其可師者哉鄉年韓有道先生入吳元祐嘗以諸生

拜先生矣私自念自從子弟都養從先生而學焉其蹟無聞亦何至於是也竒窮百憂莫之能遂其不幸孰有甚於元祐者今天祥教諭於是也而先生以文獻故家家於越之郡城數世矣元祐不識蕭山到郡城路幾何道夷險如何縣學事繁簡如何竊為天祥計縣去郡必不遠縣學事必不至於太繁劇也誠能謂告邑宰時往從先生以講討六藝百家之言譬之溯江河之支流其委系非不廣且遠也然終不若一窮其源也三年之久天祥其復相見於吳也學官年勞不足言其有聞於先生者山增高而川增深也萃乎其太山喬嶽淵乎其溟海之無窮也學官云乎哉請以為贈

送呂惟清序

宋丞相呂文穆公以厚德兩入相及大小申公相次柄用致宋德業偉耀如兩漢盛時逮宋將亡而文穆子孫生武勇將帥如武忠兄弟起田間秉旄鉞赫然以功名顯著於天下武忠薨而權姦誤宋滋甚於是武忠之子平章公以襄漢歸國方是時藩屏之臣陷身重圍百戰死守五六寒暑天心變於上人心變於下故如節之上六以為苦節貞凶則其道之窮身之不幸豈獲已哉余生晚不及見內附之初年然自髫髻時侍先生杖屨往

往能言武忠之善戰平章之善守權姦之骨不勝誅季
世之遺才興王之良佐有未易一二言者予齒日以長
於杭吳昇諸郡喬木故家猶有存者時見呂氏子孫珠
玉錦繡之習輿馬聲伎之奉留予目而在予耳者今猶
一日也無何歷稔既久草木之枯榮不同浮雲之變閃
迭異迄余已老始識惟清於中吳惟清之大父宣慰公
平章之子也方宋有國時呂氏之貲業何可以筭計今
皆淪落傾謝而惟清自幼好學六藝經傳百家之書蓋
無所不觀而能絕意於進取勵志於窘隱寓吳城而居
幾十年日從薦紳先生游一朝詣予別其言曰家有薄
田在蕪湖而老父以隱約居湖上茲將歸耕以養父讀
書以明理庶幾乎古人耕且養子將何以語我余謂惟
清生宋季使享世祿顧何暇於學宋亡而家之貲產能
令賢者損其志愚者益其過亦何暇於學茲惟清澡身
若寒士養睿如愚人而能歸而畊且養磨礪其志不少
退則問學之成斷可卜矣更十年而余暮齒獲尚存且
將訪子於湖上其有於聖賢學術之精微幸勿靳以告
我

送趙克上序

自仁廟設科取士更今三十一年初慮科舉久廢士習

不同於是河南省三歲貢士裁七人視湖廣則少矣視
江西則尤少視江浙裁三之一今更一世累聖繼明河
南士類曾不少增而士論亦恬不以為怪夫河南為國
家內地其歸版圖甲子兩周於茲矣自昔士之成文武
之才就道德之實者三代以降槩多出於大河之南顧
至於今而士氣踈落乃若此涵煦而生植之者可不深
思其故歟洛陽趙克上久遊吳楚間今秋將歸試於河
南夫以克上積學之淵懿其登巍科縻好爵蓋有所不
足道然不知克上斤斤取爵祿而已耶抑將建明於朝
以父祖鄉黨之國衣冠禮樂之地深思其故而達其道
將何以而俾之富庶有方教養有道尚庶幾於先王詳
內略外之意哉克上冀時勉之今其歸朋舊賦詩送之
者凡若干人而某為之序 至正四年三月

送徐元度序

周以后稷興故其子孫有天下於郊廟薦饗其功烈而
被之聲詩者一是以農事為言我朝起朔漠百有餘年
間未始不以農桑為急務欽惟世皇東征西伐豈知東
南之稻米然既定鼎於燕有海民朱張氏設策通海運
用海艘趁順風不泱旬而達於畿甸其初不過若干萬
興利之臣歲增年益今乃至若干萬於是畿甸之民間

口待哺以迄於中州提封萬井要必力耕以供軍國之
需如之何海運既開而昔之力耕者皆安在此柄國者
因循至於今而悉仰東南之海運其為計亦左矣至正
壬辰廟堂大臣言於上即畿內開屯田深惟甸民不長
於水耕而昧於種稻也於是毘陵徐元度由泉賦提舉
出使江南召募江南有貲力者授之官而俾之率耕者
相與北上未幾而畢集夫田作蓋民之所天故成周有
天下豳雅之陳不惟其他而惟切於衣食宜乎登歌
雅頌之不敢少忘故能歷祀八百與夏商比隆也秦起
號富强蓋其民不畊則戰漢以孝悌力田選士故其得
士為多趙充國平西戎建置屯田邊費為省降是莫不
以屯田致富强也然水有順逆土有柔堅或者謂北方
蚤寒土不宜稻然昔蘇珎芝嘗開幽州督亢舊陂矣嘗
收長城左右稻粟矣隋開皇間長城以北大興屯田矣
唐開元間河北河東河西隴右屯田歲收尤為富贍由
此言之顧農力勤惰如何不可以北南限也然吳下力
田之氓一旦應召募捐父母棄妻子去鄉里羈棲旅泊
欲其畢志於耕穫雖歲月不甚久然亦必使之有室廬
井竈有什器醫藥略如鼂錯屯邊之策庶乎人有樂生
之心無逆旅之嘆此則又在乎元度轉其情而聞之廟

堂聖君賢相方愛民如子之時元度之言行且將用之
為田峻用之為農大夫其進頌於朝者亦將與思文后
稷克配彼天之詩相表裏余老矣尚庶乎其或見之

送牟伯愚序

故宋金紫光祿大夫端明殿學士蜀人牟清忠公以直
道正色凝立理度兩朝是時閹宦方竊寵而公言之不
置遂貶姑熟至今脫靴返棹圖清風勁節照映千古繼
而提刑先生風範學術又與清忠相丙煥江南入版圖
世祖皇帝擢宋名臣濟顯要而先生與邑人耻堂高參
政矢不屈先生兩子長為主簿君誠甫先生是也季為
治中君景陽先生是也若主簿君之博學雄文治中君
之言行政事皆海內所推重今伯愚在治中君為長子
以門蔭初授震澤巡檢遄辟掾浙東元帥府用年勞陞
授福建鹽運司知事讀書績學稱為簪纓家子孫治中
君向以文獻世系年甫冠遊京師諸宗工鉅學若閻承
旨以下莫不推獎愛重時李丞相叔固欲屈公出門下
公毅然不從由是堙鬱逮晚雖廻翔下僚而剛特節槩
不少挫抑伯愚能世其業上繼其前人且將躡三柄用
矧治中君知舊尚多存者伯愚行矣武夷山中杜徵君
先生年已七十餘矣其道德方為聖君賢相所歆慕治

中君無恙時平生友契先生其一也伯愚道武夷幸徒步入山望先生下風以致拜焉則夫所以治官治身者先生且有以語子矣豈但施之鹽筴而已哉雖舉之天下可也

送岳季堅序

物不能寢盛而不衰故君子之於物以其外至而不可容心以去留也於是等之如變滅之浮雲如散聚之埃壒槩不少動乎心至已之得於天而見於言語行事之間者則必兢慎畏惕罔敢斯須或悖之是以君子顧已恒重而顧物輕良以此也昔者義興岳氏由其前人銖寸積之至於漢陽君而始大方宋內附初漢陽君以其所學游公卿間尊彞壘鼎書策琴瑟其辯博賞識既足以駭動一時然必本之以忠厚之懿美濟之以封植之久大故浙以西人字君曰仲遠而稱之不容口數十年來漢陽君物故岳氏竟爾銷謝而不復：能有其家矣名榆字季堅者君之季子也季堅於諸子最警敏嗜學君喜其有夙成之資不惟延師教之至使裹糧負笈以肆其討論之益茲欲北游京師人訝其衣褐無寸贏亦何所挾而其然有事於數千里之外哉季堅曰先人由布韋登仕版其言行歷：有可傳世而垂後者懼將泯

泯無聞也吾將掃文儒先生之門庶幾委雄文勒貞石
所謂發幽光於朽壤慰孝思於無窮吾豈辭不肖而憚
夫貧哉於其行所交各賦詩送之而某復讀之以衰盛
之端莫匪外物若夫脩身以俟命雖已嘗熟聞然迂拙
所聞僅若是故不愧強聒而告焉異時季堅能以所學
致光顯亦豈能外斯言耶

贈張從善序

予嘗至毗陵過所謂小東門者寒水如帶繚城北流窄
逕踈籬民居雜出町疃間其傳城已近而物景甚於墟
落蓋更六七十年矣而民氣未復兵禍之慘如此哉張
君從善甫其先府君嘗錄事其郡內為常之民掩骸骼
奠居室常人德之故挽君居之君仕既廉慎葺門草屋
稻畦蔬圃僅比下農夫之家而君居之不厭上以奉親
下以教子其親與君皆終於是從善以其樂之也乃復
葬於是而從善亦已老矣聞從善壯盛時喜讀書善騎
射錦衣繡褱眉目如畫游燕趙間觴酒微醉箕踞吹洞
簫間持如意起舞聞者服膺見者屬目中朝貴官多父
祖交契用是辟樞密院譯吏日從親賢出入禁近其曉
密清光耳聆玉音顧一時榮幸自謂剖符列爵無難者
安知疾疢中作其堅志強力竟爾銷謝於是南歸以奉

其親而今則遂老也士遇不遇命也要觀其所持循者如何耳從善時：策羸馬入城府顯者無不舉鞭揖從善徐按轡去常民之老間有指從善而言者曰是吾故錄事君之賢嗣也事其親孝治其家嚴而交其朋從以信者顧今貧且老而其所守益端若而人者豈獨吾常民之望哉蓋幾於孔子所謂善人也已余聞於常之人已若是及審於朋從又若是朋從或者其徇也若常民之老巷言而野議夫豈有過情哉於是撫其言為之贈

贈卞宜之序

魏武得國雖不仁然奪神器於群盜之手則亦庶乎其可也司馬氏用其狙詐以覆魏僅一傳而天下遂亂崩披播蕩奄：南服非惟外寇迫辱無已至於其國亂臣賊子曰相尋於干戈當是時主勢降乎上國體頽乎下不有忠義孝弟之君子惡能有其國乎若卞忠貞是已世知忠貞父子皆死於賊名章汗青廟食百世然不知忠貞效：奉國動以身教故其時自放於禮法者畏公而不敢肆推波而助瀾者憚公而不敢為典午之民能復有其國者繫公之力是賴豈特溫太真諸人哉史言公墓遭發肌肉不變指爪復生忠義之報顧若此又豈惟廟食百世哉千有餘年之間世態起滅空花浮雲槩

不足道若公之子孫則尤有表裡當世者余得宜之焉
宜之以建德路錄事司判官未任而改辟吏都水庸田
使司其清慎而好學疏通而能文非忠貞子孫不能爾
也吏秩滿考吳人士以宜之吏水曹有能稱圖欲章其
德美也莫若形之言余於是復得其家世焉淮安路山
陽縣則其世以儒而占籍者至宜之大父嘗為嘉興路
安撫使後陞廣州等處總管逮其先君子皆以游宦寓
浙西今宜之以年勞且將蠲：向陞進天將厚忠義之
報則宜之赫然為世用若然則忠貞公之德業豈但顯
著於晉室而已哉吳人士既相率賦詩以贈之而授為

序首簡

送楊季民序

古者民恬安而志分定故雖一車也而輪人之志在合
於規園有不暇志夫輪人之如屋梁也一車之製不遠
而猶若此矧農夫商旅各有所志之事乎由此觀之民
生其時異言有誅異服有禁所以養其恬安而定其素
志者豈一朝一夕之故先王之造士也雖皆教以六藝
然學易則於太卜學春秋則於太史學禮則於宗伯學
樂則於瞽宗惟詩與書得通授更秦而先王之道廢漢
興六藝殘缺士各以其所便者為學然猶謹守師說而

號稱專門夫六藝尚矣姑即詩言之風雅正變雖不同而舊章民風形之詩者方巡守也命太師陳之以觀民風然後采而錄之夫采之者有官而侵官有誠自詩定為三百篇采詩之官廢久矣而况漢更魏晉以迄於唐其為詩情聲節範亦皆屢變而不同大槩世降俗漓其聲容未必得其情而情聲之實亦時可以槩見其人矣昔孔子不以論篤與人然言本心聲自不容偽江西楊季民氏自其上世皆工於為詩然閱其聲光不少用於世乃自以樂於大山窮谷間至季民其詩益工其窮益甚而其志益堅季民學富而詩工非不可它塗以求顯也蓋其志分定而心恬安也於是其父兄師友相與言曰楊氏工於詩數世矣其工於為詩也期合於古人非求知於今人也雖不求人知而不可以不知也乃屬季民沿江入浙而遂留於吳者幾一年見人所賦詩一篇一什輒皆采而錄之某告之曰官不采詩久矣而父兄師友屬之季民者豈特詩之美惡高下哉舊章民風與古雖殊然皆先王之澤也先王之澤未泯尚於此見之則豈徒傷今而思古哉季民之歸也發所采之詩而讀之其感發而懲創者端可以知人乎因言以知人因人而論學昔者商賜可與言詩而遂有補於世教非夫季

民父兄師友尚誰望哉

贈李憲僉序

昔殷太師以洪範授武王已而太師受封朝鮮朝鮮之民被其化遂成禮義之大國周之衰聖人道不行於天下之廣限聖轍而不可往者則曰吾欲居九夷得非聖人睹中州之澆偽而有慕夫東方之俗歟隋煬帝逞侈心以為高麗冠帶之國也舉兵征之適致大禍唐太宗指麾則中原清顧盼則四夷服其征高麗也所料與其國對盧之言僅昭合由此觀之則高麗之為國其人才未易量也聖朝承平日久海宇晏然夫何三四年來守令失撫字民為寇攘至正壬辰春海寇燒劫嘉定崑山而得朝鮮李公分憲吳下深惟吳乃財賦所由出實國家東南大藩屏苟城隳墜湮無以禦盜於是謀於守臣而經費方不給公乃集衆議廣衆思斟民貲厚薄多寡量城丈尺而分築之蓋城周四十餘里高四十餘尺費以萬計為役可謂大矣况民不可與慮始故築甃之初謗詛毀恨莫究由來而公恬然一弗聽炎埃赤日揮汗如雨畧弗少憚巡察城上下以稽工役勤賞怠罰威行惠敷杵楨齊集矩度整截雉堞森然儼如金湯百工甫畢而紅巾賊起矣始犯錢塘次及吳興毘陵京口相繼

殘破而眺：吳城獨克完峙於是吳之民乃始懽忻悅
懌變嗟怨為言笑易嘆恨為謳歌以為中吳非公繕完
城池亦且摧陷鋒鏑肝腦塗地莫知其所以也感公恩
如父母戴公德猶更生而公亦釋然自喜自慰當傳聞
警急時晝夜身巡市里累旬弗懈雖有穴墻鼠狗亦皆
革化故吳民獲奠枕安寢者伊誰之力哉若公推憲平
允揚清激濁不如柔吐剗而使姦邪黠猾之攝伏此吳
民於公當尸而祝之於社雖百世不易者也公名朶只
字仲善朝廷錄是功特進重位登廟堂而銘勲業於旂
常者應自茲始云

送漕府李侯北歸序

燕自召公啓國其世系與周始終世言燕趙多悲歌慷
慨之士夫更聖賢之所過化其習俗之懿美人士之傑
特豈但悲歌慷慨而已哉國家肇興朔漠定鼎燕都百
餘年來燕人士以其才用內而廟朝外而郡國蓋多魁
竒偉特之士第余不辰生長錢塘湖上南遊止於婺北
遊止於揚重以狷峭與人不能苟合故於當世顯人罕
有識者然以先隴在吳也僑吳逾三十年矣孤貧人所
厭賤益與世無聞向年劉公德之來貳水司已而吳公
仲常來守郡治二公皆燕人皆忠厚惻怛有長民之道

不以予無似辱相過從後皆北旋徒企仰望今春李公仲賢父亦燕人以湖南憲使來尹漕府一日歛余室謂予言曰得子姓名於文字間久矣發京師之日國子祭酒宛丘趙子期念子之貧也以子托之我庶乎涵煦之然自料無以振子也奈何自是獲與公時往還公為人忠厚惻怛與前二公曾弗少異每見談經紬史無雜論荷所以慰藉者至矣公嘗謂予向持節河南有吳彥輝者尚無恙子所為詩文常見於其家子與彥輝雖顯晦不同要皆不辱予交者予謝不敏何公自春徂夏以疾作遂不樂居吳乃以秋七月望買舟北旋余辱公知契也問何行之亟公曰漕府職任重範銀為印章治金為符節各道憲雖尊嚴貴重曾莫之及每春夏運畢優閒無餘擾使予悠然養疾於此豈非幸歟然官轍未嘗一日而南今南來夫調若是不自解去一朝誤餼餽則先人忠惠侯之澤尚何託乎於是公於梁溪之上而為言曰今聖君賢相用賢如不及况公中朝老成德望重海內天子是毗公卿是師固無疑矣然獨於予竊有感焉蓋燕人士臨莅吳下者忠厚惻怛藹然也祥風慶雲三十年來前後僅三見聞劉公已告老於朝吳公今為西臺中執法生景仰舊悰因公而竊得以問焉亦庶乎

曩時門下賤士之意也

送張同知之官嘉定序

吳為澤國獨吳縣為有山：萃起以環具區蹴烟浪多至七十二峯初子胥未入城吳猶宮於靈巖更今二千年故宮陳跡尚多存者登臨探討感念今昔未嘗不令人惻愴興懷也縣令張君德常係金壇文獻故家蚤以才器知名江表奉其嚴尊避地來吳未幾徒步起家為縣丞縣遭隣境失守民心恟：不安君雖丞其所以撫恤之者逾於尹聲蜚實章遄陞縣尹使為尹承平時猶斤：不易况軍旅殘破之後乎德常之尊已老白首移孝以為政於一邑其惠及民者真所謂息黥而補劓生死而肉骨無媿於古之人於是民氣稍復完今茲五閱寒暑政譽洋溢用年勞陞授嘉定州同知夫既尹大縣民戴恩德自宜守一州然猶任州佐於海隅者千尋之木棟梁之具昭然匠石養之而未之顧者期望者大也早晚施之用且將柱明堂支清廟凝然荷萬鈞而無少繇旣矣吳人士分題賦詩以送之而屬某為之序

送岳山長序

宋禮部侍郎河南尹肅公紹興五年以崇政殿說書召其辭至二十然後出蜀見天子久之辭行在所居於吳

之虎丘已而入越卒捐館越上於是吳越皆建書院祠
公歲時丞嘗立學官置弟子員至元仍紀元之四年義
興岳君德操繇縣學教諭改授紹興路和靖書院山長
行有日矣某嘗館於其長兄漢陽君之家見其家丘園
室廬篁樹封植莫非數百年故物也人言其完盛時延
致名德鉅儒讎校群經鈔諸梓且訂定音訓傳各經以
傳海內海內號為岳氏九經於時德操父兄子弟褒衣
大帶譚詩書說禮樂自浙以西推雅尚好脩之君子必
曰岳氏云十餘年間德操諸兄相繼淪謝重以有司誅
求朘剝而一家無復曩時之彷彿矣德操後諸兄出登
仕版人世消長榮悴不足言當觀其所存者何如耳古
之君子論天下士直論其人而不論其區區成敗得喪
良有以也今德操聞於父兄師友者不以舊所齋而存
則夫今之所存者動心忍性日增其所不能則其為學
視昔有加已矧茲往長肅公書院昔者肅公處患難之
極更貴顯之驟然不少動其心而直以道任於己今其
遺書具在德操善讀其書而學焉吾知德操益有以驗
乎其中之所存者不係乎其外之盛衰而學肅公也不
難矣於其行書以識別

送方學錄序

元統三年番易方信可來為平江路學錄朔望與教授
參講人見其矩度之習於禮也見其講討之根極於經
旨也翫辭而不群委蛇而能文固以異於衆人也未幾
教授坐賅除名學正又缺負於是信可攝學事吳學田
歲入恒數千使善彌縫當與穴鼠窟狐爭肥腴信可則
不然日坐齋稽經考史糾錄學之弟子員昏明勤惰而
策勵之稍暇則從老儒先生質疑就正它則泊然不以
毫髮汨其心人皆曰是處脂膏而不自潤其為計亦踈
矣信可聞而笑之至元丙子陞官於信為之言曰番舊
多名德大儒信可所學與守固宜有以異乎衆矣上饒
祝君有道士也信可為博士誠能降心以問學祝君則
其所學與守又不止於今日而已也信可行吳之士相
與賦詩餞之而屬某為之序

鴻山楊氏族譜序

江南歸職方浙西為故宋內地豪宗鉅黨以自附麗於
昔者不可謂不多也六七十年之久太平之澤涵煦而
生植者豈異於昔哉然其間衰榮代謝何有於今日人
事之虧成天運之更迭非惟文獻故家牢落殆盡下逮
民舊嘗脫編戶齒士籍稍覺衣食優裕者亦併消歇而
靡有子遺若夫繼興而突起之家爭雄長於壘畝之間

彼衰而此盛不為少矣苟以詩書之澤德義之舊栽培
涵煦於數十百^年之久則有間此所以不能無竊嘆也歟
無錫東墟有山曰鴻山相傳漢梁伯鸞隱之而得名其
西來與所謂奚山崇山相起伏委蛇淺狹非有邃谷層
嶂也其東有楊氏者世居之蓋自其始祖處士伯璿君
占籍焉由處士迄今弘敞適三人茲三人有子尚幼然
由其子以上溯於處士八世於茲矣今其子孫可以推
知者八世耳若以上堆阜林薄但知其為祖宗墟壘然
莫究其幾世幾年也士服勤農畝且耕且養暇而琴書
咏歌自樂顧雖長才秀民多自老於田里夫既置通顯
而安嚮晦則所謂譜系符籍言行簿錄傳示來世者或
有或無宜不以之而繫心也况更亂離兵戈逐蹙尚何
有於言行簿錄譜系符籍哉天下鄉平人知門地為可
重至有遠冒仕族以眩鬻於誼屬者古猶不免而况於
今乎夫它宗冒光華者固可醜矣若深自退晦而昧前
人之緒業使泯：與草木同腐非不孝之大者乎此楊
氏族譜所由作也夫服五世則親盡今推而至於八世
而尤念其初蓋其初一人之身也由一人之身蔓延既
久而至於不可考懼後之子若孫復失其傳如今日則
其宗與祖不幾於昧之乎此楊氏族譜所由作也楊氏

自處士君四傳而至餘干州教授其家始益大故譜之
詳自教授君始嗚呼易代改卜物之囿乎其間者寧弗
隨之變遷哉故六七十年来代謝更迭何異於霏烟浮
雲起滅萬狀要無足恠者顧獨楊氏室廬丘園書冊一
一皆具其前人之所封植而其子若孫寶持而有之者
雖更數十百年之久而手澤宛然若新謂非積善之家
其可乎予嘗客其家事得於目擊者非妄弘既為族譜
而予為論列焉庶幾為善者有所勸也夫

沈祖母王碩人壽九秩序

子於父母其屬近其情昵其思致故彼此之分顯易以
敷施而人情之所以感發而嘆詠者亦曰父子生我母
兮鞠我又曰陟彼岵岵瞻望父母與夫堂構磁籬又皆
屬於父子至謂生之膝下以養父母日嚴凡此聖人皆
係乎父母之於子而祖孫不與焉若孫之於祖情非不
昵也思非不至也聖人設教忠厚之至豈不欲引而近
之然其等威隆殺自有不得而同者原大尊親不以遠
而可疎也不以近而可褻也故曰尊祖曰敬宗曰睦族
職是之故孫之於祖其養當益厚禮當益嚴情當益致
然自書傳之所記載孫及養其祖者蓋甚寡由是李令
伯遂著名於不朽也吳人沈君仲說自其先府君不祿

於今若干稔矣獨其祖母王碩人綜理家事鞠育仲說以迄於成人今仲說年四十餘不惟讀書績學度越流輩至於踐履之素言行之實無一不求合古人欲所以奉其祖母者食飲溫清起居定省畧弗異乎孝子之事慈母也今年至正庚寅碩人壽登九袞九月廿九實其生辰仲說具酒張筵為碩人壽凡親舊里隣畢集於清樾堂先於夏天子賜高年帛碩人以九十領雙縑仲說用製衣三碩人碩人雖屆期頤而神觀澄澈睹其孫與婦復領曾孫拜於前而親舊里隣無不拜相次進酒為壽以為世所罕得同郡錢伯行天台陳敬初輩咸奉詩以慶而予後至衆靡以老謬俾序於篇端夫人之所以事其親者豈不欲致其養然未必有能享上壽而康強也使誠有之又未必如仲說能養其志而不衰也然則天將報仲說者有子有孫皆將如仲說碩人雖老矣行且見之沈氏其不昌大矣乎詩曰孝孫有慶此之謂也

祈晴有應序

平江於三吳地勢最卑壤遇雨暘時若歲乃有秋一或霖潦兼旬則濟為巨浸故宋法慮民之嗜利戒民不得圍裹成田慮積雨為民害縣令至以係銜內附後務田租歲入之多而其所以憂水為民害者寢不復講國初

嘗立都水監近又立庸田司歲預勒守令必具狀秋守有成數而水旱不卹也於是農始告病焉至正甲辰春連綿雨雪占歲者云春雪多霖潦之兆也已而積雨至夏五月彌日兼旬屋漏床：如建瓴曾不少止上下原隰漫湧白波而農告瘁秋將失望矣吳人周君玄初玄妙觀道士也人素稱其精於道家法時郡守吳陵馬侯國瑞暨闔府僚屬皆屬意於周君請用其法禱於天且每旦即東門以拜日暘雖雨勢逆止猶氛翳四塞乃復致懇於周君：能噓呵雷風策役將吏若有神物從之者於是馬侯躬致香幣伏俯壇下周君若將宣其誠以達諸清都而籲諸上帝者由是頑雲倏消長空一碧曜靈赫然而官吏士民咸以手加額謹忻頌曰使積雨不解民其為魚又何望諸苗稼耶勢甚可畏微吾侯輸誠微吾周君引以格上下神祇則是淫霖何自頓收羲馭何自朗霽陰霾澄廓溼暑清暘薰風南來物有生意四郊萬姓驩聲如雷侯思所以彰君之道法非文學不能也乃俾作祈晴有應序以贈之

送周鍊師序

宋李蜀人鄧尊師號山房先生者以其教法顯於理度兩朝宋既內附尊師樂吾吳之風土以其橐中齋建會

道觀於吳之東城下時尊師蓋已老矣而神觀恬謚能
言宋季遺事國朝名公卿如胡紫山雷若齋閻子靜徐
子方諸公相後先以人望秉憲節戾止吳下徃從尊
師聽琴賦詩日必載榘核具酒若燕談尊俎間以共適
方是時吳之文獻故家尚多存者巍冠大帶稽今考史
而尊師以方外老宿從容其間至今倡和之卷軸往來
之篇翰雖更遺落而觀之道流尚能藏之多不下十數
百首向年某嘗陪中丞曹文貞及曹尚書克明郭運使
子昭避暑觀之廡下皆相予伏讀而乃復拊卷嘆息至
於文貞又親炙諸公言曰是諸公者先後奄逝迨今四
五十年矣風流文采未或逮泯至於余亦復老白首人
世遷謝乃若此哉俯仰數十年文貞捐館毗陵曹郭二
公相繼謝去然則人之生也將何而不老哉鄧尊師之
孫周存中鍊士者乃以至正四年春捧教劄將往崇明
州住持仙道觀鍊士既為山房先生之玄胄則其玄學
之妙槩可想見矣故述其祖之高風亦稱人之賢本之
父兄師友之意也序成吳之人士賦詩而送之者凡若
干云

送徐尊師序

中吳城而處有道館曰玄明始予過之間琴書聲未始

異之也後屢過之皆然予始洒然知吳人徐養吾鍊師
授業於是時予方盛年而養吾亦甫冠每揖余坐語方
瞳廣額端毅厚重已如老成人問其所讀書則曰內聖
外王之道也夫豈易言哉今幾二十年養吾以葆鍊為
事神完而體舒氣津、自頂出如蒸炊若予則憔悴頓
剝須髮盡白而老甚矣去年養吾由道秩陞任常熟州
之致道觀今春歸省其親於吳得一再見既已異其神
觀乃即而扣之焉鍊師曰古之博大真人既立內為精
而物為粗矣其樂於內者千聖一致也萬年一瞬也由
乎中出者外而應帝王亦其粗者耳而况於世累乎予
曰形上之道形下之器本末一致則聞之矣曾何精粗
之謂耶鍊師笑曰是豈區、世儒所能識也吾居致道
觀仲雍故墓在焉朝登山巔觀日出夜聽松風撼山作
海濤每援琴寫之泠然八表也子能從我乎予不能詰
乃作招鶴辭送之今春則至元仍紀元之六年也詞曰
仙之人兮跨鶴以遊六翮一舉兮瞬息乎九州蓬島之
是往兮聖真之與儔招之不來兮使我心憂海虞之山
兮瑤草稠徘徊飲啄兮雲澗之幽吾將聽誦葢珠兮得
相羊於暮秋

送初上人遊方序

吳人奉佛自蕭梁有國時塔寺像設遍江左而吳尤夥焉吳以水為國滙其腹者具區具區別派而湖者曰陳湖：當松江之南大浸幾四十里濤波盪天而其北烟林蒼翠出洲渚之上者磧砂也砂有積藍曰福嚴創始於國朝至大間飛樓傑閣視城甲剝畧不少讓其徒居之既研精於其教法又復購吾儒書數萬卷自六藝經傳子史百家之言每延儒之老於文學者日講肄之俾其徒知仁義道德元與其學不相悖戾所以開明其心焉至有翹楚傑出者則本元初上人初尤工於詩以其所學出為大方之遊非惟其教之尊宿愛其為法器至當世宗工鉅卿若承旨長沙歐陽公侍講金華黃公脩撰晉陽張公博士浚儀段公皆與其進而不可拒也故學士豫章揭公應奉清泉陳公尤所獎與若予則疵賤老朽浮沉里巷間初何所取門至再不厭且出詩文一編讀之皆前數君子與之篇什雄辭奧旨溫然而玉質金相者在他人一二固以多茲何其富耶初不以予無似若將從容講學如前數君子從游以質疑予為言曰古之君子出處不同言行亦異至其不悖乎聖人者曾不少異也儒佛爭久矣儒辟佛者睹儒從佛輒揮呵詈斥然不思均之為儒言行出處尤自不得而同也而况

於好學惡異尚哉前數君子皆於佛無間然若予尤非
敢徼福於佛者言行雖不敢同數公至其出處則甚異
矣出者方貴顯其言足為初輕重若予何所取初求之
不已哉大山深林江湖寰宇顧豈無其人哉初行矣復
求其人而學焉學成而歸之日其有以語我



僑吳集卷之八

僑吳集卷之九

遂昌鄭元祐明德著

記

平江路新築郡城記

吳自泰伯十九世至壽夢而吳始大及王闔廬用伍子胥而吳之城郭宮室遂為東南雄藩世言泰伯城僅周三里二百步在今梅里平墟夫泰伯以天下讓宜其不肯自大其城也及闔閭徙都於今郡城於是子胥相土嘗水象天法地築大城周迴四十五里其陸門八以象天八風水門八以法地八卦城邑既完府庫既充遂觀兵上國一傳至夫差而子胥以忠諫賜死未幾吳為越

併漢亡孫吳嘗建都於此矣更江左六朝以迄於唐末
五季歷前後宋要皆以吳為大藩屏世皇之一天下以
四海為家六合為宮不設險於區々之城郭也至正十
一年紅巾賊起汝陽明年浙東海寇燒劫崑山是年廉
訪憲司僉朝鮮李公巡案吳下深惟平江賦役供國家
經費什之七郡無城郭何以禦寇乃謀於監郡西夏六
十公郡太守真定高公時百須之出於吳者日不暇給
然築城之役則不可已於是會司屬僚佐驗民之家貲
產厚薄計量城之長短高下分築之罷弱戶則悉汰去
之常時役不及而豪強者則糾率之寧夏高公為南臺
御史大夫及太尉首捐貲以助役水司亦捐官帑一千
錠漕府皆捐貲俸然太平日久一旦興大工役民夫十
餘萬當盛夏揮鋤如雲下鍤如雨城之大綿延數百雉
漫不知何從列楨榦於是公曉之以程度示之以槩範
勉之以誠慤必若是而後無善崩之憂民志既齊無敢
或惰遂經始於是年夏四月畢工於秋八月城四向一
仍子胥之舊若水門則仍宋之舊獨啓胥門上建忠孝
王廟餘五門之上亦皆祠神蓋興役時慮暑雨鬱為民
害乃禱於神以祈祐城既完故列祠以答神貺城之高
以尺計凡三十有三城之趾則三十有五疊石三層以

為固城之面則廣丈六尺皆甃以甃仍甃大瓦作水溝
每門建戍樓以謹斥候嚴烽燧當人馬陟降處皆列置
蛾眉甬道門內外構屋設官居之以察非常城於是備
矣其先慮民力不給爰給中統鈔二百五十貫白米一
千斛至是合官民用財凡若干萬定米若干萬斛論者
謂是役非廉訪使公勇於敢為則無以續子胥之功於
二千載之後也城既完吳民始大喜有依衛則又相與
嘆息言曰明公非有一廛之田一區之宅在吳也然苦
心焦思以完斯城者蓋上以為國下以為民也况吳東
北瀕大海西南枕震澤於澤國四通五達之衢也郭郭
之內官糧貯於廩庾者歲數百萬設城郭不完寇攘逼
近將何以為國計乎今既完城以為民衛繼今所以守
禦之者則在乎明有司承流宣化蘇民之力以固結其
心使吳之民愛戴其上如子弟之親父兄手足之捍心
腹夫然後則其民以仁義為干櫓以禮樂為甲冑人心
既固則與此金城湯池併為天險於無窮也已李公名
朶只字仲善

重脩平江路儒學記

維吳有學肇自范文正公父子更宋渡南而吳之文廟
與學宮始大備至國家大一統興學勸士累詔郡國六

七十年之間所在學校誦聲相聞顧吳為東南雄藩學興於范公宜特盛於東諸侯然更頻年郡非不大也而土力實耗於徃時民非不多也而貨力實罷於昔日則夫學校之教禮樂之文亦有所不逮也已事稍上聞於是廟堂慎選守臣而燕人吳侯由彰德路總管仍授大中大夫即拜平江中書遣使以堂帖賫起奉壘書得乘駟南下用示特恩公既至首謁大成殿仰見殿脊勢將傾圮菱桷欹墊欲壓尊像自聖師以下綵繪黜剝窓戶闌楯髹漆皆舊暗俟乃惕焉疚心即哀稽羸節冗濫悉徵每歲廩之入畸度積可敵費乃鳩工庀材一新禮殿并兩廡戟門自聖師以至從祀諸賢冕袞圭佩五采煥發如日麗天且重建外門揭示文廟采芹官臣之所戾至也至是亦一新之禮殿前舊設樂軒久撤去迫近香案殊失廟貌深嚴之意侯命復之雄渾沉厚而廟益以邃密僉謂吳學自數年來支柱庠傾苟遮目前率多具文無教養之實豈若侯誠慤一忱以興學養士為己任也哉乃礲石紀辭以章侯脩舉廢墜之實謹按中吳自泰伯端委以臨其民其後子游生於海虞乃北學於魯聖人之門風氣既開賢者輩出由其山川之秀不可闕若夫庠序之教則尚未大備也至我吳公雖長於北方

及歸典鄉郡深惟桑梓之故莫先於學校之教由是大興吳學今宋社已墟而學宮成於公父子者迄今不墜雖其間張弛有時不同然更久而愈益嚴重則以公父子里閭之故也今侯敷歷中外而以才望為吳守臣其潔白之操愷悌之政要其心不以文正自期待者固不能若是也因紀侯脩學之實而侯之德美因牽連得書謹記

海鹽州學興建記

海鹽於故宋畿壯縣地雖斥鹵而其學宮養士之廩入造士之槩度粗皆有緒而可紀江南歸職方壯縣例陞之州於是海鹽學與州同陞州有學誦薄尤宜加之意况不為過薄者乎第長吏因循而教官又忽畧則其荒墜槩可想見至正七年夏六月松陽葉侯以奉政大夫來為知州侯始筮仕即以才名為江南諸道行御史臺架閣管勾其於興學勸士得於風紀之地者源委遠矣况素勵己以講學潛心於理義則其視學校興替為何如侯未上之先天台黃君國才典教是州睹學宮之弛念事為之難積快於中而未克展布甫十視朔而侯至至三日廟謁禮竟侯謂黃君以為國家列聖相承明詔誕頒致重學校今茲費舍蕪圯不加脩士氣萎蕩不加

振豈守令承宣德化之謂乎君聞侯言即以其目請於
侯曰大成殿春秋合樂以致祭朔望釋菜以瞻拜使蕪
仄而無以揭虔表誠何以謂之清廟燕居閣上肖聖師
申之天々之德容下俾學者來游來歌今而歌墊勢將
壓翼殿東西廡列祀諸儒賢使袞冕圭組黝昧弗章籩
豆壘爵薦裸無所豈非褻慢之大者乎明倫有堂々有
四齋所以待士授業藏脩也苟非涼燠適宜明敞深潔
則欲講肄而討論者何以成其麗澤之益也前之繕葺
者踵相接然率具虛文今非仁侯加之意則亦苟焉而
已耳侯覽君所條列遂惕然於懷謂之曰學宮廢墜乃
若此將葺而新之必不可承昔之苟也苟焉以掠美顧
莫若已也於是侯與黃君稽研商確計饒士之田畝且
踰萬第以民曠而土瘠歲入總什二重以失收冒支蠹
弊全積於是考昔逋祖驗今庾貯徵宿負發見廩且併
各捐衣布之贏得中統鈔若干緡鳩工庀材當炎暘侯
與君皆身董其役而不肯少憚其勞於是一瓦一椽一
甃一礎要必堅緻壯朴可以能風日可以支永久經始
於是年季夏裁四閱月而學宮一新殿前殊淺偏為砌
設樂之軒凡黃君所條列以請於侯者靡不一々就緒
庾福帑庖亦無滲漏於是海鹽之學雖僻處鯨魚潮汐

之孺一朝而觚薨翬飛丹雘煥耀不獨州人士觀感鼓舞以戴侯與君之德若海島浦溆之上漁鹽商販之民帆飛艘纜出沒於望洋向若之際聿觀學宮之興亦皆斂衽以鄉道是則學校之助與為多焉夫昔魯人頌泮宮其在泮者不獨文事而已至於獻俘受馘亦在焉由此言之士成文武之才就道德之實者未始歧而二之也於後學校論政取士以迄於絃誦又其後則惟誦與絃又其絃而罷獨誦而已夫士誠專志於誦則誦者考聖賢之成法識事理之當然本乎身心言行之微達之家國天下之著然則誦可少乎海邦之士其於誦習要必慎嚴乎義利之分理欲之判庶乎仁侯與賢博士道同心一新學宮之所致也歟

長洲縣儒學記

至元三年龍集丁丑平江路長洲縣官元同等言於大府曰國家疆理際天地糧饟之富吳獨擅天下什之五而長洲一縣又獨擅吳賦四之一生聚之繁財用之博天下縣未有壯於長洲者而縣學不建職教不脩故自廿餘年來父兄之教子弟大率富者侈靡而不知禁貧者媮惰而不知所向之方自非興學校明義理則將何以定民志善民俗哉今天下縣皆有學獨長洲於舊理

所在廢址之上木支衡門漫名之儒學然誦聲不聞講
席不設民至有縱畜牧佃蔬圃其間昔孔子適衛稱既
富庶則必有以教之矧今興學勸士之詔數下而同等
坐視其曠墜若此則豈有司宣承之謂哉奈縣無夙儲
官無贏貲竊見徽州路學教授郡人陸德原向嘗捐貲
建甫里書院榘度嚴密列之學官而德原一廛一區無
在縣境者誠得大府勸飭而獎勵之德原宜於此無不
盡其心者矣狀上路總管高昌道童公名德原示所以
德原作而起曰公牧我民厚完我民者無不至今又將
溥善教以漸涵之公之德意厚矣然則德原將何以答
公意哉惟罄竭心力期於壯厚高弘與公德化同垂永
久而已耳於是搜才簡工始於是年三月甲子更八月
丙辰學告落成門廡深敞殿寢尊嚴齋宮講廬庖湑庾
帑一是大備先是贍士廩餼未給德原復買田以足之
於是吳人士與大夫公卿睹學之成嘆息言曰長洲為
天下壯縣使其學聊且粗畧何以稱子男邦伯興建之
意哉今學成實雄壯與縣敵則其人士藏脩游息庶為
稱情也已况明守令為政知本末德原以儒者為學宮
事皆可書乃相率請記於予辭不獲為之言曰三代盛
時吳蓋陋邦自泰伯端委而君吳久之而子游北學於

中國自是聲明文物煥耀四方蓋子游生於海虞而長洲則切其地也今學之成豈徒美觀容飭文具哉善教者本諸其身而已矣故子游之宰武城必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郡邑令長誠能推是以脩其身以及於邑之民將見民化政成風移俗美其秀民良士顧豈無子游之徒出而為邦家之光也哉詩曰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有覺德行四國順之此之謂也請以為記

文正書院記

至正五年龍集乙酉夏六月吉廉訪僉事趙公承僖分巡中吳至則首謁范文正公祠下拜瞻廟貌起敬起慕作而言曰文正公以德以功既無忝伊傅之為輔相以學以識則有功於洙泗道統之傳故其具文武全才出將則安邊却敵入相則尊主庇民其先憂後樂與先知覺、後知覺者何以異豈非聖之任者乎其平生論諫直道正言剴切人主至上百官圖詆宰執為張禹觸犯盛怒雖坐摧抑曾弗少阻詎不猶木從繩則正而欲后之克聖者乎當時天下郡縣未嘗皆置學公至吳首以已地建學故學校徧天下者自公始識泰山孫明復於貧賤中授以春秋遂大鳴聖道於時延安定胡公入太

學為學者師而河南程叔子實遇獎拔其後橫渠張子以盛氣自負公折之而授以中庸卒之關陝之教與伊洛相表裏蓋自六經堙晦聖人之道不傳為治者貿焉罔知適從以至於公而後開學校隆師儒造就士類作成忠義之風以致道統之傳則公之學識於名教豈小補哉公之薨也所在廟食一以忠烈錫名顧茲中吳公父母之邦所宜大建祠廟萬世血食如之何而僅享之於私第况今國朝崇德報功在有書院以祠先賢豈有豐功偉德正學卓識如文正公而書院莫之建則是缺典豈有大於此者乎公八世孫文英具辭於趙公以為先公之功德學識誠如公所言顧惟范宗仰食於義廩食指幾千餘使建書院則官除山長有山長則有廩稍之奉矣今藐焉義廩不自給使但建書院以祀公慎選族人之賢者充主奉斯足矣官除山長則乞免焉於是公從其言時總管古燕吳侯秉彝聞公之所建明即叙公所言請於行省上之中書議有関世道且不設教官而以居嫡者世主祠而行教於事便由是二公商出公帑羨餘命工益址而崇制既宏且固甫完屬元祐記之祐以藁爾膚謏烏敢廁一喙於大賢之門雖然公之功德學識憲僉公知而言之則凡天下之士皆知道

之也知其人而不思效之可乎子朱子謂人之立志必當以公自期待况遊於公之門乎况郡人乎若然庶於公可無負所謂尚友者此也元祐言不腆謹用復諸憲僉公俾書之石焉

重建和靖書院記

宋禮部侍郎和靖先生河南尹公紹興七年用崇政殿說書召遄奉外祠居吳之虎丘先生歿七十有五年吳守陳君芾乃始繪像建祠而勉齋先生黃公榦為之記端平間提舉常平曹君某請於朝易祠為書院乃始買田為經久計江南內附奪於僧有司以尊前賢勵後學不可泯遂已也於是以前以府治東南陬故宋檢法廳事基合若干畝建書院祠先生大德丁未山長王達為荆大成殿前無門徑旁無兩廡居民又加侵牟益見簡陋而士病焉元統丙子新安吳希顏來為山長克復故址又請常平提幹廳基以益之剔蝨弊搏浮濫積力稍久有志重建然猶懼或中沮於是白於大府時中書左丞耿公介督餼吳下聞而善之俄被召復請參政張侯傑侯又入為天官今郡守道童公廉明剛正治稱第一希顏請新書院公曰治不本於學豈稽古崇德之謂哉即選其從事分董程役而籍書院粒米之在廩者糶之得

中統八千六百貫輦大成殿即新址而前為儀門、少
西為先生祠又西為土祠又西臨廣衢為外門翼殿為
兩廡殿後建習堂、東齋廬曰六有總為屋若干楹其
即工始於夏六月甫冬孟十月而書院落成矣初先生
卒於越、亦有先生書院先是希顏嘗為越之書院長
亦既盡瘁完葺及今再調而入吳故希顏每加太息曰
先生學繼濂洛道被海寓其大者斷不繫於一祠宇之
興墜然已何幸而一再獲長先生祠下哉既不佞無以
紹隆斯道之統緒若區、祠宇而復不能殫盡心力則
豈成承學小子之謂哉斯其志有可尚者已若夫先生
師友淵源出處大致皆具勉齋記茲不敢瀆惟槩言其
脩建始末云

穎昌書院記

國家右文崇儒路府州縣莫不有學猶以為未也故所
在有書院即其地之賢者而祀之江南歸職方書院之
建幾十倍於昔若中州先哲之所過化禮樂刑政夫豈
東南所可企及然由仁廟設科取士考於各省士額多
寡河南許洛為天下中然河南士額視江浙裁什之六
則夫兩地學校盛衰槩可見矣夫學既已布於路府州
縣博士弟子員稽經考古已自足於為治若書院之有

無多寡曾何損益於治道而論者則猶懇々以為言蓋先王之敷治也每詳內而略外先近而後遠故自其禮樂之文詩書之澤漸之以仁恩摩之以德義未有不本乎一人心術之精微而能見乎廟朝家國之近遠故曰始於家邦終於四海今聲明文物乃獨盛於東南內外異勢詳畧乖方此中州有識之士所以動心於茲而執事者未必不以為迂也許昌馮君夢周所以建書院於潁昌有不暇顧夫或者之議也以為潁昌秦漢以來以武以文以功以德知名海內布在方冊者槩以多矣然皆莫若蘇右丞萬里出蜀用其所學以相其君及其老也歸休乎潁上自號曰潁濱老人於是夢周請於其長兄尚書公及許下鄉曲之老咸以為宜乃捐衣布之贏卜地於許下之某鄉某原營構結築為屋若干楹中嚴寢以安燕居之聖師後蠲祠以安蘇公像門廡齋廬庫庾庖湏凡書院所宜有者無不備官設山長固不問若訓導之師則慎嚴其選必經明行脩可以成就人才者歲以地三頃之入給之弟子不踰廿員多則耗其師之力旬月季嚴課試^法必第其高下激賞以示勸懲事已畢具夢周言之官々言之憲省憲省言之中書中書禮部皆允其所請由是潁昌書院遂表著於北方夢周昔為

温州路經歷嘗梓鉞六經圖諸書及為平江路推官得庸學語孟善本并小學書夢周更為高經下註其為書版凡若干卷悉以歸之書院而不以私於其家其平日捐金以購買之書籍自六經傳註子史別集以至稗官雜說其為書凡若干萬卷亦悉歸之書院師生有欲借之者則具姓名列書目而以時謹其出納且慮書版所在民間得印者什無二三強有力脅之使印者什則六七是書板為學校累又買某鄉桑棗地若干畝計一歲之所入畢一歲紙墨裱補工食之費則止矣其規制若是不惟勒之石又且聞之官其間防閑之纖悉意度之委曲記有所不能竟者皆鐫之碑陰夫書院之設宋初裁三四長書院者皆郡太守職也固未始立山長與學正既立山長學正必積年勞著成績乃始陞郡博士於是學官徃々多庸常衆人夫以常人苟歲月則其所以教之者豈能成天下之才以待用乎後之來主院席誠賢者也固所不論其或不也當念夢周之創始是豈官高祿厚與夫祖父貲產哉是皆其兄弟躬履儉素銖寸積累不忍令其子孫獨有之也於是建書院與鄉里共職是院者當察夢周兄弟之心篤志以職教養至公以司出納庶彬々許洛之士不讓乎大江以南所謂本諸

身施諸家國天下出處進退彷彿乎潁昌老人是則馮君之意也可不知所尚哉

吳江甘泉祠禱雨記

吳槩以水為國東出而為吳江其為州郭低窪人烟聚落於浦溆之間洲渚之上耳州既左江右湖雲濤烟水其為神龍之宮靈恠之宅尚何異哉自非神龍以著靈而人托龍之庥以為命則其四封之內呼吸而治之者顧何難哉州之東行涉江湖而為橋者相望獨第四橋之下水竅深味竅甘色湛：寒碧唐陸羽嘗品第入茶經則其異於衆水也必矣世傳有龍居之州人即其橋之北水之中泚建祠以享龍謂之甘泉龍王祠其來蓋甚久矣至正三年夏大旱田禾焦然就槁民心皇：無賴時高昌雅實理公為州達魯花赤憂心惻然乃捐已俸市香燭宿齋戒躬致情詞於昭靈觀道士富恕乞為將誠籲天而公率僚幕胥吏之屬悉徒跣謁龍於祠下再拜稽首為民請命富君乃用其教法役神召龍煉鐵符投橋水符終入而雷殷：自水起玄雲四垂雨即隨至公忽驚且喜以手加額曰神明不遠如此哉船迎龍漫至州署有赤鯉躍入公舟中公命僮捧縱之波雨霽沱告足即昭靈設醮謝比竣事復迎牲祠下合樂大饗

以答龍神之靈貺是州遂成有年於是州之人驩然曰
吾州依龍以為命故水旱必禱然未有若我公誠心懇
一念之頃神人孚合其嚮應蓋若執左券交相付者其
故何哉遂昌某曉於衆曰若知公嘗為泗州長吏乎天
久雨泗之民將為魚公牋詞請於上帝詞有曰甘減一
年之壽祿願起百姓於泥塗詞焚而雨霽然則公之臨
政愛民至不惜身命有如此爾民亦知之乎於是州之
民悉公之心戴公之惠恃公以為命有在矣作禱雨感
應以記之

伏蛟臺記

山精木恠地妖水孽蓋亦莫非陰陽合散之所為故雖
太平盛世不能必其無有然當盛時君明臣良朝廷清
明海宇寧晏人之奸雄鬼之妖孽一皆屏遁消釋各安
其類於禮樂刑政之脩明旂常廟社之尊顯天氣和於
上地氣暢於下人之類安舒泰阜於兩間蓋由此也然
神仙竒異之士雖不屑於世用而心則淵乎天地之鑒
也靜乎萬物之準也故能見人之所不見聞人之所不
聞過計私憂遠在數千百年之後又何止冬起雷夏造
冰役靈召神變幻目前而已耶世傳九州都仙輕舉時
嘗有縣記謂後千年江心生砂磧下掩井口則其所斬

之蛟當復出時則有地仙八百人而師則在豫章於是
番易胡君道玄之生適與懸記合君生有異稟幼斷葷
血紙衣草屨而其道術每於水旱蝗疫有時而取日雲
天借水淵泉起瘡癘殞螟螣其應皆章：可稽也乃至
正四年秋君艤舟東湖夜睹光恠赫然出隄南即其地
得鉄券一玦上有盟告之詞則都仙斬蛟之埋銘也要
與鐵柱相表裏可信不誣南臺真御史為胡君築臺以
券瘞其下而名之伏蛟臺奎章學士青城虞公為之記
夫仙真神人豈有戀於世而私憂過計出於人所不見
不聞而又遠在千有餘年之外茲胡君克紹都仙之烈
應縣記之言睹神幾於未動之兆伏精恠於欲作之先
自非仙真神人斷弗能若是蒙莊氏曰至人之用心若
鏡其胡君之謂歟臺成之五年續為之後記云

周玄初主醮來鶴記

古者聖人出而麟鳳龜龍亦出以彰其瑞事明載書傳
必非厚誣斯世然豈聖人有意為之固不然也蓋厚德
之積疏之為祥風潤之為甘雨著之為景星慶雲夫若
然者使聖人有意而為之則不足以為聖人矣後世道
家者流其高者輕舉次者長生又次者方藥煉餌又其
次者醮祭科教若夫醮祭則有交於神明之道焉神明

者玄虛冲漠非視聽所能親接然禍福善每若司其柄以答響是豈神明為不可依憑也哉古今文士稱鶴為仙禽道家以鶴為仙驥世之人皆言仙鶴仙鶴云方人設醮祭之時壇陛嚴整儀容肅齊鐘磬華香冠服笏珮之類罔不端備儼然天神之是臨也人之情哀生於丘墓敬生於廟社人方傾誠神斯來格所謂仙真神人跨鶴而來者詎可忽於視聽之間也哉吳人周元真字玄初自童時即好老氏之學稍長為道士詣嘉禾城東紫虛觀禮其師李太無既本之以輕舉長生之道又參之以脩煉醮祭之術於是呼風召雷致晴雨若有神人從役之無不響答焉以吳城報恩道院虛其席即來歸主之至正丁酉夏吳守禦萬戶沈侯實薦母設醮禮延玄初提點法事其精誠孚格遂感白鶴盤空而來或引吭長鳴或低翔獻頂其多至四十餘隻與人相親若狎若馴良久斯逝一時之人罔不瞻仰嘆異士友徐正甫預同觀者數輩咸賦詩頌美之惟侯以虎羆之職亦加起敬起悚乃索予為記夫鶴一羽族耳其往來靡常其性莫可馴狎其視麟鳳龜龍固不類其應祈而來非有神人司之與異人所致之吾未之信也吾之氣順則天地之氣亦順彼景星慶雲祥風甘雨要皆聖人以和召

和之所致不然冲虛玄漠之表非人視聽之所及烏能
加一髮之力於其間耶然則玄初不得不謂之異人而
茲事不得不謂之異事春秋紀異則書故予不靳樂書
之用冠群玉云

白鶴觀祠堂記

國家混一之初世祖蒐羅海內才俊用之惟恐其或遺
於是魁竒磊落之士徃々顯功名於當世若嘉議大夫
平江路總管致仕郡人張公正卿是也公初未冠即北
上膺仕儼直殿廷出入禁衛久之成宗愛其小心謹飭
賜名伯顏大德間出官江南累陞漳州路總管原公自
膺柄用四貳郡政一留鹽運同知將老而再牧名州至
以清白謹愿見稱恂々有古循吏風朝廷推恩累世於
是公大父海贈中順大夫清河郡伯大母何夫人贈清
河郡夫人父憲江淮財賦副總管累贈廣德路總管母
鄧氏封清河郡夫人室人沈氏封同於姑公父子自念
臣子所以報其君親雖瀝肝膽未足以罄萬分之一矧
人之生起滅在呼吸間哉審以別業之在郡城鶴舞橋
之東者舊為宋信安郡王之藏春園也基頗宏敞近為
建構雄麗而敬歸之太上教法大道上以祝釐以報君
下則立祀以報親初名之曰報恩道院舊植古松一株

於井傍大已合抱高踰數尋二百年物也道士張應玄始廬其下遂有群鶴自東南來盤旋於空久之鶴下時於松弗去經歲作巢其顛大如百斗盎每晨長鳴屢獲竒驗張既羽化復倩括蒼趙真士知微番陽蕭鍊師玄中皆克脩虛淨玄妙之學而行之為人所推重而公益厚禮之俾相繼主席仍割腴田若干畝餼其徒趙與蕭狀其事於朝乞更道院為白鶴觀當寧可之請降璽書護焉由是白鶴觀之名著於吳中矣未幾公捐館舍趙與蕭亦以次委蛻張弟子席應真博通玄典兼讀儒書踵構觀宇輪奐一新仍即觀東為祠堂以祀公及清河伯以下凡幾主每遇諱日節序用玄教薦享之夫公歷敷中外為時名臣其卒也史有傳家有廟祭有主然而公之神靈無不之所以屬厭其施心者自非揭虔祠宇晨香夕燈則何以妥公之靈也哉觀之始末故學士揭公已為之記故於基宇所設道流所聚則蓋畧焉席羽士懼更久而張氏之厚施祠禮之報享併所以自列於道家者非勒之金石則何以章示永久此祠堂記所由請作也張氏世居吳長洲之相城公之嗣子都中以蔭任黃巖州同知克世家業云

福山東嶽廟興造記

國家思所以惠安元、莫若慎選守令於是浚儀王侯
某以至正戊戌授平江路常熟州知州莅政之二年化
綏德懷民用大協百廢具舉故福山東嶽廟著興造之
績焉按福山距州四十里而近北枕大江即唐之金鳳
山也後以山形如覆釜覆與福聲相近因名之福山云
山萃起於海虞之邦聳秀深特宋仁宗至和初邑人建
東嶽廟於山上已為吳下叢祠之冠哲宗元符間復拓
其規制而侈大之及高宗渡南金兵迫逐不少置東南
郡縣悉被焚蕩而福山廟與常熟縣巋然獨存吳人益
神之紹興二年邑人請於知縣施侯乞崇大廟制以答
神貺蓋岱宗遠在魯而福山則宋京畿近地東南士民
奔走祠下乞靈祈福於是福山嶽廟遂為泰岱行祠之
甲宋入職方七十有五年矣而王侯來為是州廟制非
不宏大也然歷年滋深棟宇腐撓丹雘黝昧侯即首捐
衣布之贏以獎率州人士撤去敝陋一新廟制而繚以
垣墉先是殿無前軒侯建屋若干楹庶朝謁拜聽有餘
地仍為若干楹以祠福濟李侯王以國家漕海運萬里
濤波惟天妃是賴爰即廟之左作天妃宮復別建方丈
之室以居司廟之人又作官廳若干楹以待守土吏歲
祀之日焉竊惟福山嶽廟由始建至於今茲三百餘年

矣顧未若今日之極盛而甚完也於以見王侯為州有
餘力為政有餘暇神人於是誠有攸託則侯之賢其可
泯々無聞也禮五嶽視三公至唐開元中尊封五嶽加
王爵及宋祥符五年遂加帝號國家一天下禮秩百神
復加徽號以著尊崇之盛典夫岱宗既在魯由魯並海
岱東諸侯凡尸冥權以福東土者要皆泰岱宗而主之
也則岱宗於東吳有祠廟惡得以封內山川限其遠近
也哉况福山鎮峙海虞糧儲之富當東吳什之三自非
明神依憑山川以出雲雨歲何以能稔民何以能治國
家何以能有所藉於無窮其為之記以章明神之休以
著王侯之美匪誇詡也覽者固宜敬慎而無忽

無錫泗州寺記

昔恭伯東入吳建都梅里聚至今號恭伯鄉宋嘉定十
六年鄉之建安菴比丘了忠之母劉素奉佛以坊莊之
田建僧菴於鄉之壽里時菴名崇報俾了忠居之宋法
非敕額不敢造寺端平二年請於官乃以常熟縣泗州
廢寺額易崇報菴為是寺定寺制為甲乙住持而了忠
則泗州寺之始祖也忠買恭伯垂慶之田九百餘畝以
飯其徒已而忠示寂塔其骨於建安忠十傳而為宗永
值宋亡寺燬有所謂招民官張宣差者據寺田寺之徒

客散去則寺僧元吉睹寺廢墜乃別禮垂慶鄉祈福皎公
為之師、資異於派故泗州寺僧却歸建安寺及至元
十年平江北禪寺乃冒認寺田於張泗州香火且絕至
大德八年寺僧懷信智明痛基業之殞墜也於是訟於
官莫之直明之邑人朱君某者捐貲以相信與明乃走
京師訟之於宣政時仁皇在青宮有以其事上聞遂降
令旨俾宣政斷寺田歸泗州論者許信明之於泗州也
侵疆克復功莫大焉先是大德十年寺僧契理建佛殿
於廢址明年仁廟仍降旨加芘護且明言契理領衆使
之住持更七年為皇慶癸丑天子復煥德音賜璽書加
外護契理於是建法堂構方丈理一傳至德言則建覺
皇寶殿若捐衣盂以繪塑佛像山門兩廡以次畢工者
則又智明也夫泰伯之為鄉也自宋迄今聚族而居者
渾、湛、蓋亦多矣然而廢興變滅不啻如浮雲求如
泗州已墜而復振至今其區、基構熙朝為璽書加護
非其徒才幹卓犖有足以動人者惡能若是哉况自國
家卹民艱難勤役及釋老穹樓湧殿一墜不復興者所
在皆是茲泗州僧徒上當圖報夫天恩下當思先人克
復之艱精脩謹守以保乎勿替不惟禪釋之教有輝而
於世道重有勸焉因釋智明請為疏顛末勒之貞珉以

昭示於永久云

簡村順心禪菴記

普應國師道振東南時所至為寶坊一切棄弗居顧尋山崖水阻草棲浪宿以自遁逃其聲光吳江簡村在震澤東南陸土腴而勢阻由垂虹橋望之其烟林聚落可指顧見也比丘理悟再世有其地可三頃餘草苫田廬僅庇風雨悟未祝髮時嘗一再延國師居之俾之安禪而却掃蓋悟雖生長大家而實心慕空宗未幾徒步登天目從國師剃落爰即是為順心禪菴而實徼師悲願道力開創厥始庶永其傳已而國師示寂悟於初心尤益勤勵寒暑一衲晝夜一簞草衣蔬餐破敝捕惡同門禪者喜悟頽然委順有若此也於是智者奮謀朴者効力撤去舊小遂成精藍一是素堅不事雕繪屋瓦鱗比出町畦中居者晝而農夜而禪圳澮溝塍近在簷檻粥魚磬鐘答響風水其三時之勤為終歲之須要皆食其力而非苟取於人見者以其役力而休心知其為勤行道者之居食其力不足則買田以給之十方禪人拏舟來者飽其飢而憇其勞俾之安居究道而期其必契必澄焉主菴席者必志願敦確僉議允請其隸事徒衆則率循菴規分掌庶務其條具碑陰夫悟堅廣施心不惟

不有其貲觀其放寘枯寂且將不有其身誠以佛之道
溥博周徧公天下而非已得私觀於此而知易之為卦
矣夫同人于宗而有吝之道及同人于野而亨宗狹而
野廣也然則儒與佛其大致雖不同然其道之行俾人
不獨親其親而子其子則亦未嘗不同也今是菴當震
澤風水之會其來者非有一日之契也然以其規程一
出於公而無私觀者固已思過半矣况國師之道厚大
深宏可以蔭永久而庇無窮則是菴之期於弗替可保
也矣

立雪堂記

榮祿大夫江西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高昌簡齋公
懸車吳下休心空寂一日語其門客鄭某曰昔普應國
師倡道天目時予先君秦國公方平章江浙以其素學
參扣於國師國師之弟子東殫三韓南極六詔西窮身
毒北彌龍沙則其近地槩可知已今中吳師子林主者
天如和尚在國師之門尤為得法上首穎異秀出者也
余今所寓與師林相密邇時：扣門瞻禮請益其為室
不滿廿楹而挺然脩竹則數萬箇與其徒休止其中蒲
團禪板如大叢林勘辨根斫以發明國師之道名公貴
人向師道風叅拜跪跏獲聞一言如飲甘露然師機用

險峻傾企莫及至乎杜門却掃經歲不出予雖不敏竊嘗觀師方以大虛空涵納沙界王公士庶貴賤雖殊生死泡沫起滅無異自非師隨方誘掖倡明心宗則國師之道幾乎熄矣予胄出高昌依佛為命睹茲僧寶敢同寒蟬第以學匪房裴艱於纘頌輒為師手書二扁名說法之堂曰立雪禪燕之室曰臥雲仍命工刻諸梓而揭之以寓叅承之意子為我記之某曰嗚呼世習下趨豈但人情而已要雖出世間亦罕不為名聞利養之所動若天如師者殆所謂杳象渡河金翅擘海為砥柱於波頽瀾倒之日振清風於炎埃腥霧之中也歟夫自少林立雪傳心八百年後至普應國師而其化益隆今師上繼普應直截衆流弘倡大法使真叅實悟之士永懷依歸是則簡齋公立雪名堂之意良有以哉是為記

掛蓑亭記

宋丞相富文忠公其子孫渡南而散處者往、有之及江南入職方故家遺轍往、寄迹於釋老異教而公之諸孫曰紫微者遂為道士於吳江之昭靈觀為屋不百楹而神明偶像居什六七州境既狹而紫微又不樂與凡構接恒飄、有凌雲之思謝去而未能乃於州東雪灘之上結一亭甚隘覆以綠莎僅庇風雨婆婆然儼如

一蓑之懸也遂扁曰掛蓑蓋將與三高神遊意猶未足則又繪仙山訪隱圖寘於中若將尋真蓬萊訪其師安期羨門於雲海之上以究竟黃老之說而成遐舉之願也某與紫微方外友也乞記於圖之左為之說曰神仙有無不可知然自秦以降世主每甘心焉使誠有之其神靈長年變化於兆朕之表奚必山林岩壑之間哉豈山林巖壑幽閒深閔人跡罕到仙者乃始樂居之世固有高世遁迹之士膠其光而不耀卻其名而弗居俯仰以自樂優游以終老則山棲樹巢不厭深密者古蓋多其人未必一皆然也槩亦隱者之流耳夫隱者如沮溺荷蕢之徒雖聖人不能語之化其卓識遠見世蓋有不得而聞者今豈無其人乎紫微訪而得之某雖老尚將從而究問焉

計籌山巢雲樓記

向年當塗杜真人以養身安民之道遭遇世祖皇帝論辨陳說恩光穆然已而歸休計籌山其大弟子有曰姚桂菴高士者獨得真人所傳之道脩練葆晉淵輝而神瑩玉立而長身嘗繼真人主席昇元觀、在計籌山之東真人嘗建蓬山閣以為盡得山之神秀若海上之蓬萊然姚君既羽化其弟子天台柯君德嗣號巢雲巢雲

之弟子洪善淵者乃於閣之前用其師之號建巢雲樓
樓突起於蓬山閣前群峯起伏映帶綿亘延接所謂山
之神秀又畢獻於樓之四阿樓甫成而柯君亦仙去夫
山名計籌者按吳越書以為有辛斫者蓋有所養抱而
隱遯於此當吳越吞噬時范蠡嘗從斫問所以取吳之
策斫與偕登之觀覽指畫若規見其勝負然者故得名
夫杭之諸山雖皆原於天目其龍拏鳳騫傍枝次脈氣
勢飛舞而沓至則皆莫若計籌之一山故宋楊和王沂
中即中山以為墳昇元觀乃其香火院也方真人在京
師時世皇恩遇殊厚然每日乞南歸江南名山川非不
多而真人獨孳、愛戀乎一計籌則山之奇秀槩可想
見矣昔真人延予蓬山閣上較讐群書巢雲樓未之建
也迄今四十寒暑矣顧予方飢驅餬口於吳中雖欲復
遊山中莫可得茲冬舟過婁江會善淵於婁江之玄真
道館念予嘗承真人知遇之厚端來吳介道侶步宗浩
甫請予為樓記也夫計籌之為山固予所熟游善淵又
指畫言巢雲樓得地之勝雖未能登斯領覽而巖巖之
態度松杉之鬱茂泉石清出而棟宇深靚則固已了然
心目之間因為善淵言昔邃古之初固巢居矣禮運所
謂橧巢是也及聖人者出創為宮室上棟下宇民安攸

居故莊周氏以為樹處則惴慄危懼將以矯齊物情夫何唐時又有年老隱者以樹為巢寢息其上而謂之巢父耶若雲可巢則李太白詩有謂吾將此地巢雲松故山翁巖叟往：自號巢雲夫雲為陽氣山川所由出晴雨變態甚為不一至峯巒林壑高深幽密之境則雲在堦除在軒窓在几席近有在床榻者是雲可接可攬可畊而或可卧者烏不可困耶况爾仙真往來乎太虛恒以雲為乘矣則樓號巢雲要不為過且善淵名樓不忘其師尤可嘉明春當來拜真人蛻冢其樓四向景致予雖老尚為賦之

純素齋記

楚漆園吏以內聖外王之道斂之於精神純一之中廼曰其人純素可為真人夫真人者大浸稽天而不溺大旱金石流土山焦而不熱世惡有若人哉蓋指此心而言也人之為心湛然純白一念萬年則雖為賢聖為佛祖要豈能外於此哉東晉遠法師在廬山脩念佛三昧謂之脩白業夫白與黑對暗還黑日明還白雪：山大沙門教學佛者至矣盡矣又豈待予言也哉吳僧如瑛者號白石潔素而好脩依止磧沙寺毅公文室為侍者乃取漆園吏之言扁其齋居之室曰純素漆園之言不惟

是而已又曰虛室生白吉祥止々漆園著書時佛之為
教東震旦未之聞也良以佛教寂滅而莊助老氏者其
教清淨清淨而虛無虛無而寂滅要不可歧而為二雖
周之書肆行而與其言自相脗合也瑛也浣濯其心身
服膺乎佛祖之所垂訓則雖拾薪鬻石山顛水涯精進
不惑則將見純白真人無二無雜我即真人真人即我
雖佛與祖亦何異哉瑛年未三十能精進不退定以予
為知言至正己亥亥月朔記

虛白室記

西隱菴在吳城對門東一舍而近郡高僧賢哲翁之所
建也菴非有廣殿脩廊之宏麗然當江湖之會文漪驚
瀾天光雲影朝夕晃漾簸蕩在几席間蓋亦精藍云其
徒在別峯於菴東南初一淨室扁曰虛白索予記之予
嘗讀莊周氏之書曰瞻彼闕者虛室生白謂人能遺聲
色之雜去嗜慾之擾而一任夫性則道集太虛之宅而
純白生焉其義若此周蓋老氏之流別峯佛者也老佛
果同道乎不然老之道清淨亦在乎養性佛之道寂滅
亦在乎見性々無不同與生俱生而不可不養者也苟
能養而有所見則本性虛明舉天地萬物莫逃乎明鑒
之下何虛之不生白也哉別峯寂然燕坐是室以息群

動則必心靜性靈四維上下皆成虛空雖晝之日夜之月其光明亦同普照十方矣何有執着乎何有垢乎佛乎老乎莫之同乎莫之異乎此少林指以單傳而神光遂入於雞足山者其能外此虛白否耶姑及訊之用以為記

趙州守平反冤獄記

儒者存心不累於物故能超然遠覽於情偽之表流俗之人則不然遇事屑之較彼我計利害心非不知其事之枉直也顧乃怵於浮言惑於妄議局之保自己而彼之黑白有不暇計焉於戲使人盡如此則所謂司平於我者我何賴焉夫司平者非一端然莫重於獄者狴犴之中捶楚之下酷吏所煅煉至有反是實者夫及逆天下之大惡也平人不勝其楚而曰反是實焉由此言之它可知已惟其心不累於物者鑒空衡平為之體妍醜輕重舉莫逃焉一為煅煉文致之所惑而不推其情狀所由起未有不錯繆者矣然人心日偽世道日降荏蕙不能化茅蕝矣况其他乎則其呼吸之間變詐機巧旁午蠱出竊謂皋陶復生於今亦豈能悉其情與狀夫儒者其用心萬無過於皋陶也然於滋偽愈詐之日其心不為流俗之所移也乃能洞見其情而不惑斯其所

以為可紀錄也歟王昉字季境其先閩人大父中書平章公其父則江浙行中書省參知政事本齊公也至元五年任淮東宣慰司奏差未幾侍父病歸吳下終喪仍往淮東陞都府宣差至正八年八月十六日府同知上任而昉職掌堂食公宴當其職所隸所謂茶酒夫翟四者以蔬釘不謹令別具鮮潔翟不從乃叱直廳軍夫戈占負翟四令獄卒張全隔衣笞其臀兩下昉以張笞不力也奪張手杖自捶之亦兩下耳翟方整換蔬釘終宴逮暮方散去翌日翟復到府署少頃即歸時維揚大疫染者多暴亡蓋翟已染疫顧身隸官其出乃強勉更四日翟四者死府饗人鄧德者翟疎遠親戚也嘗以割烹遭昉撻於是嗾翟妻蕭訟其夫死不以命先是揚州路錄判石琪目擊昉由元戎以下以其名臣子禮遇有加每諂事昉恒欲具酒以啗昉、拒絕之兼以驛騎數不足昉烙琪所乘馬以足之琪恚無所洩及見翟妻訟夫遭昉捶死乃大喜教蕭以為翟不死於杖而死於昉用靴脚疊踢其夫臍右凡兩脚於是翟殞命昉既就逮戈占等証佐不得同琪為畫策別立証同証佐而加之榜掠驅拽且更卷十六日字為十八日所以誣陷昉者無不至兼帥府憲府兩不相干錄事司不能無觀望而得

以高下其手焉。昉既不勝苦楚，亦自誣服。獄成上府，凡囚在禁憲府，當以時獻昉，或審異獨漏昉，不知加省錄及憲長。它除揚州路及憲府，以昉家屬訴冤，頻切乃始。選委泰州知州趙公威鞠之，公即追蕭所告狀，反覆披閱，見擦洗告日兼証，佐皆非當時與見昉捶翟者。檢翟死既在八月廿一日，緣何江都縣繳申屍圖却在九月十四日兼訟昉踢翟死。公論甲舉右足當踢乙身之左，緣何訟昉舉右足踢翟而踢傷痕反在身之右乎？使誠以臍右致傷翟，當即死，緣何更五日後乃始死乎？凡所以誣昉者，卷紙色不同，墨濃淡亦異，兼昉招辭皆非昉手書。公既洞見底裡，即命吏以此數端立案駁問。該吏莫珎以下誣証，作等四十餘人，或首或招，盡發石琪所謀而琪避罪逃去。於是昉之遭誣乃始平反，而明著於淮甸。昉冤既伸，而公以文章之純、道德之懿、英聲茂實，海內傳誦。於是聖朝召拜翰林待制，予念參政公無恙時，昉嘗從予游，聞參政卧病久，其薨至無以為斂，忠愍公死，王事朝廷，賜田十頃於吳，以贍其家。舉族之人食賜田者常千餘指，而賜田所入每缺於水旱，故其家窶困日甚。重以昉不幸遭誣，既在獄，其家訴冤入淮，幾二載，囚糧不可以飽。昉諸兄弟更貸以救昉，垂死非公。

以儒者用心不為威怵言移灼見冤抑即為平反則眈
死犴狴必矣夫能平反冤獄國有賞典豈公所喜哉傳
所謂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也顧儒者心術之純不
惑於文致煅煉不動於是非利害曲必為直之枉必為
伸之蓋其心初不求人知而人自知在公不加喜人不
知在公不加愠此儒者用心之恒使善於頌公者必曰
陰德陰德云夫德必積而後成然其積之也要亦行其
所無事今天之所以報公者將由掖垣論思獻納匡益
聖明以福海寓則凡天下誣枉者豈特眈哉將使沉冤
盡雪枯朽蒙惠人心和於下天心悅於上是皆公能以

道參輔廟堂儒者所能致非公尚誰望之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卷一

雍正二年四月留枝吳縣王逸陶藏本
此予鈔本中之第一種也
枝王醫宏藏本一次



元鄭元祐僑吳集

十至十三卷文集下
連附錄百八頁

記
碑誌
行狀
哀辭
墓志
附錄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僑吳集卷之十

記

藏書樓記

與天地相久遠者聖人之道也然道非書則不傳故六經所以統天地之心若夫史子百家之言其載道雖不能無淺深措詞不能無工拙下逮芻蕘稗官亦未有背道而可以傳世行後得齒列於藏書之家者故藏書之家自經出坑焚漢武表章以後今幾二千年儒先班輩出其翼經以明道析理以傳經其於三才萬物之理治忽幾微之驗名物度數之詳興壞理亂之故其為書充

遂昌鄭元祐明德著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棟汗牛藏之中祕者固所不敢論若昔張氏晁氏葉氏
陳氏其所藏書既竭其貲力以營購又竭其心思以表
題然今書雖散亡而猶可以見其嗜古而力學視築臺
榭貯歌舞變滅於須臾之頃者相去豈不萬、哉雖然
藏書者豈徒聞卷帙之富競籤軸之美哉蓋將講讀討
究以致其博及其至也則必斂之於約以驗其所自得
者焉不若是則是夸多鬪靡也則是求知干祿也曾何
足以致博極之功研諸家之說也維揚陳君季模家馬
馱沙之上沙當揚子江之心而百川之水悉匯焉既久
於是至其子天鳳字舜儀生有異稟由髫髻以至於冠
惟理義是說惟圖籍是耽君愛其子之嗜學也於是
以其家舊藏書合新購而得之者凡五萬餘卷築樓於居
之東而藏書於樓之上樓之前鑿池以瀦水其後萬竹
森立都水庸田使白野泰公為篆三大字以揭之乞予
為之記曩杜徵君原父每道陳君之賢今徵君已逝海
內猶所稱尚則君之賢詎不信夫故為記於樓壁俾讀
之者當知陳氏藏書之意不為科名發也不為利祿設
也蓋以為及身窮理非誠有志於聖賢之學者不足與
語陳氏藏書之意也異時舜儀盡讀其父書據博約之
要探天人之際外功利之說悉其精不忽乎其猶明乎

遠不畧乎其近聲望學業充然被大江之北南是則陳氏藏書之驗也若夫登樓而四顧山川風物予雖老矣君能歎於樓之央猶能一為賦之

德聚堂記

海虞陳子善名其燕寢曰德聚堂索予記之嘗觀諸易萃固聚矣若渙則渙而非聚也然聖人皆曰王假廟夫能聚合渙散之人心孰有嚴於宗廟孝享者故曰社稷宗廟之間未施敬於民而民敬之況於王者翼、禋祀之時乎昔晉大夫見冀缺耨其妻饁而敬也即曰敬德之聚也是知春秋雖尚戰爭而士夫之見道固已如此後更程謝諸儒乃指敬為聖學之始終然其實不外乎德之聚而已聞子善兄弟四人友愛篤至家居更二百餘年繚垣之喬木傳家之腴田歲長而日植者數紓而蒼蔚人知其根深柢固食其德於無窮矣予入吳未廿年其變故相尋者日接於目也而陳氏兄弟厚有其家之久非孝弟之心詩書之澤凝聚而不散安能爾乎夫吳之人使盡如其兄弟亦何至於變故相尋耶為之記豈但美夫陳氏兄弟併以告夫吳之人

宜遠樓記

昔吳越錢武肅王承五季昏亂據有浙東西更三四世

王挈其國歸宋迄今四百餘年宋社已墟而錢氏子孫
尚有能讀書以保其門閥而不墜者若毘陵錢子常是
已子常居太湖之滄於是面湖建樓曰宜遠良以湖之
大三萬六千頃其島嶼起伏於渺茫之間者七十有二
其最勝則洞庭莫釐與馬跡也其西則軍帳其北為九
龍諸峯莫不呈竒獻秀萃於几席凭闌縱目歷、蒼翠
可指而數迴波驚瀾煙帆風舶變現出沒孰為端倪葦
沙蒲沚水鳥飛舞疑有仙真往來顧盼於滉莽之頃豈
但漁人楫師之謳吟哉夫吳以水為國敞明夷曠固可
眺覽子常之樓近者皆可悉而無遺其尤遠者目睫有
盡而物景無窮將不在乎數百里之間而必極於無際
也凡物自大視細者不見自近視遠者不明有明目者
可以及遠矣其能了千里於決皆乎然則惡乎而可宜
乎遠其宜乎遠者舉無碍於目睫可也雖然此局於形
體言之也人之靈蓋有不依形而立不附體而存者是
豈可以遠近限哉子常先得吳興趙文敏公遺書二大
字揭於楣而乞予記之夫物宜遠者豈但物景而已太
上立德其次立功立言今圖史所載錄者遠者千年近
猶千餘年誦而傳之無不宜舉而行之亦無不宜是宜
遠之義也豈區、目睫之謂乎

芝秀軒記

凡鍾秀而盈乎兩間者人與物也然舉莫若乎人、宜無羨乎物而猶有取而羨乎物者非以其常而以其異也今夫草木為物至夥然未有不根而萌不土而植者獨芝之為物不類其生非由根其植非由種抑亦可謂甚異也已然見收於神農之書得取於楚人之騷至形之登歌清廟書之紀年國策告於神明頌之天下其盛至於宋大中祥符之間芝之為瑞至不可勝紀若有仙者以之為服食為樓觀自非秀異超出乎尋常草木則亦惡能若是哉吳人馬君瑞家婁江之上有取乎晉人煌、靈芝一年三秀之章也名其燕寢之西曰芝秀謁予記之予觀馬君年垂八帙而神宇澄朗視聽明徹諸子及孫皆讀書慕義其森然庭砌間者皆芝蘭玉樹也是皆君一身善慶之積蒸為嘉祥䟽為瑞應顧芝之秀不土而植不種而獲者所能髣髴哉故善觀物者其嘉祥之應在焉君之家正不以物之異而特在人之常耳君登期頤上壽行且見其子若孫其秀不於芝於其人其瑞不於家於其國由此言之芝誠足以致瑞又豈止於一年三秀哉雖布濩乎君之家不異凡草木可也為之記庸何辭

松石軒記

昔夏后氏分畫九州而青州有鈇松恠石之貢當是時風氣初開人未必有耳目玩好也儒先不能無疑於此以愚觀之玩好於時未必能然韶樂以球為主故后夔言樂獨於石則曰於擊石拊石然後百獸率舞鳳凰來儀蓋石音難和故磬必泗濱之浮今以靈壁所產之觀石用以為磬然非秀絕者不能有聲音之純故商頌曰既和且平依我磬聲然則恠石之貢蓋必異於尋常也已降自唐宋始以石為玩好然後石之品益繁宋宣和間於物無不品定故以太湖石品冢高唐李贊皇牛竒章二人相業雖不同其於愛石則一也中吳在宋為畿甸至今荒圃廢宅石一燬於劫灰者在、有之若夫松之為貢棟梁榱桷禪房狙杙無不可者至乃蟠紐詰屈懸根獻秀始以松為園池亭沼之觀玩今叅知政事澄江朱公以雄偉之姿遇風雲之會養母夫人以孝待鄉曲間以誠故能出搃戎機震耀乎諸軍之上入贊太尉府政雍容乎百僚之端公私第在吳城之正中深沉宏固於其客次有松有石左轄番陽周公扁之曰松石軒仍作大篆以表章之夫大參公擬之於松則清廟棟梁也擬之於石則韶樂天球也賓至而燕集於茲語笑於

茲攬松之堅貞攬石之秀潤其所以為國幹播民和者夫豈尋常松石之謂哉

春暉堂記

六經所以統天地之心者豈有他哉不過明君臣之義父子之親而已若夫詩本人之性情達夫倫理所以發明父母之於子之於其親慈愛孝友由乎心術之微顯乎事為之著其本末先後終始小大蓋莫不備焉其曰欲報之德昊天罔極可謂至矣至乎唐之詩人其於三百篇雖未必一本乎性情之正然有関乎世教則其義一也故孟貞曜之詩曰難將寸草心報答三春暉其曲盡人情發明人子之於父母恩猶天地深婉微密亦何異乎欲報之德昊天罔極者乎去之數百年諷詠歎息要與蓼莪陟岵相表裏是則詩之為教有関乎人心俗化如此高昌觀君德亨簪纓世胄筮仕於朝自其先祖翰林學士其先尊客省使皆以純孝著聞於時逮德亨甫八歲而其尊人不祿母夫人撫腹鞠育以迄於成立用客省君之澤教授海道萬戶府提控案牘兼照磨承發架閣諸職於是奉其母就養於吳德亨念親之老也滄瀨甘曦必嘗而後敢進定省涼燠必備而後即安凡所以欲得吾親之懽心者無所不用其極而歆然自

以為未至也乃名其燕寢曰春暉堂夫以春陽光暉汎
灑乎群物者豈一草木哉然以寸草之微得承乎陽艷
郁、青、有天地之仁焉有生物之道焉凡工於詩者
非不欲咏歌其至也然卒莫之能而貞曜君能之此觀
君所以取之也亦可謂知為子之道焉知奉親之孝焉
為之記非溢美夫德亨也蓋人心俗化有繫焉者爾

東生堂記

吳山之萃起於震澤者槩七十二峯、巒綿亘其又突
起而最峻者惟馬跡山、周百二十里附山而居者鍾
秀於山毓媚於川蓋多良士秀民若錢山人子標則尤
卓異者也子標問學又與山水爭深長每登山徘徊顧
瞻念身世起滅之遽而親友會合之難乃作東生堂於
屋之左每朝之日夕之月出於太湖之底而升於馬跡
山之顛也委容光而經山人之室者東生堂蓋得其全
且山人觀於朝日而夕月也以為天行至健三辰麗天
而委照下土惟日與月雖行天有遲速之殊至昕暮而
皆生於東也星辰不在焉故驗夫所生四時有常道朔
望有常軌分至有常度一或虧其常則東生之義乖矣
於是山人起處是堂觀於昕夕悟進學之不可以無恒
治家之不可以無要人徒見山人有時屏迹於山林之

幽有時自混於城市之隘或衣鮮策駿或鶉裘鶻冠由其外而觀可謂無恒守矣然不知山人之所以檢身者內而心術之精微外而言行之章著舉皆不可以無恒而駸然進於道矣東生之堂有助於山人者若是夫豈直為歡宴娛賓之室哉堂面夫椒山故君自號夫椒山人按郡乘夫椒馬跡為山皆在具區所謂馬跡者由神禹治水道會稽得神書於此然其事異矣若夫椒越嘗敗吳其地事載傳記可考予雖老山人能致於山水之間則其景物之勝尚能為賦之

壽梅軒記

毘陵邵吉卿其母老矣其起處軒之外有舊植古梅一株枝幹所及大實盈庭梢森上千高實覆屋既敷腴而條達復輪囷而屈伸望之如獸鳳蹲舞即之而瑤瑛朗映不問可知其為百數十年物也吉卿以其竒古過甚於是名之曰壽梅夫江南之梅不異凡草木所至蓋皆有之惟是多而莫之貴也故或混於荆棘或戕於斧斤或困束於顛厓邃谷之下或自媚於孤烟野水之傍其幸而植之苑囿列之臺榭者率皆繁稚而鮮妍顧其老而竒壽而古者未必若是軒外之所有也則名之曰壽梅斯為稱情也已夫是吉卿之母夙稟貞異自其良人

溘先即屏去膏沐敦尚朴素心慕空宗勤事如來日誦
毘耶經典精進弗惑夫世壽莫堅於金石然金石有形
有壞故莫若神仙長年然神僊長年在佛理究觀亦為
虛妄故莫若西方覺皇有無量壽今邛母壽屆耄耄皓
髮脩容其學佛蓋已臻極其至宜其所居花木亦皆發
於清淨願力又何止於壽梅而已哉

心遠堂記

聖人之門人難疑問答不出乎仁之一言若夫心則一
再言而已豈聖賢之學可以外心而他求哉蓋仁實心
之全德語仁則心在其中聖人既沒孟子言仁則兼心
蓋聖人之言非孟子無以明孟子之學非聖人無所據
悠、千載得之者誰靖節處士以晉勲舊世家於聖賢
心學雖未必有所見然其純靜高潔不污其身固一世
之高士矣至其所賦詩則曰心遠地自偏夫以聖賢言
心惟恐其外馳而或遠今靖節云爾者蓋以心量廣遠
言也既不局、於事為之末亦不規、於形體之累超
然遠覽於事物之表是則靖節心遠之謂也洛陽劉君
大年以才選為漕府知事清慎而有守雅正而能斷其
上世皆為名公卿故大年聲譽落、響人耳也今叅謀
漕幕駸、方大用自非懋乎聖賢之學則亦何能致身

策名若此哉然有取乎靖節心遠者以示乎志廣遠者非淺近所能識造高明者非凡陋所能知是則心遠之謂焉若夫心學之奧非更僕不能竟姑以是為之記云

存雅齋記

詩始盛而雅作詩中衰而雅變詩隕墜而雅亡矣當宗周盛時大小雅與頌聲並洋溢雖其所以用之者不同然而鄉人邦國之間宗廟朝廷之上聞之而人心紓和奏之而神心舒悅人倫順於下天道應於上稽之於天則三辰咸若驗之於人則諸福咸集方是之時雅頌之和禮樂之作刑政之脩明紀綱之畢舉是皆雅未變而文武成康之治比隆唐虞後世所以不可及也成康既沒王澤未竭雅頌正音尤足以匡維人心扶植政典更幽厲不君既始於衽席肇於閨壺已而蔓延於家國難鍾西戎毒流海宇於是雅變而王澤竭雅變而頌聲寢雅變而人心晦蝕天理或幾乎其熄矣然雅雖變而未盡亡也及乎王室既東中天之既甚慘於時平王自應枕戈待旦命將出師以雪不共戴天之深讎然後人心復明政典復舉顧乃於文侯之誥易哀號慟哭之詞為平常撫恤之語於以見雅亡而春秋不得不作矣雅亡而春秋作天下之變故蓋有不可勝言者矣然人心終

不死也天理猶不熄也則雅之所以存者顧不在於人乎是故國風變而入乎衛與鄭然桑間濮上豈盡淫泆也蓋有君子之風焉由此言之雅之存乎人心者則不以其止而盡泯也邽君彥清父有志乎春秋之學也前乎春秋者雅止矣彥清則謂人心不死也其所以存雅者顧豈不在於人乎於是作存雅齋記

止齋記

昔者聖人觀艮之象以為一陽上進已極不復進而止矣其下二陰為靜止而下靜有止之義焉於是著重艮之象曰君子以思不出其位故舜之飯糗茹草若將終

身文王姜里而仲尼厄於匡而弦歌是其心止於其所

衍易

泰然不以外物所搖奪是心曷嘗一出乎外也哉然而衆人顛倒紛紜所思不能出乎其位也故其身處卑下而思則在乎崇高身居淺狹而思則在乎廣大以至身在一隅而思行萬里之遠身輕一羽而思舉九鼎之重是皆不能知所止而所思汗漫放逸為無益也使其無外慕之心而能知所止則服食居處一安其分而無慕乎富貴蓋非薄富貴而弗為也謂為天所賦而分所當安也是其心能止矣豈有外慕之心乎及富貴之來衣而游纓綴兆食而膏粱芻豢居而華堂廣廈適至不

增榮適去不加辱亦安於所止而已矣聖人以其義精微而道甚大也既於易發之又於所常言曰在止於至善夫惟父子君臣止於慈孝仁敬皆其位之所素定何可越位而妄思乎故曰良其止其所也吳士金君達可名其寢處曰止齋達可奉其親處其弟教其子姪既有以得親之歡又有以盡諸弟之友愛至於教子姪而齊家者一切身為之率而弗事空言於是達可教行於家望孚於人安恬樂裕而無一毫外慕之心亦可謂能止於其所者矣為疏易良義記之

陋隱記

人之於物不自以為陋也乃能安之故蓬茨之下羹齏糜稗可謂陋矣而賢者樂居而啗之豈賢者所好時異於衆人乎誠以命懸於天於窮達有不可必也苟窮而慕夫達則於命有不安則必揆之於義安於命之所值泰然若將終其身方其未遇也耕不以墾塗為陋漁不以繩擗為陋商賈不以魚鹽為陋版築不以杵鍤為陋一安於命之所值而不計乎通塞也是以豐草茂林鹿豕之所居也士有終其身而行坐嘯歌於是自以為樂有不知老之將至抑何至是哉蓋亦安其命而已矣命為天賦之正理能安乎命由能知乎天知乎天故不逐

逐以外慕設慕乎其外未之有得而其中之所失有不
可勝言者故善安乎命不為外物所動故不自知其陋
焉句曲從老氏之學者顏宗道自號曰陋隱請予記之
夫是之謂豈同聖門顏氏子之姓而學夫陋巷隱居之
樂乎昔顏子以王佐之才得聖人為之依歸豈樂隱遁
以自高哉誠以天之生人必聖人者出而君師之然後
厚其生而復其性以孔子天縱之聖而不得其位非不
憫天命而悲人窮顧乃周流以終老顏子見其然故甘
簞瓢陋巷安貧樂道隱約以全天命所賦烏有毫髮勉
強於其間哉故曰禹稷顏子易地則皆然學顏子之所
學吾儒分內事也吾儒推陋隱之說如此未知陋隱為
何如脫以為然當來共講以尋其所樂

懶齋記

百金之劍不善藏則鋒鏑缺兼石之弓不善閱則膠筋
弛天運於上以成歲功然日必養明於夜月必養明於
晦星必養明於晝地之道亦然春生夏長可謂盛矣然
必擎斂之於秋堅凝之於冬天地化育其大者尚如此
若夫千里之足九霄之翮使其追風逐電窮日之力不
已則驥之為德孤矣鵬飛其翼若垂天之雲海運而徙
於南溟然不以六月之息亦烏能負青天而上者九萬

里哉陸走而天飛者尚矣至於舟之濟川車之載塗高
檣堅桅揚天風遡鯨波一駛數千里苟有不慎欸忽不
可收拾衆工致巧以為輪輻箱轅舉無不備使不擇夷
險惟圖疾馳必覆償之不暇何有舟車之用耶雖然是
遠取諸物以為喻若夫近取諸身人之生稟氣乎陰陽
肖形乎天地心神火也而禮配焉肝神木也而仁配焉
至肺腎之與脾莫不各有攸配而所謂土之信也水之
智也金之義也皆不由聖智而加愚不肖而損人惟若
是於是慕聖人而力學以求之朝夕孜孜第恐其力之
不至故古之學者所以有自強不息之功是則求諸己
者然也若夫名位利祿貴富顯達是則求在外者求之
外者有命於是曰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既不求可而得
乃安於所值而似乎退懶者况求諸己者雖曰體天行
健也雖曰惟日孜孜也然有藏脩遊息之道焉故曰一
弛一張文武之道也古之君子求諸己猶若是而况於
外至者乎求之外者有退懶止足之意則其求之內者
所以孜孜不舍也海道都漕運萬戶府達魯花赤高昌
章公自其上世來乘朱輪佩蒼珩出入乎鳳閣鸞臺職
任乎方伯連帥以蟬聯乎圭組者素矣至公尤勤於問
學凡聖賢之所垂訓百家之所論載既委已以講求之

及筮仕於朝，敷歷清要，執法中臺，典司內禁，可謂隆矣。朝廷尤以漕府長難乎其選，乃佩公以三珠金虎符，乘傳南下。公於漕政興利除害，知無不為。於是當寧遂免，東南顧慮之憂，公之臨政，惟恐一毫之未至。若然者，可謂體天行健矣。然而自號則曰懶齋焉。愚故竊知公之意，以為名位顯達，皆公世所素有，既以求之有道，得之有命矣。等而上之，參鈞衡，秉樞軸，俾元、元游於不知不識之天，亦公之素有也。雖欲退懶而不居，蓋有不可得而辭避者，是則公懶齋之謂也。

瞻雲軒記

金君伯祥家笠澤之上，而好施與，有客持金華黃侍講誌其先人之墓，謂其上世以粟贍人之乏，病與藥喪與槥已再世，至其先人尤刻苦節縮，絲蓄粒聚而保其先業，沒於至順三年，塋吳江，久詠鄉之韓野，因澤國土善崩，更廿有一年，為至正壬辰，改厝於吳縣橫山吳巷村之原山，距城半舍許，背臨太湖，而面若箕踞，又名踞湖山。伯祥以拜掃歲一再至，於是屋於墳傍，即其軒曰瞻雲，索予記之。予謂伯祥先人之塋域於此，雖致愛則存，致慤則著，然其親之聲容笑貌，有不可得而復見者矣。顧惟山之雲起觸石，合膚寸而飛，盪胸晴雨晦明，悠揚

變化千態萬狀此人得而見之所謂英、白雲無時無者然詩人獨取以起興至達於天步艱難而狄梁公過太行觀白雲歎曰吾親舍其下由此言之雲固無定踪而孝子所以思其親觸物感懷有不知即此而發其怵惕哀慕之心也想伯祥於拜掃之際感慕其親焄蒿悽愴精而神之所在但見瀰漫靉靄之在巖谷於是曰吾親其在是乎何深有以觸吾衷乎故名軒曰瞻雲意甚婉矣伯祥之隣有沈仲說氏蚤孤養其大母備至既喪不忍期必三年廬墓以孝聞伯祥將薰陶之其瞻雲以思親彼此同一致予樂道人之善故以類推之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此之謂也

聽雪齋記

凡人有所聽未有不由於耳者而莊周氏則曰毋聽之以耳而聽之以心夫人之為心主宰乎萬類故其職為天君若耳職司聽而為之君者侵厥官周之說無乃不可歟蓋無聲之哀樂有非視聽所能察甚至明目視而不見聰耳聽而不聞其故何也無聲之哀樂繫乎人之心也由此言之周之說未為無理今夫天日月星辰風雨霜露運行乎四時莫不有恒度至於雪三時所無有而獨見乎玄冬或大或小或急或徐先臘有之謂之瑞

未春而作人尤不厭逮春有雪則謂非時是雪不恒有然詩人文士往々有聽之者且雪之可聽豈如五聲八音合人之歌相間而作諧和而成章抑揚而中律可以得於耳而會於心哉固不然也且雪作時貴富之家錦屏綉幄清歌妙舞又何暇乎聽之耶惟士而窮愁頽簷敗壁之下葦屋蓬窓之間地爐灰寒飢凍無聊於是惟雪之為聽顧非喜於聽之也而雪之騷々蕭々風淒緊而夜次寥雖欲絕之於耳自有所不可也此無他接之於心者然也予生六十有四年貧病憂鬱蓋無斯須之樂也春夏秋人所喜樂者予無與焉逮冬則不然天陰沍寒密雪作時其聽之悉而聞之熟者人蓋莫予若也是則隱憂之結於心不可以耳而以心聽者豈惟雪哉蓋凡接之於耳者莫不皆然西夏鄔密公仲貞父故三公子則其生長貴富豈窮愁賤士所可同日語哉其僑寓於吳也亦以聽雪名齋蓋仲貞方刮磨貴習委已於學其聽雪有甚於寒士之凄苦者故記以貽之

芝雲堂記

崑山東濱海在吳屬邑獨以產石知名海內地誌謂山舊嘗產玉、出河源萬里外而謂玉產是山其信否不可知也然今產石而不及玉其孚尹秀淑之氣宜有人

焉得之邑良士秀民非無有也然為農而樂於田里者
或失之朴為士而攻於文學者或失之鑿工賈末業不
齒焉若夫精於士習而不鑿以求異安於田畝而不朴
且鄙惟於顧仲瑛氏見之顧於吳為著姓自吳丞相雍
以下代有其人仲瑛家界溪之望崑山裁十里許其出
雲雨蒸烟嵐近在目睫間仲瑛家於是蓋累世矣內附
後侷儻非常之人徃之自致青雲之上於是仲瑛之大
父泉其諸從父皆紆金曳紫貴顯赫之使仲瑛少發其
所蘊出為時用高可為名卿次不失齒諸父顧方讀書
績學臨帖賦詩堂序几案列三代彝鼎唐宋人書畫觴
酒為壽以養其親且築室於溪之上得異石於盛氏之
漪綠園態度起伏視之其輪囷而明媚既似夫天之卿
雲其攣拳而秀潤又似夫仙家之芝草廼合而名曰芝
雲遂以其石樹於正寢前而名曰芝雲堂夫卿雲芝草
世以之為瑞矣然雲氣之散聚芝草之榮悴豈能久而
不變哉惟士君子積其所學尊其所聞孝行著乎閭壺
德業章乎里閭推是美也譬之珠與玉焉玉之蘊石珠
之藏淵其光氣自有不可掩者吾知仲瑛蜚聲騰實夫
豈久淹於吳下者其為名卿而繼諸父有日矣幸先以
予言鑿諸芝雲石上異時與彝鼎旂常併為不朽矣夫

豈卿雲芝草之謂乎至正己丑秋八月望遂昌山樵某
記

讀書舍記

君子所以貴夫讀書者豈徒誇多闢靡而已哉豈徒博
聞洽論而已哉豈徒科名利祿而已哉蓋三才萬物之
理興壞治亂之效名物度數之詳動靜消息之故是皆
非書莫能載故善讀書者其於理無不窮於效無不覩
於詳無不考於故無不知夫若然者抑亦可謂繁且多
矣然不返求諸身而會於約則豈善學聖人者哉故君
子學欲其博守欲其要讀書者舍是吾恐其如大軍之
遊騎出太遠而無所歸然竊論之唐虞夏商之時可謂
至隆極盛也已士生其間豈非一、本於書也至周而
文大脩及其衰也聖人出焉六藝百家莫不折衷於聖
人而後定由是之後觀於詩而性情得其正於書而政
紀得其宜於禮而敬於樂而和於易則有以驗陰陽於
春秋則有以定名分是則聖人之功與天地高深迄於
今而不墜者由書始傳也書之功若是善讀者即所以
善學聖人也更秦書幾泯盡而無餘漢更武帝表章六
經及其衰而黷者讀書之效至以清言而高議扶持人
極與漢相始終然人自為書家自為說逮乎隋唐以迄

於宋明之為日月幽之為鬼神象犀珠玉之富車旗廟
朝之貴河海山嶽之深厚風雲雷電之變化可謂衆且
多矣然未有不本乎經根乎理以擅專門名家者也書
至此而不勝其繁讀之者累日窮年而莫之能竟自非
善讀以致其博善守以歸其要則將何以哉吳人顧仲
瑛氏家於崑山界涇之上凡所居室藏脩游覽莫不皆
有題扁之名至於其所藏書而繙閱之所則曰讀書舍
其所志以揭於兩楹者則曰學時、習德日、新予喜
其有志於讀書也然其本末兼該內外交養則必本於
反身窮理庶有以驗夫三才萬物無一不備乎吾心以
吾心之所固有推而達之家國天下所謂成己之仁成
物之智非善讀書者不能也雖余老矣且將扁舟過仲
瑛以扣其所造詣仲瑛必有以語我

至正庚寅秋七月
記

昭肆齋記

昔聖人學韶樂於齊至於三月不知肉味今韶載於書
體製具在使止於若是則聖人何為而嘆美何為而肄
學蓋必有超乎聲容綴兆之表能使齊之人雖三尺童
子亦視端而趨疾不若是何以至於鳳儀獸舞祖考來
格也故詩三篇用之於宗廟朝廷其詞具在若其律呂
音節高下清濁疾徐長短繫乎聲音者非授之於樂師

工瞽唇齒喉舌不能然也至於九夏之歌在周禮則鍾師掌之說者謂樂之大歌有九所謂九夏者王夏也肆夏也昭夏也納夏也時夏也章夏也族夏也祫夏也騶夏也是九歌者舉有章程而不可以毫髮僭差也是以穆叔如晉：侯享之金奏肆夏之三不拜工歌文王之三又不拜歌鹿鳴之三：拜曰三夏天子所以享元侯也使臣不得與聞自周轍既東入於春秋樂師工瞽奔投河海然而君臣燕享之際猶不敢僭踰其嚴如此然則宗廟朝廷之間禮頌樂節何可以不學也哉松江夏頤貞好古而嗜學以為昭夏也肆夏也牲尸出入之所歌也牲尸出入在宗廟之中以有事為祭則可以逮及賤者於是扁其齋居曰昭肆示有志學聖人於千載之上考遺經於千載之下非徒闢美夸多以眩博雕章刻句以求工若世俗然也况感人心之切者莫如聲故樂奏之宗廟君臣同聽之則莫不和敬奏之鄉里長幼同聽之則莫不和順奏之閨門父子兄弟同聽之則莫不和親故樂者審一以定和比物以飾節今頤貞得姓由神禹有天下以來年代悠邈驗之於昔九功惟叙九叙惟歌並之鍾師九夏之奏前聖後聖其揆一也夫若是則又在乎頤貞博洽貫通此昭肆名齋之意頤貞其懋

勉以學之

停雲軒記

松江夏頤貞名其軒曰停雲士生承平時咏謔唐虞誦法周孔粗可以給伏臘及親甘膾之味溫清之室孝養之奉無缺歲時共徵繇奉公之暇則課耕種理釣牧歡忻紓愉尊酒談笑於一軒之間其才俊穎拔出以行其志亦得見於行事及謝事歸休有鄉故之樂無匱乏之嘆凡若此者停雲為軒槩不自知其為厚福也肉久而腐木久而蝨兵戈起於不測戰奪挺於俄頃常時少年變為鎚埋劫灰眯目軍聲塞耳六親不相保奔逃竄匿

概原擬卷

此皆平時所未聞見而停雲為軒一鼯百罹何以堪處及喘息粗定覘知里閭鞠為瓦礫欲求向時承平物景無一存者民生若此尚何言哉昔晉靖節處士當晉之衰東南兵後不異於今宋武出定旣亂而處士義與留侯分當致死徒以康樂形之空適嬰大禍於是處士念八表同昏徒自痛憤優悠俯仰歸休田園擷蔬引觴托於停雲以起興致是其命篇賦詩之意也頤貞自其上世已稱善人曾大父謙齋嘗為杭州司獄多所平反未五十懸車杜門人稱長者大父愛閒尤好學急義尊父士賢甫能世濟其美朝廷旌以義門用勵薄俗丙辰兵

變願貞以道義名聞而室廬亦盡燬幸而家人獲僅完以城北之泗涇有舊廬也徙家居之雖兵後牢落而奉親延師朋舊過從靡間一日至其讀書績學則收功倍於昔時於以見亂離瘼矣爰其適居而君子不改其恒有若此宜其思親懷友感念疇昔重有慕於處士也故仍扁其軒曰停雲夫雲變態無窮於易雲上於天需君子以飲食宴樂親戚朋舊身更離亂得與款洽引觴紆憂則夫停雲是昔處士之心而願貞善慕之謂也至正戊戌冬記

白雲海記

至正丁酉海寇劫崑山界溪顧君仲瑛奉母陶夫人避地於商溪、在吳興之東南僻絕處人以君平昔尊賢重士雖危險殆艱累糧挈舟以相從者相望不絕有寺曰慈隱僧聞君名延款禮遇備至故夫人甘饑之味溫清之奉一如家庭居無何病氣決而歿君痛母客死旅次號慟頓絕事平即奉函骨歸柩於綽墩之先隴仍即舊居堂後結樓而名之白雲海時登焉躑躅四顧以為吾母果安在乎夫精爽其在此乎否乎終天之痛何時而已乎某與君交久相厚俾為之記昔唐狄梁公使過太行見白雲孤飛念親舍其下徘徊興歎然狄公於

時母未亡豈若君之母不存君之痛莫贖且其家封殖
百年之久園池居室書冊琴尊悉委棄於出奔母子累
纍寄命草野徒以德厚在人粗畢襄事近商溪人來能
言君之喪其母也弔者相屬哭者相踵執紼追送幾千
人噫士於此可以驗平昔之為人今既歸塋登樓以思
凝望延佇原隰演迤湖江渺然瞻彼白雲或卷或舒或
明或滅雲之意態莫盡而君之哀痛何已且惟新朝聞
君才名將授以秩君嶄然衰經固辭弗獲乃祝髮家居
日誦毘耶經以游心於清淨覺海深惟海之大無際雲
之變無窮君之所以思親也觀其英、盤礴極海際天
莫匪孝思之情至其著存不忘儉然必有見乎其位肅
然必有聞乎其容聲然則夫人魂氣精爽乘雲下上要
與君接乎雲氣縹緲之間者與雲海相無窮也是為記

瑞竹記

艸木之於人非有情聲氣脉相感召然其應自有適相
符者故孝經援神契曰元氣混沌孝在其中其言庶人
孝則浮珎舒恠草秀水出神魚緯書非經固不可信深
然吳人金氏兄弟其家居也析而復合庭舊栽叢竹忽
一根而兩竿視他竹尤青潤而秀拔人皆以為孝友所
致故名之曰瑞竹焉金自得姓始於祭天金人其盛至

與西京相終始後雖顯者無聞然亦代不乏祀今伯祥
仁孺之為兄弟也其六世祖蓋已讀書績學居長洲蘇
臺鄉之貞豐里後遷居郡城籍名學校逮伯祥之先君
子樂善君鄉里稱善人必曰君人蓋意其必有後也樂
善割別業於吳江之笠澤與貞豐相去無一牛鳴地意
在於追遠淑後不相遠而相近也樂善君生四子雖各
異母而伯祥仁孺友于天至念其兩兄雖早世且析處
異居亦久而祥孺日益好學至於大衾長枕之樂讓財
代死之義未嘗不感慨而興慕也於是祥孺相謂曰我
四兄弟今惟二人吾二人不幸墜先人基構而忍分門
割戶異日何以見先人於地下於是兩家復合為一媿
戚鄰舊無不舉酒相賀雖無情若艸木故叢竹有一根
兩榦之祥蓋非有所待而然也是其昆季暫離而復合
暫異而復同其根柢綿衍秀穎之兆造物者固已示其
端於此矣人遂以瑞竹名之蓋非夸詡也吳人士為賦
詩者且成卷而乞記於予昔寇萊公貶非其罪而身後
有瑞竹之祥虞雍公父更生佛祠下亦瑞竹挺秀彼皆
宰相所格於天者大有不敢援者故予為之記僅有取
乎緯書之言而表章之耳 至正壬寅秋七月望書

王氏彝齋記

君子所以貴乎故家遺俗者豈特其名稱也哉其文獻有可稽其支胤有可采其傳其授有可法可考夫若然者要皆一日之積哉宋渡南諸帥臣以功名顯者固不一若王襄愍抗節以死於苗劉之難賜葬義興山中其五世孫覺軒先生宋亡後以文儒起家官至蘭溪州判官當盛年即委政歸蘭溪君之子、敬與其昆季仲德子明皆克力學以世其家文獻之傳有可稽可法重以三昆季博洽以考索嗜古而識精於是其家書傳子史百家之言三代兩漢尊彝壘鼎之器六朝以下圖史繪畫之屬象犀玉石製作之粹在他人代有一二物猶可哆然自足若蘭溪君之家殆所謂如行山陰道中千巖萬壑使人應接不暇向三十年前其里人岳漢陽與君中表親戚予嘗從漢陽登君仁後堂所見歷々固已若此今更一世其所增益蓋必倍蓰於昔時方泰定間子敬當無恙歲朝禱籤於大神之祠籤語有謂當獲古鼎是年果得商父丁彝於雒陽夾谷之家夾谷初不識為彝第謂灞陵橋下出於漁者之網罟彝大容一斗重十斤其鬱發而為文章雖五采爛錦不足以喻其菁華其模鑄之藻思雖妙畫重複不足以喻其巧神子敬既得之則大喜以為大神籤語靈貺若此至合海內博識之

士觀之不獨推彝為三代銅器第一且盡讓子敬之賞識為不可企及云未幾子敬捐館至正壬辰距父沒餘二十年矣是歲傳聞寇將犯浙西敬父之子令顯字光大乃謀於二父載貲以隨必為貲所累固莫若窖藏之而盡室以避去光大尤念彝其先君子所賞鑑乃沉彝於園池之深屏處夜聞池中有物怒吼殊訝之於是出彝於水寄之他處比賊退視所窖藏與其萬金之貲千柱之室皆燔燬掘鑿無一存者而彝也乃獨巋然獲存夫光大之先君子禱籤於神謂獲古鼎而是年果得彝固已神矣晏然太平之世豈料變起不測哉急迫之際沉彝水中而乃怒吼以規免於盜賊之手由此言之彝之神不可泯沒無傳也已按經傳商諸帝有沃丁中丁祖丁武丁庚丁太丁若父丁則未之間也或疑武聲相近而尊稱之今獲是彝尚足以裨經傳之缺故歐陽公金石錄每謂古器物銘款多可以證定謠缺是於世教豈小補哉光大念其家故物無一存者獨彝為先君子所寶愛於是遂以彝名齋夫王氏世澤之淳彝能神之為之兆是相與永久無窮也必矣作彝齋記

貞節堂後記

都功德使司都事無錫華君之室人陳氏年二十八喪

都事君：歿更三十六寒暑而夫人亦已老矣。至於是而都事君之貲產薄者，厚遺孤幼，且壯孫，且授室，則夫人之老可知。里父老以夫人之貞節，是則可以暴著於天下矣。乃悉具其貞節之實言於有司，有司轉以聞於朝省，朝省下其事於無錫州，為表其門曰貞節云。都事君少年有大志，一旦捐妻子北上，以才名見知諸公，間當國家崇尚佛乘，徼福受釐之時，都功德司所由建職，當奏事上前，密邇清光，其貴顯無難者，顧乃抱病南歸，無幾何而不祿。方歿時，其孤幼武，裁六歲，夫人之為女為婦，皆大家能痛自刮磨，富嬌華，既大族，中表內外無慮數百人，夫人哀死事生，雖纖悉必中矩度，教其子使之循：雅飭委已於學，夫人每帥婢媵蠶績，紉紡時節，晝夜有恒，式不少置。幼武既長，則時勸其母且少休，夫人曰：民勞則善心生，季孫母吾師也。幼武齒日長，學日進，思所以奉其母者，無不至。於是扁其堂曰貞節，嘉議大夫禮部尚書致仕干公為作貞節堂記，其於夫人潔白之懿，行堅凝之苦，節稱頌贊述，蓋已無乎不備。然而幼武猶屬後記於遂昌鄭某，今夫御車以行，陸操舟以涉川，其始也有兢慎之心，無銜楫之患，何往而非安坦之途，及乎中道，操者肆馭者倦，而始有不虞矣。故曰

行百里者半九十今夫人之粹德懿行雖稟於天者使然要自都事君之沒三四十一年之間終始一揆其於貞節固將照映今古幼武之於斯堂也每於歲時率其親友奉觴再拜為夫人壽其驩欣悅懌之意上有以裨民風下有以範薄俗夫豈易於言者所能既哉昔李文公傳高愍女楊烈婦屬辭不愧史遷今公之記斯堂也何以異乎若夫後記之作則歐公之門有徐無黨在焉幼武字彥清至正九年春二月記

玉山草堂記

昔王摩詰置莊輞川有藍田玉山之勝其竹里館皆編茅覆瓦相參以為室於是杜少陵為之賦詩有曰玉山草堂云者景既偏勝詩尤絕倫後六百餘年吳人顧仲瑛氏家界溪、瀕崑山仲瑛工於為詩而心竊慕二子也亦於其堂廡之西茅茨雜瓦為屋若干楹用少陵詩語扁曰玉山草堂其幽闐佳勝繚簷四周盡植梅與竹珎竒之山石瓌異之花卉亦旁羅而列堂之上壺漿以為娛觴詠以為樂蓋無虛日焉客有過其家喜即草堂以休偃者仲瑛乞為之記客乃為之言曰夫物貴乎有初其來尚矣在邃古時所謂標志而野鹿久之而始知以韋前及夫上衣下裳之日亦何取乎方尺之韋以蔽

乎膝之上也然不若是不足以謂之法服示不忘其初者其意可見竊意上棟下宇之始也其草若以為室當必在陶瓦之先今而覆瓦利百倍於茅也其索綯以乘屋者貧者不得已也若仲瑛覆瓦而室者亘數百楹櫛比而鱗次若波水然：猶構此草堂者豈但追慕少陵摩詰乎蓋亦古人不忘其初之謂也仲瑛嗜詩如飢渴每冥心古初哦詩草堂之下既以成篇什又綵繪以為之圖今復命客為之記焉其於草堂拳：若此勢且與浣花溪輞川莊同擅名於久遠豈特不忘其初之謂哉客者遂昌山樵鄭元祐其為之記則至正九年秋九月一日云

清江一曲記

嗟乎士生於世考求聖賢之成法將以推之以及乎民所謂幼學而壯行也豈必於隱乎不幸不得進其身又不可外慕以倖求也乃至隱身耕鑿混跡漁釣一切鞅掌喧飀舉不能汨吾心志惟適吾身以養吾學此清江一曲所由名也吳之郡其西則有山陀陂綿亘百餘里不絕其東水匯為湖流為江而瀕之海莫非魚龍之宮蛟鼉之窟水禽上下葭菼青郁信乎王孫雒之言也然自江南歸職方經制寬廓齊民兼并蕩不知有禮禁一

行百里者半九十今夫人之粹德懿行雖稟於天者使然要自都事君之沒三四十一年之間終始一揆其於貞節固將照映今古幼武之於斯堂也每於歲時率其親友奉觴再拜為夫人壽其驩欣悅懌之意上有以裨民風下有以範薄俗夫豈易於言者所能既哉昔李文公傳高慙女楊烈婦屬辭不愧史遷今公之記斯堂也何以異乎若夫後記之作則歐公之門有徐無黨在焉幼武字彥清至正九年春二月記

玉山草堂記

昔王摩詰置莊輞川有藍田玉山之勝其竹里館皆編茅覆瓦相參以為室於是杜少陵為之賦詩有曰玉山草堂云者景既偏勝詩尤絕倫後六百餘年吳人顧仲瑛氏家界溪、瀕崑山仲瑛工於為詩而心竊慕其子也亦於其堂廡之西茅茨雜瓦為屋若干楹用少陵詩語扁曰玉山草堂其幽闐佳勝繚簷四周盡植梅與竹珎竒之山石瓌異之花卉亦旁羅而列堂之上壺漿以為娛觴詠以為樂蓋無虛日焉客有過其家喜即草堂以休偃者仲瑛乞為之記客乃為之言曰夫物貴乎有初其來尚矣在邃古時所謂標志而野鹿久之而始知以韋前及夫上衣下裳之日亦何取乎方尺之韋以蔽

乎膝之上也然不若是不足以謂之法服示不忘其初者其意可見竊意上棟下宇之始也其草若^乎以為室當必在陶瓦之先今而覆瓦利百倍於茅也其索綯以乘屋者貧者不得已也若仲瑛覆瓦而室者亘數百楹櫛比而鱗次若波水然：猶構此草堂者豈但追慕少陵摩詰乎蓋亦古人不忘其初之謂也仲瑛嗜詩如飢渴每冥心古初哦詩草堂之下既以成篇什又綵繪以為之圖今復命客為之記焉其於草堂拳：若此勢且與浣花溪輞川莊同擅名於久遠豈特不忘其初之謂哉客者遂昌山樵鄭元祐其為之記則至正九年秋九月一日云

清江一曲記

嗟乎士生於世考求聖賢之成法將以推之以及乎民所謂幼學而壯行也豈必於隱乎不幸不得進其身又不可外慕以倖求也乃至隱身耕鑿混跡漁釣一切鞅掌喧飀舉不能汨吾心志惟適吾身以養吾學此清江一曲所由名也吳之郡其西則有山陀陂綿亘百餘里不絕其東水匯為湖流為江而瀕之海莫非魚龍之宮蛟鼉之窟水禽上下葭菼青郁信乎王孫雒之言也然自江南歸職方經制寬廓齊民兼并蕩不知有禮禁一

旦事變如浮雲空華其於兼并也何有去吳城東一舍許有謂陳湖者而姚江則出其西其地江湖滋溉土脉衍沃吳人丘君進憲世耕稼於其上而進憲恂、孝弟聞於鄉里灌田築室伏臘之計裘葛之奉雖粗足以仰事俯育而其心則充然以為有餘而無慕乎其外者也有自其鄉來者言其江與湖延綿相聯混若為一至其涵端倪浴日月動而為風濤吐吞烟浪激搏靜而為天水鏡瑩一波不興賈舶漁舟唱歌響答携魚鰕市肴酒有弗知誰賓誰主此則陳湖之大致也而進德之居是躬耕食力與其農氓釣叟尔汝以言箕踞而坐杜少陵所謂桃源人家易制度橘洲田土仍膏腴盖謂是歟然進憲讀書績學素欲見推乎民以行之然非其時又不肯苟且以倖進顧甘栖遲伴魚於烟水之鄉故取少陵詩句以名其所處其所養所適何如哉予雖弗獲丘君識而沈仲說氏吾友也則與進德居相近亟稱進德之賢不輟口斯時也仲說與進德屏邀江湖之間濯纓洗耳煮芹烹蓴與海鷗渚鴈農父釣叟對酌酣歌相忘物我放浪形骸之外寵辱何足以動之有不自知其為無懷氏之民也昔管寧王烈邴原浮海東逝而其處已處人皆可師法然今二君子之所處要必有所本矣何

時欸予清江之一曲呼長風酌明月賡抱村流之詩容
與咲譚以連旦夕豈不同償一快耶進德以為然爰鼓
沙棠以往書之記為左券

溪山勝槩樓記

延陵溪山散在四封獨惠山秀出於梁谿、當南北衝
要發源於山而山之泉自唐迄今擅天下名品在第二
山復突起於平壤數百里之間老佛之宮與士民室廬
蜂房蟻垤以附麗其深秀者槩無一弓空地棄抑亦可
謂盛矣乎然得其邃深者或迫塞而不舒得宏敞者或
空曠而不茂密獨華君別墅在無錫西門惠山橫陳悉
露其深秀凡山之霏烟洩雲雨紆晴復朝暉夜光吐瀟
閃映以至於山之竹樹水石春腴夏陰孳斂而勁實者
不出於其別墅几席之上則在於簷廡之間夫梁溪演
迤而東也至茲而始浩渺溢目鳧鷖鯈魚翔泳出没菰
蒲荷芰被接洲渚望之而彌長挹之而彌深槩無遺觀
也已高桅疾颿吳歛越謳溪翁拖師網罟繩獨舟炊而
野飲聚語而散處掠輕檻而過望樽俎而笑逮與之相
忘形骸而莫適為之主賓矣人謂君別墅据山水要會
而摠攬兼得之至順四年春予之維揚載舊藏溪山勝
槩四字扁將捐之溪菴野寺耳君見大喜曰是造物者

名吾亭也於是取而揭之水軒更七年為至元仍紀元
之五年予復道梁溪則於水軒之南建樓而扁揭其上
樓既高迴景益秀出登樓而觀山若增而益高水若浚
而益深凡所謂勝槩者較之水軒不啻數倍也已夫延
陵非無佳山水也顧已散在窮僻獨惠山不遠州郡而
君之別墅適得其勝槩然更唐宋以迄於今果何如也
華君能以德培其家教其子孫交友天下之賢者相與
詠歌而登覽之則斯樓也豈徒一時之勝槩也哉君名
瑛字子英云予遂昌鄭元祐為之記

僑吳集卷之十



僑吳集卷十一

遂昌鄭元祐明德著

碑誌

忠孝感惠顯聖王廟碑

孝莫大於雪父讎忠莫大乎以死諫能養志者孝矣而忠未之聞能尸諫者忠矣而孝莫之顯故兼全忠孝者自有昔以為難至於王而忠孝全節照映千古論者謂王脫身不死所以為父至其捐身必死所以為君若夫求忠臣於孝子之門則王是也故迄於今幾二千年不特焜耀史牒與夫廟食不毀至於樵童牧豎亦莫不知王之為烈也夫吳自泰伯以來隱約荆蠻謂其城邑不

過三里而縱民畊耨其間則文身斷髮自同俚俗鼃黽與渚不異蠻民及王身事闔閭君臣志合迺擴其小而大是圖屏其陋而明是向於是為之築城郭建宮室實府庫厲兵戎使吳自拔於蠻夷而盟會於上國者大抵皆王之功也於後吳雖盡入於越而吳人思王不忘於是建廟於盤門裏城之西隅宋建中靖國時蔡京為之記謂圖經與州縣祝版皆謂雙廟一為永昌武定王一為福順賢德王若邦人與學士大夫自昔相傳則皆以為子胥廟所謂福順則常州陳烈帝異代異邦而吳人所以祀烈帝者當吳越錢氏有國時崇報之請也若王忠孝傑然自宜專祀故唐贈右相狄文惠公持節巡撫江南棄燬滏祠小廟千七百所獨存夏禹泰伯延陵季子并王四廟而已夫王德化自後漢太守麋豹按行境內其功曹唐景曰處家無不孝之子在朝無不忠之臣藹乎其言莫之尚也皇元大德三年王嘗顯靈以止浙江之怒潮於是國朝推贈今王爵至正十二年廉訪僉事遼東李公書吏絳州屈臣巡按吳下力為吳民繕完城郭已而御史臺檄專以築城事諉之庸田僉事浚儀馬公二公念為吳建邦啓土首築城池者王之功莫大焉今重築於二千載之後大工大役必祈神祐庶幾盲

雨颶風不為之害待畢日當為王重建廟貌以為神庥
之報今城果完廟不可不作也乃作王新廟於胥門之
上按郡乘昔王嘗宅於其傍故城門所繇名夫王之英
靈且將與三光五嶽之氣併為久遠則於助順福國何
間遠近而况於王之故宅與王之故國也哉廟成廼為
迎享送神之詩以落之詩曰胥門岸、新廟攸作神顧
茲邦昔我是擴雲旗徘徊下寥廓予神宮肇啓穀醕醢
美神其願歆醉飽以喜民安盜弭降福祉兮神之歸兮
躡層雲山轟、予水沄、金文孔蓋光繽紛素車白馬
還天閣年登穀稔予神賜者侈樂神無窮兮自今以始
李公名善字仲善馬公名忠字元臣監郡則六十公字
子約郡太守高公名履字德基

重建岳鄂王忠烈廟碑

故宋贈太師忠武岳鄂王起卒伍至將帥其謀審戰勝
規模施設雖古名将不是過一時渡南諸帥臣不論也
而高宗昏孱竟斃之於權奸之手逮今二百餘年矣雖
童兒婦女槩知王之為烈也孝宗嗣位禮葬王父子於
西湖之北山以舊廢智果觀音院賜額曰褒忠衍福禪
寺錫之土田所以褒贈之者無不備然其槩度蓋甚畧
視張浚楊沂中墳墓裁十之二三耳嘗謂宋百度脩理

獨武勇將帥之臣不及漢唐幸而王出支宋運中衰克復舊物以雪不與共戴天之讐顧庸君自委宗社之靈輿圖之廣忍父兄不世之旤而甘為怨仇之臣子於是王抱恨以歿宋社既墟王墳與寺亦廢王子孫在江州者舊嘗與義興岳氏通譜合其力以起廢墳與寺既復完久王疏屬有為僧者盡撤寺所有粥諸人不惟王墳洒掃缺弛至於廟貌一切委地行道之人至或泣下會武昌李君全初以承事郎來為杭州路總管府經歷每過王墓道必瞻望咨嗟思所以興復於既壞之後而杭之人力可為者於義不屑為見義勇為者力或不足為李君籌於衆得一人焉王華甫華甫素服君之清強承命唯謹於是市材鳩工外為廟門翼以兩廡中作正寢後作王燕寢且輦褒忠寺於廟之後山今浙西憲司王故第也舊藏王繪像憲司出王像正寢中像王右像王之子佐武大夫忠州防禦使左像王之壻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閩州觀察使燕寢中像王父母暨王夫人咸在焉王故五子忠州君既侑食正寢矣其次任忠州訓郎閤門祇候贈武畧郎次任朝請大夫敷文閣侍制贈中大夫次任朝奉大夫提舉江南東路常平事又其次任脩武郎閤門祇候以及王之女號銀瓶娘子者并閩

州君^之夫人與夫王諸孫名位通顯者皆肖像以祀焉王
部曲諸將舊繪於壁今仍舊制廟成守土吏一再致祭
杭父老率其子弟瞻拜王廟貌有感而歎曰杭內附幾
七十年其任幕府長蓋不知幾人矣視王廟貌墳寺顏
毀蕪滅漠然無一動其心者今李君乃獨經營一新自
非忠義契心千古一致其能若是乎衆圖昭示李君之
艱勤與王祠廟並久而弗墜又為迎享送神之詩併刻
之石詩曰墓木陰墓道深作新廟墓之南神來臨兮新
廟作梁枅桷王父子儼冠服颯風馭下寥廓神來格兮
枋田腴歲有儲牲醴肥酒甕昇神來斟兮神醉止錫壽
喜儂享王終復始神降祉兮琰箏陳跪跽頻邀侈福更
千春儂送神兮

前平江路總管道童公去思碑代貢推官作

皇帝即位之二年思繩祖武復改至元上顧念萬方惟
東南富庶為天下最若吳之賦入則又為東南最於是
以通議大夫信州路總管道童公來為平江平江土壤
雖沃腴而頻年曠潦民氣破傷重以貪殘侵牟費出無
藝舊號兼并而以財雄吳下者數年來困於誅求殫於
括剝至蕩析奔潰父子兄弟不相保公至吳之明年夏
大旱公宿公署屏酒肉恐懼脩省祈哀百神吳當南北

衝送迎謁候無虛日公晝盡人事夜乘單舸或單騎蓋
暴露奔走以請羣望雨以時澍而積陰以風稻用虛批
公曰吳民困久矣茲歲又大侵使重培民椎骨肌瀝髓
腦亦無不聽命然豈聖天子選以牧守以字其民之謂
哉屬邑以蓄狀聞公遣僚屬出履畝戒之曰民為國家
赤子今誠飢虛為之父母者不聽其飢啼而其飢啼謂
之誑父母之於子固若是乎今若履畝必以實聞時廉
訪使者彙彊公按部吳下聞公言是之及使者身出履
畝所在蓄狀無少不讐吳多四方寓公喜持量短長往
時郡守至必伏謁其門日聽其所言少拂意輒構飛語
扇禍福公至吳則曰顧已無少愆何恤乎人言一切繩
之以法僑居者徃々不堪遂身至京邑言公妄以歲凶
誑朝廷事聞乃遣近臣御史乘傳南下鞠究虛實時公
已陞江淮等處財賦都總管府達魯花赤財賦府治臨
安公與吳之僚屬皆逮至構李近臣御史評詰公則其
所言皆妄於是朝廷罪言者而公復還臨安三吳之民
手額南望拜公言曰儂等困瘁久矣今實歲侵儂飢使
公厚自顧惜不以實聞則儂等何從生活哉其間欲以
害公而併及吾儂者自非公清強之實有以孚於人々
則何以能感動近臣御史不貽儂子孫萬世大旤哉然

則公之於懷生死而肉骨有不足喻者矣於是合三吳之民願立石道左頌公去後思公不忘之心以式示萬世其民之老自吳走寧國乞予文其實予曰樵李庭對時予在焉固不待父老言而後知也父老則又出事狀以示予、以儒素備員平江推官與公共事久讀事狀無一不讎者然其大致則有四焉持身嚴燭理明決事敏待人直由是吏懾其威民懷其惠而爾民遂有所不能忘公者矣謹按平江歲征夏絲二萬二千餘斤歲立三限收足其間並緣為姦民受其害公設法周備俯終六月而夏稅足徵吏弊為戢吳屬邑下民有訴於其邑而邑不為之直者於是訴於公、置籍、民所訟言與夫民訟之未絕者送之屬邑務得其情而早決遣之訟為之簡稅務月虧課郡遣官監收則務預抑商賈以足之次月則復虧課耳公至務司憚公威明而虧稅之患為之頓絕郡素富侈百司與寓公宴客排辦皆出於坊正坊正者郡富民輪克宴散家奴留其什器須坊正出鈔乃得什器還公正身率物私第未嘗燕客人家宴席為之稀少坊正獲少蘇云酒課戶供讌席必上等名酒公一切禁止酒課辦集郡以七倉儲糧歲設所謂杓斗者百三十人皆積年在倉蠹納戶者公盡逐去之選富

實誠慤者為枚斗倉蠹為之一清民輸糧七倉豪右屬
官吏初限皆細民其輸糧也石加五六斗不能足豪右
至末限什僅納二三却用細民多輸者足之公設法初
限必大戶齊足而次及細民七倉屋建於宋歷年滋深
歲科里正脩葺率具文無實公曰倉不可不脩之不可
若是其苟也於是躬督倉屋役百工具興撤去弊陋
仍復堅完識者謂七倉可以數年不脩蓋省惜民力之
一端也官以俸養廉禮也而郡科助筵贐客吏虛占月
給公筵宴既寡亦不徼虛過客吏俸始獲入其私各官
卒使率多猾惡少年公先逐其聽事卒餘多望風避去
郡用物和雇和買官償其直動經歲年公至物裁入官
鈔即償民大便之郡為三吳腹江湖海相通貫公弭
盜有方為政野無狗驚之盜公化所被也以及於瀕海
軍船給驛舟騎郡庠之養士粒米郊野之勸課農桑與
夫鈔庫泉貨軍士器甲凡經郡守所按治者在它人一
事已足書若公之惠吳民者其大者百世不能忘也故
其餘皆畧而不書若夫田野墾闢流徙復業姦詭遁迹
良民奠枕事皆具憲臣薦章又皆畧而不必屢書夫今
官於其土者其去也率多樹碑頌德美及夫深究其實
則多諂諛濫辭豈若予言所紀錄者為目所親擊也哉

臣所鞫問者予身所親逮也然則民所稱頌公者非夸
詡而溢美斷可知已公世系出高昌望族由倬直殿省
初命宣授承直郎中書省舍人一再為監察御史比三
僉廣東山南廉訪司事及今之為平江也凡十有三命
於朝矣歷官不為不多練事不為不精然公家甚貧至
無方田以耕無區宅以居其為平江也譬游崑崙玄圃
而瓊瑤瑛壁無所不有而公一無所取斯可謂烈丈夫
矣宜乎其民思之不忘於是為之銘詩使鑱之石其民
沾涵公之厚德者歌之有所興起也詩曰東吳耽啓士
之貪攫金晝市罔顧北南投身司寇意仍所甘六十年
間民牧代有誰如我公有則有守持官持身其力糾譬
之泰山巖々其石萬國具瞻威稜是式萃聳霄漢肯混
荆棘公來東吳金晶玉潔試以太阿不缺則折公恩在吳
以日以月日照臨猶有眇微公恩在吳億年依公去而思民罔或違
公始來時民拜牧守公既活我如親父母中更豺虎角
崩我首事昧而章益思我公我公不來我淚盈眶徒戴
公恩以死以生我死有子々死有孫子孫億年公恩常
存樹石道傍以告來者我思公恩豈其自我善法我公
誰云不可

前海道都漕運萬戶大名邊公遺愛碑

國家以天眷錫福為萬祀無窮之丕基故中外之臣膺
慎選蒙厚任亦必靖慎端重維持調護上知欽承天心
下知愛養民命庶乎同心同德均固福祉不則何以扶
隆平佐休運今夫海天下之至險也而國家歲漕東南
粟由海達直沽自非天祐休顯淵示川后効職致命則
何以必其無虞也哉京畿之大臣民之衆梯山航海雲
湧霧合輳聚輦轂之下者開口待哺以仰海運於今六
七十年矣國家以其事大任重於是開漕府平江而漕
臣之選尤難其人清特自守者隘渾厚不遷者迂任者
或傷於刻激能者或缺於廉隅茲四者求盡人事尚未
可而况於出布皇靈以當大任以培休福哉元統元年
天子南面思得漕臣以分顧憂於是輟吏部侍郎大名
邊公出為海道都漕運萬戶佩之三珠黃金符乘傳至
吳下公曰海嶼嶺徼民生雖殊其出以給公上義也至
於樂生畏死則皆天性然也今滄海漕輓所謂船戶者
國家雖捐金以催募之謂之水脚錢然聞之萬斛巨艦
崔嵬如山勢非不高且大也遇風濤作時掀舞下上若
陞重雲墜重淵不啻揚一葉於振風耳當此叫呼神明
以救死瞬息自非天朝厚福則雖勇力機智超世絕倫
槩皆無所施直拱手帖耳以待葬鯨腹其險若此而赤

子歲春夏兩運出萬死不顧一生亦可念已予承明命
來為漕民父母忍不思所以裕養之蘇息之也哉先是
江浙行省降散水脚錢貯之平江官庫方俵於時忽遽
急迫鈔多不堪用鈔貫或不足漕民病之公移文有司
躬至庫盤勒檢視於是鈔無不堪用與不足之患民便
之猾徒詐增新造船謂之補置吏相與並緣而舊船戶
虧元額與夫歲附運香糯并財賦糧罷困之家不得與
而其利歲為富完漕民所掩有公設法為之防使水脚
之利溥被於強弱高下仍令探籌自取而吏不容其奸
漕海轉輸古無有宜有尸冥權於冲漠者於是建靈濟
宮祠天妃祭秩視海嶽有加每糧船遇風舟之人望拜
哀號必睹神燈降舟之柁樓其靈迹章々如是故所在
祠祭惟謹而在吳為尤著太倉之周涇靈濟宮尤大每
春夏運行省官躬率漕吏守土吏大祭祠下必慎選穀
旦而卜之得吉卜舟乃敢動而豪民至侵占宮之防虞
水溝而屋之累數政莫之問公撤溝上屋而宮始大完
祭畢靈濟宮官吏因讌饗什器辦集皆出於坊正畢皆
散去奴卒旁午攘竊公獨坐不動督視盡取什器乃出
推公愛民之心形見於酒酣燕散邈然不干已之際顧
能若此宜其於漕民無不盡其情焉若夫舟大糧少而

舟中百須無一可缺者公則命併運起發以至於民舊造船則以民姓名號其船歷年滋深遂令子冒父諱孫冒祖諱公一一為正其名凡若此類公為漕民曲盡其情者皆可推見也故公臨漕府三四年間漕政無不脩漕民無不悅民心和於下神心感於上於是海無惡風漕運直沽群艦畢集一無驚虞天人祐助所謂維持調護均固福祉於無窮者豈不信哉公仕宦垂四十年廉介之操清慎之實不惟衆所推公而公亦以此自信之篤也故公之貴而能貧約而能守推此言之非履之有素持之有道其能若是哉公代之明年夏運弭風怒雨船多覆溺漕民思公善政遺愛自非形之善頌勒之金石何以章示永久垂之無窮於是為之頌使鐫諸石頌曰稽昔漢史如何君公方在職時無赫々功及其既去民思不忘譬彼桔槔雨時奚庸捲水旱田功莫與京公來漕府既章國程填以惠安疏以顯明漕民戴公以保其生千艘林々萬檣蓬々轉海北上南來其風天吳潛鱗飢鯨帖首篙師下碇仰瞻北斗以達直沽神京用飽萬井炊烟雲散林藪戶曹計功歲上書考是皆我公善總其紐民心悅豫國計斯阜神人依公驩喜噎嘔方公在政民不知有及公既代民病疾首今公既往參秉國

鈞漕運思公靡間神人公不復來川示肆嗔墊溺啼號
哀：水濱求如我公敬神勤民如在嚴冬妄希陽春公
佐天子蕃：老臣喉舌翕張民氣用伸豈獨漕民願解
戚顰萬方惠和休祥日臻

長洲縣達魯花赤元童君遺愛碑

高昌直西北為城郭諸國稱首其人才出當休明服勤
王家大而輔相廊廟小而長貳府縣班：輩出如星麗
天可謂蕃盛也已廊廟公輔勲書太史此不必言其散
而試諸長貳府縣有大小職任有輕重事勢既殊才任
亦異槩可推見也已獨長洲舊為平江望縣其以里計
未必數倍子男封邑也其以財計未必男盡田女盡蚕
也其秋輸糧夏輸絲也糧以石計至三十有萬絲以兩
計至八萬四千有畸餘蓋皆略之也使錢鑄盡翻其町
疇桑柘盡植其垣塍然後輸公上者乃可以無缺也奈
之何閒田惰農與水旱更相病然則其民力如之何而
不悴哉故自昔號為兼併及今至無塊壤以卓錫無片
瓦以覆首者矣其困罷之極若此而國家兩稅銖禽不
可減然則為是縣之長民者上何以逭責下何以逃怨
哉故每歲將終大府徃：械繫縣長貳俾之督稅不少
貸民窮無可償官至質朝所授書糴粟補完弗憚也噫

官吏窘若此縣之人當如何哉迺至元仍紀元之元年
高昌元童君來為縣之達魯花赤嘆曰補甚弊支甚廢
非殫竭其才智何由集事哉於是日至野次召農父老
相高下驗腴瘠謹浚塞厚培糞躬勸其力之稍有餘者
出飲食以饁之策勤惰而列之嚴其程役時其賞罰其
隄防不敗於水工作不潰於成矣則又課田之瀕江而
枕湖者不能必其無風濤之虞也更科以蕩課而民力
獲少蘇初至治^三年行津助賦役法所謂津助者田畝什
抽一以助役二十年間田貿易主屢遷而役悉仍舊殊
為民病君考之縣乘驗其消長而均征之君資精明善
記憶吏毋敢欺於是民謹趨事甫及期而糧已告足先
是縣理所在郡東北隅縣治既更附大府官即理所舊
基而為縣學其實民至縱畜牧佃蔬圃其間君曰今縣
學有學官有弟子員而學官不可以缺者特空名將何
以謂之學於是建言大府勸募徽州路儒學教授郡人
陸德原勅建禮殿講堂四齋兩廡計為屋若干楹學成
慮無以養邑士也復募民捐田以饒學君莅事明聽察
明鄉者君嘗同知常熟州民已稱其果斷故於吳習俗
悉知之大抵吳俗剽輕而嗜利里胥田主其征糧佃客
也寬則緩猛則斷甚至傷支體殘孽息聽訟者不察往

往為其所矯誣君既得其情故於征科之際民不慢令
糧以時集夫政為於平安易行之時雖中才無難者惟
是甚弊而莫窺其迹甚憊而莫見其隙隱之於將潰匿
之於垂敗理之者急則傷於刻緩則流於迂若君之理
長洲譬之用藥然膏肓鍼砭既已疏其會俞通其鬱滯
又若衛生之經攝養之術固君素具而深練者使其久
於茲邑生育其人而乳之涵煦其人而撫之則其顛連
而瘁瘠者且將優游於樂生之域矣無何君以三年告
代縣之人逮猶愛子失其慈母弟子失其嚴師其傾企
而延望者當如何哉僉曰長洲之學建於君學校公論
所自出縣之人念君遺愛而不忘者匪樹石於學則後
之來游而來歌者何以知君惠其邑之深及其人之厚
也乃相與礪石而請文於予辭不獲庸序如左仍繫之
詩曰泰伯君吳端委初其民伾樂方蘇至德渾成與
化符炙魚七首闔爭塗沃壤而擅稻蠡區後至射利紛
相圖長洲為邑割之吳考之縣賦天下無曠耕寸織彈
其刃剥瀝肌髓骨先枯北庭元君至則吁譬醫製劑藥
其痛彼豎方執膏肓樞君施芒鍼伐其隅起偃使直甃
使趨謂醫非良尔則誣歟三星霜歲月徂止猶少愈病
復加君不我留我孰扶顛連羈窮孰非夫倚君調護保

厥軀君方翱翔上天衢聖王顧憂民力瘠乞君登早朱
輜車激水活我涸轍魚懷恩不忘此其粗俟君侯吳筆
屢書用章官程倣其餘

亞中大夫海道副萬戶燕只哥公政績碑

國家肇興朔漢族屬之賢出為興王之佐其紀之旂常
書之竹帛者蓋已極其盛惟區宇混一垂七十年累聖
重熙親、賢、其所倚任以培丕基以延景運者蓋駸
駸然不異萬邦黎獻共惟帝臣之日况於天潢疏派以
演迤於無疆嗣大曆服乎顧惟文昭武穆分食茅土崇
大尊榮為萬目瞻睹奚啻景星燦輝卿雲紆祥益見我
朝深仁厚澤固結民心永久而不忘若是耶亞中大夫
海道副萬戶燕執哥公實國家族屬之賢自筮仕即為
吳長洲縣達魯花赤邁擢兩臺御史湖廣陝西兩省幕
府都總管府總管皆嘗贊畫治政清慎之操忠厚之意
日益著聞由是言官交章舉於廷士論交口誦於野遂
魁然為世賢大夫人識與不識悉隱然望之為公輔器
也今則貳政漕府夫漕運之道取諸海亘古所未聞始
世皇聽海臣之言創法歲每漕東南稻米由海轉饒以
達京畿京畿天下人所聚豈皆裹糧以給朝暮槩仰食
於海運明矣故其職任之重其臣任之選為尤難其人

也初公之令長洲也浙以西吏胥之美惡民俗之習尚
與夫貲力之消長蓋已洞知其然今茲之來練歷既多
識見彌廣第念有家國天下者蓋無不役之民役其民
而驅之以涉天下之至險則無有甚於漕民者列聖審
若是屢加憫恤之德音惠護之渥洽歲頒璽書動有桀
度然而群有司所掌職靡知大體特務辯給而已鹽筴
是也夫鹽主五味漕民當歲運每船計口買官鹽而食
北達直沽鹽司慮其私販遣人巡邏然其弊至有預實
鹽苞苴中當搜檢時倉皇紛擾默實鹽苞苴指為私販
漕民卒莫之辯竟墜其彀中公乃建言乞中書定議計
糧船發期與到日官皆明給據憑庶不罹其擾害糧船
既開太倉風順浪平瞬息千里設風濤不測動淹旬朔
舟載薪有限而涉險無涯於是取薪海孺凡蒲葦葭茨
匪求贏餘俾不乏爨斯足矣而鹽司與之爭以為瀕海
草薪官給燒鹽漕民何得藉取至拘囚樵蘇毒刑榜箠
公念舟經島嶼非有市苟薪不藉取則幾於不火食雖
熬波課急亦不宜如此檢括公亦建言於是漕船薪能
續矣夫海運僅虞風濤至於猾寇則未之防自至正元年
賊於茆竹山沙門島公然駕舟張旗樹矛戟鳴金鼓焚舟
殺人然而漕船罔敢擅設兵器拱手待斃以莫魚腹公

建言國制五兵擅藏者有禁若夫漕民雖官催募然實為公既驅涉海已出萬死一生况重之以盜戮無辜一何不幸如此哉公力言於朝當春夏海運檄使沿海分鎮官軍精選才勇善射者預於島嶼巡警清盪比舟發仍用之護送由是寇盜衰息公每念海運重事必得米之精粳者始不敗事夫何有司奉行日失其指當輸糧時守土大吏委之佐貳官潔已者既難其人漕民交糧一言米惡倉庾奸頑預結群兇輒肆凌虐將訟曲直則迫以風信日期適當春夏之交日氣曝於上海氣蒸於下米漸浥腐至直沽群有司每歸罪漕民伸雪無所至或賣舟糴米貧不能返以故漕民日病公亦抗言其為害悉以上聞凡此數者皆公佐政漕府挺然為其民請命者若公履歷中外興利除害以事不在漕政故皆不書今公已代漕運蚩蚩之氓感公矜憂戴公恩德非勒之琬琰則何以寫其不忘之素心乃哀公國族之懿漕政之美既列其事復繫以詩於皇世祖奄有九州爰創海運與神為謀萬艘林林卜吉海陬搥鼓張颿鯨波安流夜瞻北辰是為京邑億兆仰爨縣枵待實七十年間靡間一日漕政既脩漕民是恤列聖繩武慎選漕臣金符銀印恩重等倫一歲兩漕以夏以春政久斯圯支柱

在人穆、我公國族之懿中外攸歷成國偉熙來貳漕
府民愛吏畏遇事見明振舉缺墜事既上聞漕民戴公
戴公深恩不殊始終鯨波如山海日吹風計其高深公
恩則同今公既代民僉入相懷公不忘更久加尚刻詞
於石式示轉饒於昭萬年公名滋暢

海道都漕運萬戶府達魯花赤和尚公政績碑

世祖皇帝以聖文神武一天下薄海內外幅負之廣巨
萬里有所不能盡也上皆包之以宏度故能視六合猶
一家四海猶一區於是抗海漕粟以給京師夫天下之
名川三百支川三千其視海猶一川然而風波有不測
小或驚危大或傾覆雖智者不能保也何況於海際天
浴日與元氣溟渤相為底裏哉然而世祖獨運成筭與
天為謀開漕運戶府於吳六七十年列聖相承一守成
憲而惟致謹以選漕臣故漕臣之長必天下重望其長
才足以任事明智足以燭理廉隅足以厲俗德量足以
服人乃始克勝其任耳愚藉父祖基緒以戎政鎮守吳
下凡仕宦之來才不才賢不肖更三載之久同一城而
居未有不悉其人者悉其人矣而才賢不得言不才不
肖不敢言蓋以非戎職所敢與聞也竊自念朝廷人才
出膺大任目擊其賢而恨以職守不得一言於朝蓋已

私自嘆閔若夫其人三歲既代而其政績之美廉謹之
操士誦之民思之鏡之金石播之聲詩者忘其僭而屬
筆焉則非侵官也今天子即位思繩祖武仍以至元紀
元當元年用浙江道肅政廉訪司使高昌和尚公來為
漕運萬戶府達魯花赤夫以憲使之清嚴貴重而乃屈
之以督讓運於以見聖君慎選漕吏當何如哉先是漕
府版籍錄民貨產造舟載糧謂之船戶論船戶大小載
糧多寡官以石給鈔雇募之謂之水腳錢船戶役既久
其間貨產不能無消長官率因循不之考吏得並緣為
姦公至蒐稽覈實船戶役均當春夏兩運官給水腳錢
動至數萬緡行中書省歲分宰臣臨莅漕府姦民射利
偽濫百端公嚴檄有司躬為檢閱船戶受雇募之實云
先是府吏參用儒生吳人僥倖求進者賄囑上下預籍
姓名吏牘中公曰漕府數統東南數十郡豈皆無儒
生而獨取於平江迺檄諸郡必其人有儒之實而後取
之至尤慮其非召郡博士試而用之府屬僚其長長貳
皆五品謂之千戶所吏往辟諸司縣然多以賂進
公亦如辟府吏法以取其人焉其傭書以佐吏與夫輿
阜卒伍其始不過竊活須臾久而父子兄弟根株蟠結
蠶食漕民公坐堂勵之曰皇上苟非漕府所當設而冒

焉趨入者悉捕之由是漕府為之一清船戶貨遺之得
官水腳錢移償逋負及期舟楫不任載公許其附載它
舟俾無乏事公私稱便江西湖廣諸郡米歲至於集慶
之龍灣漕府撥船戶受其米輸之海船戶念漕海之艱
難每大其量為費裝費諸郡之人恨其哀取兼是遠客
往至鬪爭殺傷其禍蓋甚慘行省以公嚴重檄公往督
之公往平量正罰人無敢犯今者船戶遇風濤固有所
不測然姦民或詐稱覆溺逃匿海島官多不覈實公曰
誠遇風濤固當痛心設欺官掩米亦當詰其根株由是
溟海萬國而人憚威望而不敢罔也公性剛果日坐漕
府嘗有權貴人欲干以私望而逡巡卒引去公明以燭
理人無敢欺才克任事政無少弛德以服人而聲譽為
益隆若夫廉隅整截清儉自守雖古之廉吏無以過之
漕府長月給俸不過若干緡公既高昌世胄自奉宜優
裕然痛自貶薄衣糲食居處晏如書生寒士此愚所
目擊而非傳聞之妄也公既報政成用至正改元之年
廷召公還任以大都路都總管府達魯花赤總拜四川
陝西兩省叅政人謂公英聲茂實夙德雅望其入相一
人以福萬方固世所共擬若夫漕府之政烏足以究公
行事萬分之一哉此世之公言而非愚私已之臆論也

今榮祿大夫行宣政院使 公僑寓吳下嘗因坐語從
容及公曰今官既代去多伐石以紀其美者如公視諸
人詎不遠勝耶子世以兵戎鎮吳而好文學公之美其
可泯乎愚自念經書義理嘗聞於人者雖未悉其奧若
夫世之名公卿鑿有善治詎宜以庸陋而莫詳其實
爰叙公漕政之美之實勒之石使國史後可考復為之
詩俾吳民咏歌之蓋國史非民無所據誦之詩庶幾永
公名於不朽也詩曰高昌才英毓公卿多以夙望輔皇
明誰如我公世簪纓持官保身全令名向操憲度錢塘
城威如秋潮讐不驚一掃貪墨歸澄清東吳漕府控百
城鑄銀作印章皇程黃金虎符絳絨繩慎選重臣示匪
輕我公威重世所稱來莅漕政美績成天吳帖首伏海
鯨祥飈送帆濤熨平龍驤萬艘一羽征穩達直沽餉畿
祇由公改善皇威靈公既入覲尹神京輦轂之下有莫
勅公能禁止而令行漕民思公鎮懸情引領北望歲月
更願公富壽而康寧入相天子福蒼生五風十雨百祿
并公恩在吳遠益稱鏡諸樂石播德馨後將有考書汗
青

重建路漕天妃宮碑

天地既左海故百川混潰歸東南而海之功用遂與天

地配然自陶唐氏以迄於今王者出而御極蓋非一人
至於宏大之量包海宇混南北視鯨波萬里猶一埃龍
伯九淵猶一舍凌駕溟渤貴歲成功久之無虞如我朝
世祖皇帝者也爰自定都於燕歲漕東南稻米將由河
渠以達畿甸則道里遠而勞費大積力久而用功多於
是納海臣之請斷自宸衷始創海運方其波平風順一
日千里不踰旬日即詣京畿斯實國家厚福其蟠地際
天取道於海若執左券交相付然風濤有所不測雖河
流之細猶不免况於海乎設使颶風鼓濤鯨吐鰲抃天
跳地掉萬斛之舟輕於一擲當此之時雖有絕倫智力
亦必拱手待斃哀號籲天叫呼神明救死瞬息粵有天
妃肇迹前宋著靈於我邦家亟揚神光出於腥霧其光
曄煜謂之天燈飛泊高桅不令墊覆舟人稽顙咸稱再
生舟遂順濟其靈顯白章：如此於是列聖相承累加
封號爰即江海之要建祠妥靈若夫路漕靈濟宮則尤
典禮尊崇者也蓋海舟歲當春夏運畢集劉家港而路
漕實當港之衝故天妃宮之在路漕者顯敞華麗實甲
它祠國家致重漕饗既開漕府於吳歲每分江浙省宰
臣一人督餉當轉漕之際宰臣必躬率漕臣守臣咸集
祠下卜吉於妃既得吉卜然後敢於港次發舟仍即妃

之宮刑馬椎牛致大享禮餼脂牲肥醇耐甕麩庶羞畢
陳絲聲在絃金石間奏咽軋簫管繁吹入雲舞既歌闋
冷風肅然填境虎臣卒徒擢舟揚舲撾鼓撻金響振川
陸文嚴武齊群拜聽命而後舉由始建宮迄今五十一
年矣神人顧歆歲仍舊章罔敢或怠迺至元仍紀元之
五年水啗宮坊日就虧圯翼宮周廬間亦頽壓爰歷五
祀審以宮迫海濤波濤浸淫工莫就緒今至正二年江
浙行省叅知政事燕山圖魯公實董錕事漕府以有事
於妃宮告公即齋沐登舟弭節祠下顧瞻宮宇之私惕
憂形色立漕臣於前戒飭之曰朝廷嚴事天妃潔蠲明
誠牲幣器數樂度舞綴悉有攸司載在祀典至於列聖
歲遣近臣錫金函香事之孔誠猶恐弗至今路漕岸坊
崩虧若此夫臣子之於父君每先意承顏尚懼或失顧
今豈得自安哉漕臣對以非遷宮不可而遷宮之費甚
繁計無從出爰積漕餘得中統鈔二萬五千貫計貲量
工什裁二三無何劉文明者跽於庭拱而言曰某常熟
所海船戶也蒙神庇庥漕海積年衣食粗給今叅政公
勵精於上漕府群官盡瘁於下事神恤民可謂至矣欲
徙神宮願以已貲合今漕府鈔悉委某料理洎完畢焉
庶幾川后妥靈官政盡美於是公與群僚咸加獎予退

而文明相地於神宮之稍西乃徙宮其上土埴燥剛戶
向高平經構於是年正月裁二視朔用告落成殿寢言
言門廡崇、梁拱森齊丹雘朗潤凡茲視舊加壯是歲
春運達直沽無一少損文明念舊址已圯歲久自非分
省明公督責嚴切省幘都事王公慶掾史常時等參贊
明敏漕府群公克承公志則是舉也幾何而得就緒哉
文明既礪以紀天妃之聖靈以及官臣之庶績庶幾神
人相與取信無窮若夫妃之氏族靈異往、散在傳記
故茲不書事既鏡於石復為迎享送神曲以繫之其詞
曰瀾為洲南海隄積靈湫生川后兮川后生赫明靈帝
爰命尸滄溟兮滄溟大森祕恠既咸若不吾害兮川后
來紛雲旗從群龍耀金支兮川后神海若馴廟食懿更
千春予海安流漕政脩實畿甸更千秋兮后靈妥恒福
我新宮成璨靈瑣兮后馭旋雲滿川依皇元千萬年兮

元普應國師道行碑

禪自少林指心單傳十一傳而為臨濟玄、十八傳而
為雪巖欽、當宋之季其道明濬光潔嗣其法者夥矣
而獨得一人焉曰高峯妙公妙於欽諸子其得法最先
而其道最為卓絕後登天目之西峯見其山高林深便
卓錫巖石下書石作死關而居之閱十七暑寒不跬步

出外方是時尊教抑禪欽江右召至錢唐授密戒妙方
遺世子立身巢岩扃目瞪雲漢何止空四海於一睫也
其大弟子得兩人焉曰斷崖義公曰中峯本公義嗇其
用以推揖於本故本公獨以其道為東南末法倡公示
寂之十二年當元統乙亥天子錫號普應國師仍以師
所書曰天目中峯和尚廣錄三十卷賜之入藏敕詞臣
序於書首其徒狀事礮石請於余曰吾師身棲岩谷名
聞廟朝仁皇嘗製衣降詔一再遣使入山致禮賜號佛
慈圓照廣慧禪師其受業師子院改陞師子正宗禪寺
勅翰林學士承旨吳興趙公撰碑以賜英宗總明寵賚
如之逮文宗臨御師已入寂賜謚智覺禪師塔曰法雲
之塔之序文并銘詩今奎章閣侍書學士青城虞公
奉勅撰恩言寵數可謂至矣然吾大僧自唐以來有封
國師者降及五季亦有尊之為一國之師者然僭竊不
足言宋有區域幾四百祀僧之顯者班班輩出然未有
尊封國師者今吾師遭遇聖明遂膺曠典自非總其實
如唐名僧道行碑則將何以章殊恩顯異數敢扣首以
請余謂名公卿其歿則有碑蓋因公室禮得用碑以葬
子孫因宜而不去遂以銘其德行焉今大沙門尊封國
師其葬雖無窀穸而其名行勒之金石孰曰匪宜謹按

行錄師諱某俗姓孫錢塘人母娠師時夢無門開道者
寄籠燈其家而生師、生有至性不好弄而好誦梵唄
結趺坐髻鬢讀論孟未終卷母喪輟學年十五輒然臂
持戒誓向空寂久之閱傳燈錄有疑志在參決遂登死
關見妙公妙髮長不雜衣敝不易孤峭嚴冷未嘗一啓
齒而笑亦未嘗為其徒剃落獨見師即驩然欲為祝髮
蓋亦已知為大器焉久之誦金剛經恍若開解者師自
謂識量疏通於義趣無不融貫然非悟也已而雜染給
侍死關天目於東南諸山最高寒廩粟屋材微飛輓則
莫能至其上師晝服力役夜事禪定十年脇膚不沾席
後於妙言下機旨洞契妙以其克肖書偈付之師益自
晦未嘗以師道自任也然而玉在山珠在淵其光氣自
不可掩况審之以咨決重之以記蒞哉至元間松江瞿
霽發施田建寺於蓮花峯號大覺正等禪寺妙將遷化
以寺屬師、辭師每謂住者必無上大道其力可以開
明人天夙植福緣其力可以蔭結徒眾明智通變其力
可以酌酢事宜故凡住持道為之體而緣與智為之用
有其體而缺其用雖則化權不周事儀不備猶之可也
使無其體而徒倚其用則雖處眾而眾歸制事而事宜
亦不足言矣况三者併缺而冒焉尸之者其於因果能

無懼乎當五山缺主席宰執大臣致書幣屢以為請師
皆力辭至於窮厓孤洲草栖浪宿屏遁其跡而避之然
四方學者北殫龍漠南踰六詔西連身毒東極博采裹
糧躡屩萬里奔走而輻輳赴師者逮無虛日南詔僧玄
鑒素明教觀辯博英發每曰吾聞大唐有禪宗使審是
耶吾將從學設或未當吾宗易其宗旨而俾趨教觀由
其國來一聞師言即悟昔非洞發源底方圖歸以倡道
而歿於中吳鑒之徒畫師像歸國像出神光燭天南詔
遂易教為禪奉師為禪宗第一祖至治三年春天目山
木稼其徒之老異之秋八月甲子師遂入寂即山之西
岡塔其全身未逝前一日遺別其外護并法屬一、二皆
師手書是日白虹貫山師世壽六十一僧臘三十七矣
余僑客江南聞師所至四衆傾慕香茗金幣拜禮供養
悉成寶坊而師一衲一簞未嘗屬目人念其豐肌暑月
膝腐奉葛衣以袒裨者師一不以近體他可知已雖屢
辭名山以自放於山林江海解滕屨脫袍笠在處結茆
以居一皆名曰幻住蒲團禪板晝作夜叅規程條章井
井森列儀槩慎嚴如臨千衆至於激揚提倡機用翕燿
嬰之者膽喪聞之者意消而其文致則深惟世道降道
離諸方禪者裨蕪佛祖為可痛心每謂其教傳佛心宗

單提直指惡有所謂授受哉惡有所謂言語依解哉故師於其教法欲救其弊而藥其病皆以身先之故師之於物洪纖高下緩急後先拒之而不遺接之而不攜人徒見其發於悲願其誠而不知其一：以身教而匪事夫空言也以故當世公卿大夫器識如徐君威卿清慎如鄭君鵬南才藝如趙君子昂一聞師之道固已知敬及接師言容無不歆慕終其身江浙丞相脫驩公竄號嚴重讀師法語便斂衽望拜高麗瀆王以天屬懿親萬里函香拜禮起謂人曰吾聞人多矣未有如師福德最勝者獲師開示涕淚感發嗚呼師躬已以究其道豈有毫髮涉世意哉然而其名不行而至其道不言而信自非行戒相應聲實一致永久益章而弗昧者抑亦何以致此哉乃為銘詩傳之其徒昭示不朽若師所著書其目見塔銘茲不贅詩曰天目於山擅宏賁兩峯高盤帝青雲孤禪行坐虎豹群延敵死閑駐孤軍神機觸着身火焚濯以甘露洗垢氛有幻一人奪旌旗正令一下千騶馳定目不覩轅門麾摩尼寶玉燄輪時如日始出扶桑枝光雲照耀千須彌崩騰鞞赴無中邊百舍重趺走莫前來者駭汗命髮縣幻以鑪錘煮金鉛其出躍冶流炎烟不缺則折非龍泉乃復煨鑄而鍊烹爰肉爾骨死

以生醍醐上味投寶瓶藥香珠幢帝網纓一：芬馥而
光明問師何由執神樞一切入一亦無餘陰裨國程鞏
皇圖天子南面味道腴五朝恩光鬱扶輿號尊國師章
異恩錫書入藏開蒙昏揭若日月行崑崙又如大海涵
乾坤俾人盡證毘耶門正宗的：萬子孫億劫師言永
長存

石樓鄭氏先德碑

仁皇帝在潛邸時聿有羈勒之臣石樓鄭元氏備嘗艱
勤既正春宮以其勲舊言於上：即超授中順大夫太
子率更令及即位累遷資德大夫司農卿時延祐六年
也是年秋九月二日上御鹿頂殿顧謂侍臣曰國家官
制子貴而推恩於其親者視子秩高下以疏恩今鄭某
扈從以事朕二紀矣欲以一品恩官其三世用示特恩
以優異於羣臣於是贈其曾祖考翼金紫光祿大夫上
柱國大司徒追封韓國公謚康簡祖考璘加贈純成保
德功臣太保金紫光祿大夫上柱國謚安懿封同顯考
濟加贈推誠濟美功臣太傅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謚
莊僖封同曾祖妣褚氏祖妣高氏妣段氏皆韓國夫人
仍命詞臣代言以章寵數某戴上恩既極深重而在廷
之臣亦皆歆艷以為曠代盛典猗歆休哉謹按石樓之

有鄭氏自康簡仕於金官至龍虎衛上將軍銀夏節度使
移鎮晉寧因家焉當時用法嚴峻康簡能以寬濟猛晉
民德之由康簡以上有諱元亨利貞四人俱隱約田里
以終其身元之配薛實生康簡康簡既起家秉旄節安
懿以任子尹石樓晉既內附仍用安懿以長尹其鄉邑
時兵燹之餘白骨蔽野數百里之內人烟雞犬無復孑
遺而安懿撫綏其凋殘振蘇其困弊恒呻吟愁歎於壞
垣缺甃之下安懿必躬視其有無時其燥濕均甘苦同
勞佚以休息之以故殘民之歸者日漸有之乃復分其
少有餘以濟其甚不足至於孤嫠鰥寡為之擇配使有
家室鉏犁錢鏹視其利鈍以驗勤惰以故石樓之為縣
較它邑生齒粗為完聚建莊僖而不願仕教授於家塾
以誨其邑之人知其積之厚而發之有日勸某姑亦觀
光皇都時則仁廟在京邑其宿衛之臣有與某同里者
介之入見某長身竦肩面目光燄氣宇豐偉俾之言天
下事詞意粲然明達於是親遇日隆後從往覃懷遂贊
之以入繼大統一時明良慶會為盛遂由官臣登兩府
延賞及乎三世自非其前人培植深長何能致是哉先
是某為率更時舉監察御史郭文卿以自副上審其人
某慊然以已不及為對上嘉其不難於自屈至大改元

宮師府罷遣陞翰林侍讀學士侍讀必兼知制誥同脩國史以所授缺之也仁皇自為言於上得可乃已而遷禮部侍郎未幾擢兵部尚書裁九閱月仁皇詔於朝若曰某既長兵曹任邦政不得如宮僚朝夕進見豈其初執羈勒以從朕於艱危之意哉即加授昭文館大學士階中奉大夫居無何轉工部尚書謫拜江西行省參知政事總改山東道肅政廉訪使將上超拜資德大夫太醫院使時仁皇憂各處官貪吏弊民冤政缺分遣重臣宣布德音撫安黔黎於是某選自宸衷俾之宣撫甘肅道使還稱旨延祐三年授政祥院使未幾超拜陝西行省左丞以病在告未上擢授大司農卿蓋某敷歷清要出入禁近或一年再擢或僅歲復除寵數之便蕃恩意之稠疊一時廷臣槩無與儷君子於此推見之譬則水與木水之發也源不深長其流遇坎而止何以能百折以東而達於海木之植也根不深厚其枝何以能委翳而上干霄漢成夫棟梁之具哉予於石樓鄭氏積德鍾慶亦若是云某既追惟先自高曾以來粗撝其槩勒之豐碑又念其伯舛父亦不可泯乞附見焉其諱浦字潤夫者公從叔父也母則高夫人嘗以軍職從軍南征卒軍中從伯妣賈夫人生一男四女男諱輔女皆適

宦族輔生三男諱智仁勇皆孝友才辯莊僖字惠夫其
行實神道有文茲不贅於乎晉更宋兵金禍連結故家
遺俗譜系淪落無所稽正則鄭氏之先由某之聞於家
庭間者若此其不得而聞者又何但於此哉用序如右
仍為之銘：曰仁皇御宇極盛至隆闔此太平繫誰之
功百辟卿士星旋景從爰有官臣是惟鄭公：贊仁皇
入統皇極大明當天溥照萬國公於其間以道贊畫思
意滲濫飛泳動植公貴之驟公寵之赫人皆訝公不究
其極其極伊何公之前人能徠携離能蘇苦辛遂令凋
殘漸煦以春積茲厚德其報可信篤生司農為時哲輔
恩覃三葉玄袞大璐几：赤烏煌：朱戶昭哉旂常以
顯恩數石樓之邑山高土深鄭氏有阡松柏陰森紀有
先德式如玉金勒茲聲詩以雅以南昭示億年以闡民
心

許昌馮氏先塋碑

維馮氏遠有委系其墳墓在真定者蓋不知世數矣其
居許下則自處士君始處士至其孫夢弼於今為三世
矣昔金之亡河北受兵禍慘其民多南徙圖避而馮氏
遂來許處士諱聚與其配師夫人之居許也生子男四
人曰信曰玉曰用曰祥用娶郭氏亦生子四人其長即

夢弼次夢岩夢得夢周夢弼最知名以中書掾歷諸大府幕僚泰定初朝廷計其伐越之功超拜朝散大夫江浙省理問所理問正被服金紫人咸以為光榮夢弼念郭夫人老矣非躬奉子職不足盡其心即辭職就養丞相不允而辭愈堅夢周方以湖州歸安尉辟掾浙西憲府亦以養親辭與其孟均侍郭夫人怡愉盡懽當時稱孝養蓋推其兄弟云未幾郭夫人棄養吳下奉柩歸葬於許昌服闋至順元年陞授中順大夫湖南道宣慰副使元統三年擢拜嘉議大夫靜江路總管於是天子推恩於其三世聚贈太中大夫彰德路總管輕車都尉進封始平郡侯配師氏追封始平郡夫人用贈通議大夫中書吏部尚書上輕車都尉追封始平郡侯郭夫人封同夢弼深自惟念馮氏自得姓其間顯晦升沒蓋不知幾世幾人矣至於其祖考播遷來許依蓬藿建生業知力農以給賦知執兵以踐矣更其於譜誌圖牒散亡淪落不暇念其所從來無足怪者至於夢弼循官序積年勞秩真二千石何莫非其前人之種積哉使又晦昧其祖考雖有其先叙不著之文詞不勒之金石則豈承藉先德以發於其身之謂哉於是礱石墓乞銘於元祐且復自致其言曰夢弼四兄弟厯先人教育當至元三十年

先人年五十二而夢弼始冠不幸而先人物故其弟蓋甚幼穉也郭夫人躬紡織縫紉以字諸孤方是時文儒未大顯用而夢弼素善用儒術緣飾吏事於是起家八著元帥府令史郭夫人亦就養而南而長弟夢岩嘗為許州管田產提領守許下墳墓夢得則為李愬長官司吏目其幼夢周亦以海北帥府吏而調尉安吉今以承直郎而任温州路經歷夢周向嘗馳傳至京師道真定訪所謂樂城劉村者得高曾以上墟壠蒼藤古木猶有僅存者河南梁貢士為文以記之夢弼今老矣其始仕也圖以致養郭夫人及夫人之壽康而後享年八十有二歲累見夢弼叨忝恩命得累贈先人中順大夫歸德府知府上騎都尉始平郡伯而老母亦累封至始平郡太君而又及見孫男若干人孫女若干人烏烏私情獲展終養是皆先世積厚流遠不自享其榮名而遂發於夢弼顧惟無似恒恐殞墜及今既老而獲歸拜桑梓樹石墓下不慚見鄉里父老是皆先公先夫人教道之篤而疵穢小子何足以當之也哉元祐聞其言而有感焉夫河北當金季轉死幾盡彰德之來許也夫豈覬望其子孫顯榮若此方是時尚書君入則致養其親出則耕稼以給公上蓋皆朝夕不暇給亦何自而發於其子哉

昔人有言人可以偽而天不可以偽是雖不章於人而默有契於天矣則夫天之報施於其子人有不得而窺者矣不然何其得於造物者完而遂其志者果也尚書諸孫名震賁晉者夢弼子也夢弼先娶郭蚤卒生一女適梁庸亦早卒繼娶王皆封始平郡夫人震賁王出也而震早夭夢岩娶張子鼎願夢得娶顏子升履夢周始娶張生復觀繼娶郝生謙豫益嗚呼厚德之積非一日矣及尚書身歿而僅見於子今夢弼雖告老於朝而夢周之聲實獵方繼起其孫之多又若是天於馮氏厚德之報方未已也是宜為銘曰馮遷許昌幾

周星勤身耕戰服民經生居死葬心攸寧有宅在廛墓在垆樂城北望塵冥冢樹尚或連雲青匪不願處逃兵刑僑許再世滋德馨爰生佳兒大門庭恩封寵褒侈皇靈奎章昭回賁泉扃其先譬之水泓渟決為河潤勢建瓴其大渾細泠不東注海不暫停徵詞琢石揭之瑩章潛闡幽恭勒銘子孫其昌後千齡殆人於茲號馮亭德厚必報如律令過者下讀宜善聽



僑吳集卷十二

行狀

遂昌鄭元祐明德著

元故昭文館大學士榮祿大夫知祕書監鎮太
史院司天臺事贈推誠贊治功臣銀青榮祿大
夫大司徒上柱國追封申國公謚文懿湯陰岳
鉉字周臣第二行狀

曾祖諱天祐字賢佐金太醫院副行司天臺事
祖諱熙載字壽之金司玄大夫贈資善大夫集賢院
學士上護軍追封南陽郡公謚簡惠
考諱壽字椿卿贈榮祿大夫大司徒上柱國封申國公

謚僖成

岳得姓遠矣由唐虞三代降至漢唐五季無大顯者及宋渡南而太師岳王起相州湯陰縣事宋高宗用功名顯著於天下若其忠義大節則尤冠絕古今王薨而家南徙子孫在北方者更兵燹禍亂分徙於燕遂為燕人者公之家是也院副公精於推步占候之學盈虛消息之道仰觀於上俯察於下究於天之道而不忒驗於人

之事而昭合且攻軒岐難素諸書方是金所策士有精通玄象科博瞻醫藥科其選甚精覈與儒術同院副能以其學連中兩科累官至太醫院副使行司天臺事簡惠公幼而警敏稍長讀書五行俱下日記幾萬言正大間亦以玄象科登第授司玄大夫簡惠既以占候之學起其家於是甚有所論載有天文精義賦天文祥異賦列舍史傳星總主管等書金南遷從宣宗都汴迄金之亡後還燕用其所學進見太宗皇帝既以推驗無不應者遂以天文屬之公逮僖成公用其家學事閣端太子行司天臺太子征行屯戍十餘年間無一日不以公自隨也禡牙建陣掩襲攻取多諮於公而後行配張夫人夢神抱嬰兒下雲間授之夫人者夢覺而生公：在孩抱即警敏異群兒髻髻便嗜學時北南阻脩國家起朔

漢戡金定中國書籍經喪亂其得見者蓋甚寡有以資
治通鑑示者公見大喜即手鈔成帙晝夜伏讀故公於
史傳君臣治政之美惡世統脩為之長短禍福倚伏之
兆興壞理亂之迹餘二千年間絜不異於燭照枚計而
周知也若夫觀天之道由院副公來三世於茲矣年未
冠自通姓名見劉太保劉方得列舍星總等書讀之有
疑碍無從質問知公司天岳氏子孫試扣之公得書即
掩捧以其義歷々語太保大竒之翌日即以公見世祖
皇帝顧謂太保曰是兒骨髮聳秀目光爍人俾之觀天
其有契於玄象必矣是日降旨許公出入禁近時至元
十年也至十三年陞授中議大夫司天臺提點廿四年
乃顏反北方勢張甚上親征命公從軍凡屯行日時營
壘止作乘機邀利皆命稟於公先是上無意於必殺故
親御象輿以督戰意其望見車駕必就降鋒既交兩陣
矢激射幾蔽天乃顏悉力攻象輿時公已勸上下輿御
馬矣平章李罕山固請以其衆陷陣而入盡殲乃顏非
上意也先是上行殿西南塵起漲天衆謂賊且大至公
曰是將有糧儲以餉我師毋驚已而橐駝八百載皇后
所進糗糒以餉軍公之精於占候皆此類也乃顏平車
駕還京策勲行賞擢授嘉議大夫知祕書監賜玉帶一

金織幣四端自是親信深篤公往：入奏事帝后雖並
坐上必問曰卿豈有欲言者乎無所言則已將有意於
敷奏雖皇后亦起避親王大臣望見未嘗不歎羨其得
君也公益感激遂抗章言以為臣所職者天文所司者
測候然天道遠而人道邇天道幽而人道著古之聖王
其於敬天恒若對越其於勤民恒切撫馭是故勤民者
敬天之實古人謂敬天以實不以文何謂實茂選賢才
使居相位一相既得其人則必慎簡群僚布列中外進
則盡忠獻納以廣上之聰明退則脩身齊家以宣布上
之德澤刑賞當功罪而必信賦斂罷誅求以養民是皆
敬天之實也夫紫微上宮三師上輔皆環拱帝座下應
宸極由此為輔相者夫豈可以非其人哉時權姦桑哥
當國故公言及之是年尚書省以民間逋負係官錢糧
桑哥奏立徵理司設官置吏使輅將命者旁午於道所
在貪墨吏並緣為姦欺民貲產破蕩不足償至榜繫猶
纍、相屬民間騷然幾無以存活時彗星見方掃、宿
指處山崩地震上春秋高權姦方務蔽塞聰明而其威
燄軋天下人懷私憤無敢為言者公竊歎曰我蒙恩遇
厚矣懼禍不言是孤聖主時從獵柳林從容諫諷大意
以為臣職司乾象所當言者日月之推移或失經星辰

之飛流或失度今天垂象星耀光芒地震動坤道失其
常况皇上聖躬違和皆大臣欺聖明虐黎庶所致非除
舊布新洗濯苛穢則何以回天心釋民怨於是上即柳
林命詞臣草詔大赦天下比使臣馳至闕命百官具朝
服詣崇文門聽德音桑哥知有赦乃大驚馳詣柳林密
令其黨與察上近臣敢啓沃者其黨以公對桑哥大怒
召公詰責公徐言曰某所言者天象宰相大臣不當與
聞桑哥怒愈甚至令人以權捶公者二公先桑哥往泣
訴於上桑哥繼至其所言以為天下之大既已屬之臣
矣方理財助國今建官徵誅方就緒而岳某乃敢啓赦
以沮臣上令公與之辯公則曰宰相者論道經邦燮理
陰陽者也今國家疆宇亘日出没何少於區、錢糧而
宰^相乃為國斂怨况聖上春秋高體讐和丞相權重輕果
何在桑哥語塞上留公問以事因力言桑哥之姦不誅
無以謝天下於是上始有誅哥意臺省知公為上所親
信多疑門候謁以自通殷勤公與言一惟忠信孝悌而
已設正人端士遭誣罔陷害公必懇、言之當路其人
或知而來拜叙謝意公必拒之未嘗言出於我也先是
世皇與劉太保語問其壽猶有幾太保謂尚可得三年
活上復問三年後孰可倚任者太保一、為上言至於

司天則以公為對上嘗以宋銀宮漏賜公製作極工贍公不敢藏於家請置之司天監成宗皇帝即位以公先朝舊臣尤加眷寵超授昭文館大學士中奉大夫知祕書監且賜古白玉環後賞賚益頻疊多故不書大德三年有告山西某家私藏讎緯圖書者朝命公辯覈公曰山野愚民豈知識緯法象之典第恐怨家誣罔已而推驗果得其實公臨事忠厚多類此五年彗星見公言聖上宜反躬脩省進賢去佞省錄冤抑以答天戒乃分遣使臣宣撫天下七年監脩地理書大一統志八年上以久不豫庶政多取決於中宮公從容言於朝曰六年之間彗星見者五此豈尋常變故哉桑門道士禱祠頻瀆皆非應天之實惟帝后深自脩省慎選忠賢以為輔相如此庶可以少回天心言達中宮后大怒同列皆為恐怖公曰天垂異象臣盡忠言雖死何憾公歸謂所親曰余言非過分而觸怒中宮一當聽於天耳翌日復對后已怒解且俾盡言毋有所諱公因感激力言天人之道非有二致人心和則天心悅也近年災異頻見上自宮壺下自廟堂宜一新庶政以格非心由是權貴人多不喜公而公處之泊如同列以災異請於朝宜從事禱禳規取金帛公皆拒不受十一年成宗崩武宗鎮北藩

仁宗在懷孟后将有所挾立藩王時丞相荅刺罕心憂甚彷徨未決公潛往勸丞相以天心有所在測候見之矣丞相宜蚤定大計於是迎仁廟入京師內難悉平定武宗入即位超拜正奉大夫長祕書監仁宗既即位登拜榮祿大夫仍知祕監領太史院司天臺事公以耄力辭不允仁宗每謂公世皇舊臣不特精於占候忠言嘉猷所以裨贊累朝者不一方有意大用而以皇慶元年三月五日薨於官享年六十有四訃聞上為哀悼賜中統鈔五萬錠為賻仍勅有司具儀注為襄塋薨一月諸子奉靈輻塋大都城南之鄧林先塋之次配樂氏封申國夫人子男三長祖義初任太史院都事娶馬氏今官温州路平陽州知州次宗禮由國子生任中書舍人娶于氏次嗣貞未娶女一適許某而寡孫男六人公有兄諱斌簡惠公從闕端太子西征時賜某氏出也家羗中公念篤同氣每因西人物色求訪至元癸巳斌來京師公即引見世祖上為歎息俾同知西涼州總管府事且厚贖其行先是大德間公嘗言於上以為旬日內妃后當有菑乞厚自愛上詰尔言妃后定為何人公曰在皇太后上忍命書之至九日皇太后崩又遇熒惑入南斗司天者以為言公笑謂曰是不在朝廷吳越明年當大

稔但不利於江浙省相臣耳已而果然公於天象雖究
極幽奧然未嘗以自負故能出入宮禁四十餘年小心
慎密恒若不勝衣弗輕漏一言於外故自禁近重臣省
憲僚屬靡不稱公為本分人平居言議絕口不及推測
事每曰高允崔浩一可為師一可為戒况吾家三世業
此逮予猶莫之測何可以授非其人故公三子每教以
脩身慎行而已若夫推候之學則一不與言國家承平
久官署多峻陞凡在職者亦就遷司天祕監以為言而
公恬莫之聽家貧泰然弗介意每遇賞賚輒分給親友
京城私第所居蕭然一室幾不異於山僧野人然公氣
稟剛直遇所得言雖鼎鑊刀鋸不少挫怯若平居無事
則惴惴不以其所能驕人若此者抑亦可謂純德君子
也已公薨後二年朝廷始推恩享贈卹之典然而諸孤
薄宦四方寶公遺訓皆清慎自持因循久尚未乞銘當
代大手筆粗述公行事萬分一以章示不朽云謹狀

哀詞

元故水南王先生哀辭

越故水南先生王公卒五寒暑矣某嘗因杜君原父謁
先生於當塗杜尊師之玄元館先生長身寬衣幅巾白
髭鬚屣履徐出某以諸生謁拜其情言風致望而知為

厚德長者時方飢驅欲為弟子都養弗可得頗聞先生
仲子良官兩浙都轉運鹽使司經歷迎養錢塘朝廷加
恩封承事郎新昌縣尹當大曆改元壽八十七用是年
春正月卒初先生與東陽許古道同客武林宋亡浙東
道梗於是先生拉古道入越舍古道中雷而自居前榮
古道念妻子存沒不可知出其賫裝白金二百兩託先
生買田築室而身往東陽迎妻子垂抵舍而沒先生走
往哭盡哀恚其所託金歸之其妻子固弗知一旦得金
意料外悲愕歎訝以其半壽先生揮手謝弗顧先生於
書徧讀每惟身隱而言文是求顯也故其詩文不多見
然其言論疊：上下今古興壞理亂枚數條析若之何
隳可完廢可舉使人聳聽如指諸掌睹世降俗漓觸目
感心不能自己者言之未嘗不涕下歔歔於書覽而有
得必懇：為人言見人製述合體要輒稱道不容口否
必歎曲開示務引之蹈桀度乃已親舊行有過差聞即
弗樂見其人必輸肺腑以告而不令人知也故士於諧
謔不稍謹第恐先生知先生初名鯉後入京學更名理
字倫卿杜尊師嘗為某言宋行都已破淮安忠武王命
史勝帥偏師下越趙孟崧以宋宗臣矢不屈勝尋平定
之而先生名德素為東越重坐孟崧黨與繫獄勝夜夢

入盤擊生鯉神指語勝曰是鯉不可殺詰且獄上勝悟
縱遣之去尊師老人言不妄質諸其子信然嗚呼為善
責諸天固有冥夢不可必者而天於先生為善之報若
執左券交相付於是脫非辜享壽考清強裕謚及見其
子朱衣象笏躬致祿養諸孫仲揚仲廬等皆勤慎績學
某素承教益為製哀詞列之墓云植之腴兮藝之良子
始獲兮遲年穰天之報施予靡不償子孫其賢兮稼日
以美一稔二米兮天降嘉祉公侯子孫兮自今以始

墓誌銘

元從仕郎廣濟庫提領張君墓誌銘

國家以太寧為北京其民居參錯以國族信厚朴直天
性然也君既世為北京懿州人而出於蒙古氏因曾祖
妣輦遮氏者譯言張姓也君諱信字子誠繇父千戶君
徙家東平而君遂好讀書淮安忠武王帥師南征君載
筆從軍凡幙府文簿皆憑主之江南內附尋辟甘肅省
江淮譯史用年勞授將仕佐郎弋陽縣主簿邑更兵燹
盜椎埋肆姦君為擒獲殘民用安乃捐俸建縣學人士
至今德之尋轉常州路錄事常民被殲無遺者君糾錄
郭內掩遺骼定坊巷建官署立廛市事多由君監倉庾
出內四年人誦其平直繼擢長興州判官獄多平反部

使者錄其勤而君一不以介意陞从仕郎廣濟庫提領未幾引去君佐長興既代遇故人馬尚書掌銓曹遣人語君曰漕運千戶皆宣授我力能為君豈欲之乎君謝之曰父母老矣何忍以遺體涉鯨波乎尚書復謂曰樟樹鎮務官歲可得萬錢君豈欲之乎君復謝曰親今倚於常而安之願得近常者以便養於是調庫官君既篤孝其親而其父名簡字居敬嘗從軍東平其太師國王用為長陽穀輿魯千戶公長者殊不疑人欺飲酒幾斗不亂君仕既南父母亦皆老矣君左右就養官卑祿薄而能樂其心志君二弟珪桂從君同居蓋其先四世不析炊及君生子女而四世實相見初君之從戎南下也才不逮君者徃々立功名取卿相而君盡瘁尺籍伍符之間雖為淮安王器重而終不能自顯者非命也歟及淹抑州縣在他人則浮湛徇俗矣君獨持身廉勤毫不苟取所至吏畏民愛表有政績顧其家則甚貧然而益以養親自樂也及千戶君捐館君廬墓哀戚甚人愈賢之君配耶律氏生一子五女子衷充樞密院譯史壻姚成楊衍孫儀白溥馬讓孫男一壽安孫女一適李仁延祐乙未年七十二十一月十八日卒之十七年為至元二年衷以孤貧始克葬君於常之東門外從千戶公

之飛是宜銘：曰孰勇其逢孰嗇其終是天不可詰而歸全於先人之宮松檟滋茂益昌厥後常更億年世保其東門阡

李處士墓誌銘

夫退處士雖良史不能無譏褒善人在政典尤所當謹然而藏密者道恒晦善卷者跡若汙世之君子不以其卷而貶其迹因晦而詘其道也若勾吳李處士其人乎處士諱敦字誠功其先占籍龍興武寧縣之裏溪逮其父和父宦遊入吳而遂家焉和父娶沈生處士處士生而俊穎少長從師講學知為己力行務徇義和父歎曰吾兒於聲利不苟取楚江以西茶薺所自出於是君以營什一而致養焉不欲速貧尼父猶申以子夏豈其致富羸政乃慕於懷清顧惟其人何如耳嘗鬻茶儀真樣茶為人所先嘗而仍內之筠篋者處士默以鈔幾千實之篋不令人知也貧族有賣其女於人處士贖而教育之俟長擇配嫁之間有竊其貲逃湘潭者處士怡然不以語人其厚德徃々皆此類事其親盡孝養甘膳親嘗溫清節適嚴慈先後歿哀毀頓瘁弔者稱焉娶許生男一良臣教之能不負其學言必顧行以遵素履欲不勝義克任雅度撫其庶弟良祐尤盡恩意至順四年秋

七月十五日卒壽七十有四即是年冬十月廿五日葬
長洲縣武丘鄉祖塋之原卒之六年為至元後紀元之
四年良臣用儒術起家湖廣行省檄桂陽州學正處士
於是孫曾孫誥：蘭茁其芽金銷其鑛可以想見其為
人矣處士暮年家益裕而自奉益簡布衣蔬食泊如也
良臣饌滄瀨製麗密以奉輒蹙然却去之曰何德以堪
之夫人內省者不外慕貴天守者賤人其斯之謂乎良
臣深惟幽潛之輝素履之行愬無傳乃圖鏡堅珉示後
世夫中郎之盛製獨不媿於林宗東觀之雄文豈宜後
於君公哉用銘使刻之曰理欲兩歧在為適宜魚鹽致
富飯牛而肥曾不以汗謂與道違婉：李君惟道是鄉
躬營什一圖致忠養營養其親侃侃和樂兒聞詩禮身
重然諾我居其厚孰處其薄善念日滋慶源日長瞻吳
西門松柏鬱蒼為善庸式隱君之鄉

信菴李先生墓誌銘

世言燕自太子丹傾身結客故其流風多尚氣而好義
喜賓友急然諾其來遠矣信菴先生家於燕累世由其
上皆饒貲至先生乃結交天下知名士若商左山姚牧
菴暢純父高彥敬及焦達卿鮮于伯幾李仲方若仲賓
父則先生從兄弟而劉蘇州嗣宗則又姻家也世祖皇

帝駕馭天下豪傑布衣一言動萬乘立至卿相無難者
先生、長輦轂下其一時游从皆海內名德鉅公禁近
大臣有以言於上宣授泉福司提舉先生笑曰堯舜之
世尚有巢由豈可強其所不欲哉竟辭以不仕之節高
諸公間久之又欲強之仕者於是挈家南游時故人有
尹江陰者遣使過維揚迎先生過申浦買田築室為住
計矣而嗣宗以北京憲除蘇州又再遣使江陰迎先生
入吳劉既無子撫其甥如兒四方朋舊以先生素喜客
而姻家為中吳守客沓至先生莫不典衣沽酒所以慰
藉之者惟恐夫人驩心而未嘗令劉知比劉卒於任而
先生衣貲罄盡故人南來者皆息所以處先生獨高公
鍾情尤切至凡能以禮待士者高皆懇、致禱而先生
尤能以禮自居一語不合意便引去僑吳若干年終始
能以禮事先生不少懈者惟荆溪岳仲遠氏已而浙以
西文獻故家日益凋落求如仲遠者不可得於是先生
居鬱、而遂卒於吳時某年月日也其子興祖字志仁
先生卒後若干日亦逝志仁室劉更幾日亦歿志仁之
子謙力度不能舉不免焚而函其骨暫寄隣僧菴念先
友無在者含淚北還燕即先曾故廬教小學數十百童
子得脯金攻苦食淡一錢不妄用累若干年乃揭、來

南奉其三喪歸葬於燕宛平縣西柳村之原距先生卒若干年為至正十年某月日也先生諱某字英發享年六十二謙將葬其祖乞銘於予曰子嘗客岳氏知吾祖獨子在銘不得辭也故序而為之銘曰出與處孰汝主處易而出難與其難而利也孰若易而獲完嗟先主自計明一朝南遊一羽輕拱木蒼家宛平孝哉有孫負函骨歸葬歲時矢弗沒勒銘堅珉其永昭示千秋春

慎獨陳君墓誌銘

吳有隱君子曰陳君叔方自其上世皆以讀書績學服膺儒術然以隱約終其身至叔方父三世於茲矣始予東入吳識其尊人寧極先生沉潛學問淹貫群經年已髦會諸先輩著書立言咸造底蘊予與先生有維私之契而先生長予廿餘年先生降屈齒德時相過從高談疊疊不絕予於君一年之長而君能以文行學術結知士林時方承平巨室大家欲淋其子弟者必厚幣延致有非乘壺牽犬所能致禮也君尤篤孝每館授歸其浣滌不但中裙廁瘡若夫溫淨室廬則其上世蔽風日者至於滫瀡飲食之奉必躬庖烹價固貴有所不計也以故老先生壽體康寧無少不如意者君能力學其為文

以經為準貫穿諸史百氏裒其菁華以立言其為詩尤
刻苦精練本之於杜而叅以唐諸名家在宋則尤喜陳
黃至於畫思之盤礴裸委山林泉石幽篁恠木各盡其
變態然貴富以挾而求之者雖百金不與一筆兼之襟
度洒落其割三牲以奉客亦有膳兼豐潔與人交重然
諾至正壬寅辛月五日卒享年七十娶費早世繼夏生
二子長訥先歿次謹女二長慧適俞沂次清適曹敬謹
以卒後十五日葬吳縣靈岩鄉朱墩之原曾祖考德一
配張祖暹配柳寧極先生諱深字微靜配周君諱植自
號慎獨叟朋舊私謚曰慎獨處士謹乞銘於予為序而
銘曰士而處矣久當舉矣胡為乎更三世而益偃也身
雖屯而道則純豈得於天者而嗇於人耶既以有行有
言無緇磷矣其示不朽有堅珉矣尚何痛慟有弗信者
矣

王處士墓誌銘

中吳山水深秀自昔多古仙神人其竄顯著則王方平
降蔡經家又如王可交嗜酒斫鱸遇星宮七真雖玉壺
縹醪不得飲而得啗火棗其骨遂仙事載郡乘豈虛言
哉近日王處士蓋亦仙者類其先本會稽人大父以上
皆宋衣冠世胄後徙居吳長洲之永昌溪釣游耕鑿縱

浪大化浩然自以為葛天氏之民而獨好飲酒盡擺脫
世故以自適於酒而扁其室曰醉鄉當其時悲歡窮達
興壞理亂曾弗絲毫繫心世降習媮非達人曠士可以
外骸形齊物我也於是其家不能無腴削然猶嗜酒不
問有無其孫翦能自力於學博洽淹貫鄉人士推重之
而翦也能悉意以奉處士於是得陶然醉鄉云處士取
朱氏先卒、後鰥居屏處四十餘年能待其孫之成立
以屬其家處士雖飲酒而神觀明朗人不敢欺諱元字
元之二子長亨次良亨娶周良娶郁二女長清次明清
適陸明適陳翦亨之子也卒年七十九顏貌如孩嬰人
皆以酒仙稱之而處士亦自笑曰神仙道人亦人而已
耳生於戊寅卒於丙申七月廿日翦卜十月五日葬函
骨於許墅鳳山之先塋翦言處士當屬續時猶索酒曰
吾醉鄉雖蓬萊瀛洲不是過也惜宗人可交福不逮不
得分飲玉壺春耳然以遇仙馳名豈若吾之樂無涯也
哉翦撫斯來乞予銘是為銘、曰醉而死其不死者吾
不知誰之子斯言也吾聞諸聃史何以知其然蓋所謂
一念萬年不為形毀不為形全是之謂醉鄉之古仙

平江路總管致仕張公壙誌代其子都中作

張氏世占吳郡籍而為長洲之相城人至先公始以謹

飭小心入仕於朝倬直殿廬久之成皇以先公忠勤愛
之賜名伯顏大德五年宣授將作院判官十年冬出為
泉州路總管府治中至大初陞授同知邵武路府事明
年改兩浙都運鹽使司同知丁內艱服闋延祐元年除
慶元路同知七年陞授奉政大夫池州路同知泰定三年
進階朝散大夫福寧州尹至順二年超遷太中大夫漳
州路總管至元二年丙子先公年六十有五是夏代歸先
公素有止足意即告老於朝於是正議大夫平江路
總管致仕歸臥吳下春容丘園而以三年夏六月十四
日卒於相城之私第不肖孤忍死用是冬蜡月七日函
骨葬同邑益地鄉謝澤原清河之兆侯嗚呼先公自元貞
初入見闕庭總拜恩寵一為中朝官四貳郡政一佐鹽
運司晚年一再典牧藩翰而引退之志亟矣漳州代乞
懸車未匝歲而天奪之痛哉先公諱世昌字正卿先大
父諱顯江淮等處財賦副總管累贈亞中大夫廣德路
總管輕車都尉追封清河郡伯祖母艷氏封清河郡君
配沈氏子男二人長不肖孤都中次好禮早夭女一人
許適羅烈嗚呼先公歷政清操善治著之民心傳之士
論後來太常議之國史傳之非玄堂所得識也於是不
肖孤謹披淚摭世緒官封生卒葬歲月納諸幽云 某人

填諱

江西行中書省左右司郎中高昌普達實立公

墓誌銘

至正七年冬十有二月朔奉政大夫江西等處行中書省左右司郎中高昌普達實立卒於吳享年四十有四卒之日其父榮祿大夫前江西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買住公告老於朝懸車吳下哭之慟曰吾賢子也天不留為家與國吾何以生為吳自寓公若水司漕臺及郡侯牧皆會哭於其私第一是皆曰以孝以廉而天乃奪之速可不為天下慟邪按普達實立諱也字仲溫其大父光祿大夫河南河北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柱國秦國公諱阿台脫因配阿台的斤杜氏皆封秦國太夫人曾大父贈光祿大夫上柱國中書平章昌國公諱和禮納配越德哲氏封昌國太夫人其母楚薛堅氏朶兒哈真氏皆封秦國夫人仲溫以世胄當文宗時倖直禁禦謹飭端重為上所知召宰相問曰某可倚任以事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中書遂擬除承事郎尚乘寺大使上顧其名曰是宜寘清要相臣對曰初任試此過重用矣時至順改元秋也是年冬十月御史臺以除目奏上復指其名曰良御史也御手點除陝西諸道行御史臺監察御史就任即有

威望關陝間遇少暇輒從宿儒學人見其夜叅半猶篝燈讀書人訝而問曰豈欲窮經作博士耶仲溫謂益人神智無如讀書縱紛冗猶當學况茲事簡不委己於學異時悔何及乎由是材識與學俱進四年秋轉南臺其所建明興利除害要皆有得於講學故其言切於用而不刻本於理而不迂元統三年春奏授承務郎擢拜內臺上自乘輿次關廊廟又其次朝署之間皆有所匡正時權奸柄國仲溫力言其非疏入不報納印乞去權奸罷黜乃已是年冬超拜淮西廉訪僉事淮本宋疆場內附後民氣猶未復建言乞妙擇守令涵煦其民而孳育之至元四年奏陞奉直大夫遷廣東仲溫言廣海去天遠朝廷三年一差官分詣行省自三品以下皆得優等斟量銓注謂之廣選然年勞未及者有之品叙猥冗者有之上任未久多見奪於省部正授官以故人懷苟且莫肯盡心遂至路府州縣往闕官廣海之間計闕八百餘員仲溫意謂地遠近不同其為王臣一也宜慎選其人即同實授庶不缺官敗事食鹽害民所至皆是而嶺海之間其害尤甚蓋官既設辦鹽提舉司所司辦鹽裁三之一其二分則驅迫州縣民至破家蕩產猶不充具言世皇中統詔凡以鹽椿配處一切停罷文廟時詔

海北散辦鹽課自今悉停仲溫建明嚴設科條禁止鹽
司非理害民等件雖鹽禁未全寬然所以恤民之意見
矣部使者每季慮囚官吏勞攘仲溫謂一歲兩讞為庶
幾所在獄囚徃々有死者此皆士師不加之意今後囚
死者坐獄官罪仍於解由開寫囚死數目以明降黜嶺
海官員死無以斂喪無以歸雖舊有恩例然宜加厚六
年夏擢授西臺經歷關陝仲溫嘗冠鷹於昔年矣見仲
溫復來咸驚喜迎迓未幾擢浙東海右廉訪副使巡按
所至威不殘寬不弛温州路平陽州民倪景元嘗捕海
寇後為怯烈州判及其子雅古攘其功賞反以倪為賊
遂枉問於連沈貴寧拷掠死仲溫察倪冤怯烈坐罪減
死一等倪冤獲伸斷官吏罪必殷勤訓諭曰至汝母畏
威匿冤弗言也咸曰公長者我罪自我分尚何冤尤急
於興學勸士具宣教養之意誘掖其人士多抵成効至
正二年冬陞授奉議大夫遷湖北其治如浙東四年春
擢拜奉政大夫江西省郎中仲溫天性至孝每念其父
母老矣宦轍無由得合并其在湖北時平章公奉旨首
宣政而仲溫有江西之除亟與平章會於吳一再遣使
趣仲溫上而仲溫樂與親聚首朝夕色養憐々焉而兄
稟雅實立方為吳江州達魯花赤次兄相哥實立廣東

僉憲僑居吳而弟阿蘭納實立將上岳州路平陽州達
魯花赤亦會於吳仲溫深念骨肉聚合之日無幾其志
將辭職以為養平章毅然不許乃是快々之江西既而
祖母杜夫人卒於京乃由江西入吳且將從平章北上
葬秦國一再行皆以病作復歸吳蓋仲溫之孝弟由中
以著乎外有非勉強而然者再北上舟發閭門而復病
止更四閱月而卒々之日平章俾其室人奉衣斂則皆
敝素無鮮潔者詢其子五十四奉其母以告於平章曰
不惟衣不給其假貸於人者至四百緡平章乃始知仲
溫平日所以奉事之者非貨有羨也哭之頓絕曰吾兒
力孝若此天忍奪之耶蓋仲溫以親年幾何竭力以奉
猶恐不及敢計有無哉然不知中道遽爾瀕沒猶張目
視平章曰兒負父不得盡孝矣烏乎使仲溫稍待將大
用移其孝親者必効忠於國如之何止於斯也配金童
氏封大興縣君子一即五十四女二孫男一觀音奴將
以某年月日歸葬於秦國公之兆其子以平章之命來
拜乞銘々曰壽雖中道夭其特立者固表々我廬三臺
佐憲四道顧豈無其人哉求如公之賢則猶劍之有龍
泉不缺不折斯全其節是則仲溫氏皎如玉雪者也歸
葬於燕以從秦國之阡名德章々以益傳

白雲漫士陶君墓碣

君姓陶氏其得姓始於堯至晉長沙公與靖節處士皆以垂名無窮更江左五朝歷唐沿五代以入於宋衣冠蟬聯世不乏人有諱榘者台州司戶叅軍遂家於台八世孫諱若晦始居之地乃以姓顯生子諱辰史館校勘校勘生太常寺簿諱居安寺簿生太學錄諱應雷至元丙子淮安忠武王統兵平宋偏師至台學錄為鄉里請命將授以官則曰吾欲全父母之邦豈知有它已而築室青陽溪上藥病者楷死者賑飢者煦寒者其配繆諱靜慈而克賢故志得伸及生君有異質未髻髻即異常兒稍長從周仁榮先生學邃於易逮百家九流皆曉達學成乃出遊足跡幾徧天下上京師王公貴人聞君言論莫不驚喜傾下然所持者連城之璧照乘之珠襍之珉玦魚目為病於是翩然南歸每曰燕趙古稱多奇士今所見何不逮所聞耶既歸齒髮方壯而家貧鄉里諸儒先力勸君宜少屈以就祿遂試吏蘭溪州民盜驚連逮一十三人當刺臂君念其貧輕驚直得賒免浙省檄補江陰州之民劉鐵欲強姦趙屠妻趙訟鐵之抵罪一日縛其妻犯之痛箠趙幾至殞趙乘急捉刀刺劉斃君謂事出俄頃非有意故殺也趙得減死州重建治所君

主辦社稷壇歷久寢壞每春秋社祭之道氏院門外君
白於尹社稷復建壇壝調松江創聽事後燕堂六楹君
才優長能使民不知役而事集屬邑上海民徐德訟戴
千戶強刦二人庾死十九人獄具民皆以為冤君平反
之時部使者韓公審讞一如君所言移文陞賞而辭縣
豪民朱管坐戮死籍其家悉以兩家田賜丞相脫丞
相威權震海內差官高成劉錫副以惡少年為爪牙南
下肆虐設計陷民培財無辜被掠擄死者無筭府縣曲
承風指莫敢誰何王兼善以母老被詬辱奮不顧死言
於官、吏悉驚避獨知府楊侯伸憤痛之意未決君進
曰朝廷命公守是邦寧忍坐視赤子啖餓虎頤耶侯喜
遂與謀傾諸惡少勢稍減所差官乃轉委憲省遣使至
府考立官猶震懼君獨抱案條折理明詞直悉依律斷
遣事聞丞相賞鈔幣以年勞省除杭州東北隅錄事司
典史畏吾人伯不花與其妻忽刺真自苦同艱苦生女
已十歲一朝為省宣使乃娶忽都女觀音奴為小妻貌
美貲豐善迎合至抑正妻正妻不勝憤不花擲刃以刺
弗斃閉一室囚之及其女日少予食欲餓死婢引兒
訴主母枉於官錄事揮使去君曰此婢去三人必俱死
於是叩頭白憲府使得伸理獲全伯不花雖遇赦釋免

猶坐黜矣至正壬辰春除信州弋陽縣以病不赴秋再
除湖州歸安縣時方兵興長興州已陷浙省參政脫
檄君與烏程縣各運糧二萬斛給餽餉君募巨艘二十
以載君未至半道潰即指授諸艘使各有定處甫二日
湖州陷君白參政畫計策逼復湖州而軍無見糧君走
一介召諸艘其至無時刻違遂加賞賚錄功中書不報
方事變時守土大吏望風奔潰槌埋竊發至有火入室
廬淫殺縱恣君稟命叅政按其罪不少貸良民始復蘇
丙申冬除紹興上虞縣歎息言曰吾懷抱利器出將為
家國天下用而乃浮沉下僚今年七十其所蘊曾不得
少試以沒尚何言戊戌九月廿日卒於府城都昌坊之
寓舍享壽七十有三配趙氏諱德真故宋宗室孟本女
也有淑德先君十二年卒葬黃岩州靈山鄉道與之原
今侍講張公翥為應奉時銘其墓子男三人長宗儀娶
都漕運萬戶松江費雄女元珍次宗傳娶錢唐於從正
女湫英次宗儒未娶女三人長宗媛適同郡杜思綱次
宗端適寧國楊至次宗婉尚弟孫女沒時艱路梗寓殯
會稽玉笥山之原其為人倜儻磊落於為義若飢渴居
父母喪哀毀骨立四時薦享感愴怛悼待人以誠律已
以廉蓋天稟然也君諱煜字明元自號道與山人又號

白雲漫士喜吟咏善樂章夫其游歷與所交友及所抱
負當大有為可也乃老死簿書期會間然觀其盡心吏
牘不怵於勢不溺於利享尊爵厚祿者愧於君多矣庸
述其履歷之槩以副其子之請庸揭諸墓以俟銘傳者
采焉

畬山老人墓誌銘

嗚呼士而抱利器屈下僚如轅下駒受牽繫於庸人之
手不能一展足為千里試此龐士元幾困頓於漢昭烈
何況常人也哉東吳直東南瀕大海九峯三泖間才器
如畬山老人卒厄於簿書期會其可哀已老人諱仁字
子壽姓陳氏其先浚儀人大父鼎宋廸功郎崇德監酒
稅遂家錢唐父嗣青鎮酒醋務都監沒時家貧母杜殊
賢泚脫簪珥營襄事誓守節弗移躬紉紡蚕織給其子
讀書而老人能淬勵力學時宋亡人以吏為師老人念
親老養迫從舅杜汝霖居華亭業吏獲祿為養旨甘無
少缺母喪哀泣甚人至不忍聞其舅亦漸老養之如母
至八十三而卒大德間松江陞府老人筦庫與計偕解
府諸項鈔若干萬緡時府為皇太后湯沐邑直隸徽政
院道路以歲侵往、椎埋竊發老人用智周防卒善達
畿甸院官以老人才可大用比南歸勅其府擢之調上

海以年勞遺辟為府史地瀕海斥鹵宜豈麥不宜稻其事合言浙省而衆皆首鼠憚行老人毅然請往意為東南民力竭征徭寬一分受一分賜抱吏牘翻覆辯諭曰海隅罷氓迫其所有急供上庸何辭今輸官欲以其所無有是殺之也宰臣聽其言止科豈麥已而調常州更鎮江焦山寺有田在府寺僧端挾寺貲陰持丹徒縣長短與同寺僧醒有憾殺醒以滅其迹事逮所謂嚴閨于湛等拘之獄榜掠誣服人皆寃之老人按而得直時天久旱而兩人以為洗寃兩次年勞浙省除老人婺州路錄事典史浙東憲治在婺守土大吏日惴：懼飛語而老人以才幹稱婺民有殺已女昇尸沈潤竈陘下圖陷以得賄老人直其寃秩滿轉衢州衢俗獷號難治而老人從容案牘間三年如一日一日嘆曰湛卑職固吾命願止足則在我於是引年以歸松江有舊田廬琴書畫冊足以娛歲時邑人長者喜而攜子弟相從奉几杖進尊壘靡少間吳興趙魏公為書秋圃二大字遺之金華黃侍講賦之詩浯溪俞伯貞父為記秋圃堂其大致以老人持官不利而樂廉退故安於晚節且有子四人長元善次亨道利用貞固皆以儒術致身女二人皆適士族孫男曾畀思配何氏先卒老人雖從吏而嗜問學經

史百氏言往、能成誦遣子從許文懿公講道金華山
故其子皆知名當世亨道從事漕府時迎老人居吳時
猶承平每嬉遊山水間意甚樂也至正八年詔賜高年
帛老人亦與焉還松江是年秋九月五日捐館於其里
壽八十諸子以十一年蜡月望塋於邑之集賢里畬山
之原十八年亨道自閩任滿歸走吳謁予銘墓予惟老
人出而為用、弗殫才而子多才俊皆可書於是序其
事而為之銘、曰稼於石田固難望其有年忽倍其穫
獲灌溉然嗟、老人百僚底施於其難而可紀壽康令
終又有子畬山藏極邃美嗟、老人是之為不死

蜀虞處士墓碣銘

宋亾今八十年能以文儒丕顯於國家無如虞雍公子
孫其顯者海內章、知其為侍講諱集者矣然族之宗
有居吳者至正十五年秋七月庚子公六世孫處士君
卒其子堪衰斬哀毀以某先公太史與有世契迺從其
從父太常奉禮愷來乞銘哭曰先人生不諧俗竟以隱
約終其身顧先人之孝行懼泯、無聞大父諱相博極
群書內傳後北南從游者衆已而病、且一紀先人勤
苦以養恒手浣中褻廁踰大母夏氏病目至以舌舐之
先人既老而堪問學蕪淺亦館授以為養溫清之室廬

滫瀡之飲食曾不足以少慰其心今沒矣未能盡大事
嗚呼痛哉夫欲致養而莫遂雖菽水盡驩斯謂養斂手
足形無槨斯謂葬今堪是已處士諱炫字明之蜀隆州
長壽縣人雍公既相孝廟故其家有在吳者於是處士
生於吳其諱熈累官至朝請大夫戶部郎中知岳州者
處士之曾大父也處士生至元十八年辛巳年七十五
娶宣氏生二子長堪次坊女一堪既貧重以兵興世艱
棘舉無助者能以是年八月庚申奉塋吳縣下駕邨烝
山之先塋去其高祖雍郡侯墓在玉遮山張市村者可
一望而近宜為之銘曰宋相世系有克保其墓地者百
無一二而堪能守其先塋奉其先人以塋以志斯可謂
忠孝之懿而詩書之澤百世不墜者已

廬山陳天倪墓誌銘

天倪諱微字明善姓陳氏蘊懷瓌竒不屑求世用嘗
讀莊周氏書至曰和之以天倪因之以易衍故以天倪
為自號其先本蜀人遠祖篆嘗登宋宣和進士第歷官
至左朝散大夫以蜀險遠遂徙家廬山之下其曾大父
霽大父洽皆宋鄉貢進士父全隱居不仕娶黃氏生處
士始予在杭計籌山中得從黃松瀑先生游先生長不
踰四尺自六藝百家之書無不讀而尤清介孤峭然以

侏儒竟自為道士當時名流如吳興趙文敏公巴西鄧文肅公皆斂衽畏敬其甥陳誠善亦厲志苦學已而先生沒誠善亦蚤歿而予亦東入吳顧乃於無錫梁溪之上始識天倪聚語已洽始知為黃氏甥而誠善則其兄也又始知幼嘗從草廬吳先生學、於先生之門者蓋夥然獨稱天倪既卒業廼北上燕趙古所謂悲歌慷慨之士今所謂公卿大夫之賢天倪皆得與之握手傾肺腑論天下事甚可措之於用既久之南歸若北庭貫君酸齋山東李君漑之無不稱其才雋如青城虞公伯生豫章揭公彙碩亦盛稱而形之詩文者皆可考見夫士不得志於時浪遊海宇以才氣與人相軒輊觀其所與交可以知其人矣矧重之以黃先生之甥耶已而入吳知舊有延之取資者於是遂僑於吳娶故宋相古心江公孫女生二男子曰汝秩曰汝言女三人天倪卒於至正八年戊子歲秋七月廿有六日得年五十二而二子能力貧而學養其母能盡歡以至正十六年四月四日塋於吳縣雅宜山大墩之原夫以天倪懷才負氣盍措諸用廼不遇而歿非命也夫非命也夫二子以予嘗從其外氏游來拜哭乞銘於是為之銘、曰嗚呼天倪竟止於是而歸耶保身全歸人孰以汝為非耶歿而有子

九原其泯汝輝耶

張子昭墓誌銘

吳人張旻字子昭其先浚儀人宋宣政間其遠祖通官御器械從高宗南渡居錢唐宋亡其祖世傑父興嘗居燕已而居吳遂為吳人子昭髫髻便嗜學喜從儒先君子游時宋社已屋三十稔矣故老遺黎殘校退卒猶有存者子昭從其人問宋遺事朝廷宗廟宮室制度會同燕享生殺除拜車輿章服征伐討伐文詞經術下至幽人道士言論出處雖不能盡得其詳然依約什一於千百視後生晚進惜：無聞知不可同日語已喜遊錢唐錢唐實宋故都歲必一往或再往左江右湖山川之勝城邑之舊以至荒臺歌榭塚冢故墓斷碑殘碣頽垣廢宅更久湮沒未嘗有過之者而問子昭每游息登眺必徘徊躑躅吁歎感嗟哀不能已人或指目咲之不顧也兼通聲音律呂清濁高下長短疾徐每遇張筵設樂八音並奏坐客方懽譁而子昭獨顰蹙歔歎人問之輒俯首不答或嘆曰時根於音其有兆乎尤好樂府詞曲遇故舊咲樂輒為之歌又時吹洞簫箏篋奏調清越方其發聲噴氣旁若無人而子昭亦洋洋自喜遇其不欲歌雖貴為王公弗能強也臨市衢構樓蓄書其上：經傳子史

下逮稗官百家之言無不備子昭日繙閱研究至其會
心得意處引卷疾讀徃々能成誦然不喜人言科第得
失官程吏牘與夫巧宦逆富其為人大致如此故窶約
終其身年六十四歲卒於至正十六年十一月廿七其
子田塋於吳邑胥臺鄉黃山之原娶陳氏繼黃氏次子
里孫男一名冒田讀書苦學能紹父志哀子昭所著書
繼潛錄若干卷意蓋繼潛夫論也畫記補遺書補遺并
墨記凡若干卷予讀其書皆終卷田泣而言曰先人與
物無競其為學不求人知浮沉中吳閭巷間今沒矣僅
其書存耳不幸歿之年遭世變平生知舊舉皆淪落故
田居益貧若臨街小樓先人沒之日又讓與田仲父今
葬已久而墓碣未有銘先生幸無靳夫子昭更事時宋
亾已久而子昭若感於宋豈有所徼覲以沽名於萬一
哉此與周之頑有懷於商嗚呼其在周則頑矣在商則
惡得不謂之義哉然子昭之心尤為隱約而難見予讀
其繼潛錄其間有可哀者多然不出於憫宋之亾其遺
文陳迹儘可以補野史之缺他如畫記書補遺之類又
皆博洽有考匪空言也昔歐陽公於五代史作獨行或
出或處雖皆不同然士不可以一途取故為之銘々曰
混於俗而其行獨譬之玉其庶乎全其璞者歟

邵景義室人陸氏壙志銘

邵氏居華亭之胥浦為康節先生支胤故猶有讀書績學之士若景義父其一也景義襟抱坦朗言論達古今喜賓友每坐定或不如意輒泫然流涕曰使吾室人在安至此哉人問之則曰吾室人姓陸諱靜貞父潤卿居雲間為右族室人年廿一歸於吾、族蕃衍吾室人性嚴潔上事舅姑順婦道則稱之曰孝婦中接姻妯遵禮度則稱之曰邵氏子舍之賢下御僕妾則稱之曰賢哉主饋之人生一男宗永娶謝女媛清媛貞皆有適媛齡待年於室以吾室之賢宜左右以偕老詎意四十六歲而卒至正戊戌七月十日也嗚呼痛哉今欲奉祭祀潔牲醴以相予復何人所以淒斷梗塞尚忍言哉以某年月日安葬乞予銘之曰為婦賢為母明叶猗壽弗長良人傷猗子克紹庶後昌猗

金母沈媪墓志銘

媪姓沈諱性貞蘇之吳江人同里金潤甫之側室潤甫四世祖宋廸功郎家已饒於貲而好施予赴人急難不啻從己出至潤甫莫不皆然潤甫尤篤於學媪奉其夫婦惟謹上下安之生子天麟裁九歲而甫謝世媪躬紉績勤劬以育其子者恩禮備至天麟方成童即遣從師

受學歸每誨之曰吾至汝家惟見攻學行義而已汝齒
已長苟弗紹隆汝家異日使吾何面見汝父於地下於
是天麟感激務以遠大自期先是媪本姓屈媪父成從
其母嫁沈因冒沈姓屈自祖父來皆好善誦佛書成之
祖海陵居士每勸迪功積德既深當益於前而昌於後
故自媪之奉其主增益其家而為人所稱道媪十餘年
來病風痺不良於行天麟醫禱殫力竟弗瘳乃於至正
己亥四月卒壽六十以是年五月壬寅葬長洲縣金墩
之原既葬五視朔某始克弔天麟於哀次見其居喪以
禮慨然歎曰喪禮三年之中自轉徙執事而后事行者
面垢而已聞媪久病天麟每與其母以行今居喪若是
其可謂篤行之士也已以其友虞勝伯狀媪之行乞予
銘曰金墩之隆土厚而豐是為媪之宮更萬子孫孝
弟樂施振祖父之風其永弗痾



二九

僑吳集附錄

遂昌先生鄭君墓誌銘

維揚蘇大年撰 昌齡

處州鄭氏遂昌鉅族也君世以儒顯曾祖克故宋西川
經畧使祖開先朝奉郎知道州永明縣考石門高士諱
希遠高尚不仕國初徙家錢唐結屋湖上以耕釣自樂
妣蔣氏二子君其仲也君諱元祐字明德天資穎悟過
人垂髻入鄉校日能盡記同坐諸生所授書鄉先生大
異之年十五輒弄筆墨作詩賦徃、出奇語驚人石門
君篤意教君樹樓聚書恣其披閱君不出戶庭者十年

於書無所不讀作為文章滂沛豪宕有古作者風時咸
淳諸遺老猶在君遍遊其門質疑稽隱其見聞充然有
得侃々以竒氣自負諸老皆折節下之江浙行中書省
郎中汴人趙天錫剛正謹嚴慎於交際獨延君於家與
其子期頤講學期頤後中甲科即中書參知政事子期
公也君既得友益自刻勵於學晝夜不倦由是克底厥
成是以名世時薊林平章廉公以朝廷宿望退居錢唐
與君為忘年友君由是徧交當世之士聲名籍甚四方
慕君者識與不識皆稱為明德先生君既以儒業起家
仰承石門君夙志而奉養之禮無所不至石門君卒君
偕其兄介甫先生移居姑蘇兄歿喪之如父從君學者
戶外之屨常滿浙省御史府宣閭憲臺交章以潛德薦
君於朝君自以臂疾不願仕在廷諸公知君之志亦弗
甚相屈也優游吳中者三四十一年富貴聲利一不動其
心素不喜著書嘗謂學者曰經則經也史則緯也義理
淵藪在焉學者能盡得古人之意鮮矣况敢私有所論
述乎識者稱其有見於道性平易真率不為矯激之行
與人交亦然汲引後進常如不及頭童齒豁壯氣不衰
應酬餘暇手不釋卷吳人欽仰風裁罔弗敬禮之者雖
小夫賤隸亦能知君姓名人有患難拯拔之如救水火

士友或貧不能自存度無以相給則徧告諸有力者賙其困阨君兒時乳媪提攜右臂脫骹左手寫楷書規矩備盡世稱一絕又自名為尚左生至正十七年大府授將仕郎平江路儒學教授君欣然不辭曰講學我素志也居一歲即移疾去後七年陞江浙儒學提舉君亦不辭曰文臺也儒者之職也居九月感微疾而卒朝官士友遠近聞者莫不奔赴君生於至元二十九年壬辰閏六月六日午時卒於至正二十四年甲辰十一月二十九日未時壽七十有三娶錢侏王十二世孫女三男一女長曰吉次曰起曰貞吉娶陳氏先十年卒貞未娶先君十二年卒起娶陳氏女寧贅蘇人湯惟新女孫二尚幼以明年乙巳正月二十六日葬於平江路吳縣太平鄉橫山之原君所為詩文若干卷藏於家孤起以狀來請銘僕泣而撫之曰君天地之全人也生長承平晚涉世變骨肉竟相保無虞又且安享十年之福而後逝蓋君明哲保身行業素無愧於造物而造物之報君者亦厚矣君之學淹貫而博洽君之行純誠而篤實君之見高明而正大君之文雄深而雅健君之詩清峻而蒼古君之書嚴勁而端麗其見諸緒餘如清談雅韻依稀晉人如君者蓋一代不數人也君已矣世不復有斯人矣

君未疾前五日與僕會飲檢閱曹新民家歷：自叙其平生出處語僕：竊疑其強聒不已無幾而卒乃知君有託於僕也將屬續又呼僕面焉固宜為之銘：曰世之人全於人者未必全於天全於天斯可謂之歸全君雄文與學碩德高年著名當世追蹤昔賢生榮死哀有德有言謂之歸全孰曰不然勒銘貞石後有稽焉知其為遂昌先生有道鄭君之原

郡志儒林傳

郡人盧熊撰 功武

鄭元祐字明德處州遂昌人父石門高士元初徙家錢唐幼天資穎悟入鄉校日能盡記同坐諸生所授書年

十五輒弄筆作詩賦往：出竒語驚人於書無所不讀為文滂沛豪宕有古作者風時咸淳諸老猶在皆折節下之平章廉公以朝廷宿望與為之友父卒移居姑蘇從之游者甚衆省臺宣閩憲府交章以潛德薦自以臂疾不願仕嘗謂學者曰經則經也史則緯也義理淵源也學者能盡得古人之意者鮮况敢私有所論述乎識者韙其有見於道平生見人有患難拯拔如救水火士友或貧不能自存則遍告有力者賙之至正丁酉大府薦授本路儒學教授欣然不辭曰講學我素志也居一歲即以疾止後又陞江浙儒學提舉亦不辭曰文臺也

儒者之職也歲餘而卒故國史蘇氏嘗誌其墓謂為一代之偉人又謂天地之全人有遂昌山人雜錄一卷文集若干卷

刊僑吳集錄

遂昌鄭明德先生為吳中碩儒致聲前元其著述甚富有遂昌山人集二十卷僅分詩與文而無類叙皆漫稿也又有僑吳集者編次固當然多繁蕪重出生通錄之得其詩文之精純者併為一十二卷仍名僑吳用梓以傳若先生履歷之詳德學之盛已具蘇編脩墓誌銘盧中舍郡志傳好古君子苟觀是集則自

得先生之所蘊庸何加喙耶

弘治丙辰秋八月望吳下晚生張習識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東倉錢秋方蔚書併校字

庚寅春校吳錫玉聲宏收

藏本一次朱賓王記



雍正二年甲辰三月偕雁門橋

王逸陶藏本補校于華陽橋

汪因出之適喜齋中



乙巳冬大寒後一日較顧依君選
元人詩一次

